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〇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二八〇〇

晁說之 三

靖康元年應詔封事 一

全宋文卷二八〇一

晁說之 四

繳進出狩議狀 一一

出狩議 一二

錄出狩議呈中丞狀 一七

靖康初上殿劄子 一 一七

靖康初上殿劄子 二 一八

靖康初上殿劄子 三 一九

論神廟配享劄子 一九

奏審覆皇太子所讀孝經論語爾雅劄子 二二

舉邵伯溫自代狀	二三
謝罷中書舍人表	二三
辭免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狀	二四
景迂遺表	二五
賀皇太子受冊箋	二六

全宋文卷二八〇二

晁說之 五

與熙河錢帥書	二七
薦蒲君刑曹書	二八
與宋運使書	二九
答張直孺先輩書	三一
答陳養蒙刑曹書	三二
答張仔秀才書	三三
與呂舜徒書	三四
答勾龍壽南先輩書	三五
答李持國先輩書	三六

答賈子莊書	三七
答陳秀才書	三九
答池州鄧君書	四〇
答朱子雲書	四一

全宋文卷二八〇三

晁說之 六

與張明仲書	四二
答張頤先輩書	四四
答錢申伯書	四五
答鍾離中遠先輩書	四六
與劉壯興書	四七
答李子能先輩書	四九
答李大同先輩書	五〇
與三泉李奉議書	五一
答陳廷藻先輩書	五二
答吳才老先輩書	五三

答朱仲髦先輩書	五四
答袁季皋先輩書	五五
答朱秀才書	五六
與黃丞相書	五七
答趙子和書	五八

全宋文卷二八〇四

晁說之 七

送屈用誠序	五九
送王性之序	六〇
送郭先生序	六二
佚題	六三
京氏易式序	六四
太極傳後序	六五
止觀妙境辯正序	六六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六八
不二門指歸叙	六九

紀贈法智詩序	七〇
韓文忠富公奏議集序	七一
崇福集序	七四
文林啓秀序	七五

全宋文卷二八〇五

晁說之 八

趙懿簡春秋序	七七
威德軍節度使嘉國公詩集序	七九
汝南主客文集序	八〇
易玄星紀譜後序	八二
讀魏書	八四
讀北齊書	八五
讀周書	八六
讀宋書	八八
讀齊書	八九
讀梁書	九〇

讀陳書	九二
題古周易後	九三
記京房易傳後	九五
題王深甫書傳後	九七

全宋文卷二八〇六

晁說之 九

題寫本老子後	九九
曾子後記	九九
題長編疑事	一〇〇
康節先生謚議後記	一〇一
題孫少傅致政小錄	一〇三
跋東坡剛說	一〇四
跋張芸叟諫議字題	一〇四
跋米元章與趙景升帖	一〇四
跋趙周翰詩卷一	一〇五
跋趙周翰詩卷二	一〇五

題戒殺生文後		一〇六
題東坡魚枕冠頌		一〇六
跋夏均父萬言書後		一〇七
題七賢圖		一〇七
跋忠懿王草聖		一〇八
題魯直嘗新柑帖		一〇八
題魯直章草顛草		一〇八
題東坡試袁紹先筆借登真隱訣		一〇九
題東坡詩 一		一〇九
題東坡詩 二		一〇九
題蔡君謨弔石曼卿詩後		一一〇
題江南後主詞翰		一一〇
題破琴詩後		一一〇
跋王安簡公帖		一一一
跋唐劉元方敕		一一一
題衛夫人像		一一一

題東坡帖	一二二
題無水池新硯	一一二
題黃龍山僧送善澄上人詩卷	一一二
跋李太白草書	一一三
書與郭壽	一一四
二硯說	一一四
題劉器之與陳止之書 一	一一五
題劉器之與陳止之書 二	一一五
題宋宣獻帖	一一五
題陸子履帖	一一六
跋无咎兄所作李季良字叙	一一六
題石曼卿送周卿遊邊	一一六
跋沈睿達寫桃園圖	一一七
題李公擇尚書宣諭	一一七
題張泰然清白堂記	一一八
題僧希白摹法帖	一一八

題晉上人智果帖	一		一一八
題晉上人智果帖	二		一一九
題晉上人智果帖	三		一一九
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	一		一一九
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	二		一二〇
跋趙清獻帖與故人周尉之子六秀才帖			一二〇
題趙清獻與周彭澤詩			一二〇
題蕭詢筆			一二一
題道德真經注			一二一
宋子京手書杜甫詩跋			一二二

全宋文卷二八〇七

晁說之一〇

朔問上		一二三
朔問下		一二七
重地		一三三

全宋文卷二八〇八

晁說之 一一

負薪對 一三七

達言 一四九

全宋文卷二八〇九

晁說之 一二

易規 一五三

三才 一五三

易爻相應 一五四

位 一五六

承乘 一五八

中正 一五九

卦爻 一六〇

象 一六〇

主 一六一

德 一六二

變 一六二

訓詁	一六三

全宋文卷二八一〇

晁說之 一三

堯典中氣中星	一六五

日法	一六九

洪範小傳	一七一

詩之序論 一	一七四

詩之序論 二	一七五

詩之序論 三	一七七

詩之序論 四	一七九

全宋文卷二八一

晁說之 一四

中庸傳	一八〇

又記	一九五

三傳說	一九五

全宋文卷二八一

晁說之一五

儒言 一九八

春秋 一九八

智仁理性 一九八

大神 一九九

皇帝 一九九

勝物 一九九

忘 二〇〇

有無 二〇〇

詩 二〇〇

且 二〇〇

可 二〇一

所 二〇一

言浮 二〇一

天人 二〇一

高明中庸 二〇二

同風俗		二〇二
俗學		二〇二
漢儒		二〇三
公議		二〇三
的		二〇三
旨		二〇四
同異		二〇四
朱張		二〇四
三弊		二〇五
三論		二〇五
精思		二〇五
不奪		二〇六
躬行		二〇六
害教		二〇七
巧慧		二〇七
殺亂		二〇七

滋蔓		二〇八
碎義		二〇八
盜悖		二〇八
鹿馬		二〇九
遏舍		二〇九
苟異		二〇九
一經之士		二一〇
虐獨		二一〇
驥駑		二一〇
大言		二一一
知本		二一一
慕古		二一一
學難		二一二
南北之學		二一二
燕書		二一二
蠟等		二二三

體用		二二三
殘經		二二三
闕疑		二二四
知弊		二二四
知時		二二四
君子		二二四
先王		二二五
周公		二二五
孔子		二二五
孔孟		二二五
澄定		二二六
傳勢		二二六
名聖		二二六
祀聖		二二七
聖賢之言		二二七
賢		二二七

心迹	……	二二八
何王	……	二二八
新	……	二二八
棄舊	……	二二九
益沙	……	二二九
不得已	……	二二九
黨	……	二二〇
業	……	二二〇
字	……	二二〇
訓	……	二二一
音	……	二二一
流品	……	二二一
地無遺利	……	二二一
善術	……	二二一
善美	……	二二一
觀過	……	二二三

全宋文卷二八二三

晁說之 一六

孝	……	一二三
享	……	一二三
義	……	一二四
忍	……	一二四
事道	……	一二四

曆元	……	一二六
辯誣	……	一二九
大辯	……	一三二
大辯後說	……	一三三
申劉	……	一三四
耻新	……	一三五
太剛辯	……	一三六
和陶引辯	……	一三七
性命	……	一三八

禍福 二三八

辯字贈恂公 二三九

全宋文卷二八一四

晁說之 一七

懼說贈然公 二四一

淨土略因 二四二

志學 二四四

一分律 二四六

觀省 二四六

論詩 二四六

論書 二四七

九學論 二四七

成周論 二四九

北京策問 二五〇

盧沃字子獻序 二五二

周元仲字序 二五三

陳鍵字子感序	二五三
周與可字景夏序	二五四
觀之弟字盥道序	二五五

全宋文卷二八一五

晁說之 一八

榮伯樓記	二五七
娛山堂記	二五八
愛萱堂記	二五九
王氏雙松堂記	二六〇
傳易堂記	二六二
蘭室記	二六四
劉氏藏書記	二六六
海榕記	二六八
鈍庵舊記	二六八

全宋文卷二八一六

晁說之 一九

濯鳳軒記	二七二
清風軒記	二七三
發興閣記	二七四
鈍庵新記	二七五
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二七八
宋成州淨因院新殿記	二八〇
成州新修大梵寺記	二八一
成州龍池湫潭廟碑	二八三

全宋文卷二八一七

晁說之二〇

硯銘	二八五
瓦硯銘	二八五
晁伯以銘所藏古端溪風字硯以易張平叔大圓歛硯	二八六
古瓦硯銘	二八六
滕子濟硯銘	二八六
淄石硯銘	二八七

呂申公筆格銘	二八七
筆山銘	二八七
老徐牡丹銘	二八八
喬仲常所畫伏羲神農贊	二八八
伏羲贊	二八八
神農贊	二八八
先聖贊	二八九
伯時所畫觀音大士贊	二八九
楊朴先生畫贊	二八九
歐陽文忠公畫贊	二八九
呂獻可畫贊	二九〇
東坡先生畫像贊 一	二九〇
東坡先生畫像贊 二	二九〇
澗上丈人畫像贊	二九一
前史官知河中府晁无咎畫像贊	二九一
杜方叔先生畫像贊	二九二

揚雄別傳上……………二九二

揚雄別傳下……………二九九

李挺之傳……………三〇二

全宋文卷二八一八

晁說之 二一

嵩隱長子墓表……………三〇五

邢惇夫墓表……………三〇六

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三〇八

宋任城晁公墓表……………三一一

江子和墓誌銘……………三二三

壽昌縣君劉氏墓誌銘……………三二四

宋故朝請大夫管句舒州靈仙觀騎都尉段公墓誌銘……………三二六

王立之墓誌銘……………三二八

全宋文卷二八一九

晁說之 二二

文安縣子碩人范氏墓誌銘……………三二〇

承議郎陸公墓誌銘	·····	三三一
宋故承議郎知楚州張公碩人范氏墓誌銘	·····	三二三
宋故朝請大夫提點亳州明道宮吳公墓誌銘	·····	三二五
宋故韓公表墓誌銘	·····	三二八
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	三三〇
宋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	·····	三三二
東里張處道墓誌銘	·····	三三五

全宋文卷二八二〇

晁說之 二三

宋太令人陳氏墓誌銘	·····	三三八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	三四〇
晁進道墓誌銘	·····	三四二
崇德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	三四三
宋故明州延慶明智法師碑銘	·····	三四四
高郵和尚塔銘	·····	三五〇
汪信民哀辭	·····	三五二

祭鄒志完文	三五四
祭錢朝奉文	三五五
祭崔德符正言文	三五五
祭麴神文	三五六
祭龍池文 一	三五八
祭龍池文 二	三五九

全宋文卷二八二一

馮 澥

上徽宗論瑤華反正書	三六〇
論湟廓西寧三州疏	三六二
上殿劄子	三六四
論學校去取不宜黜王氏學疏	三六四
論士論偏於元祐宜執中以息紛爭疏	三六六
致金帥粘罕狀	三六七
上文太師干求舉賢良書	三六八
與人帖	三六九

書潼川府學鄉賢常記後	三七〇
題鄧園碑	三七一
盛章	
乞獎勵開封府學官奏	三七二
開封府博士關陞改官合依太學博士法奏	三七三
曹煥	
志喜樓記	三七三
樊開	
甫里先生文集序	三七五
林戊	
靈姑廟碑陰記	三七六
關演	
跋張子野詩稿帖	三七八
姚雲	
鳧鷖亭詩序	三七九
全宋文卷二八二二	

蘇元老

代上何龍圖書 三八〇

上成都提學書 三八一

上張朝議書 三八三

與成都帥周燾議平蠻書 三八四

與成都帥周燾再議平蠻書 三八五

送何泗州序 三八五

送成都帥席晉仲序 三八七

長松長老顯禪師語錄序 三八九

漢州學上舍題名記 三九〇

龍門洞記 三九一

蘇 時

褒城新修縣學記 三九三

蘇象先

丞相魏公譚訓序 三九五

蘇元崇

題吳道子天龍八部圖	三九六
章 援	
與坡公書	三九七
崔直躬	
乞鰥寡孤獨遇寒雪許權支錢奏	三九九
乞縣學試補須於孟月上旬了畢奏	三九九
朱 勃	
選人三考以上方許改官奏	四〇〇
選人改官引見事奏	四〇一
初任選人請託之弊奏	四〇一
言役法奏	四〇二
白雪樓記	四〇二
朱 輅	
謝監司薦舉啓	四〇三
賀豐帥啓	四〇四
賀王倅啓	四〇五

論昌黎柳州羅池廟碑 四〇五

天池記 四〇六

全宋文卷二八〇〇

晁說之三

靖康元年應詔封事〔二〕

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二〕，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小醜，矜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壤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師，莫辱于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知或有。天子坐廣內，朝四夷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爲輕重，威至廣也。乃于女真小醜，平昔僕役高麗，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邪！義士痛心，壯夫瀝血，孰甚于斯時邪？臣至愚且老，敢齒于義士壯夫，而

逖視樵牧思謀、妾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效哉？況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迴，咸平、景德之際，極禮樂文章之譽；曾祖宗慤，寶元、康定之時，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推臣族爲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爲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仕宦，而擯斥卑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奸，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負于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于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諂諛大奸，濟以凶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顧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睹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齊民乂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邊之語，讀者疑焉，識者則歎。妄以謂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棄之爲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爲府，而未幾乃自中國棄之爲新邊也邪！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其可棄乎？斯民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棄乎？嗟乎，誰爲陛下而爲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

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日有人無人乎！臣于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謂專以割地爲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能爲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于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三〕；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堅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于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強于宇文氏崑崙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爲陛下略言之〔四〕，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遠古，唯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于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爲我有宋驅除。晚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以爲契丹之元首，非特爲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比。河北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蓄凶謀。前有太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于趙魏，雖曰陰燕

而常動搖乎魏博鎮冀之上，棄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醜者？譬之黠鼠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關則遊粟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間也。世宗嘗以千人之軍溺于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而棄之于一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于高陽關，遂使契丹侵鎮定，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于高陽關，契丹遂得犯澶淵。倘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不勞真宗皇帝爲澶淵之役矣。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邪？廊廟之上，肉食者宜爲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爲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全爲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唯是張彥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爲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傅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近智愚無不憤疾潛者，耻與之俱生〔五〕。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

白首老將，耳目親接晉開運之禍變〔六〕，今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于契丹，勿擊堂堂之陳，勿當得意之銳，度彼縱能至澶淵〔七〕，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萬畜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覆其歸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傅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于群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不濟師，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爲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介于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已。太祖時，每時防秋之兵，全師聚于定州，夾唐河爲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爲多，畜兵則中山爲重，命帥則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爲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八〕，親征克之。于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鑾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論之，乃于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爲之謀，侯霸榮之勇〔九〕，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爲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爲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爲唐者，晉奉之也；揚氏所以爲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爲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

實謂受命于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爲中興者，伐玁狁于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于羌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爲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爲鎮，可輕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群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爲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爲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于師老，太祖破北虜于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冑。曹彬、潘美、郭進等爲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北狄，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棄之邪？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爲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河北之銳師固爲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棄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于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爲能言京師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二〇）；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于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于斯也。奈何初變更于王安石，卒殲

盡于童貫，天下之勢危矣（二），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略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嘖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于一嘖一笑孰輕重哉？謂此小醜爲有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唯石塘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絕遐陬，疆場不易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麗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昔困于契丹之三柵，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亦自絕于中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凶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豺狼之號不能自已，遂欲陸梁于中國哉？在祖宗時，嘗來寇我白沙寨路，略官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爲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當如何哉？議者曰：乃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于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遯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警懼，陛下增修盛德巖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御之術，三鎮已復歸于職方氏矣。顧惟疏遠小臣，必待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蟲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

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爲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爲帥師，程苞之明能者爲州郡，則三鎮之復爲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猶見于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爲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于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者，實爲吾仁宗而云爾也。核而論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果又何如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富弼，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

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之時也。倘或不然，使梟鳴嘉木之上〔一二〕，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爲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爲相，其中則張遜、段珪、曹節輩兇閹爲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爲相〔一三〕，而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兇閹爲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願國家獨以將稱而無相也。昔者賈誼慟哭于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于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爲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于是乎得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遏，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爲《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爲《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于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爲治哉？臣愚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謂《朔問》二篇者，今輒隨封事上進，以備乙夜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說之昧死再拜。《嵩山文集》卷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八，《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七，《右編》卷三三。

〔一〕此文《三朝北盟會編》署晁基上，顯誤。

〔二〕比：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三〕弱：原僅存偏旁雙人，此據右引改。

〔四〕爲：原無，據右引補。

〔五〕耻：原作「取」，據右引改。

〔六〕接晉：原倒，據文意乙。

〔七〕句中「度」原作「脱」，「縱」原作「豈」，據四庫本改。

〔八〕四：原作「曰」，據右引改。

〔九〕侯：原作「俱」，據右引改。

〔一〇〕固：《三朝北盟會編》作「出」。

〔一一〕危：原作「塾」，據四庫本改。

〔一二〕上：原作「工」，據《三朝北盟會編》、《歷代名臣奏議》改。

〔一三〕元載：原作「元戴」，據新、舊《唐書》本傳改。

全宋文卷二八〇一

晁說之 四

繳進出狩議狀

臣伏念能言之士，不能有言于危難之時。逆耳以謀，犯顏以諫者，烏在乎能言也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言，迂于事而近諛；董仲舒、賈誼、劉向之言，切于時而盡忠，君子寧忠死而不諛生也。臣至愚且老，嘗應元符詔上書，坐邪籍罪廢者二十餘年。今茲幸遇陛下即位，復應詔上書，蒙明恩擢自冗散。所命之官，皆極士林言語之選。未幾，自取罪斥，流離寒飢，辛苦道路，如聞金賊陸梁，口言和而力攻戰，動輒得意，知太平之人仁，則益恐怖不支矣。志士于是日益可憤，而實不以爲懼也。臣因自計曰：與其死俘亡之中，寧若死忠讜之言。輒有《出狩議》一篇，謹繕寫以聞。唯陛下聰明，赦其死而憐其意，以來天下能言之士，不勝幸甚。《嵩山文集》卷三。

出狩議

議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北辰也。乃一日不居其所，隨衆星以流焉，天將無四時也。商《詩》不云乎：「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彼四海。」非邦畿以止民也，實止民以爲邦畿也；其能止千里而近者，斯能域彼四海之遠也。若夫千里不爲我畿，則四海將爲他人域矣。周《詩》亦曰：「价人維蕃，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傷厲王失是道也。民不懷德而城壞矣，烏睹文武成康之績哉？是故國君死社稷者禮也，後世有以身保一州，勇捍一城者，爲希世偉烈，無他焉，不學禮之過也。聞之國君死社稷矣，而太王去邠，詩人不刺焉，何也？曰：太王去邠以興周也，時則商之衰世也。紀侯大去其國，《春秋》又不貶焉，何也？曰：紀侯去其國以存其祀也，時則周之衰世也。若使當商周之治君盛世，則紀侯者玉帛朝貢之不暇，寧論其國去不去邪？《春秋》于紀侯信不貶矣，而于周王則有譏焉。《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天王無出，則自絕于天下也。天子之孝在天下，諸侯之孝在一國，所任不同，所責異也。漢文帝時，老上單于自將十四萬騎入蕭關，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宮，可謂危矣。帝乃躬擐甲冑，思親征焉。其後匈奴復大入，帝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而在細柳則黃輿屈而不得驅矣，未聞其輕出狩也。既而景帝立，一日中七國同反，帝命周亞夫、竇嬰將三十六軍以伐之，有張羽之力戰，韓安國之持重，

韓頽當之功冠諸侯，而趙涉、劇孟、鄧都尉輩爲之謀畫，七國王侯之首可指而旌之也。惟帝之斷，足以誅御史大夫晁錯，其勢足以使太常袁盎使吳，其明足以容周亞夫之不奉詔，以梁委吳，亦未聞其輕出狩也。唐明皇有始無卒，昏淫不道，固非文景之比，而國家之盛，不減文景時也。一旦安祿山以范陽、平盧、河東之師，率同羅奚、契丹、室韋十五萬衆反范陽，取河北，陷東京，克桃林，而潼關失守，則不告宗廟，不顧九族，不論百官，身與宮宦數十人，揭衣而奔，才行四十里而無食飲，與征徒並飢寒。越明日，軍士不肯行，則斬宰相縊妃子僅行。中道散亡者衆，賴劍南騾綱至，以甘言強之而前，不敢言騎騾之疲也。受辱于饋食之田父，訴誠于獻酒之微臣，悲歌酸鼻，若悔而不悔〔二〕，唐室自是傾矣。其後肅宗幸岐，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脩明皇故事也，未有僖、昭之出，則《春秋》之不貶也。昔祿山之初叛也，四方郡縣不從賊者，皆倚東平太守嗣吳王祗以起兵，其終賴太子即位于靈武，以固天下之基業，則民心于帝，豈不願其留而出哉？梁武帝區區好無益之名，窺無術之利，專以登叛人爲謀，末納侯景十有四州之地，自謂坐獲非常之大功也。不知其相朱异納景之賂，其子王德通景之謀，長江不足以爲險，而朱雀航、石頭城與浮苴等也。景逼帝坐，白刃交前，而景徒能焚宮室，辱妃主，殺百官，曾不自保其首領也。梁室不碎于侯景之手者，武帝坐朝如故，而未嘗議及奔亡。苻堅之秦，軍聲國勢，據中原以威百戎，非江左可擬也。銳氣以攻衰微之晉，戎卒六十萬，介馬二十七萬，下蜀漢之舟師，擁幽冀之陸騎，軍實萬里，齊聲並進。晉謝石之師不足以當其十二之一，而石、琰、幼度、伊輩風流清談之師，不足以當苻融、張蚝、慕容暉、垂、姚萇輩熊虎百戰之將。而

融陣逼肥水，從幼度之誘，一動而奔，潰不可制止，融擒而堅僅以身遁，姑得道洛陽而入長安。曾不安静〔二〕，而復出五將山，姚萇執之，幽于新平別室而縊死。斬傳國寶以陳義，問尹緯以憐才〔三〕。于是垂與子寶中道叛，而燕復以興。乞伏父子繼以隴右叛，而秦以立。句町王以河南叛，姚萇以萬年叛，慕容冲起兵于帳下，慕容暉變發于會中，誠可懼矣。向使堅收散卒不去長安，任權翼、苻越之忠謀，督張蚝、石越、毛當、苻飛龍之力戰，則遽有五將之辱，新平之禍，使秦遂亡乎？執事者鑑漢文景不出而隆盛，唐明皇出而衰亡，梁武不出而存，苻、宣、昭出而亡〔四〕，則一反覆手間，天下之利害，斷可知矣。又有往古實迹可按，而爲執事言者。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出師小勝，而激石虎之趙大陣以臨之，一日亡其二十餘城于趙。趙兵將逼所都之棘城，甄懼欲出亡，其帳下將慕輿根諫曰：「王一舉足，則成彼趙之王業，中趙之計矣。今國家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于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玄菟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係于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厚將士〔五〕，不宜自弱也。」其謀臣封奕曰：「虎凶惡已甚，鬼神共嫉，禍敗之至，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六〕，攻守異勢，戎馬雖強，無能爲也。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燕乃以劉佩之力戰大敗趙師，終爲大國。視石虎不義以死也，是尤宜今日之當知者也。所謂黏罕、幹離不者，非石虎之儔也，其凶淫不道則過之，我不可一舉足以自弱而成賊計，惟堅守以成百倍之勢，而視其明神誅殛可也。況我祖宗基業之固，宗廟社稷之靈，今天子之勤儉圖治，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語也。亦竊有可懼者，今之謀臣視封奕如何，其戰將視劉佩又如何，執事者未宜忽于斯也。又如燕幽帝慕容暉屢敗

于晉大司馬溫之師矣，溫乘勝至枋頭，暉懼焉，與太傅評謀奔龍城，賴吳王垂請出戰，曰：「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果大敗溫于襄邑，而得晉之壽春焉。此則危甚矣，無足爲執事者陳之也。今之謀臣必不爲慕容評，而戰將視慕容垂又如何，執事者復宜念之也。是二者蓋有前比矣。光武初在河北，得邯鄲、信都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獨邳彤曰〔七〕：「若明公無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八〕。」光武不復西，而卒因二郡〔九〕，以一天下也。方光武創業之初，猶不肯散亡二郡之衆而固守河北，執事者謂今累聖重光之基業，可不恤京師之衆散亡而固守天下乎？嗟夫，孰去棘城，暉奔龍城，則燕雖興而復亡也。光武輕去河北，則不能中興，而漢不得復有天下也。執事者幸少念之也。或曰：「晉元帝之亡也，保江東而興王業，胡爲而不可？」曰：「元帝以琅邪王渡江而即帝位，非驅黃屋以東巡也。其所以即帝位者，又豈藉江山之固哉？中原名德之士，王導、周顗之屬，不忘中原之故國，相與慷慨垂涕，而立宗廟于荆棘之中耳。是時東晉之地，南抵壽春，北極彭城，東至洛陽，如使元帝居洛陽之舊都，收中原之遺英，則彼劉淵，石勒輩，果何有哉？請以二事明之。東晉之初興也，弱矣，劉琨遙奉朝廷之威命，無日不戰于劉、石間，幾興而敗。且使琨不死，則滅劉以興晉陽，殺石勒以固河北，而洛陽、長安皆晉之歸也。祖逖志在中原，琨之所畏也。其在豫州，百姓襁負而至，將士樂爲致死力，胡寇不敢窺兵。石勒遣吏護其母墓，黃河以南復爲晉有，略地千里，復戶萬計，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晉之末尤衰矣，大司馬溫之師，猶足以至霸上，劉裕之師又

足以入長安，況在元帝初興乎？其初則未有定分爭先，破竹之勢也，其後則強箭之末，飲羽之勢也。琨、逖二人者，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以一天下者也。溫、裕二人者，不生於元帝之時，使之效忠佐王者也。執事者當念琅邪王渡江失計如此，況以天子之尊，爲江東之舉乎？豈不惜哉！昔人所謂日前可驗天下共知之事，區區所陳，往事是也。其在本朝，則章聖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北，不西狩蜀，不南狩金陵，上有畢士安之深謀，下有高瓊之竭忠，而成之于寇準之決策，不復徘徊而徑幸澶淵，其流福天下，至今賴之也。是則不待說之之言，而執事者宿知之矣。謹議。《嵩山文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一，《曹南文獻錄》卷六二。

〔一〕若悔：原缺，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二〕曾：原作「魯」，據四庫本改。

〔三〕尹緯：原作「伊緯」。據《晉書》卷一一八《尹緯傳》改。傳云：「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即晁說之所謂「問尹緯以憐才」也。

〔四〕宣昭：疑當作「僖昭」，謂唐僖宗、昭宗也，見上文。

〔五〕士：原作「亡」，據四庫本改。

〔六〕國：原作「固」，據右引改。

〔七〕邳彤：原作「邳形」，據《後漢書·邳彤傳》改。

〔八〕「亡」字原空，據右引補。

〔九〕因：原作「困」，據四庫本改。

錄出狩議呈中丞狀

右說之放逐，道塗飢寒，曳杖不能忘王室而作也。伏惟中丞特以天下安危利害爲念，不以老者之言爲昏悖，下同田叟巷童之謠頌，一爲省覽，幸甚。《嵩山文集》卷三。

靖康初上殿劄子 一

臣伏睹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修祖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祖宗制度宏遠，未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微〔一〕。恭惟太祖皇帝受天丕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復出百王之上，宜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儻少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之家法也。有宋之初，太祖實曰同符。繼而太宗皇帝躬甲冑，從太祖，不自以爲能，常視若不足，惟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少夫之。設如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太祖、太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儀。國家之

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今四夷猶聞其風而歎息焉。國家聖聖重熙，率由此道也。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業，太宗之善守，真宗之清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取進止。《嵩山文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二。

〔二〕微：原作「徵」，據四庫本改。

靖康初上殿劄子 二

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來，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逞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強弱，必責之以隨順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二〕。專利不遺纖介，黷兵無有寧歲。使小人得志，君子失措，熾爲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乎顛倒六經，飾六藝以文奸言之故也。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取進止。《嵩山文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五，

《曹南文獻錄》卷六二。

〔二〕四庫本作「皆課以新義之熟與不熟」。

靖康初上殿劄子 三

臣竊以國家受命，市不改肆，遠邇晏然，文明之化，一日而洽于四海。其號令，即先王之詩書也；其制度，即先王之禮樂也。所謂人文化成天下者，古未之或有。若其得人之盛，文章則王禹偁、楊億、劉筠、晏殊、歐陽修、蘇軾，經術則胡旦、王軫、王建中、高弁、孫復、石介，史學則趙師民、孫之翰、王洙、劉敞、劉恕，小學則徐鉉、郭忠恕、李建中、賈昌朝，歷數則孫思恭、劉義叟，蔚然名家矣。古之作者未易加諸，後之來者亦難以繼。或者乃有士久弊俗學之歎，身作《新義》，誘之以勢，而劫之以利，其勞亦至矣，無乃國家之文明聲教乎？臣愚願陛下深有察于此也。取進止。

《嵩山文集》卷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六。

論神廟配享劄子

臣竊以爲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睹矣？其末年所以爲天下後世慮者，未易爲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韓琦論新法之

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寮稱琦爲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製祭文，有言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穎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趣之。熙寧中，初尚溜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末，靈武失利，神宗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歎曰：「誰爲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著數爲朕言，云用兵不是好事。」豈咎公著嘗爭新法不便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求宮寮，神宗皇帝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人。蓋于是時，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于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爲蘇軾道上德音者也。經筵蔡卞愈爲恍惚蕩漾之說，上意殊不在。逮趙彥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樸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預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上却之，令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二〕。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王安石，安石喻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享大臣，嘗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享孔子，晚見薄于神宗，無乃爲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之，罔不手足舞蹈驩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掃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自爲謀，而不知爲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爲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嵩山文集》卷三。又見《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四。

〔二〕石：原缺，據四庫本補。

奏審覆皇太子所讀孝經論語爾雅劄子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其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不亦異乎？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配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歎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傳之時，命宮寮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輔導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質，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切以爲宜講《孝經》而讀《論語》，恭俟講說《孝經》畢日，復講其已讀之《論語》，則其入德亦以易矣。或問日讀《爾雅》，以視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百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暮之餘，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侮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化之微，而不爲世俗所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之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干冒黷戾，不勝惶懼屏營待罪之至。《嵩山文集》卷三。又見《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八，《曹南文獻錄》卷六二，《宋元學案補

〔二〕哉：原作「于」，據四庫本改。

舉邵伯溫自代狀

右，臣伏睹某官邵伯溫，其父洛陽康節先生雍，國史有傳。伯溫束髮謹父庭之訓，皓首推王度之恭。況乃早客司馬光之門，能教子弟以禮法。若使晚與中興之偉績，必復士夫之廉隅，臣所不如，舉以自代。《嵩山文集》卷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一〇。

謝罷中書舍人表

伏奉誥命，罷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依前朝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者。進退甚遽而難知，行藏有素而易曉。託大明于日月，保至德于乾坤。欲訴言辭，橫流涕泗。伏念臣受才極拙，適用孔艱。但知平進于終身，豈敢妄求于他徑？方元豐之唱第，神宗喜其家世之姓名；逮元祐以效官，群公薦以文章之科目。未嘗露才以投刺，而乃應詔以上書。有司第于奸邪之中，仕路困于飢寒之久。豈期春雷之

震發，悉俾敗穀以懷生。人謂當然，自期亦爾。果蒙甄錄，荐辱寵靈。世紅藥以代言，仍青宮之端尹。難逃譏于巧匠，漫自竭于拙工。昧辭頭當繳而例行，失職守負慚而引退。不敢以故事爲請，恐相輒而摧轅。况嘗衰老以思閑，甘屈心而抑志。干冒黼宸，辜負睿知。未報德于丘山，欲圖安乎螻蟻。雖嗟無補于辭掖，頗却盡瘁于儲坊。負愧噬臍，初無嫌于纖芥；銜恩沒齒，終有賴于涵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宅堯仁，克勤禹儉，振淹起廢而施惠，兼收並用以求賢。盡消朋黨之私，大復風俗之厚。而臣首爲誥戒，自取棄捐，不忍終疑于餘生，尚許復叨乎微祿。察其易退于一語，憐其戀闕于九懷。過夏首而西浮，凝望長安之日；夢上帝而南面，永懷至治之朝。《嵩山文集》卷三。又見咸豐《大名府志》

卷二一，同治《清豐縣志》卷九。

辭免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除臣如前。臣伏念寓直之班，國朝之華選；進讀之職，儒者之至榮。而臣仕宦數奇，經術素淺。壯年不能自致，白首亦復可憐。但貪日月之新輝，不省桑榆之莫境。敢忽輿論，負此誤恩？伏望睿慈察臣區區，寢罷成命，庶得廉耻之士，少裨清明之光。《嵩山文集》卷三。

景迂遺表

束帶立朝，粗識爲臣之義；策名委質，敢忘將死之言？苟封章之既通，雖蓋棺而無憾。伏念臣幼師古訓，夙踐文場。粵自書生，早塵仕版。久棲遲於下位，蓋連蹇於一生。晚膺特達之知，遂有遭逢之會。起於謝事，擢實要塗。道山英俊之遊〔一〕，鳳閣掌絲綸之命。逮上聖之有作，持從橐以入朝。欣拭目於堯眉，有就日望雲之幸；嘗進言於舜問，罄拾遺補闕之誠。而臣鼠技有殫，難逃天覽，馬力既竭，出領祠宮。豈期血氣之衰，遂致筋骸之病。藥石弗效，疾恙彌〔二〕。在膏在肓，復留連於聖日〔三〕；啓手啓足，尚能勉強於堯言。伏望皇帝陛下以宗廟爲心，以蒼生爲念。用人惟己，從諫如流。勵朝廷之群臣，以盡萬機之理；收天下之策士，以圖二聖之還。總攬乾綱，維持天命。佑賢輔德，富國強兵。命將出師，志掃清於沙漠；投戈講藝，時親近於簡編。臣生也搢紳，不能殺身以殉國；死而就木，猶當結草以酬恩。臣無任。《嵩山文集》附。

〔一〕「道山」下似脫一字。

〔二〕「彌」下當脫一字。

〔三〕「復」字上下疑脫一字。

賀皇太子受冊箋

備膺典冊，肇建儲闈。國本既隆，海隅共慶。恭惟皇太子殿下淵懿中積，溫文外彰。仁孝稟於生知，藝林格乎天縱。蹈三善之美，既曲盡於承顏；並重離之光，宜歸崇於主鬯。神祇悅豫，廟祉尊安。某外守州麾，阻陪班賀。仰皇猷之增煥，揆弱植以知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

全宋文卷二八〇二

晁說之 五

與熙河錢帥書

說之啓：即日不審鎮洮幕府云初，台候比復如何。屬者虎帳西來，便欲拜狀，忽忽因循之故，更不復道其實。要作一書，歷陳熙河古今事體，非累數千言不可，以俟閒暇之日而未之能也。逮此使臣來，拜教之辱，何勝愧仄！重念綱紀弗振，毋一不費整之語，令人太息不已。然前所欲陳者，不若罷休，如汰土兵，省戍兵，削蕃官，卑漢官，罷冗長。使者棄侵淫蠹蝕之地，不發一卒一騎東出，以慎微固守，則斯言也無乃禍人歟？雖然，首尾之狀，敢置古而即今以略之。此熙河一道〔二〕，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冗以爲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議者謂王忠嗣之功不減郭汾陽，王忠嗣不肯城石堡，而哥舒翰卒城

之，則哥舒翰少爲忠嗣部伍，而晚則罪人也。彼术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拶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已長立，不知今又如何。方苻秦滅燕、滅代、滅涼時，寧知有一慕容垂哉？實有不可不懼者。首尾之狀略如此。外又有二事：一曰閉關以謝商胡，以尊國體；不買一塊玉一寸犀之類。二曰屯田以實塞下而省轉輸。二事，幕府不爲之，以待誰爲耶？漢賈誼與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唐杜牧、沈亞之，本朝尹子漸、師魯兄弟，亦其人也。此六君者，行年皆不及僕之老，則屑屑狂言，未必無當也，特爲故人一出耳。彼有邵茂文者，知無不言，忠實之士也。幕府可出以視之。因王鞏州人行，信筆縱書，不免脫繆悚仄。旦夕別上狀，授使臣回次。餘乞保重，不宣。立春日，說之再拜鎮洮經略待制節下。《嵩山文集》卷一五。又見《容齋續筆》卷一五。

〔二〕一：原缺，據四庫本、《容齋續筆》補。

薦蒲君刑曹書

成州

知成州晁說之伏睹本州刑曹閬中蒲贇，年四十一，經中博士，行中御史。方布衣時，有職太學，偶因格改，棲遲山郡。衆爲較其輩流，往往蒙朝廷寵擢，良可歎已。說之無狀，假手既知謹視遇民〔二〕，而於斯士豈獨無心？竊自念歲暮之齒，咋舌之久，何敢有鳴于朝？惟我明使者得布露之。明

使者采衆人之頌，聯章以聞，豈不幸甚！豈不幸甚！十一月四日，知成州晁說之上某官節下。《嵩山文集》卷一五。

〔二〕手：疑當作「守」。「假守」謂知成州也。

與宋運使書

說之敢言之。昨日薦蒲贄人回，獨蒙教答，何勝感仄！此外復有職事，謹用漢制敢言之〔一〕。本州今年秋旱，同谷縣人戶所訴二萬五千餘災，其所檢校放者一萬三千餘〔二〕。栗亭縣訴一萬三千餘災，而檢放者八千五百餘。說之無狀，唯知夙夜愧恨，深負斯民矣。負斯民於下可也，其如上無以稱聖君仁惠遠降御香、閔雨祈禱、軫恤元元之意何！屬者運句馮從事入境，道路誼言，正爲稅事而來也。說之無狀，竊彷徨自歎息曰：「死矣！放稅不如百姓之所欲，將得罪於明使者，吾何面目在人間生活耶？」且亂山叢溪之間，蕞然一郡，不識使臺貴屬來臨者，累年其久矣。今一旦老幼扶携，切切昂首，以聽使屬增放稅數，以醜飢鷹刺史、餓虎縣令，豈不幸甚？既而大不其然，乃是惡所放之過優，而欲令復之。嗟乎，天壤之間，好惡不同，取舍頓異，一至此耶！是必非明府之意，而勾官失辭而然爾，顧豈不爲明府累耶？前者疲瘵之民所以不至流徙，亦不甚闕食者，以所放之

稅粗能畔岸之也。苟若復之，或少鏹削之，是網羅於前而捕扼於後也。方欲哺盃案而奪之手指也，其爲守者平日粗與民有信，今則不勝其欺且罔也。設常有沮洳之澤，亦無以補斯炎熾之酷也。困之如彼，伐之如此，古人之所痛者，今寧不一動心也耶？所謂結怨於一州，取笑於朝廷者，又於今日而見之也。竊復自念，平居鄉閭，餓死不貳吾言。今茲假守以褊小之地，遂使難爲乎？蓋必欲蹙之〔三〕，首鼠無他也，素不自重，不誠於身，則不獲於上，而下亦莫我獲也。夫鷺鳥在上，重鼎在下，不程勇力，不悔其往，不豫其來，儒者之細事，患不自勉，且不自信爾。昔舒仲應爲沛相〔四〕，袁術以米十萬斛爲沛軍糧，仲應以給飢民，術怒欲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爾。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謝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彼袁術者，人之豺狼者也〔五〕，方與群雄血戰之時，乃知出此，何耶？仲應之米十萬斛，今茲雜色不當其十之一也。況明府素不畏高明，則不虐悍獨矣。說之竊恃明府而安之不貳也。目前似少魯國男子，或爲孱守而危者，不知明府者也。或曰，其如缺何曰豈無策哉？說之老矣，乞宮觀既不諧，行當乞放罷東歸，如明府未賜斥絕，尚當於明府布露之。區區所見，實繫事體，可以實塞下而富國中，明府必將樂乎聽之也。伏惟運使大卿財幸。十二月十八日，知成州晁說之敢言之。《嵩山文集》卷一五。

〔一〕謹用漢制：疑有誤。

〔二〕據下句文例，「校」字當衍。

〔三〕蓋：原作「善」，據四庫本改。

〔四〕昔：原作「者」，據右引改。

〔五〕之：原作「有」，據右引改。

答張直孺先輩書

說之啓：老罷嘗謂學而不思者，不足以爲學，而適足以爲罔；彼思而不學者，亦不足以思稱，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并進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蓋學爲重，則善學者必精思，如不已於行者，必圖所濟。苟徒思而幸得之，則不顧學矣。如世富貴，動如所欲，豈服稼穡艱難哉？夫子固以身爲衆人率也，其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可謂勤矣，而卒無益，不如學之益我也。有思涉者，當益之以舟航。若曰一歲之思不如一日之學也。其後子夏得此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後子思得此道，博學之則審問之。而後慎思之則明辨之，終以篤行之。或曰：堯之文思奈何？曰：子以堯之思真與凡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先儒不曰堯道德純備而謂之思乎？蓋即其巍巍蕩蕩而云爾。足下不鄙，袖書屈臨，辭彩焜耀，馳驚出入，若止而不止，有餘力焉。疑《論語》四科不當遺子游，斥子我之預禍，子貢之構亂，因小乎太史公。足下有思則勞矣，然足下未勞乎學也。四科之疑，柳子厚辯之矣。上無「子曰」二字，下於弟子字而不名，遠遺乎曾子、有子、南宮括、宓子賤之

類多矣，其他可置而不言也。闕止子我，亂乎宰予子我，則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辯之矣。子貢一出，而五國有變，則本朝諸公辯之者多矣。足下何不於斯以學焉？足下於太史公書尤似未之學也。大抵懷大德者不知有小怨，太史公首變編年之制，創爲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後之作者莫之或改。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貴讓也。《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參乎諸侯之世家。老子之學，自漢興之初，先乎儒學以興，乃與莊周、申不害、韓非，傳於管、晏之後。項羽與漢不並立者，乃不沒其實，與漢同紀而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藁草未成就，參差抵牾之小怨，可恕不恕乎？又烏睹所謂先黃老而後六經乎？敢併爲足下謝。羈旅無聊，舊學素不深，況又荒落於胡塵中，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說之啓上。《嵩山文集》卷一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二。

答陳養蒙刑曹書

說之啓：羈旅無歸，稅客舟而不可前。其所止之沙渚，或告之曰，是高郵也。既而得親故於斯焉，慰別離而哀放逐。又得所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不恨故舊之寡，而每患獻酬之薄也，孰謂吾道之窮哉？雖曰遇坎則止，而止莫予之坎窞也。足下幸一再見而辱書翰文編，則得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者也。區區感佩之私，尚何可言？足下之書，自待甚高（二），非所敢拜。其於李樞密之出處，僕嘗論之

於其未建牙之初，不及其既貶之後也，僕之逐乃在樞密公罷黜之前爾。足下文編粲然，尤非老拙之所與知。然有一事似可以爲足下謝。足下爲《漢太初曆序》曰：「曆有本於律者，亦有本於《易》者。」非僕之所知也。蓋曆起於律，律起於《易》，一物也，孰得而三之哉？足下以謂如何？他日或得款晤，以匆遽，不一一。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

〔二〕自：原作「是」，據四庫本改。

答張仔秀才書

說之啓：辱書以《魯頌》質《春秋》爲問，甚善。此義在新學未出前，學者猶及之。新學務爲碎義，以銖稱鎰，紛然，卒使銖鎰兩失，而落於恍惚杳冥中，誰能斯之問哉？足下但觀魯僖公，宜有頌乎？周王不作而魯公僭頌，夫子不得而輕重之，遂亦頌之。則彼異姓庶邦，初不以周禮稱者，吾尚何望也耶？平王之詩降而風，僖公之詩僭而頌，則天下之治亂可勝言也耶？春秋之王可沒而夫子之，魯僖公之頌不可沒而頌之〔二〕，則僖公之罪大於吳楚之僭王矣。彼頌之體制，事之有無，與夫僖公之爲人，尚何待質之《春秋》哉？說之孤陋，偶不及聞前輩說，此果如何？而三十年嘗爲《毛詩傳》二十卷，今因金賊殘毀不存，乃粗記其大略如此，以爲足下謝。正以傷隕之魂招而未歸，理不得悉。五月

十一日，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

〔二〕「春秋之王」以下數句當有誤。四庫本作「春秋之王可沒，而魯僖公則詩而頌之」。

與呂舜徒書

明州

說之啓：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鄞縣遞中爲問，達否？昨日忽收十一月二十七日書，承侍奉萬福，至慰。說之遠宦，窮寂如初，無足言者。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所謂「樂有賢父兄」之說，則未喻也。是出於《孟子》乎？試爲吾友陳之。樂賢而惡不才，在敵以上有所不行，況吾父兄之間哉？父兄天性，甘勉其孝悌而不能已，寧知所樂賢不賢耶？賢可樂矣，顧不賢則如之何？且如何而可謂之賢？顏氏之子、閔氏之弟，視孔鯉不免有慚色矣。舜五十而慕，爲瞽叟之賢歟？文王問王季安否而憂喜，王季之德不與也。孔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以此三聖人之跡求之，似孟子之言無所當也。且其言父子之間不責善，則疏之矣，今何望之深耶？七丈講學最明，侍次以此稟之，便可語諸郎曰：「無以吾不賢而惡之。」此語雖近乎戲，然所感不淺。近作《申劉》一篇，辨舜河南事，輒同往。汪信民乃止於此，奈何！令人痛恨不可言，吾黨中失此一人，大有所繫，奈何！頗恨信民不及見吾《申劉》也。諸郎各想進學，春寒，萬萬爲親多愛。遞中奉狀，草草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舜

徒船場朝奉。《嵩山文集》卷一五。

答勾龍壽南先輩書

說之啓：古之人教不躐等，學者固不敢躐等。子貢見師乙，問宜何歌，曰：「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頌，宜歌大雅、小雅、風。」是之謂等，孜孜安絃而後安詩，然後安禮，孰可得而踰哉？吾年三十而五，經立矣。譬之不藝五穀而非上農，不殖百貨則非大賈。今學者知自置於經師，而不知有人師，甘心爲一經之士，名曰大義。而實以碎義困躓童子，起而語《易》，薄乎《詩》、《書》，例詆先賢爲腐儒。先賢說雖是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恍惚，有愧性命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老莊耳。然黜《春秋》而尊尚僞《周禮》，棄《孝經》而以《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下於此何爲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辯論《孟子》，似亦躐等矣。足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問，而《孟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充及韓退之晚年之論，近觀溫公之《疑孟》、李泰伯之《孟子雜辯》、劉元甫之於瞽叟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避丹均，則世俗孔孟之稱安乎？亦嘗一日近思乎？何煩足下遠過老僕羈旅之舍，而不自珍其辭章乎？說之前日叨爲太子詹事，請太子讀《論語》，而未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太子之問學，尚一德也。賴陛下明聖，朝奏而暮畫可。然卿士大夫駭謗，

太學諸生紛紛誣毀百出，無異報私讎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足下幸察，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

答李持國先輩書

說之啓：前月足下携書見過，時僕痼疾初作，欲少款無由，徒喜吾亡同年兄之文彩見之於其子也。爾後疾大作，無生理，呻吟藥餌間，不忘足下之書未報也，頻出誠意於足下鄉人，足下聞之，必見亮也。足下之書薄揚子《劇秦美新》矣，何不求之於雄《法言》，尚有《劇秦美新》之類者乎？盍責之於《法言》，而不必論是非於斯一篇也。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是則僕之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并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焉，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病尚未差，勉奉此，不既萬一，不宣。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又見

答賈子莊書

說之啓：去歲道出于黎，鞍馬匆匆間獲見眉宇，固已爲慰。比至武安，見邑子士夫奉稱者如一人，又益以爲足下喜也。令季時相過，破我岑寂，相與談至勝處，頗恨大陸之不在席也。此情區區，未亦可言。固安於小人之常態，不能以書牘自致，乃先枉翰墨，推與過當，感仄，又復何以言？竊惟盛意之所遺者既誠矣，敢不强以爲足下謝。足下所患讀書之未博，真得所患哉！惟此一事，自足以出流輩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珍之未極也。且以《詩》爲之言，世之人孰不讀《詩》，而幾《詩》在《春秋》間耶？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若之何謂之亡耶？其可不約《春秋》以爲詩乎？讀其詩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詩》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譜系之學乎？十五國暨周商之國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鳥獸草木蟲魚，今古不同名目，識尤難，而比興實於是乎在，陸機、顧野王之外，復有所稽乎？所謂文字詁訓者，安得古《爾雅》以爲證乎？而《三倉》、《廣雅》、《方言》之類，其可廢乎？《詩》之音讀，實叶歌筌，不必與他經同。而古人之讀無傳，可不盡信陸吳興之音乎？夫一經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窮五經之精微，豈不艱哉？宜足下患所讀之書未博也。然此語不爲新學輩出，唯足下之好古與僕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謂後之書多於古則不然，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

《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卿禮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自歆家蘊藏之後，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衆，宜其書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煬皆有覆舟之禍，士夫之藏因亦淪喪。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尋之餘，其存又復有幾耶？足下試以隋唐《經籍志》及吳氏《西齋錄》求於今，想見足下浩然嘆息，繼之怒嗔也。說之累年來嘗欲求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勤未之得。司馬公休言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亦非崔鴻之全書，則後世之書未多於古也。足下既欲學之博，則不可不極觚牘之傳，故及諸此。若論古人之所以臻極者，則此言可忘。足下謂築巖、釣渭之徒果在書耶？果不在書耶？說之謂二子者必有所讀之書耳，弟不知其書爲何書也。而二子之所以爲二子者非書也，譬如和、扁亦咬咀世間大黃、甘草，而不可以大黃、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稱顏回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則學果不在書者亦非也。此孔子爲魯哀公而爲之言耳，至於告季康子者，則不及諸此也。若夫正爲顏回而發，則墮支體、黜聰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無孤陋寡聞之顏回耳。「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非學則何以哉？足下謂讀書以爲學者，後世之事，則得之矣。蓋古人未嘗廢書，而不以讀書爲學也。孔子於《易》三絕韋編，與夫游夏不能措一辭於《春秋》者，皆後世增大之語也。不必論其實否，然亦不害其爲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於此也。若夫《孟子》之書，則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如必以文論《孟子》，則可以色論太姜、太姒歟？是未爲知言也。而文固大矣，必以《孟子》論之，則

《孟子》未爲擅場也。足下所患文之高汙史野奇怪者，苟能博學於文，而不以讀書爲學，則無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讀書爲學，無乃主揚雄「學以修性」之說乎？此正雄之繆悠云耳，愚學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諸性果何所虧，而有待於修耶？修果何功於性耶？足下才邵且有志，則識古人之所以學矣，何有於說之言哉？姑以爲足下謝耳。說之比來爲吏，棄盡平生之學，而學佞學隨未之有得，一日爲足下而技癢，其言拙無足取，徒自有感於前日也。日來又以無年之故，文移詞訟，賊盜倍多，益敗人佳思，踰月乃得於燈下草草具此，較略不究萬一，可憐恕也。歲暮苦寒，萬萬加愛。子應此中甚安，不宣。謹狀。十二月初三日，說之再拜，子莊秘校足下。《嵩山文集》卷一五。

答陳秀才書

明州

說之啓，陳君秀才足下：比蒙見臨，昨日又辱長書，仰歎文旨甚高，非所宜施也。說之驚下，雖少得師友而無成，老矣，所尚者不過先儒傳注之說，其有甚不得已，而必當改易者，低徊顧瞻，寧失之怯，而不敢過乎勇，又何敢借申韓以爲奇險，而攘釋老以增高遠哉？大要是知蛇本無足耳，身被俗學之名而甘之，何所逃？足下乃獨謂之古學，何耶？去吾嵩穎，乘興宦遊江湖數千里之外，往往指其衣巾而笑之，又性率不自昧，輒辯南北之學，雖途人而怒目懷讎者有矣。足下復爾稱譽之，何耶？人之嗜好，鹽梅不同，一至此耶？夫子既沒，洙泗之上，并汾之間，孰有如曾子、子思有功於斯文者？

世乃略而不道，似古人無曾、孔、荀、孟之語。在本朝則柳仲塗、張晦之、穆伯長、賈公疎諸公皆尊孔氏，以振我國家禮樂文明之風者，奈何後生漫不知其姓名，則目前碌碌尚何爲哉！足下所責於不肖者，抑又何耶？無或貽足下之悔乎？政此多雨，江步艱難，未及往謁，先此布意。不宣。十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

答池州鄧君書

明州

說之啓，鄧君先輩大孝：前歲令兄司理來求公墓誌，說之以令兄同郡守官之故，不得而辭。竊怪令兄初脫場屋事業，便好古文，求索於人而下及於僕，既而有以信之矣。至於足下昧平生於千餘里之外，無或以僕之文爲怪異不祥之物歟？忽人來惠書，開喻勤至，又復釋然矣。足下方此不文時，言詞亹亹，馳騁下上，孝思之所感歟？抑其平昔注意不凡邪？甚善甚善。更冀日祭讀禮經之餘，悉取古人書讀之，師友先儒，無望專一經以成人之理（一），如五綵不具而能繪事（二），自結繩既代之後無此理也。足下以此光揚先烈，於僕何有？因思僕少時所作文，全未有次第，不知當是何敢效於一二宗匠前，而彼一二宗匠又何遽推獎薦聞之耶？逮今日白首，粗能杼柚分經緯，而無一人相知者，前輩先九泉，可勝言耶！不意足下今日顧我良爲不淺，他時或得相見悉此懷。未間（三），更希節哀多愛。人遽迴，適病目多日，不及詳盡，仍不果親書，併幸恕察。不宣。月日，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

〔一〕理：原作「譬」，據四庫本改。

〔二〕能：原無，據右引改。

〔三〕間：原作「聞」，據右引改。

答朱子雲書 明州

說之啓：辱問荷意甚厚，且歎足下不憂樵蘇而惟汲汲斯文也，甚善甚善。所是性與天道不可聞者，不謂亦出於足下之口也。今之學者大抵巧慧於古人之言，而斲喪其意，莫斯爲甚。子貢抑揚歎息其所聞之語，便謂之真無所聞也。譬如學古文者，恨《九歌》、《九章》難及，彼方爲時文者未嘗對《離騷》面，寧論其難不難耶？《論語》此類不少，尋常相見，無因發之耳。至於學《易》尤不可遽說之從弟沖之頗有才思，臨出京師，欲來傳《易》，告之云：「吾弟初未嘗爲小王《易》，尚未可言京氏《易》，況於商瞿、子木之學耶？請以三年爲期，老兄歸自四明，吾弟熟乎王氏、京氏之淺深，然後及之未晚也。譬如不由門庭而巧入堂奧，深則深矣，其如門外之事何！古之學者豈不有次第哉？」亦敢以此爲足下謝。頃年嘗作《易規》十一篇，今以往，足下試一讀之，以謂如何？餘遲面言，不一。六日，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全宋文卷二八〇三

晁說之 六

與張明仲書

說之啓：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所行解潛辭不當用「四之日」，衆口紛然指笑。說之即謝吾友曰：前已略聞於江子之，繼又聞於富季申，是二君者皆說之平生之畏友也，其德我於今日者宜厚，不同衆人也。說之八月十四日據兵房請辭狀，稱解潛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力戰云云。說之雖不能文，輒行辭曰：「堅戰終夕者，其勇在行伍之外。況四之日鋒鏑接夜，參伐爲我動搖，而斗杓阻我勢力，我鼓輦自震而戈矛加厲，寧論白日照明之烈哉！」愚意輒與其晝夜戰也。其所謂四之日者，蓋見自昔文辭稱一之日如何，二之日如何者甚多，不勝舉也。彼何男子，雖家不藏書，寧無數策唐人文集可檢乎？夫何作者之常談，特以身非作者，遂禁不得道之耶？或曰：是有害於《詩》義，奈何？吾友不謝之曰：是詩謂《豳》詩乎？夫《豳》詩於風俗氣候制度儀物，皆本諸豳國而條理順事也，而獨於日月

參差錯出，其語何耶？大凡著述家必謹日月，說者以日爲月，何以告當世之民，而視後世之人哉？其義果何在耶？上自國家政令，下及農夫稼穡，雖有改正朔之異，其本諸夏正則無改也。有《夏小正》者，周公本之爲《月令》，不幸呂不韋攘以爲書，學者遂因《呂覽》而薄之。豳詩於農事日月何可少差忒耶？《豳》詩六月則夏正也，說者謂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商之正月，三之日夏之正月，於理於事果何歸耶？說者謂三之日于耜者夏正月也，四之日舉趾者周四月也，其修農器于夏之正月，則其舉足而耕者夏之二月也。不曰夏之二月而曰周之四月，必善貿亂，于曆如此，何耶？「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如彼說者，則是藏冰於十二月，二陽之臨，用事之卦，冬至水泉動之後，果容沖沖之意以鑿冰乎？且既鑿冰矣，必待暴之於路一月之久，乃納之於室，果當人情，果適事理乎？昭公四年申豐之言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是建丑月藏冰，豈若說《豳》詩者，謂藏冰在建寅之乖戾也？說《豳》詩謂出冰於建寅之月，不太早乎？又不若申豐謂西陸朝覲而出之，實在建辰之月爲允會也。不知執事者果何從耶？夫公劉於豳，商之諸侯也，方在商之世，而寧有周正之可論哉？借以爲周公之所追言也，周公於豳土責農民必謹氣候，而於商王使諸侯不奉正朔，又復何耶？凡此七者，吾畏友豈不能白之，必待老僕之費言辭乎？老僕三十年前作《詩傳》，所辯詳矣，特以王氏之學方熾於世。王氏於先儒之善者，因而更變以取勝，其不善者忽略不能正之。顧僕一身之微，敢當一世之怒氣，少出所學哉？因循不爲吾畏友而有言，則其罪也。又如某之言皆無所當，而昔之人於《詩》也，未嘗膠固底滯如此也。聞關關者必責之以《關雎》之好德，聞采采者必責以

《卷耳》之勤勞，可不可耶？嗟夫，世無《魯詩》、《齊詩》、《韓詩》，以與《毛詩》辯，而歐陽公、劉仲原父嘗有所辯正，而偶不此之及，唯吾二三畏友之是賴也。如何如何？病目不果親書，薄遽中草略，不宣。八月三十日，說之上明仲學士足下。《嵩山文集》卷一五。

答張頤先輩書

說之啓：衰暮留落高郵，首得尊公申兩家五世之舊，足下不必以書爲贄見過也。足下少年有辭章，不能自抑，有所懷，又思舒展，則其以書爲贄見過，重可喜也。足下所及甚高，顧茲血淚氣絕之餘，莫知所以報者。徘徊久之，輒奮然曰「二」：披席之子，何妨門戶之洿耶？頃年嘗作《九學論》一篇，偶獲存於金賊殘毀故楮中，謹以爲今日之獻，惟望深考云爾「三」，惟太史公每深考而得之者也。悲哉學之難也，惟虞翻苦學，乃能嘆嗟者也。老僕作《九學論》，雖嘗見稱於鄭洛學者，而蒙東都之士詆誚亦不少，足下以謂如何？勉旃勉旃。五月十一日，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

〔二〕奮然：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惟望」及上句「獻」：原缺，據右引補。

答錢申伯書

說之啓，申伯足下：人來〔二〕，始知舟人不至鎮江，而復甚愧爲榮問之報者不時也。念足下之言非若近日士子率然操筆以自可者，其用幾年之學，爲此一日之言乎？甚善甚善。況唯《易》之問而他經不與乎？以三才論作《易》之本意，而率歸於人事，窮極易家師弟子授受之源委，而有意於家法，責京房不保其身，揚雄不純其行，王弼、何晏、荀況本致寇之小人，管輅、郭璞、一行未免爲闕觀之貞女，烏睹潔淨之爲《易》哉〔三〕？乃獨推功於穆伯長、劉原父、邵堯夫，則獨立不懼以濟斯世者，孰得與吾申伯並邪？尚容逋亡之老，以僅存之軀，妄鳴而取笑耶？雖然，左氏之卦變恐自有一書，如焦氏《易林》之類〔三〕，今不復存，則亦難爲乎其言也。一卦必具八變，三易不相爲用，七事不著於當時，九師自擅於淮南，則又亦亡言可也。王弼始以莊老蠹賊《易》象，固有罪矣。其在莊周謂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六合之類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議而不辯，則君子猶稱篤論也。今南方之學，辭必論，句必議，字必辯，最爲穿鑿傳會之端也，惟申伯爲能諒之。嗟夫，《易》之所以洗心者，所以明乎憂患與！故者其居則觀象而玩辭〔四〕，動則觀變而玩占者，老僕方以此自勉，則何敢後乎申伯之奉哉！如何如何？三月二十五日，說之上申伯足下。《嵩山文集》卷一五。

〔一〕人來：原作「前人」，據四庫本改。

〔二〕「淨」下原註：「一有精微事。」

〔三〕氏易：原作「林崔」，據四庫本改。

〔四〕「故者其」三字疑有誤。

答鍾離中遠先輩書

說之啓：老益迂拙，無以立朝，上辜睿獎，招讒被逐。方出國門俟命之際，遽聞胡騎渡河，蒼黃覓舟東下，至睢陽，舟欲行而河絕流，始知古人欲濟無航之歎〔一〕，於我未甚也。既而聞胡虜破拱州，將攻睢陽，遂捨舟，與凡百士族民伍雜然奔亡，朝雨暮雲，飢不知寒，僅有竹輿，不如徒步。既過之處，胡寇與潰兵踵跡相接，若來追逐。而彼方嗜殺略焚蕩，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郵，見其可居，而不顧其不可居也。匆匆來覓親舊，少以生民自置爾，敢期足下惠然以長書寵臨，究惟平昔蟬聯之契，足下過誤之聞，而得文彩煥耀，坐還太平士夫之風儀，豈不幸甚，非常日比也！雖然，足下知德而未知人也。僕無狀，不能自立於圖治之朝，而少居構亂之鄉，妻孥方且耻笑，足下乃處以前輩典刑，無乃爲足下知德之累乎？僕今日危邦必入，亂邦必居，無知之小人也，尚何足與語？然或可因法語之言以謝盛意，病者未必不知藥也。夫所謂危邦不入者，豈不謂不苟得而求利也？箕子之明夷是

也。亂邦不居，則寧殺吾身以諫吾君，而不使吾邦禍亂以亡也。比干之死是也。苟以謂避危而去亂，則吾君孰與居者？又孰與守者？吾父母之邦，無異羈旅之舍也，小雅怨刺之士，肯出此言乎？足下以謂如何？足下旦夕間絕浙江，遊會稽，訪謝安石、王逸少之故棲，必有忠厚君子因足下而知吾言也。足下強學自愛。十二月十一日，箕山晁說之上先輩鍾離君足下。《嵩山文集》卷一五。

〔二〕知：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劉壯輿書

說之啓：壯輿足下無恙，汝陽一面便相別，于今二十餘年矣。中間世故坎壈，忍復言道？前是六年，說之自中山無極投劾歸，繼而聞壯輿亦於河東自免還江南，略聞動止於王立之，深用爲慰。說之愚暗不曉事，自取罪譴，其慚于壯輿者多矣。幸而聖治恩寬，使得食祠廟之祿，每念壯輿之歸，便絕稍廩，又益使人慚歎。說之自是家嵩山下，頗適平昔之志，歲一入洛省親。舊於司馬公家及范淳甫家見先丈《外紀》、《紀年》二書，歎息大儒用心何其博哉！至其論著處，如聽上林之樂，鏗鏘闐鞀〔二〕，洞心駭耳，不覺茫然自失。每觀自序一篇，則復歔歔佛鬱，幾於涕泣。殊未喻天既生之，天自厄之，安在其爲仁哉！惟是壯輿能順續先稿，使《紀年》完然成一書，則可無恨。君家上世同和君

父子成《梁典》，已足以雪護都水使者父子異同之論矣，幸復見之今日，而壯輿成《紀年》又何酷似休徵之成《梁典》邪〔二〕？每念十五六時在淮南，吾先君嘗令立侍先丈之側，蒙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益覺其語有味可喜。是時說之雖童騃無知，然心亦似疑先丈爲一代異人也。況今憂患之餘，五十歲矣，說之景仰之心，宜當如何！竊有所恨者，魯直所作先丈誌文，說之初讀之，而未知所適。及再讀之，則疑三四。讀之而竟，不見振微攄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爲不得意於此作也？吾輩於魯直，豈忍妄作瑕疵？要是吾輩好惡不苟，是非公耳。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果亦有不足於心者乎？先丈於學無不窺，而精明知要，以邁往不群之識，辨先秦以來舉世積習之迷，可謂有功於孔氏之門矣。且以三事論之，如六經無皇帝之目易宮室等三事，孔子闕疑而稱，後世聖人何其偉邪，使學者皆知出此，則釋氏不足闢，彼芟角反對互從之徒，自當羞死矣。若魯直而在，固當以此爭之。輒欲別得先文言行之詳，輸說之之愚所及者，爲先丈作一別傳，於是乎不自覺其格力卑弱，非所宜稱也。壯輿以謂如何？是亦報幼童之知耳〔三〕。或求之而不爲作，或遠數千里而求作焉，無乃一反乎？說之前年冬得官陝之河倉，去冬再蒙厚恩領祠廟，其授命時，適有役解梁，且棲薄俟春夏之交宜道塗時東歸。今託立之致此，其達否未可知也。立之久抱病可憐，說之去夏長子二十三歲一病不起，至今悲傷多感，鬢髮白矣。重念五世以文顯，而身獨不能，頗有望於此子，今復奈何！壯輿想當爲我慨然也，復何可言者？唯強飯自愛。不宣，謹狀。正月十八日，說之頓首。《嵩山文集》卷一

五。又見《宋元學案》卷八，《宋元學案補遺》卷八。

〔一〕闔：原作「闔」，據四庫本改。

〔二〕似：原作「以」，據右引改。

〔三〕幼：原作「幻」，據右引改。

答李子能先輩書

說之啓：幸與吾親中外之契甚明，自上世而來，相與厚矣。前日乃蒙裁書見過，竊計非外我也。實好德崇禮，喜以文辭馳騁著見於外歟？書稱周公屈體下士，有感於斯世而發歟？宜其意壯而語峻也。然吾親於是過矣，吾親曾祖憲成公，其志誠屈體下士者，顧如何哉！何謂藏之而不言歟？恭惟憲成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其視陳蕃與徐孺子下榻如何哉？遇雪命趣飲具，郡僚不無意於歌舞高會也，乃與林先生清談同賞於孤山，又視韋蘇州與秦徵君系宴集郡圃如何哉？不幸先生一日疾不起，公以喪服哭送，素棺拜墓乃歸，吳兒自是耻其風俗之薄也。前日張文潛知潁州，爲東坡喪服，重得罪於廷臣，不赦，不知又如何哉！吾視不忘憲成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則不特有大於憲成公之門戶，亦使朝廷復有如憲成公之大臣，豈不幸甚！吾親之所不言者深，而老僕淺之於言乎！吾親憐此區區之意，屬數日抱疾，愈覺羈旅無聊，爲報率略。正月十六日，說之上十七哥。《嵩山文集》卷一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答李大同先輩書

說之啓：前日蒙足下肯顧，不待接談，令人欣然，知其爲名家駒也。既而重玩所貺之書，則復加歎，何其辭之可喜而意有餘哀耶！足下雅意，恨當今文章無盟主，莫有爲之龍門者，乃遠有得於古之人，顧孰敢繼古之人而任今之責哉？雖然，足下有志，尚不肯專爲科舉之學，耻乎輕薄之文，則此邦之人有爲老僕言之者，因亦敢爲足下及之。漢儒鄙薄一經之士，魏自一經次第及四經而求人材，何甘沈埋於一經一家偏見獨是之說耶？曷不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庶幾乎讀書而爲儒生矣，顧何能外是而有文章者哉？若夫喜文辭，以抑揚上下而出沒於造物之間，則屈原之騷、相如之賦存焉，此如飢而食、寒而衣，非有甚高之論也。亦有若高而實平者，獨尊孔子，不使諸子論功於其間。而欲觀孔子，則自顏回、曾參始，在學者自信如何云爾。足下書末不忘憲成公之舊德，又非近日浮淺之所及也。嗟夫，公卿之孫、黃散之子，能以門戶爲意，不忘家世之風矩者有幾人哉？先世之事欲施於今日，而不免於憔悴故也。憲成公與元獻晏公、宣獻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元公門下之人也。足下似未知者，不得不以重吾兩家之事契。抱病，情思窘束，草草不宣。正月十六日，說之上三十一哥。《嵩山文集》卷一五。

與三泉李奉議書〔二〕

說之頓首。屬者猥辱車馬，不以道塗爲勞，特自高居入城相訪。既恨相見之晚，仍聞即有入川之役。雖苦留強挽，恐不得使迂吏之淹也。又適當致齋之日，曾一尊之不設，況又常平使者之來，館餼俱廢，重令人怫鬱慙歎。豈無意修書以謝下執事，而傳宣直殿，貴人繼至，雖欲自乘少時之間奉狀，亦不可得。但於怵迫朝暮之間，展玩高文，以爲禦侮之五兵，而不待辟塵以三沐也。甚善甚善。前日區區雖不少信，而荷公不鄙，以論文見期，豈敢有所懷而不爲好德者攄發？所謂歐陽之文，雖不敢謂前無作者，第恐後之來者未易可繼也。雖東坡、南豐二公傑然名一世，而振聳九州之牧者，而自歐陽公視之，則皆其門人之文也。曾參、有若不足以繼夫子之席，則他人孰可以儷吾歐陽公哉？公稱徂徠山石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於泰山孫明復，今捨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章有純粹駁雜不倫，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尚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爲高，阻申韓以爲大者，是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若夫臨川，則晏公乃其人也。國史稱天下興學自晏公始，晏公之錫乎學者，其恩大矣。本朝來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爲一時之龍門，而門下洒掃應對之士，其後爲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以晏公之儒學懿

文，視穿鑿傳會、喜新好異之論，廟堂無智名勇功之尊，而觀開邊聚斂，尚刑名，私威福，紛紛貽患，不可救藥之士，相去不知其幾多而遠也！臨川近有汪省元革者，自謂鄉里有兩宰相，一天下之幸也，一天下之不幸也。使革而在，見人捨晏公而論臨川者，必慟哭淚下如綆，不足道也。公之文美矣，更能尊師友淵源之大者，純於王道，則關中橫渠先生之後繼有人焉。公必欲泛論人物，以徂徠先生配歐陽公，亦可也。而近於秦雍間，捨橫渠先生而不論，則說之所未喻也。敢併及之。不知戒塗定在何日，雨暘不常，更希強飯自愛。說之赤目尚未愈，口授小侄公逸代書，匆匆不宣。八月九日，說之再拜。《嵩山文集》卷一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三。

〔二〕題下原註：「一作《與王漕》。」

答陳廷藻先輩書

說之啓：頃得君子動靜之道於《易》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嗟夫，得所止者，惟能得所行也。苟冒霜露之險阻，馬蹇僕曳且不已，則不特不得平行，亦莫知所止矣。君子爲能以止而行，莫或止之；既行而止，莫或尼之。行止惟人所能爲也，何則？不歸怨於天也，不責咎於他物也，或者捨大《易》而爲諸子之說，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無乃

喪己而役物乎？其自恕則多而亦病於外乎？足下不忘先大夫與說之先君同年之好，袖書見過，雅意甚厚矣。而責僕舍所既安之地，遠爲江浙之遊，似亦止所行而尼所止者也，非僕老罷竄逐之本志也，豈非或者之言紛紛，誤足下乎？然足下又自有一失焉，以足下雄文厚契輒及之。足下於高郵人物稱孫莘老、崔伯益，無衆寡，無異同之辭也。而乃遠遺陳希顏，近不及王逢原，頗急於風流才子，何也？紫微陳舍人儀狀甚偉，沈厚有材幹，能處劇，辭藻平雅適用，天禧間史官之辭云爾，足下試於今日求若人者而友之，則不特爲高郵人物之盛也，僕之德於足下者尚勝旣哉！連日群從俱爲避地之役，頗冗，奉謝稽緩，尤增愧仄「二」，亮之亮之。說之上陳君年家。《嵩山文集》卷一五。

「二」仄：原作「反」，據四庫本改。

答吳才老先輩書

說之啓：《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詩人傷厲王無道，周室大壞之詩也。足下嗜學好古，前日賦是詩爲長書見過，無乃不類乎？國家重熙累洽，人物甚盛，因後賢而識先德，睹前修而勉新進，猶恨泰顛閔天之無子也。所謂老成人者，未嘗一日不見於斯世，不勝典刑之奉也。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史孫中丞、秘書崔監，皆高郵老成人也，亦天下之老成人也，凜凜

常存而不死者也。足下何取於《蕩》之詩，而有待於僕乎？恐足下習見新室子孫，喜新好更變，擯斥前之聞人，一切稱爲俗學，遂亦發憤爲斯言乎？區區非此可既，聊謝盛意萬一。不宣。說之上吳君。

《嵩山文集》卷一五。

答朱仲髦先輩書

說之啓：無狀晚乃學《中庸》，然早知鄭康成之說《中庸》曰：「用中爲常道也。」既而質諸安定先生、司馬溫公之傳，則益知鄭說矣。彼新學出而拘拳以爲法，穿踰以爲義，務新尚簡，而不爲篤實。如析《中庸》爲二端，不知其所謂中者用之，則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強、曰純、曰一、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以故彼之學者惟知過不及謂之中，而於肫肫、淵淵、浩浩、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莫之知也。吾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者，爲能得中之所以爲中者也。嗟夫，學之難也。伊川已自畔乎二先生之說矣，他人何望哉？足下不忘先大夫與予同年之契，不鄙老罷斥逐之蹤，修書見過，且言久爲《中庸》之學，宜其書辭懇懇於誠云爾，輒以所聞篤世好而奉美意，如何？足下志強而文純，可畏也。先大夫積德未顯于斯世，有待於其子也，勉旃勉旃。不宣。說之上。

《嵩山文集》卷一五。又見《宋元學案》卷二二。

答袁季皋先輩書

說之啓：留落在郵上，足下仲兄以詩見過，喜其溫然安詩者也。既而足下仲兄來，則又幸得千乘之國，愷悌之長也，夫何幸會之多！足下復又投書來講學，是非明白，有餘憤存焉，若剛嚴御史然，孰謂予之困窮也哉？足下於是講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得之矣，竊恐足下得其名而未得其實也，敢因布之爲謝。明道之學，專明大道而本乎仁義，其徒既少，又亦未嘗著書。橫渠之學先篤乎行而後誠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范巽之、張芸叟，其書有《正蒙》存焉。伊川之學，使人於一德有所入，或仁或孝入德而至乎敬，其徒則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張思叔，其書則《易傳》存於世，而《春秋》方具藁草授之思叔，今不知存亡。傳曰：「唯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足下亦不可不知也。足下即其所蔽，極其所善，則六藝之文朝夕與身俱出也，又何必若今之所謂儒宗，配饗孔子者，一切以講說文字爲功，詭異如飾非，顛倒如避難。學者被其盲聾而不知非，仕者畏其罪罟而莫敢難，遂至今日，學士大夫於名教土崩瓦解也。且其自任之言，以伯夷不諫武王，劉向於漢強聒，商鞅能必行其令，哀三良之死而責其未賢，百姓可拂以從，先王之道，平頒興積，不問民之欲否，釋老申韓之說雜然並傳六藝中矣。因自駭愚而肆也，以謂修身治國家，帝王之功，皆土苴餘事。嗚呼，《易》知盜而同憂患，《春秋》撥亂以尊一王之制，

《詩》不遺鳥獸草木蟲魚以美刺興亡，《書》上自堯舜，下逮《費誓》，同明治亂之迹，《禮》之九經十倫詳矣，皆修身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德，巍巍而不可須臾不本元者也。以是塗塞天下學者之聰明，爲禍大矣。而猶未若執經勸講人主之前者，禍亂天下也。彼其所得者如何，其弊則如何，其徒復如何，足下宜終始固執之不貳也。先明致寇之陰，從極御寇之陽者，《易》之道也。昔王荊公排明道，曰「伯純之學善矣，其如入壁何！」明道曰：「拙狀如壁，不可入也，公則如捕風矣。」一日荊公又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級級，至十三級而止耳。」明道謝之曰：「公自十三級而出焉，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并欲足下聞之，無以爲一笑，而幸少思也。屬連日有人事，爲報稽緩，悚仄，不宣。二月十九日，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又見《宋元學案》卷二二，《宋元學案補遺》卷一六。

答朱秀才書

說之啓，朱君秀才足下：說之遠吏海陂管庫，初爲好閑一飽之計耳。斯者妻子不免飢寒如舊，職事艱窘，勘劾詬責相尋，忽忽何暇及一日學問。足下不鄙，猥以書爲贄相見，徒高足下之文采，而禮意之厚則不敢拜也。雖然，足下以慕古爲說，則是不獨足下之所好，實亦不肖區區之志也，輒因以爲謝。說之嘗謂今之士人好古極矣，每得一古琴若古書畫、硯墨、鼎彝、煮器之屬，莫不喜色自倍，傾視一坐。而坐客爲之氣索彷徨，竊自咎其力之不足，而哀懷嫉忌者往往是也。其中又有最可怪者，錦

貴五色炳耀，而古錦價尺，新錦價匹，凡斥所賤必稱瓦礫，而銅爵之瓦，珍如珠璣。一美器或少傷敗玷蝕，雖復繕完，必憎其不祥。至於開元腰鼓，則補綴愈多而愈益貴重。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義，鄙棄先儒，而日逞後生銳氣，角爲新說，不知其何以邪？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爲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竊恐斥先儒訓故而爲新說者，燕相之所是，而郢人之所非也。足下如有感於此，而玩簡易質直之說，不苟異，不尚奇，與古書畫鼎彝同好，則善矣，庶幾爲大義而不爲碎義，以副國家設科之意。足下文甚健，其已有得於此乎！故敢以爲謝。屬大暑，未果往見。病目，草草不宣。十五日，說之上。《嵩山文集》卷一五。

與黃丞相書

說之惶恐死罪，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黃閣之下：說之不度量，去月嘗以流落羈旅僅存之身，飢餓將無粥以食，而狼狽於非舟非屋之居，控告下執事。如聞相公欲以江浙一支郡相處，不知其郡果如何。竊料相公必有以仁之，於是舉家始有生人之色，以相屬曰：「殺我者一時之否運也，生我者相公一言以傾否也。不然何以見於相公造命之功，不使一物失所之德，而建中興偉績者，豈不在是乎？」然俟命於一日而疑，多艱齟齬之人，未應有此響應也。二之日而懼，雖有牧養細民之微誠，而身無以自

養也。逮今三之日而不疑不懼者，羊叔之德難名，而王導之功不減管夷吾也。且復申之於相公，謝安能屈大司馬而不能處王右軍，本朝王文正公則從容以厚楊大年〔二〕，大年分司在陽翟而求穎，不失爲汝海守也。相公方爲明時修祖宗故事，獨容文正公優於文靖乎？相公豈不聞函牛之鼎乎？函牛之鼎最難爲功，蔡邕能以言邊讓而聞之於何進，則是鼎也，終難以自言矣。惟相公始終之仁，有不待區區之言者。薄遽不宣。四月二日，說之再拜。《嵩山文集》卷一五。

〔二〕公：原缺，據四庫本補。

答趙子和書

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憫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建立此法門。釋迦賓之也，彌陀主之也。釋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死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土猶鄉間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佛法金湯編》卷一三，續藏經

第二編乙第二一套第五冊。

全宋文卷二八〇四

晁說之 七

送屈用誠序

屈鼎畫山水，當時與范寬齊名。其後范之名日盛，而屈或不得與，良可歎也哉！范之筆突兀而易識，學者自謂易爲范也。屈則沈毅橫恣，幾絕來學之路，非篤志老於其事者，鮮不忽諸。如紀真、黃懷玉、商訓輩皆學范而大得名者，未知有一人稱屈之徒也。惟是其家子孫自致身於遺蹤間而珍之，不肯少貶於衆好也。孫用誠者得其法爲多，老矣，衣食貧，所蹟每爲人作其老阿父畫，遇十人而九不顧。用誠曰：「奈何，要當療飢寒於速售者，無如許家父近之爲。」許道寧云：「爾劣爲許家父畫，視一人則十百人爭賞之，恐不得。」用誠歎曰：「吾雖飽於許家父，暖於許家父，其如吾志之饑且寒何！復恐地下無見吾老阿父之面目也。」以故棲棲岐山下，東未嘗至咸陽，寧論京師貴人之媚哉？予前年道扶風，偶見用誠之屏障而多之，力致之於同谷。初爲予作畫猶是許家父也，予斥之曰：「老處

士非翁雲屈郎之孫也！」乃瞿然亟作其老阿父八幅而告歸，予勉之曰：「爾祖卒年九十有四歲，未死前數日猶畫不已。爾年方將七十歲，未宜自怠也。古今學士大夫或遇不遇於一時，而遺恨於無窮者，正如爾祖與范之盛衰也。畫知有吳而不知有張，書知有王而不知有鍾，儒生持子書而不讀《孝經》，可勝道哉，可勝道哉！」歲暮冰雪，用誠復徒步還岐山下，予亟序以送之，可爲我示令君呂二十一郎，是一門四相家，必有以感於予之言。宣和癸卯十二月三日，嵩山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送王性之序

酸棗先生五世孫銓字性之，晚相遇于睢陽。方款遽以別，且祝之曰：「子於茲無留也，行子之志，如古之人，惡山不深而林不密也。南山北山之外又有南北而無垠，至於上援北斗而下酌桂漿，徜徉其身者如何哉！肯少自窘束而辱於人邪？」又明日來告行，則執之曰：子無往也，古之人升車命僕，將馳四荒，而下堂見蠆，出門觸蜂，巷有蚰蜒，邑多螳螂，自大雅之君子「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固已然矣。子姑坐，子實有德於我也，子前日爲我言曰：「孰不知有《資治通鑑》哉？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有何邪？」予於時坐不得安席，而欲起以拜子也。予早遊溫公之門，與公之子康公休締交義篤，公休嘗相告曰：「《資治通鑑》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

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辜所志也。其在正史外而有以博約之，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朝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李延壽書雖無表志而可觀，《太清記》亦時有足采者。《建康實錄》猶鄒而下無譏焉爾也〔一〕。唐以來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幸多存而不敢少忽也。要是柳芳《唐曆》爲最可喜。嗚呼，孰敢以佻心易談哉！予因子能獨識於暮境，而輒以厥初之所聞爲子謝也。譬如杜詩韓筆，誰不經目，惟小杜爲能愁來讀之也。苟不上自虞歌、周、魯、商詩，下逮楚騷、建安七子〔二〕、陶、謝、顏、鮑、陰、何，以觀杜詩，則莫知斯人平生之所用心也。或不極六藝九流之華實，而縱之以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仲舒、賈誼、劉向，而自謂真知韓者，亦未可信也。子必有感於茲矣，行何適而不安哉？秋風方起，爲旅飯自愛。九月八日，箕山晁說之序〔三〕。《嵩山文集》卷一七。又見《群書考索》前集卷一六，《宋元學案補遺》卷八。

〔一〕鄒：原作「檜」，據四庫本改。

〔二〕建安七子：原作「建業七子」，徑改。

〔三〕山：原缺，據四庫本補。

送郭先生序

自古經解之士多而著書之士寡。揚雄耻與當時章句之徒並而時著《玄》〔二〕，乃所以明《易》也。是故學《易》者不可不學《玄》，知《玄》則知《易》矣。說之高祖太師文元公，自國初爲聞人，仕宦極禮樂文章之選。逮仁宗即位，始獲如請，致仕著書於八十歲之餘。其書凡三十有四卷，而十卷名之曰《法藏碎金錄》，今行於世。其肯熟讀酷好者有一人焉，一曰窮悴之世，爲儒不肆其胸臆，禪侶不私於宗派，道人能厭飛鍊者；其二曰得意方顯仕，而中道逆風垂翅，乃懼富貴而恐無以勝憂患者，與夫白首謝事得歸，而未有以忘平昔之豪習，而自勝杜門者，必吾祖是書之好也。若慧林覺海沖老，每舉揚是書以勉其學徒。文潞公奉之終身，篤名理之談，則未易可必以待之也。臨邛郭先生敏修，早出游中州，與公卿大夫周旋，得是書而三歎息焉。自謂吾得異人而師之，其語微妙奧密，不若此之璀璨光明，可以衆共之也。先生曰：「夫子之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也。此卦之所以《既濟》也。其崇其卑，至於效法天地而與乾坤並列，《乾》、《坤》、《泰》、《否》、《既濟》、《未濟》皆一卦也。三十輻共一轂，則六十四卦同爲一車之輻也。生死之徒十有三，而《乾》、《坤》之一二、《離》、《坎》之六七，則共爲一輻之運萬里也。先窮《易》，明老氏書，常以是說著《神悟》、《隱淪》二書，多論神仙養生事，每恨巴蜀僻陋，不得與上國之禮文，乃以《法藏碎金》委鄉人刻之版久矣。

今幸見其著書主人之孫子，晤語如故舊，則吾之所得者多矣。」說之起拜而謝之曰：「先生何之也？」先生曰：「吾將自睢陽道襄漢，藏妻孥於臨邛之故山。明年復出，將訪子於江湖間。」說之瞿然，乃未死尚爲明年人耶？臨岐復何祝，於先生之言，以送先生行。九月十一日，國安堂老法華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二〕耻：原作「死」，據四庫本改。

佚題〔二〕

上缺新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剕殄之刑以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禎榦而屋誅。敢於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爲政事之典。民或可拂之，言或可伏之，太史內史可以爲君之友，而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其政之苛至於屬婦，紛不可概，予竊懼焉。於是稽考古文，錯綜殘編，博於詁訓，謹諸時而明其本，爲之作傳。顧惟此經，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劉陶乃取正於杜林。而傳至唐，古體隸篆勢彌不能一。明皇帝雅所不好，詔學士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

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歟！安國分《堯典》爲《舜典》，分《皋陶謨》爲《益稷》，以《立政》先乎《周官》、《無逸》後乎《多士》，謂《旅獒》爲武王之史，其失著矣，曾未之省也。《高宗彤日》、《盤庚》、《微子》非全經，《洛誥》之史序存於《康誥》，而召公之年見於《洛誥》，泯亂隱晦，尚復有省之者耶？惟是《武成》頗有爲之次第者，而武王在商之行事，序於歸豐之後，抑亦可歟？潰然率多牽合，有幽都而有明都，既命哲則命愚，於成周說洛邑事，雖曰窮經而類侮聖人之言者，好古之君子其亦有感於觚牘之殘歟？彼思顏閔不沒，游夏更生者，良有以哉！其如文辭明白，無勞訓解，或先儒已得於傳〔二〕，不必枝葉，與夫脫簡殘謫，徒穿鑿云爾者，咸悉置之。紹聖丙子冬十有二月望日，嵩山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二〕此爲殘篇，題與正文前半皆缺，疑爲《書晁氏傳論序》之殘篇。

〔三〕已得於傳：原註：「一作『之傳已善』。」

京氏易式序

說之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初學京氏《易》，乃據其傳爲式，以便其私，何敢視人。其後江淮間有好事者頗傳去，今三十年矣。既校正其傳，而前日之式亦不得不修定也。惟是其已出者，殆未容改

過，奈何！益知昔人自期死而後傳其所著之書，其用意深矣。嗟夫，按式以求傳，因傳以明《易》，可不敬諸。政和六年丙申閏正月三日戊戌，嵩陽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太極傳後序

僕年二十有四，偶脫去科舉事業，決意爲五經之學，不專爲一家章句也。是時王氏之說列於學官者既尊，而又日有新說至自金陵，學者耻其得之後也。從而士子又務爲新異之說，寒士非其黨者，莫能嚮邇以一言也。僕恨焉，豈無古人之師乎？果於《易》得孟喜、京房、鄭康成、虞翻、關子明之徒，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雖然，因是數家異乎王氏則有之，其於聖人制作之本意，又不知果否合否如何。逮紹聖戊寅邂逅洛陽，楊老朝散賢寶語及《易》而異之，良非僕平生所嘗聞之之言也。懇從楊老有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爲《易圖》二，雖輟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難以其哂笑，僕獨敬楊之老而尊其圖，謂必可入也。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矣，而文王《易》在其中也。」越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於二圖可指，循環無方體也。楊老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則如初授此圖時也。」自是入洛與先生之子伯溫遊，得先生之遺編殘藁，寶而藏之，服勤不知晝夜。二十年間，輒作《易傳》四種，名曰《商瞿傳》視其有師也。無何，靖康元年丙午冬，金賊猖狂至南

京，所爲《商瞿傳》者與平生衣冠、五世圖書悉以灰燼。既而避難高郵，從親朋之請，追作《易傳》數帙，未有條理。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真州巨寇遽至，而高郵之傳又復灰燼。是時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也，乃避地海陵，病能飲食，而於《易》則曰不能，可乎？益爲親朋以追作。起是年四月十八日辛未，訖七月一日癸未，凡用七十有二日。藁草具，或忘其舊，或得厥新，凡六卷，名之曰《太極傳》，又有《外傳》一卷，《因說》一卷，備爲《易》一家之書。後有好古識變之君子，恐未必以僕言爲妄作也。嗚呼，吾道其亦艱哉！其亦艱哉！八月二十五日，海陵旅次，嵩陽景迂生晁說之記，年七十。《嵩山文集》卷一七。又見《經義考》卷七一，《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〇。

止觀妙境辯正序

予自洛鄭間至四明，聞天台之教而喜之，一遇延慶明智講主立公之論辯而疑。未幾，傾心願從事焉。然其書萬千百言，浩然若巨浸之波濤，難爲舳艫之功。雖有頭數義目，而森然如上穹之萬象，孰爲盈縮伏留，私竊病之。明智曰：「是何憂思之過哉？吾祖以一藥瘡萬病，一句折群言，厲痾立成玉雪之膚，而鼓篁悉叶清商之律。其唯十章乎！十章亦夥矣，又乃闢而爲十境。十境遠矣，運而爲十乘。十乘或其勞矣，安而爲觀不思議一境（一）。惟是智者之一境，荆溪因文字而示三境。惜夫晚出好譁，或執爲語見，而蕩爲義路，區區晝夜，分文析字，正墮古人多鹽少豉之譏。」予每聞其言，欲以

筆墨記之，內顧未究其學，不敢自誣。頗疑明智有所著之書，問焉，笑不復答。久之，乃見《摩訶止觀妙境辯正》一編於其學徒。伏讀累日，乃歎其既妙於講論，又善乎著述，不矜不耀之爲難也。余之知若人者甚微，其所不知者尚多也哉！乃責其學徒曰：「若輩得珍羞而閉門，不以飽滿衆人歟？」乃請余序而刊諸板。顧予何知焉，竊因是書將忘智者之一，寧論荆溪之三哉？蓋一源爲觀不思議境，而派之爲三，曰性德、修德、化他〔二〕。學者當守一源而澄清乎，抑亦浮其派而泛濫乎？且其一云者，不得已而指之也，又從而三焉，果不得已乎？抑亦可以已而不已乎？荆溪之義例，又於是境立五例四意，學者何謂獨謹此三而慢五焉與四乎？果從荆溪之篤論乎，抑亦因文字而不得已乎？請以荆溪之語語乎荆溪，不曰性修不二乎？孰謂荆溪而自矛盾乎？要當師智者一人，觀不思議一境，是乃爲辯正云爾。宜先之以智者及荆溪之書，次以廣智及正公、義公之諸說〔三〕，終之以辯正，使學者得以考焉。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癸未，嵩山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二〕議：原作「識」，據下文改。「觀不思議境」爲佛教十乘觀之一。

〔三〕化他：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之諸說：原作「諸之說」，據右引乙。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荆溪，荆溪復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傳理應，理應傳瑛純，皆新羅人，以故此教播於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爲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杲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僞。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而二僧死于日本〔一〕。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仁王經疏》三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恂因緣得之。其文顯而旨微，言約而意廣，以秦譯爲本，義勢似《觀心論疏》，實章安所記智者之說也。恂道孤而寡偶，學古而難知，食貧而力不足，無以爲此經毫髮之重。每指而歎曰：「其來晚而艱如此〔二〕，寧封野馬而飽蠹魚，不能下几案以視人。」嗚呼，此疏曾不得輩行於三大部中，而匿光瘞彩，猶若海外之遠歟！恂今年七十有六歲，乃一日抱之而泣曰：「殆將與吾俱滅耶？吾前日之志非也。」過嵩山晁說之曰：「曷不爲我序而流通之？」說之自顧何足以與此，亦嘗有言曰：智者若生齊梁之前，則達磨不復西來矣。盡法性爲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囊橐達磨之旨，今方盛於越中，

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顧予老不及見之爲恨，姑序其所自云爾。政和二年壬辰四月癸卯，朝請郎、飛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又見《四明教行錄》卷六。

〔二〕而：原作「幸」，據四庫本改。

〔三〕「而」下原註：「一有『學』字。」

不二門指歸叙

天台之教著明於法智，而法智晚出高弟曰南屏臻。臻在熙寧中尚無恙，予時隨侍杭州，與群兒輩遊南屏，而不知有臻也。逮今將四十年，白髮飄零，宦遊明州，遇臻之高弟如恂，始知有臻，而恨前日未嘗遊南屏也。年少不知好，而老大自傷者，可勝言哉！恂今年七十有六歲矣，志剛而氣明，議論慷慨，不少下人，特推功於其師，每喜道其當時從學艱勤之狀，且不諱其訶斥誨責之語，得非所志者篤，而所得者深歟？臻之善固使人不能忘，愈久而益親耶？今予將西去，恂乃出南屏門人所記《不二門指歸》一篇曰：「久不以視人，宜爲序以布露之。」序雖不足與知，頗喜臻得名既高，而茲又有以副其名，慰後生之望，予亦恍然如前日與臻接而不復恨矣。因念四方遊客臨浙江、至南屏者不乏人，而能知臻者幾何人哉？實待此書發之歟？彼爲天台之學者，尚何言耶？輒書其所感而序之云爾。政和

二年壬辰五月癸亥，嵩山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紀贈法智詩序

今天台教觀之徒，稱四明尊者追配古人，其言爲國中之法也，可謂盛矣。說之自北方來，聞而異之。究其名氏，是謂法智禮公。於是乎矍然嘉歎曰：此我高祖文元公與楊文公之所稱者歟！我雖昧於天台之學，未讀法智所著之書，而固已得其人矣。既而法智世孫明智立公視以高僧簡長等紀贈詩二十首，曰：「吾祖法智得名凜然至今者，蓋有所自矣。當是時翰林主人晁公、楊公所貽之文既已流傳矣，其輩行中聲名人篇章之美又如何哉！然是詩吾與法智初不自有之〔二〕，乃落於杭州式公，不知其歷幾歲，凡傳幾何人，然亦復還歸於法智之舊室，亦可歎已。將移于石，欲得以序之。」說之以謂法智遠處身於東海之陂，而名聲振耀於京師，既久而彌隆，其頌德辭翰散而復合，亦可以爲修德之勸也。後有覽者〔二〕，所感可勝言哉！嗚乎，景德祥符之風，此亦非其躅歟。政和元年十月庚申，具位晁說之叙。《嵩山文集》卷一七。又見《四明教行錄》卷六。

〔一〕與：原作「俱」，據四庫本改。

〔二〕覽者：原作「攬其」，據右引改。

韓文忠富公奏議集序

韓文忠富公之孫曰直柔，問說之曰：「古今諸公奏議必有序焉，何也？」曰：「古今諸公之奏議，無待序以顯，而序所以尊乎奏議也。如樂作，磬玉未振而柷木先之。」直柔曰：「吾文忠奏議之序，願有請於子。」說之於是悚慄失據，莫敢爲言，而直柔請益堅。乃謝之曰：「命爲他文或敢，而序韓文忠之奏議，則孰敢？」以是一語，逡巡十年，直柔既以其奏議十有三卷歸說之，又寵之以名人所傳公全身之像，使讀其書，想其人，庶幾乎體物不遺也已。說之每置公之像室中，如左珩右璜，以承大祭，無端之心，不敢以發。既久，乃齋戒而爲之序曰：上帝降靈之生公也，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或撥亂以創業，或扶危以中興，而公乃與之埒者，何耶？蓋抱王佐之略者，不必當楚漢之厄；懷文明之德者，無待躬洙泗之游。譬如天之有斗有漢，森回在上，曷知其所以然哉？公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也，然其功高績著，謗讒出入者不一，而任大圖永，又復異同艱難之多也。天其或者以此視天下之才，而聳天下之善，使公爲之表歟。姑循其迹而言之，人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之，不肯拜。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功，彼天下之人或未知聞也。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辭。使虜之功，公既耻以受賞，且終身未嘗一出諸口，而青州救災之功，則公平居喜爲人道之。慶曆間，石介固以公方夔契矣，公事他人宜何有，而嚴事王沂公，慕

歎之至死不衰「二」。公之知人薦士有至將相者矣，晚於青州得一老儒生劉槩，薦於朝，則歎息欣喜，若平生未嘗得士者。嗚呼，公之所以自處也遠矣。豈觀之所觀而聞者可聽歟？則是書之所載，可以論聞見之功，而非聞見之所及者，莫得而載也。且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隕而爲天下澤。其在英宗時，言猶海潮也，震天地，轉山石，孰不骨駭膽逝而敢抗之與？其在神宗時，言猶鳳鳴也，律呂於九霄之上，而餘音千里之遠。至於百世之後，猶有遺歎焉。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榻下，公慨然撻笏拾除目，執之進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今即天子位？竊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過惡可怒者，何不斬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是則海潮不足諭也。神宗即位之初，想見公顏色，制異禮以處之。上見公首及邊事，言條目頗多。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爲應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寓內爲先。」上曰：「臣須盡忠節，無隱情。」公曰：「臣一人之忠無益也，須是天下守官皆盡忠則治矣。今兩府大臣，猶有不得竭其所知者，唯事目前常事，況在遠臣小臣？且治道至簡易，徒爲繁勞，何補？」公又曰：「聞近日守道者多不得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別流品，無使忠邪溷淆，小人漸進，此繫治亂之大者。」公又曰：「陛下好用人伺察内外事，臣恐賞及姦愼，罰及善良矣。此大繫天下休戚，不可不慎。」公又曰：「内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況事有

不中，咎將誰執？必至請屬交走，貨賄公行，此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公又曰：「近日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之獻說也。小人唯喜動作生事，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希望？願深省察，無致後悔。」公又曰：「天下財用不充，執事者必多經畫，唯省不急之務，則無不足之慮，百姓無暴斂之苦。」公又曰：「先帝自藩邸入繼大統，唯納諫一事，上類祖宗。今陛下奈何負先帝耶？」上有不世之度，每却大臣紛更之說，則曰：「富某手疏又將至，老臣無所告訴，唯是仰屋竊歎。」是公之斯言頻爲上發也，不猶九霄鳴鳳之祥耶？若其雨露之澤天下者，可勝言哉（三）？說之品下質薄，不足以議公之彷彿，竊以其所聞著之。增是書之功，尚期後之人，因是而得公也歟。公有老賓客魏宜者，嘗爲說之言：「公每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慍，不欲聞者。」說之異其言，而三歎息之，以告宜曰：「世之人或以北事首公之傳者，何耶？姑極夫衆人之聞見歟？且嘗鄙揚子雲於孔子論魯侵疆矣，其敢論賜幣于公乎？宜以告公之子紹庭者。」有德之君子頗以說之言不謬，則直柔之請，實有所自云。宜又問曰：「或以寇萊公之功方公，如何？」曰：「萊公之功擒虎也，天下之勇者能之。公之功則旅九山而陂九澤，不知其何德也。」輒并記焉。唯是晚年道德之學，非性命之理所能名，而出於天人之際者，又何得而稱之？及其任大圖永，與嘉祐巖廊大臣異同之謀，雖或聞之，孰敢載之？後世抑有傳歟？果無傳而已乎？有識之士必有撫是書而慟哭者。宣和元年己亥十一月四日丙午，朝散大夫、提點南京鴻慶宮嵩陽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又見《郡齋讀書志》卷一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二。

〔一〕衰：原作「哀」，據四庫本改。

〔二〕可：原作「嘗」，據右引改。

崇福集序

曾內翰子開爲說之言：「異時大夫學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今晁氏乃以文華稱，何也？」說之退而伏念，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時其在廊廟，在北門，在西掖，在東觀，國人譽之，是爲國中之士，棣棣然於私門何有？譬如貴大裘者，不珍豹祛也。其後子孫坎壈失職而流離飢餓者有之，或發爲淒涼苦辛之言，則人以爲怨；否則，慷慨涇渭之言，而人以爲謗。於斯怨謗之聞，諠然得名，蓋可懼而不可樂也。譬如矜豹祛者，寧識大裘之陟降哉？先人新鄭公之第三子詠之道，實窮而以文華稱者，如或使其不失世職，則楊文公稱吾文元公深得代言之體，而謂《河宗新祠碑》自唐中葉之後未睹斯作者，今復有一楊文公，爲斯人以擊節也。吾文莊公在翰苑，一夕當將相五制，國史稱其褒戒各得所宜。嗟爾後之人，徒有才思健於湧泉也耶？皇祐中，吾金紫公自秘閣出知懷州，宋景文公賦詩送行云：「讀盡黃香未見書。」今斯人抱簡於管庫之中，而勤呻吟於岐路之際，爲可惜哉！治平初，吾新鄭公以秘書丞知河間縣，溫公送行詩稱文元公名德爲人物之師，以丹穴況吾家，恨新鄭公羽毛短而文采奇也。若爲今日而興歎，則又如何哉！其孤公邁、公昂、公逸，相與涕泣而言曰：「不死徒讀祭禮

耳，不若收拾吾父之遺藁次第之，雖不足以盡吾父之奇，亦庶幾使來者感歎有屬也。是豈爲不壽而誰與窮者？」既而得十六類三十五卷，乞說之爲之序。說之曰：「尚忍序汝父之文哉？」不得已，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云。政和七年丁酉十二月己卯，東里曾省堂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文林啓秀序

說之曾大父文莊公，少因文元公而行輩高，與一時文士周旋，安知有刑名學，而糾察刑獄、判審刑院、知開封府，振疑奮滯，如獄具中不得死者十人，而法不勝情，伏重罪者一二人。其爲學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陳文思、張鄧公、章郇公、盛文肅公五將相制，不廢麻卷三鼓之限。而先對災異者久之，以手詔使陝西，折夏英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尹師魯、田宣簡公之謀，遂參知政事，上專以西事委之。公盡瘁匪躬，知無不言，罷夏英公、陳恭公經略招討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訖今不可改。公陳邊策于吳賊未叛之前，而卒如公策。其招納吳賊之時，公薨矣，悲哉！公以家族保范文正公擅遺吳賊書無他，明劉平、石元孫戰歿非降賊，獲褒贈，辯宋莒公、鄭文肅、葉道卿、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非朋黨，不以罪貶，則公之姿度閎遠，早擅巖廊之望焉者，於是乎稱也。然公於學則微悉密緻，與癯儒等。嘗以《文選》、《續文選》、《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南北朝洎隋唐人之文集，美字粹語，分百七十有四門，十卷，名之曰《文林啓秀》，玩之發人藻思。目無遺

物，動涉芳塵，如遊玉田芝房，其名曰「啓秀」宜也。昔稽叔夜喜音韻學，謝康樂疲於譯梵字，顏魯公老於韻海，皆天下雄偉超傑之資而謹小德，繩墨不屑也，吾曾大父何疑焉？嗟乎，今之文務爲高論，以揚子雲雕蟲篆刻藉口，而心不知衛武公切瑳琢磨者何事，其體物曲成，則又何如哉！說之何知，敢序之，藏于家。宣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乙丑，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二八〇五

晁說之 八

趙懿簡春秋序

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爲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爲變例，則滄海之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辯。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

黯然不惑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爲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盾、止實弑。」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歎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弑而加弑，以篤爲人臣、爲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矣，何爲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惑焉？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閑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邪！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言，繆已竊爲《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睹公之書，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甲寅，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又見《經義考》卷一八〇，《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一。

威德軍節度使嘉國公詩集序

竊以藝祖受天丕命，臣妾萬方，干戈不試。太宗、仁宗尚文崇儒，不待浸昌，蕩然百年鯨鯢，一日悉儀孔鸞，天下純歸王道，大夫學士耻言財利而識廉耻。矧在宗室子孫，冠婚車服飲食，纖悉畢仰縣官，殆不知其貨利於我何爲者。禮義積而文章出矣，蓋不知有一經之士而備五經名目。《尚書》始或盡瘁於所難，而遠究科斗古文篆籀。從上之好而學虞永興書，往往逼金石，其飛白則衆且盡善矣〔一〕，是豈出於他哉？不强以法度，不冒以官職，人得日竭其聰明，優游於所好也。上以歲時錫宴廣內，用家人禮，笑語盡醉，即席賦詩，罰其未成者。于時法度莫我阻，而亦弗官之，吾榮也。不知何事，此風頓息，宗子翹然陋昔之人，其言則高矣。有能不外慕、不近名，兀兀若終身無恨者，其惟故通州防禦使、贈威德軍節度使、追封嘉國公令畯乎！景升爲人孝友恭敬，無他好，而唯學之嗜，忘寒暑晝夜疾病也。居有高樓，程課不下，手抄卷軸，戢戢筭束，不知幾十百之多也。每見而歎之曰：「少年舉子而發憤，白首腐儒欲罷而不能，其在王孫何有？抑可以觀祖宗之遺澤乎！」間取古今法書圖畫自娛樂，曰：「彼之所得，亦吾所能也。吾志之鼓吹，有詩存焉；吾詩之丹青，有畫存焉〔二〕。以故其詩閑而有風〔三〕，不勤意而趣遠，若願而無所求。余每謂前不親炙於梅聖俞，後不曲從於黃魯直，他人未易景升之識也。予交於景升父子間，自予抱病逃難，遠旅海陵，因其丹青而益愛其詩，不

鼓以吹，而忘吾干戈垂死之厄，爽然自位於昇平之時也。子子笈請予題于編首，其可辭之！建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嵩山文集》卷一七。

〔一〕白：原作「帛」，據四庫本改。

〔二〕畫：原作「盡」，據右引改。

〔三〕風：原作「周」，據右引改。

汝南主客文集序

士有有其實而名不與之俱，或得名一切而違其實，方以耻我，乃欲以我榮諸？此人君當宁日以求士，而左右大臣蔽之之術也。或有千百而一，自達於人主前者，不蔽之，則忌之，幸得逃罪譴者鮮矣。無曰此細事也，實世之治亂興亡繫焉。說之從世父新知蔡州、故尚書主客郎中，生知所學，少有辭賦聲名出諸生上，其仕既久矣。大臣方平居無心於除吏時，每見公，曰：「詔刊七史，公也。」且復歎曰：「『禮樂終梁絕，文章過魏殘』，真是絕唱。」是公禮部優等奏名時所賦詩也。公釋褐以甲科爲常州司理參軍。時知州事陳公襄，四先生之一也，肇興學校，躬橫經爲諸生以講，勤甚。而王平甫以布衣專主說書，有霍漢英、李公弼者豪英，不特爲東南之秀也，且以頭角諸生數百人。公有職事在

學校，諸生從公，有聞見，服膺無異辭。嗟夫，公少仕以文學著也如此。逮公三年免喪之後，始有新學，而先王之經亦以新名之，公自傷焉。乃爲青州壽光縣主簿，或不以簿書勾考待公者幾希。時清獻趙公帥青，公獨歎曰：「吾不得於薄而得於厚矣〔一〕。」清獻公初入境時，薦公爲州教授。時相滋不喜曰：「趙閱道以謂文學士也。」公自茲久於粗官而甘心焉，亦絕口不爲人道簡編中一字。居無幾何，上念高麗表章美可觀，詔掌高麗書狀者慎其選，無自屈。宰相謂公乃可奉詔，於是公復以文學稱。或謂公是行也，有母老可辭，而公白相府曰：「幸與高麗國王並通閨籍，顧書狀官禮數如何，非不榮，斯賞格懋也。」蓋前未有以朝臣職是行焉者。公乃復與刀筆吏遊〔二〕，而錢穀得意少年，謂公易與也。公出有使節郡符，入而閑居掛冠，默以文章事付諸後進，意若諱其少時所能者，茫然自不省平生藁草嘗有無也。公季子謙之年十有三歲，竊有志焉，如人適嗜好而勤收拾，無遠邇，唯恐公一字留落也。乃得公詩若干，雜文、論、表章若干，定著爲若干卷，以待後之覽者〔三〕。泰山或有不見者，而巖爲萬國之尊則自若也。東坡爲兵部尚書，公丞太僕，以事謁省部。時天寒甚，東坡命酒手以觴公。公色動，若不自安。東坡歎曰：「何姬公三十年時，今樂府辭盛於諸公間，竊與遊焉。孰謂公嗟咤至是乎！」公與豫章黃魯直周旋而唱和多矣，齊魯彼此者，果孰爲篤論也？公於一世交遊真得泛焉而親焉者，以有德歸范彝叟，而心向之餘則寧輕富貴。而不忌語言，以軒輊一坐，若無人焉者，難謂公以他人並范也。公之不媿屋漏則然矣，而於屋漏有愧者，果足以知之乎？惟知公於士，涇渭源委湛如，不可蕩漾，然後知公之文先灌後索云〔四〕。謙之與說之同避地海陵，偶兵火未服兩驂時，難忘五世承平

圖書之好，乃請說之序公見存之集，何以辭！公諱端仁，字堯民，未得知蔡州，未果行，以疾卒。謹題其集曰《汝南主客集》。建炎二年戊申九月十六日，從侄具官說之謹序。《嵩山文集》卷一七。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五。

〔一〕薄：原作「簿」，據四庫本改。

〔二〕與：原作「興」，據右引改。

〔三〕覽：原作「攬」，據右引改。

〔四〕先灌後索：右引作「先河後海」。

易玄星紀譜後序

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揚子雲初爲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曆。此二曆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溫公又本諸《太初曆》而作《玄曆》，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爲極悉矣。復患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讀夜思，取曆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已終於《臨》上六，而

《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涼風至，《常》已準《恒》。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恒》於後邪？《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雁來而《翕》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群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培戶，則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與諸家口舌辨，而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睟》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未濟》而析本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以示爲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疆》準《乾》而爲冬至之終，《睟》又再準《乾》而爲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闢闔，乃著《易》以《頤》《中孚》爲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

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七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中》，曰《更》，曰《咸》，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則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爲陽而終不爲陰，《兌》爲金而《羨》不爲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曆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爲。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爲《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于《易》何如？曰：子非歐陽公，奈何！大觀四年庚寅十有一月庚寅，甬江官舍，嵩山晁說之序〔二〕。《嵩山文集》卷一〇。又見同書卷一七。

〔二〕「大觀」以下原無，據同書卷一七所重收補。

讀魏書

北齊右僕射魏收《魏書》紀、傳、志百三十卷，嘉祐中詔刊校南北七朝正史，而《宋》、《齊》、

《梁》、《陳書》，曾子固序目錄上之。《魏書》之成最晚，子固已出館矣。其爲序目者曰臣攸、臣恕、臣燾、臣祖禹，蓋范醇甫所作云，昔之爲史者尚何恨焉〔二〕！《嵩山文集》卷一一。

〔二〕者：原作「卷」，據四庫本改。

讀北齊書

唐中書舍人李伯藥《北齊書》紀傳五十卷，成其父德林所作也。嘉祐詔刊定南北正史，其成皆序目錄上之。此書獨無序目，蓋其成時熙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夫事之難乎爲辭者，雖聖人猶難之。孔子《春秋》有變例特書者，二百四十二年間纔一書而不再見，顧豈以在昔一概之律，而待耳目之外非常之事哉？北齊之爲國，黜君立君易於反掌，已而攘其君位而尸之，出於戲笑之間，悖德逆理，蓋自肇造邦家而來未有也。其傳五帝，狂暴昏淫，窮凶極厲，流毒遠邇，則自桀紂而來無道之君未之有也。大要是幸免之尔朱榮、侯景而無紀綱之冉閔、馮跋，可謂盜賊之國也。其爲史官者，欲論禮樂政刑於其間，詎弗難乎？唯是天資忠憤之士，以瓌瑋不世之才，而篤意有得於《春秋》之學者，筆力雄健閎深，足以勝其任也。德林齊亡奔周，又預楊公佐命，亡周造隋，百藥崎嶇，受命群盜之手，幸不死耳，雖皆矜才華而非其所宜任哉！其論顯祖能委任楊愔，而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亦已

誣矣。愔首勸禪代之事，遠慚於荀彧。方文襄被弑之時，狼狽逃免，近愧於陳元康。彼高德政譖殺杜弼，固不待貶，而愔復譖德政戮焉，其爲人蓋可略而不可責者矣。帝一日殺諸元七百餘人，投漳水中，長城三臺之役，內外騷然，其戕虐有不可勝道者，謂之政清可乎？且帝以刀畫愔腹，賴崔季舒託俳優之言而得脫，置愔棺中，載以輜車，幾下丁者數四。其身慄慄，將不自保矣，尚何清彼政事乎？此二事德林父子皆沒而不書，不知何邪？雖溫公亦以主昏政清之論爲然，則欲成北齊之良史者，信乎難矣！溫公又因舊史之論，以孝昭爲有齊之令主，何耶？孝昭不恤其母之言，廢君而弑之，每以殿庭爲刑戮之所，不過能瑣屑細務爾，蓋亦無足道者。是書百樂貞觀初被詔纂成，今題曰隋太子通事舍人李伯藥撰，亦非是。《嵩山文集》卷一二。

讀周書

唐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論二十九篇，則岑文本所作。熙寧初王平甫序目錄上之。昔魏裂而爲東西，變而爲齊、周。齊唯故壤，周實新造，其強弱之勢異矣。區區新造之弱周，舉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爲周之俘囚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爲國所繼者正，則其爲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羈旅之際，有衆一旅，而于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

其迎天子都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未知關中之安危。王思政、柳慶、宇文顯和之徒，明見逆順，決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群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澄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辯、裴寬、裴俠、裴果、崔猷、楊纂、令狐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爲舉義之衆者，有如鄭偉、崔真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爲我臣，以其土地效順者，有如薛善、敬祥、敬珍、劉□之徒〔二〕。或介於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寶，以一城爲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子延孫、韋法保之徒。遠及巴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爲我小國〔三〕，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概，多殉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迴、宇文胄、王謙輩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矣。夫其爲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爲齊史者難爲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每多德棻當武德之初，首建議脩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嵩山文集》卷一

〔二〕劉□：當是劉志，志以廣州歸西魏，見《周書》卷三六本傳。

〔三〕國：原作「固」，據四庫本改。

讀宋書

梁吏部尚書沈約《宋書》紀、志、傳一百卷。嘉祐末詔館閣校讎，始列學官。尚多殘脫駢舛，或雜以李延壽《南史》。約以文名齊梁間，其自許不淺，而詩賦誠有足多者，至於史則非其詩賦比也。夫史之優劣，以人智識筆力之不同也。智識之高下，才力之強弱，固不可毫髮強，如其必嚴於信，則有志者所當共也，何爲紛紛喜自誣耶？使董狐、倚相以今之文章作紀傳，未必優於司馬遷、班固，而論者必推高於二子，蓋以二子者信而有法，遷、固之所病也。約以其曾祖穆夫同孫恩之叛，從祖田子殺王鎮惡，成關中之亂禍，父璞失身于元凶，乃作《自序》一篇，謂穆夫以其父警學道於杜子恭，子恭死學於孫恩，穆夫因爲孫恩餘杭令；王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叛，田子與傅弘之矯高祖令誅之；顏峻與璞交，璞不酬其意，峻讒璞於世祖〔二〕，坐晚迎世祖，罹世難。其巧自回隱矯誣如此，尚欲人之信其是非去取乎！《嵩山文集》卷一二。

〔二〕於：原作「與」，據沈約《宋書·自序》及文意改。

讀齊書

梁吏部尚書蕭子顯《齊書》紀、志、傳五十九卷，校讎如《宋書》。世之忠臣義士不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困窮憔悴，或至於不得其死。又復不幸，史官庸弱無狀，不能大書以申其志於後世。彼姦殘險賊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富貴壽考，子孫如志，且復幸夫史官庸弱無狀，若爲之隱諱然，不使後世聞其過惡。嗚呼，君子之屈，小人之申，乃如此耶？子顯書褚淵之子蕢讓封於弟綦，曰：「世以爲蕢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書裴昭明從祖弟顗曰：「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曾不本末發揮以申二子之志，其真不幸耶！蕢字蔚先，綦字茂緒，則蕢之爲「蕢」也審矣〔一〕。今學官書以「蕢」作「賁」〔二〕，使其志蕪沒不申矣，而又使其名亦失其傳，無乃重不幸歟？然《資治通鑑》亦以蕢作「賁」，何耶？《嵩山文集》卷一二。

〔一〕下「蕢」字原作「賁」，據文意改。晁氏之意謂褚蕢字當作「蕢」，而今官書作「賁」爲誤。

〔二〕賁：原作「賁」，據文意改。

讀梁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梁書》紀傳五十六卷，承父察之遺藁而作也。校讎如《宋書》。予嘗歎自開闢有君臣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翊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實自齊褚淵始。淵之弟炤恨淵不早死，淵子蕡辭不肯襲爵，良有以也。范雲、沈約、江淹、任昉，皆齊之貴顯近臣，幸國家昏亂，與高祖滅齊造梁，其何情耶？當時不知非，後世亦無非之者，無乃已自安于淵之故事邪？察稱雲、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淹爲先覺，昉有舊恩，果何謂邪？四子皆藹然名一世，才學去人遠甚，又何苦而爲此也邪？方百寮署名送東昏首時，王志獨憤歎不署名，張充偃蹇不來會，江蒨在江州拒高祖之師，不受命，顏見遠既睹高祖即位，不食發憤以卒，察曾不一言與之，何邪？徒稱充之典選廉平，蒨以風格顯云。又若王亮者，予尤悲之。高祖師至新林，內外百寮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道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雖容之不罪，而任昉、樂藹輩必欲因事殺之。范縝一言稱亮廢棄，則執以爲附下訕上，惡直醜正，徙鎮廣州。璽書責亮諂事江祐〔一〕，協附梅蟲兒，遂執昏政，天下橫潰。不其太誣邪？蓋亮既仕亂君之朝，其迹亦易汙矣。察罪亮「自取廢棄，非不幸」，後世無一人與亮者，豈不重可太息哉？思廉傳稱江祐多所進拔〔二〕，亮居選部每持異議，深友祐〔三〕；復曰亮「選用拘資次而已」。其言反覆不倫，則亮之誣明矣。察稱謝朓忠于宋，在齊建武、永元時爲疏、蔣之流〔四〕，是也；其謂高

祖龍興，肫角巾入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則悖也。察稱袁昂臣志不移于獨夫喪德之時〔五〕，是也；其謂昂「抗疏高祖，無虧忠節，終爲梁室台鼎」，則亦悖也。肫既退矣，昂既知所守矣，乃無名以出，既出而無補于時，君子耻之不道也。欲東昏之醜禍倡于王珍國，而張稷和之，張齊手加刃焉，尚足以立傳，與士君子齒邪？非《春秋》滅陽貨而盜之之旨也。察稱珍國蹈仁義〔六〕，稷因權制變，齊之政績有何異邪？太清之亂，有自來矣，而察以張纘爲亂階，纘不過不能推誠于河東、湘東藩輔之間耳。朱异延寇敗國，賀琛開城納景，其罪一也，察乃責异而貸琛，何邪？蕭介諫納侯景，傅岐願不與高澄和；羊侃謀據石頭襲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陳昕出奇謀說范桃棒，幾得景滅之；柳仲禮弟敬禮毅然欲取景于會上，亦敗于垂成：察皆未嘗進之，何邪？韋粲、裴之高輩推仲禮爲□首〔七〕，舉義師討景，思廉乃立《敬禮傳》而不立《仲禮傳》，何邪？如以仲禮臺城沒後嘗見景，則敬禮同仲禮見之矣，是意自有所在，未可以一舉足責人於凶焰屠裂之際也。謝舉亦嘗諫納景矣，思廉曾無一言以傳耶？姚氏父子於史，其大者既失如此，復何他責哉！南豐曾舍人謂思廉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成此書。予以劉氏《史通》、曾氏《史鏡》諸書考之，思廉之作因諸察，察因諸謝吳、許亨輩，江陵焚蕩，許之書亡逸矣，思廉何得而因之？舍人，前輩大儒，必自有所見。《嵩山文集》卷一一。

〔二〕祐：原作「祐」，據下文、《南史》卷四七《江祐傳》及四庫本改。

〔二〕進：原作「追」，據《梁書·王亮傳》改。

〔三〕友：原作「反」，據右引改。

〔四〕永元：原作「永平」，據《梁書·謝朓傳》改。

〔五〕袁昂：原作「袁昂」，據《梁書·袁昂傳》改。下同。

〔六〕義：原作「父」，據《梁書·王珍國傳》改。

〔七〕「首」上原空一字，四庫本作「主」。

讀陳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陳書》紀傳三十六卷，校讎如《宋書》，與《梁書》俱卒其父察之業也。察仕梁陳，終於隋太子內舍人。思廉於陳不爲察傳可也，既詳爲之傳矣，又累數十言於贊，極士君子之美，知之者知其出於父子之私，非公天下之言也。夫史也者，天下之公也，安容父子之情也哉？思廉蔽慝如此，宜其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之典刑。其于《侯安都傳》，言衡陽獻王昌之初入也，致書于世祖，其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是安都之殺昌也審矣。而于《世祖本紀》、《衡陽獻王昌傳》

皆無異辭以見焉，若昌自致不幸者，可不謂之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之典刑？即使思廉于《本紀》書曰：「天嘉元年三月甲子高祖之子衡陽王昌來歸自周。甲子，侯安都逆昌于漢。甲子，濟漢，昌卒。」于《昌傳》直序其事曰：「侯安都于中流壞船以溺，昌薨。」庶幾乎不失《春秋》之旨也。《嵩山文集》卷一二。

題古周易後

《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繕寫謹第如上。按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蝌蚪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唯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

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是其明比也。揆觀厥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概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今悉還其初，庶幾學者不執《彖》以徇卦，不執《象》以徇爻云。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之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嗚呼，學者曾未之知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若夫文字之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卒有科斗籀篆隸書之四變，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著《古文易》，則今之所傳者皆非古文也，安得睹夫劉、李之書乎？其幸而諸儒之傳，今有所稽考者，具列其異同舛訛於字下，亦庶幾乎同復於古也。或曰：子能古文，何不古文寫之？曰：有改於華而無變於實者，予不爲也。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謹錄而藏諸，以俟博古君子。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說之題。

《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古周易》附錄，《經義考》卷二〇。

記京房易傳後

《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算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積算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刺占災異》十二卷是也（一）。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是也。自古《易》家有書而無師者多矣，京氏之書幸而與存者，才十之一，尚何誰之師哉！說之自元豐壬戌偶脫去舉子事業，便有意學《易》，而輒不好王氏，妄以謂弼之外當自有名家者。果得《京氏傳》，而文字顛倒舛訛，不可訓知。逮其服習既久，漸有所窺，今三十有四年矣。乃能以其象數辨正文字之謬於邊郡山房寂寞之中，而私識之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而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偶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肇乎所配，

《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而終不脫乎本，以飛某卦之位，乃伏某宮之位。以隱蹟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合內外「三」，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終始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總其用，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若世與內，《革》水火配位，內《離》火四世水。若世與外，《困》金木交爭，外《兌》金初世木。或不論內外二象而論其內外之位，《萃》土水入《艮》、《兌》，初土四水。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賁》土火木分陰陽，《艮》土《離》火飛木。若伏，《旅》火土木入《離》《艮》，《離》火《艮》土伏木。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觀》金土火木互爲體，建金世，應內土，伏火外木。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益》金土入《震》《巽》，世與飛土，建與伏金。或兼論世應飛伏，《復》水土見候，世應水土，飛伏水土；《屯》土木應象，世應土木，飛伏土木。或專論世應，《夬》金木合乾兌，入坤象，世金應木；《蠱》金木入艮巽，世金應木。或論世之所忌，《履》金火入卦，初九火、九四火克九五世金及乾之金。或論世之所生，《巽》火木與巽同宮，世水巽木建火。於其所起見其所滅，《大壯》起於子，滅於亥。於其所刑見其所生，《隨》金木交刑，水火相激，《兌》金《巽》木。故曰死於位，生於時，死於時，生於位。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前是焦小黃變四千九十有六卦，後有管輅定《乾》之軌七百六十有八，《坤》之軌六百七十有二。

其知之者將可以語邵康節之《易》矣。彼小王之徒，唯知尚其辭耳。其謂斯何？昔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田何子裝，何授洛陽丁寬，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東海孟喜，喜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房，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而傳盛矣。有瞿牧白生者，不肯京氏，曰：「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爲何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與夫京氏、殷嘉十二篇，同爲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此亦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小王者，果何所授受邪？蓋自京氏爲王學有餘力，而王學之適京氏則無繇矣。或傳是書而文字舛謬，得以予言而考諸。今有不可就正者，闕以待來哲。《積算雜占條例法》具如別錄。政和五年乙未五月庚辰〔三〕，嵩山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八。

〔二〕十二：原作「十三」，據《隋書·經籍志》改，下句云唐三卷而亡其九卷是也。

〔三〕合：原作「乎」，據四庫本改。

〔三〕政：原作「正」，據右引改。

題王深甫書傳後

王深甫，布衣之友曰曾子固、常彝甫；其名宦已顯而忘年，汲汲求友深甫於布衣中者，曰劉原

甫、王介甫。是五人者皆歐陽公客也。劉原甫自恃其才，一旦由下國入京師，聲譽震大夫學士間，直欲與歐陽公抗，乃獨於深甫厚矣。古有談止之士，謂衆人之談止於斯一人也。當是之時，諸公席上之談，往往止於介甫，而介甫之談則又爲原甫而止也。二人者俱於深甫，則或有不得而行者矣。彼五人商榷闡切之語，今雖無聞焉，而深甫於其所作《書傳》，偶不出曾子固耳，其三人則各以姓字載之，或正其是非，或略無所辨。以視後之觀者，深甫爲人，善取人而不攘人之善，於是乎在矣。雖然，深甫善取人矣，是亦不善於取人也歟！何則？《書傳》有珪璋特達，褐而升，襲而降之論，則原甫之似也。其薄險伏奇，初欲奪人之軍，而卒不自保其隻輪者，彝甫之似也〔二〕。又有喜異務新，桷杙之酷，拘攣之嚴者，予不知其何所似也。嗟夫，惜也！深甫既知堯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亦舜之德所以爲堯之克。杜預之於《左氏》，范寧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日丁丑，嵩山晁說之廊時記〔三〕。《嵩山文集》卷一八。

〔二〕甫：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自「杜預之於左氏」以下與上文文義不連貫，考此六十六字乃是晁說之《題道德真經注》之末段（見本書下卷），不知何以錯簡在此。

全宋文卷二八〇六

晁說之 九

題寫本老子後

此書故題曰《老子道德經》，勝於分道德爲兩經者，其文字稍近古，特錄之，自便觀覽。竊惟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逮夫孔子繫《易》之後，此書則爲一偏之言矣。責賢者備也，世猶有《老》、《易》之稱，奈何！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五日，海陵旅舍嵩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曾子後記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所傳

《曾子》二卷十篇，蓋唐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者，蓋唐樊紹述歟！視隋亡目一卷，視漢亡八篇矣。然此十篇之書，號曰《曾子》者，乃見於《大戴禮》矣。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漢志》因劉向父子所錄而著之，既於儒家有《曾子》十八篇，疑不至重複也。《隋志》因盧植、鄭玄分注大小戴《禮》之後，各錄其書，《曾子》遂存於《大戴禮》歟！《唐志》實因而錄之，然《隋》、《唐志》亦自有《曾子》，尚仍漢之舊歟！隋唐中秘書官無歆、向父子以甄別之歟！《小戴禮》先錄《中庸》、《經解》二書，其後馬融又錄《月令》、《明堂位》、《樂記》三書，則《大戴禮》錄《曾子》及《夏小正》二書，無足疑者。逮夫《儀禮》錄《喪服》子夏傳，《孔叢子》錄《小爾雅》之類，皆一體也。嗚呼，三代之書，其不泯而傳於今者幸也，尚敢條理纖悉之望邪？然不條理纖悉之，則非學者事也。予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宜其文字回舛謬誤，輒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頗是正，因著其本末，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政和乙未七月八日乙亥，嵩山晁說之鄜時記。《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長編疑事

《長編》者，溫公《資治通鑑》藁草之私號也。溫公自洛中以所修藁草寄其屬官南康軍監酒劉道

原，而自名之歟，抑道原之名歟？道原日誦萬言，而勤廢飲食寢處，遂忘其身之流落而家寒餓也。其忠憤耿介，當熙寧初，不爲大丞相毫髮少貶者，雖自其天姿，亦博學精思之助哉。觀斯《疑事》，則其閎遠沈粹之躅，亦略可見矣。《通鑑》之爲書，有賢傑輔相攻堅析微如此，安得不善邪？昔其初不自珍〔二〕，而公卧病二年之久，家人單弱憂瘁之中幸而存者，姑五十有五種也。公之子義仲壯輿，政和戊戌爲唐州曹官，錄以寄說之東里草堂，初拜嘉而不甚器之，以壯輿作《資治通鑑考異》，待其異日之成書也。今壯輿死已累年，斯事已矣，誰能措手？不覺涕淚無從，漬於殘缺僅存之書，嗟嗟良友，奕世厚善之意，實存於其中也。重惟壯輿臨終屬我銘其墓，久難之未就，乃先以攄予之哀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戊寅，嵩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二〕昔：四庫本同，疑當作「惜」。

康節先生謚議後記

說之大觀四年庚寅冬赴明州船場，候潮浙江上，遇歐陽三丈叔弼，相與遨遊談話旬日，甚樂，因及三丈所作《康節先生謚議》，三丈曰：「異哉，吾之斯文也！何吾以道愛之深邪？」曰：「丈人斯文可謂合矣，何異之有？」曰：「姑聽之，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斐入洛，時先

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自幸得見先生，何期賜之從容，則起問其所以宜教者。先生笑曰：『有家法，有家法。』既乃作而言曰：『豈無以爲足下言者？』先生乃徐道其立身本末，苦辛備細〔二〕，畢平生於一席端。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行李間，先生豈不少我哉？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邵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其後二十年，棐偶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先生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云爾，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叔弼丈爲人廉於名譽，俛俛常有退讓之色，其爲說之道此時，意氣甚武，宜其文之健且高也。說之謝曰：「昔郭景純先知行刑者，吾康節先生知謚議博士，迹則類矣。然郭以術，先生則孰知其所以然邪？」叔弼丈曰：「世稱先生數學如何？」說之復言曰：「先生傳先天之數，雖揚雄、張衡、關子明所不及。然亦吾先生《易》中一事也。」叔弼丈歎曰：「先生之《易》畢，能悉備如是，盍爲我道之？」說之辭不敏，且不幸不及先生之門。而爲《京氏易》十餘年後，遇先生門人洛陽楊寶賢，略能發先生《易》之梗概。久之乃有所入，則知先生起卦以四，是謂夏時；以六，是謂《坤》、《乾》；以八，是謂《周易》。先生使夏商之《易》不亡，而《周易》、《乾》、《夬》之變始終不窮，猶丈人之作謚議也。叔弼丈復謝曰：「吾之文於是乎陋矣。」嗟夫，歲復一星矣，三丈下世已累年，追惟故人，存者有幾？先生之子伯溫又遠守南充，以書來趣說之記其事，不得而辭云。宣和四年四月丙申，成州清心堂嵩山晁說之記。《嵩

〔二〕備：原作「情」，據四庫本改。

題孫少傅致政小錄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既而觀溫公所著《凶儀》之《初終篇》曰：「疾病遷正寢，內外安靜，俟絕氣。男子不終於婦人之手。《春秋》書公薨于路寢，禮之正也。近世孫宣公臨終遷外寢，君子慎終，不得不爾。」予於是歎曰：生雖無所能，幸而接伊川議論，睹溫公所著書，知宣公之行事，庶幾乎得正而斃焉。然每恨未得宣公之詳也。近獲徂徠先生所作《孫少傅致政小錄》，知公自初疾病至遷外寢，擇日時治命，作《遺表》，安妥不異平日。又復歎曰：君子以禮爲重，死爲輕。謹吾禮而不知死生之變，當如是哉！顧其生也，肯失道冒義，顛倒勢利之塗，與豺狼狐鼠輩計較得失錙銖邪？苟或嗜欲外驚，精神中乾，抱疾如被桎梏，瞑無所知，垂首流涎沫，環視妻兒戀戀然，累晝夜不得死去，莫知所出，則捐所畜以媚醫巫，佞佛老，豈知有人曰曾子、曰宣公也邪？輒書於《致政小錄》之後以自警，并以告吾同志者。大觀戊子八月甲申題。《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二。

跋東坡剛說

東坡甲戌年後詩文，說之所見不少矣。今日乃始見《剛說》於明州，令人不覺意氣自倍。魯直字畫亦云剛矣，而李端叔者輒有疵評，是方竹可削，茸氈必待表歟！政和元年辛丑，嵩山晁說之謹題。

《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張芸叟諫議字題

唐青錢張學士自號浮休子，今張芸叟文亦浮休稱，何耶？泗上許體之自名醉吟先生，無乃與白公類耶？年月日，嵩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米元章與趙景升帖

通州防禦使令峻既窆孝恭公之誌銘，雪淚而言曰：「卜日有期，因使刻畫未工，播傳且不遠廣，二恨沒身，將無以贖。」乃移諸橫石，增筆墨之美，而施則無窮，君子於是知孝恭之所以爲孝恭者。

既自躬之，復見其子之源流〔二〕，可勝道哉！伏念燕懿王體貌魁偉，謹慎寡言，好讀書，無犬馬之玩，是孝恭之所自邪！政和四年甲午六月戊午，嵩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二〕其：原在「之」下，據四庫本乙。

跋趙周翰詩卷 一

歐陽公爲趙公洒掃平山堂時，禮貌誠意，今猶可想也。文章之名其所以重於天下者，抑又有此歟！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趙周翰詩卷 二

儒林舊德知舉時，溫公爲小試官，宜與內翰公之厚如此也。公之子子和實有家法，於斯一物見趙氏三世之人物云。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戒殺生文後

說之竊聞國史《錢內翰傳》稱著《殺生戒》後，吾祖文元贊之，推廣其意，史官是以知仁澤之助也。然史官不言錢公策試賢良方正時，實吾祖文元公爲其主司，公忘去輩行以獎善，其用意尤深切矣。或曰：史官之書曰「文元公後見而贊之」，益廣其意，非歟？莫得而詳已。慈雲當是時與三公甚厚，宜其德名今猶凜然也。宣和五年癸卯四月戊申，晁說之再刻板，謹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東坡魚枕冠頌

東坡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說之言：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不知予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之手爲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經語邪！」說之請公書，自誦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頽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而有請，則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

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東里易堂。《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夏均父萬言書後

或云此書未備乙夜之覽，說之不信也。吾民因斯言而厚矣。衛叔玉停山公主事，鮮有爲上及之者，偉哉！月日，天台教主老法華泊舟睢陽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七賢圖

評書曰非鍾則王，豈知書者？畫之張，吳可同日語耶？黃七兄老矣，不得不昏繆如此。

或謂此本唐人所摹，借以爲高歟，實仰之也。觀其點睛不着意，而手柔衣寬，非唐人脫筆之妙，莫之及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阻凍睢陽舟中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忠懿王草聖

荆南王修撰作《五朝春秋》，託始於吳越，猶之魯也。忠懿王文武之才，於是乎亦可少窺矣。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魯直嘗新柑帖

元祐末，有蘇黃之稱，漸不平之。或曰：「蘇公自有芍藥之評。」恐未必然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魯直章草顛草

章草似晉人，顛草似唐人。靖康丙午十一月癸未，箕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東坡試袁紹先筆借登真隱訣

袁紹先筆，予近亦得試之。《登真隱訣》在道藏中，公何必苦求耶？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東坡詩 一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爲文章者。靖康丙午仲冬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題東坡詩 二

思無邪齋松聲如波清，明燈靜几，必作數字，知公樂哉。何所憂，賴公力。予之斯言，責韓公而怨蘇公也。靖康元年仲冬二十三日，箕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題蔡君謨弔石曼卿詩後

蔡公於是乎句法曼卿，而字盡曼卿，真足以弔矣。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說之題睢陽舟中。《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江南後主詞翰

黃魯直謂李後主書出於裴休，予初大駭之，惟見休石刻字故也。晚乃見休行書墨跡一帖，良以媿歎。靖康元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六日，箕山晁說之避地于高郵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破琴詩後

予有王晉卿淡碧絹畫《房琯悟前生圖》，寫此詩於其後，甲午年遭火矣。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王安簡公帖

王安簡公與說之曾祖文莊公特相善，爲書文元公誌銘，實文元公門下客云。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唐劉元方敕

開元中唐玄度兄弟作此樣敕字後，至本朝未之或改也。蔡司空始別創一體，謂之蔡家敕。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衛夫人像

此女子，南嶽魏夫人歟？非也。或曰王右軍師衛夫人，亦非也，不見其道氣秀氣則知。然無乃謝家諸女歟？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旅舍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東坡帖

梁武帝不能辨王右軍真僞，必送陶隱居審定。《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無水池新硯

若硯不欲受水，則墨亦不欲磨硯。至於筆不欲點墨，紙不欲落筆，惟投縣過白紙者即得之也。雨暗窗昏，旅思大不佳，書以示德全，而病目又不能寫字也。正月二十二日天台教僧。《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黃龍山僧送善澄上人詩卷

三槐王氏以重望著于世，自晉公始。善澄上人，實晉公六世孫也。初有所感，而爲僧受具戒，遊禪林，遠極江湖之勝，得黃龍道場而止焉。不敢自放於斯也，復北抵河朔，乞衆僧之供。於是黃龍大德曰德逢、善清、如山、惠古、宗秀、直言、紹明、重政相與賦詩送行。予避賊高郵，獲觀覽，欣然

益嘆劉夢得善論僧家之詩也。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辭，故粹然以麗。今於黃龍諸公見之矣。雖然，夢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也久矣，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釋門諸公挹山川之英，而絕塵垢之外，其翛然粹然者，豈非學士大夫爲之助歟？湯休之詩，實自於鮑明遠。靈一律師之詩既學潘、阮、江、謝，而又得李華、朱放、張繼、皇甫冉、張南史以遊焉。皎然禪師實謝靈運之裔孫，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孟襄陽、李袁州、陸長源、皇甫曾、陸羽、張志和。廣宣則韓吏部、柳柳州、劉白。近時秘演從歐陽公，參寥從東坡，亦已衆矣。黃龍諸公，予不知師友謂誰，而江南詩人黃魯直則其人歟！言公之字畫，絕類魯直，蓋可見也已。魯直死已久，計今江南必復有一魯直出。澄上人歸山中與諸公亟訪之，爲我謝曰：今日賢者不宜以山中爲樂也。靖康丁未春晁伯以。《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李太白草書

葛叔忱豪放不群，客爲叔忱歎李太白無字畫傳於後。叔忱一日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自名之曰李太白書，以戲一世之士。且與其僧約曰：「異日無語人。」每欲其僧信於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奈何！不信者請以三事質之。昔人有一書曰《古今能書人姓名》，自謂悉盡矣，恨不得聞見而錄之也，乃獨於白而遺之耶？以故《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藪》諸家，皆無白書之品第也。白白負王霸之略，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

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屈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字乎？白集有《懷素草書歌》，識者曰非白所作也，真僞未敢論。要是白無一語自及其書，何邪？會稽湖上記者賀監與！斯人清狂，捐落萬事，顧肯孜孜收拾白藁草以欣戚耶？靖康丁未避地高郵任城，二十二叔父命書。《嵩山文集》卷一八。

書與郭壽

高郵郭四叔名壽，本名永壽，遇師得術，治瘡瘍癰疽，手出而愈，不以醫自名也。常恨賤無以及物，幸此術以施所願焉。特有所甚難者，不惜高價畜四方之真藥，故其用藥與人同，而功倍於人，未嘗受人一錢以佐所費也。僕去年冬，自睢陽避金賊至高郵，夏五月悲傷鬱塞中，疽發於背，賴叔脫死而生。與叔語，蓋類五戒道人，有得於中而忘於外者歟。僕將何以謝之？而叔知之，知所貴莫如文辭，欲吾之言以爲好，於是乎書。《嵩山文集》卷一八。

一二硯說

表弟盛元緒朝議有歛石硯二，憐予脫身兵火之中，欲以見歸。其一大質而小文，製作直而樸，見者醜其質而不知其有文也。其一象鼎之形，而衆以鑿目之。夫鼎鑿之相去豈不遠哉？奈何辱之以名

邪？或辱以名，或醜其質，則二者曷留？予於是摩挲而歎曰：老矣，不徇世之名，不欲吾之實，無物而不可處也。吾弟方慎名而謹實，俱思去焉可也。《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劉器之與陳止之書 一

劉六器之丈忘年下士，其字畫出於宣獻公，皆與時異尚云。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
《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劉器之與陳止之書 二

慎終追遠，見於若人矣。今誰復爲此公興歎哉？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宋宣獻帖

常山公有書名一時，蔡君不能揜也。茲二帖益重吾兩家事契哉！建炎戊申上巳，海陵旅舍晁說之

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陸子履帖

陸子履少有書名，而晚年名似減，何也？惟歐陽公始終眷眷於斯人耳。建炎戊申上巳，擁火海陵旅舍中，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无咎兄所作李季良字叙

說之獲觀季良父詩後數日，觀此序，重增歎息。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九日海陵旅次。《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石曼卿送周卿遊邊

觀曼卿書，想見其談兵，雖范文正公不能折也。要在尹師魯頓挫耳。清明後一日，箕山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沈睿達寫桃園圖

治平、熙寧間，睿達書名，自浙江振京師，誰知有東坡書哉？況又十五餘年後，稱黃魯直書，至於內人裙帶事，識者猶爲睿達歎息之。建炎戊申清明後一日，箕山晁伯以父。《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李公擇尚書宣諭〔二〕

卿博通史學，入侍金華，多所發明，深副虛宁。

祖宗時，講筵尚耆艾，相與尊先儒，不過明訓詁，有聽而無難，不足於言而有餘於行，進退容止肅如也。當宁望之，寧待其言之華哉？近時務以英俊爲講席之寵，悉反舊制。如元祐中李尚書之口宣，當上之史官。建炎二年三月壬寅，海陵旅次晁說之題。《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一九。

〔二〕公：原無，據四庫本補。

題張泰然清白堂記

唐陳子昂、呂溫皆自銘其世德云：「取法於古人，而世人無知吾家之所積者。」泰然於《清白記》何嫌！建炎戊申四月癸亥，嵩山晁說之題海陵旅舍。《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僧希白摹法帖

僧希白書，豪放自得，恨平生功淺，乃手摹內法帖，而不能沒其俊氣。東坡故不喜王著之拘，而喜白之逸。戊申七月二十七日，海陵旅舍伯以父。《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晉上人智果帖 一

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天台教僧老法華海陵旅次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晉上人智果帖 二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而唐多王耳。果師當在永、素之間，視懷仁輩如何！老法華再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晉上人智果帖 三

予得此書三日不病，餘尚何言哉！立冬日旅次西齋。《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 一

予嘗謂古人因書而得名，後人因名而名其書。李德素一時高士也，善能評魯直書云。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 二

蔡君謨死後，宋次道、陸子履獨擅書名。既而沈睿達書得名甚峻于時，未有一人稱東坡書者。公方日奏忠言，犯時禁，忌其名自有所在，而未暇以書稱也。逮公書名出，而大雅君子傷之。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跋趙清獻帖與故人周尉之子六秀才帖

清獻公之帖，豈獨爲周氏之榮于時？邦家、朋友、故舊、風俗之美，公之力顧弗多邪？建炎戊申八月一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趙清獻與周彭澤詩

此詩其傳則清獻公所作，彭澤君之誌非略也。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一日，海陵旅次嵩山晁說之題。

題蕭詢筆

海陵蕭詢少能識毫作筆，輒歎曰：「小藝自有微妙處，我自不能到其處耳，世豈無其人哉！」乃遊宣州見諸葛言，潤州見陶穎，常州見許遇，而蘇州仲璋、俞俊、杭州李正方、秀州沈明、和州柳載，皆身事其人，心其法。以諸家之善，一日歸鄉中，旁郡邑舊有名者往往忌之，而不敢疾也。詢既有以動其本色人，則彼食鱸者缺。《嵩山文集》卷一八。

題道德真經注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折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

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寧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鄜時記。《道德真經注》卷一，正統道藏本。

宋子京手書杜甫詩跋

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竹坡詩話》。又見《升庵詩話》卷四。

全宋文卷二八〇七

晁說之一〇

朔問上

或問：唐杜牧言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其說果是非？曰：牧之意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河北爲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于山東也哉？至于牧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則是也。牧曷不曰河北者天下之脊也，有大伾爲地喉，有大陸爲地腹，其勢足以吞天下而容納之也。況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是何也？自周不王而天下分裂六七，其敵國三，曰秦曰齊曰楚；其與國三，曰韓曰魏曰趙；其附國一，曰燕。燕趙魏三者皆在河北，而趙爲約長，與秦則秦重，與齊則齊重，與楚則楚重。彼狼虎之秦，欲搏噬諸侯，一擅天下者，累數世而未得志也。逮夫始皇二

十五年滅燕滅趙，乃明年滅齊降魏，遂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銘金人以示得意矣〔二〕。二世之立，盜賊相隨而起，陳勝雖首兵于楚，而張耳、陳餘立歇于趙，天下之心始爭王矣。當是時，所謂河北軍者，爲最可畏也。項羽渡河，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于是乎楚兵寇諸侯，秦之失天下，自此其決矣。是河北爲秦如此也。漢高祖之興，非勝、廣之勢，且無餘、耳之交，未嘗一日申于楚。雖先入關而不得王，其危甚。及乎命韓信、曹參、張耳帥師伐代，獲夏說，遂伐趙獲歇殺陳餘，以張耳王趙，由是信得以襲齊，殺楚龍且。越明年，五諸侯圍羽垓下而滅之〔三〕，漢于是一祖三宗燁其盛矣。不幸中間盜于新室，更始庸孺，不足以奉君天下。光武崎嶇北渡河，其窮自稱邯鄲使者，而屬爲北道主人者，不知凡幾人也。不意漁陽、上谷之突騎精兵良爲己來，乃取邯鄲，殺王郎〔三〕，敗銅馬于鄆，在康城。敗青犢于犬射，在武德。敗謝躬于鄴，由是鄧禹克河東，寇恂克河內，遂即位于鎬。在高邑。光武既以幽冀兵中興漢室，乃立營黎陽，以畜河北精銳，謂之黎陽營，其視河北未嘗不少在意也。其後子孫不知祖宗王業之本，河北爲袁紹之室矣。曹操雖自視英雄，而切齒不與俱生者，唯紹也。紹死，譚軍黎陽，與尚爭冀州，是二孺子者，實自屠剪以爲操之奉。操得黎陽，取邯鄲，取鄴，牧冀州，卒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魏而亡漢矣。是河北爲漢又如此也。晉因魏以一天下，才二十年，趙王倫內鬩，成都王穎外潰，穎軍次于朝歌，惠帝以十萬之師次于安陽，穎以石超來戰，王師敗績于蕩陰，惠帝裹瘡流血，僅以居于鄴，而王浚、劉元海、石勒、汲桑輩，皆爲穎而飛揚于河北。穎初利群胡，以爲一身之爪牙，而不知其後卒移

天下之荼毒，豕塗鬼車，人人自王，視中原如無人境，晉才阻江而有之，是河北爲晉又如此也。隋文帝以后家之勢，竊有移周宗之謀，而忌尉遲迴在相州〔四〕，據趙魏之土，未敢發也。及以韋孝寬取迴殺之，資相州之勝，其取周如拉朽，遂滅陳，一天下。煬帝忘滅陳之師，遊溺不返，楊玄感、李密肇亂于黎陽，王須拔、歷山飛輩潰于燕趙，以蹙揚州之禍，曾不得一抔土以自覆，寧論隋室之存亡乎？是河北爲隋又如此也。唐興，楊玄感輩驅除河北，其定中原甚易。既殺劉黑闥，平河北，遂一天下。明皇以聲色喪其神志，相牛仙客而將安祿山，招河北之禍。虎牢失其固，潼關失其險，兩京七廟，一日丘墟，帝僅以身還自蜀，而河北卒不復歸于朝廷。蓋往時安史之禍猶太陽病者，勢雖危，而湯液亦易爲功也。唯是僕固懷恩養寇自資，留賊遺君父，以祿山之黨李懷仙、李寶臣、田承嗣、薛嵩輩分帥河北，天下謂之四寇者，其病猶殄殲，人雖亡而厲氣不已也。其後朱滔主盟以冀王，田悅以魏王，王武俊以趙王，又以建興王李希烈，天下謂之四叛。雖有馬燧爲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益堅悖亂之志。又其後朱克融囚張弘靖，王庭湊殺田弘正，天下謂之二寇。雖有李光顏爲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徒使姑息之風益熾。又其後城堅社老，風雨自神，不復知有朝廷，朝廷益弱。而馬燧無子，李光顏無孫，彼狼子納孫夥且健也。百餘年間，朝廷固無一夫渡河，而河北三鎮按重兵，視本朝煙塵之警、播遷之虞，亦未嘗有一人勤王者，卒以佐朱溫亡唐焉。當時諸鎮跋扈者，倚河北爲城社，要之即節旄者竊援河北以自張大，不與河北締構者，不足以取重于朝廷。朝廷或增一城，浚一池，而河北怨怒上聞，即日爲之罷役。或興師問罪他鎮，而河北必來撓王師，朝廷于是聲河北之

異禮，而示諱執政，謂爲當然，而恬不怪，議者惜焉。馬燧勢可以破田悅而逸之，蓋燧自知其有所不可者。憲宗能誅元濟，而不能不救王承宗。武宗欲伐澤潞，而先姑息魏鎮，則河北爲唐又如此其甚也。故曰：凡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庸不然乎？又如桓溫、劉牢之、劉裕，經營中原，傾國之力〔五〕，有將有兵，驅海島而來，勢若壞山，人皆樂聲教而厭腥臊〔六〕，爲日已久也。奈何溫敗于石門，牢之敗鄴，裕不守關中，竟不能成天下之功，皆以不得河北而失天下也。所謂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者，苻堅之秦取燕慕容暉而立，拒于燕慕容垂而亡；托跋之魏取慕容寶而立，分于高歡而亡；朱氏之梁婚魏先梁而立，失魏失相而亡；李氏之後唐得魏滅梁而立，契丹入自河北而亡；石氏之晉以河北奉契丹而立，李殷納契丹于定州，張彥澤以契丹犯京師而亡；劉氏之漢委河北，父事契丹而立，郭威起于鄴而亡也。所謂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者，曹氏之魏強于劉氏之漢是也。所謂其國雖無道，而失河北則弱者，高氏之齊強于宇文氏之周是也。嗚呼，河北爲天下之勢，重輕如此，君天下者慎之哉！共惟我藝祖，亦自北征，不戰而受天丕命。《嵩山文集》卷二。

〔一〕示：原作「視」，據文意改。

〔二〕侯：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王郎：原作「王良」，據《後漢書·光武紀一上》改。

〔四〕忌：原作「忘」，據四庫本改。

〔五〕之：原作「爲」，據右引改。

〔六〕「樂聲教」句：四庫本作「樂歸向而獻壺漿」。

朔問下

或問：河北重于天下如此，宜夫本朝待河北之尊，其命帥遣使，凡百非他道比。其優河北之民者，所以厚天下之本也。奈何近日事勢舛牾，大河爲患，頻歲而未知導之之方？曰：河北有大患二，而河不與焉。或問大患二何？曰：一曰外患將起，二曰根本方蹶。何謂外患將起？大凡君子相與則能始能終，君子而與小人交，則小人卒以君子爲可欺而殘之。況以中國之尊，交于契丹，而謂可以久而敬乎？契丹自澶淵之盟到今九十有八年矣〔一〕，可謂久矣，古未有也，宗廟社稷之威靈于是乎在。然今虜主鴻基者與有力焉，塗路之人皆知虜主雖生羯犬之鄉，爲人仁柔，諱言兵，不喜刑殺，慕仁宗之德而學之。每語及仁宗，必以手加額，爲仁宗忌日齋不忘。嘗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其用心蓋可知也。虜主今年八十有餘矣，不幸無子。監往時其叔宗元竊發之禍，約束其孫燕王者甚至，唯恐其不類己也。燕王少時亦有令譽，雄傑可畏，今其爲人殘忍好殺，真狡黠之性也〔二〕。日夜唯田獵是好，挾弓爲戲，自視年齒既壯，而志不得逞，益復恣睢猖狂，動多不義。日者無名頻點集甲馬〔三〕，是有器也。彼有永豐庫者，儲中國百年之金幣，不知其幾多也。虜主未嘗輕

用一毫，如燕王一日發之，以資南入之計，是有財也。加之上下同欲，天性能辛苦，喜兵戰，雖兒童婦女亦武而善騎，不勞部伍，不擇器械，可謂有操刀必割之勢也。彼往時所謂劉六符者，有古燕男子之風，嘗爲其故虜主謀曰：「大遼雖與中國通和，要當十年二十年，必以事撓之，使中國知吾非怯而忘戰者。中國常惴惴不自德于歲幣，則大遼常有中國爲之奉矣。」今彼二十年間必遣泛使有要于朝廷者，六符之謀行也。嘉祐初，蕭扈來請河東地界，王原叔折扈，扈不能對，以封疆條目示之，使扈歸。熙寧間，蕭禧復以河東地界來，而竟得地，袤延千里〔四〕。又往時泛使請朝廷無納元昊之和，而朝廷卒與元昊和。近日蕭繼請朝廷罷兵，無西討，朝廷乃爲之罷兵。其動如所欲，日復加深。至于間者斫柳敗鹽，刺義勇三字，近日燒榷場一事，牙蘖不制，謂中國柔可侮而不足憚，宜彼有動如所欲之心也〔五〕。比年泛使，歲使馬足相及，至于市井細民，或指一胡兒曰：「是姓名某者，嘗客于吾某州某所。」雖未必可信，蓋不可不信。彼既往來之數，其視北州如其族帳中出入，凡我地里之險易曲折，人情之好惡休戚，舉無不知。若夫北京無重臣如韓魏公，致彼改常禮而以名奉書；安撫使無名卿如歐陽公，使彼知慕而不敢犯；守邊無宿將如王允則、何承矩，折衝談笑之間。奉使不擇人，動則失辭，坐貽之耻〔六〕。兵雖分將專教，而益驕且弱，其數至寡，有司以闕額錢爲之利。府庫倉廩俱空，而有坐倉之糴。及時闕月秩之錢，入夏未賜春衣之歎，置官專糴而高價與細民爭利，僧道不恤而以度牒射利〔七〕，市井蕭條，屋廬閑闕，道途闕而民多飢饉流離，死填溝壑，又皆彼坦然身所見聞者，其熟知中國虛實不誣也。是謂外患將起。何謂根本方蹶？國之根本在民，今河北之民，實古趙魏之俗也，悲

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趙俗然也；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者，魏俗然也。二者至今皆然，在唐一陷于四寇，其畔援不義，卒與回鶻、土蕃俱。唯以禮義感之，則其自力亦復勁正不可奪，唯恐其過厚。所謂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者，唯河北爲然也。今國家禮義之所感深且久矣，其民乃輕于轉徙，若甘心溝壑者，何也？不幸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甚或頻年，曾不間三年，否則五年，斯民何力以勝此災耶？嗚呼，天歟？抑亦人之自致乎？前年兩河俱災，流民處處而居，如北京十餘萬人，通利軍亦不下三四萬人〔八〕。今年邊陲之人復罹災，繹繹而來，未可以數，不知河北之根本果何寄邪？蓋又有以誘之者矣。人情舍害就利，爲不可強，況或誘之使前哉？前日河北流民，多得新田于唐、鄧、許、汝之間者，物賤役輕，非河北比。今日災歉之民，其心動搖，每遇無年，一人投袂而起，負老嫗幼隨之者，百十爲伍，渡河而南，惴若不及，安得根本之不蹶邪？夫河北之所以重于天下者，非謂太行常山之險，河漳滹沱之阻也，謂有吾民十世之基，百年之業，武于山河也。今歲歲蹙之，去北而南，舍畎畝而就溝壑，則雖有天險，孰爲之守邪？言之及此，可爲寒心。萬一胡塵之起，吾民如盛且強，則荷戈彎弓而戰者皆兵也。我之太行常山于是乎爲險，而河漳滹沱于是乎爲阻矣〔九〕。民之衛室廬，保墳墓，有不待號令而奮者，顧何所不克哉？今日之事勢如此，奈何彼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亦有國之常也〔一〇〕，其患何不見于異時，而特出于今日乎？蓋有以致之然者矣。漢鮑宣言，當彼之時，民有七亡七死。以今日事勞論之，亦有七亡七死，甚于宣所陳者，吾民安得不捨此而逝乎？請試言之。常

平錢散之上戶，雖多，初非所乏；散之下戶，二千或一千，無補于歲費。名爲二分之息，而又有頭子之息，聯甲之息，鈔旁之息，人情不免之息，不知其息竟爲幾分。責之于夏，則請以冬爲期，及冬則已晚，而不勝其責。貧者以累富，強者以累弱，一人以累一甲，一甲以累十數平人，辭訟鬭爭，桎梏鞭撻，多常時者數倍。賣田易牛，撤屋鬻子，一亡也。異時單丁女戶無役，第四等役戶所不及，今皆責之輸錢，以弱佐強，以下補上。上戶易于輸錢，而樂于自恣，于是快其蠶食無厭之心，而侯田侯宅且自若。下戶易于效力，而艱于輸錢，平歲猶勉強而足，不幸凶年惡歲，雖有力而不得效，必責之以平歲之錢，而募游手之民。由是民皆樂去南畝而事游手。游手恣于下，兼并恣于上，二亡也。異時義勇取其藝而不繩之以文，安于鄉疇而不徙之州縣。令保甲諷誦教法，殆如兒戲，使之捨中國之法度而學羌戎之跳梁，既已蕩動其心志，而又集之州縣，不恤所費。如一中縣，歲教保甲三千人，其備弓矢，供飯食，一月之中人費五千，則凡亡萬五千緡；人費三千，則凡亡九千緡。如集之州，則其費又倍之。絲毫無所補，而歲亡萬千之緡，其何以繼？三亡也。河北之鹽異于他處，非解州之地可巡禦，非江淮之務費煎煉。或河水所淤之地不生寸草，而白鹺是生。或天生鹽地，百種不生，而亘野皆鹽鹵。或生鹽草，而火之，而水之，鹽立成矣。祖宗因其俗而順其欲，稅之而不榷，河北之民以爲祖宗甚盛德也。仁宗時，王宣徽榷之不可〔一二〕，神宗時章潭相議榷之，不可。及潭相當國，卒申前日之謀而榷之。一旦使營生之民爲刑戮之隸，行商失業，居民失食，掩恨咨嗟，四亡也。仁宗時〔一二〕，或欲以河渡之利歸有司，議者謂河渡本以利民，不可反以病民而止〔二三〕。今有司卒以河渡爲利，又

兼利乎坊場，使河渡少于異時，而坊場多于異時。坊場之多，是有司利于買名課利錢之入也。方其輸買名錢時，有實封投狀之法，自謂盡善矣。不知此乃投骨鬪狗之術，角勝負得者，固小人之常態，而河北之民爲甚。椎剽侵奪之風，非一日故也。方實封投狀時，不顧歲入之實于己如何，唯恐買名錢之不多于其儕輩，及其得之，或破產不足以爲約，而奸欺抵詐，上下相蒙，紛然並出，唯恐不逞〔二四〕。嘯集之有地，盜賊之易于淵藪，五亡也。河北之民既多泛溢之苦辛，而一歲之稼，不敗于波濤，則起夫以完堤防，如一中縣歲輸夫錢六千緡，猶大惠也。若必責之爲役，則其費又數倍，六亡也。牧野之在河北尚矣，今一切委之，使編戶養馬，不但損國威，虧軍容，而民芻秣之外〔二五〕，又有視效之勞，不敢出入之弊。自漢已患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今何獨不然？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凡民利入之源，有司專之，而日斲其資，一死也。郡縣以文具逃責之官，任游手不土著之吏，役鄉村者狼虎鄉村，居府庫者螟螣府庫，斯民束手就斃，二死也。刑罰加嚴，告訐之門日多，使民出蹈機穽，三死也。貧窮則生盜賊，武事不戢則生盜賊，田野桴鼓不少休息，四死也。天災流行，上恩雖厚而錢穀吏艱于蠲放，閣上恩不得下。州縣怯畏，不敢以民命爲請，寧就流移之大費，不肯捨租稅之小費。凡民與其伏田疇而被所責于鄉縣，不若流移而仰哺于他州，卒于溝壑之歸，五死也。上之恩澤既不下惠，而下之疾苦又不得上聞，諱害而言利，欲詢謀而不得議成法。縣令不以戶口多少爲殿最，而以歛財足否爲賢愚。當其水旱方至之時，視民之沒溺，不敢發倉廩，必待報于使者。當其穀賤可糴之時，又亦不敢開倉廩以收糴，而必待報于使者，使者之命來，而

無所及矣。州縣得治民不得救民，得刑民不得養民，六死也。凡下之效，甚于上之所好。今民見朝廷使者、州縣長官〔二六〕，一切以財利爲事，靡然爭相封殖，饕餮無紀。不知禮義，至于父子訟財，夫婦異貨。所謂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今見之矣。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亦可以信矣！」彼嘉祐中愿實之老，今皆逝矣。後生耳目慣習，不復知世間廉耻事，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是謂根本方蹶。然則奈何？請厚本以弭外患于未然。《嵩山文集》卷二。

〔二〕九：原作「凡」，據四庫本改。

〔三〕狡：原缺，據右引補。

〔三〕甲：原作「吠」，據右引改。

〔四〕千：原作「十」，據右引改。

〔五〕之心：原作「也利」，據右引改。

〔六〕貽：原作「刑」，據右引改。

〔七〕僧道不恤：原缺，據右引補。

〔八〕亦：原作「有」，據右引改。

〔九〕爲：原作「于」，據右引改。

〔一〇〕國：原作「固」，據右引改。

〔二一〕權之不可：原缺，據右引補。

〔二二〕仁：原缺，據右引補。

〔二三〕反：原作「及」，據右引改。

〔二四〕恐：原作「使」，據右引改。

〔二五〕葛秣：原作「秣摧」，據右引改。

〔二六〕官：原作「言」，據右引改。

重地

有國家者重地，而不得已于征伐，作《重地》。

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茲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鹽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爲重？所以重其誅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黃頭女真猖狂京師城下，執政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賜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兩國構兵如火，

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爲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爲疆場之野，尺寸之地哉？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鎮，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論失中國之形勝，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中國，以中控制夷狄者也，乃委此地于夷狄，使以控制中國乎？契丹因石晉而盜據一飛狐嶺之陰，議者每不勝其憤，爲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乎？其禍不特有吐蕃、回紇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繼晉乎！請以三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浪戰于中原，則必有吞并滅亡不支者，若前日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紹之興亡是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實自乎荊州之所隸也。嗚呼，荊州實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于得關中，而急于得荊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而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荊州雖暫爲劉璋之物，而亦未必爲我物也。陸攻則遠，水攻則險，彼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雖可以得荊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以資劉備。備得荊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曹操于荊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定于此一州矣。曹操于宇宙間有鞭撻之威，尚何所懼者？及聞劉備得荊州，則大懼矣，方作書，不覺墜筆于地也。惟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昔之一荊州，今之瀛、定、并門，三荊州也，又可不大懼乎？曹操其後回軍濡須，恐江濱郡縣爲權所掠，乃詔其民內徙。彼久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惶，渡江而逝，廬江、九江、蘄春、安陸諸郡皆無民矣（一）。北人乃得居其屋廬，耕其田野，江濱之郡于是乎有民，爲魏死守矣。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

重地齊民悉棄之也。古今識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于三叛，不知唐失河北于三叛之後，繼失秦、隴、河、湟于吐蕃，自鳳翔西門之外即爲吐蕃之境，顧無自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瀛、定、并門，猶唐長安之視秦、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逼乎？嗟夫，唐失隴右而不能制河北，失河北而寧無西師之憂乎？又將何以制之乎？言及此，則三鎮之利害又急于漢之荊州也。且唐之失河北爲害也緩，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失河北爲害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邇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已明矣。今之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婁敬建言于前，賈誼重陳于後，實因一國而爲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爲未盡善，乃遠奉周公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湊也，因天下而爲都也。隋則初盛而都雍，其後衰而都洛。唐則以雍爲京都，以洛爲別都，皆未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而爲都，又平坦顯著于洛陽之都也。其諸帝王之舊，則夏都翟陽，商都景亳，我介于二者之間也。其引湖海舳舻于枕席之上，而走山嶽駢馱于俎豆之間，役夷狄萬國琛幣于郊坻之邇者，實以冀、趙、魏、晉之重，爲天下四方之捷也。今冀、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顧執事可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莫、雄、霸、恩、冀、滄、永靜、保寧、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崞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扞夏國之綏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

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于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得保北之重鎮而棄之〔三〕，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搖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而必行，恐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陛下赫然明詔，俾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命四擊狂虜，實天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勝，示怯者勇勝，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兵老者，我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于歸路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黃頭女真皆干此七者之誅也，願詔急擊之無怠〔四〕。且今日狂虜之逋逃與契丹澶淵之逝，事體不同，章聖皇帝不以殺爲武者也，今皇帝陛下必行天誅則武矣。《嵩山文集》卷三。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三〇，《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二，《曹南文獻錄》卷六二。

〔一〕安陸：原作「度陵」，據四庫本改。

〔二〕「右」下原有「西」字，據右引刪。

〔三〕北：原作「比」，據右引改。

〔四〕願：原作「顧」，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二八〇八

晁說之二

負薪對

負薪有廊廟之憂，固善矣，其如廊廟之恥何！曰：廊廟顧豈無憂哉？特與負薪異耳。且天下之患莫大于同樂而異憂，作《負薪對》。

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候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直抵京師城下。金賊非漢老上單于之比也，其兵亦無老上單于十四萬之衆也，彼時烽火照甘泉宮，望長安猶踰百里而遠，今何爲使我直有城下之師，犯孔子《春秋》之大禁？天其或者警懼漢文帝者猶淺與？負薪憂其九失而有三策。皇帝陛下初下親征之詔，遠近聞之，靡不思奮，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舊章也，今皇上真似之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位之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習五代之餘釁，自恃其兵爲之勇，可稱其山河之壯。太祖親征，倍道兼行，其勞至于聖躬負石馬上，使太行不得以爲險。即日城

破，筠投火以死。蓋是舉也，樞臣廷祚爲太祖獻策曰：「宜出師擊之。」西京向拱曰：「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稍緩之則使賊熾矣。」控鶴左廂都校馬全義，亦于澤州城下進言曰：「緩之適足以資其奸便。」全義中矢，拔去，被血以先士卒，筠不得不與火俱滅之，速也。是歲九月，揚州李重進自謂周室之勳舊，繼以叛聞。太祖親征，復如李筠與火灰燼。筠則北結劉旻，重進亦南通李景，其禍心不淺。而不及掩耳于迅雷，則奈何。嗟夫，金賊之勢逼于前日，而鑾輿之出異于他日者，陛下無謀臣如廷祚、如拱，而將無如全義者乎！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天地爲之威怒，風雷爲之震擊，跛者起而暗者呼，寧論女子童稚奮袂之勇哉？或曰：如陛下即位之初何！曰：陛下即位之初，孰如太祖當宋之爲宋，方四月之初哉！或曰：論兵則我寡彼衆。曰：戰之勝負不在兵之衆寡，而在將之能否。有古以來，不可勝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太祖在周時，以百騎却虜梟將高模翰之兵數萬于瓦橋關之北，開寶初，太祖命田欽祚以兵三千于定州，背城以破虜六萬。于時軍中有三千打六萬之謠，至今塞上兒童猶以此語爲戲不忘也。借曰兵寡，豈無三千？背京師城而陣，當見人人如田將軍也。關北百騎，則待陛下之臨戎，復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乘六龍幸大名，北虜不及望天戈而大敗遯去。越五年，御龍轡幸澶淵，北虜纔及望天戈，不及戰，自敗而請和。是我不速于和，而既利則能久者也。于時上相畢士安開其謀，次相寇準堅其行，殿前高瓊效控馬渡河之力，皆賴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太祖再出征，真宗亦再出征，若其問罪河東，則太祖、太宗皆一出征，陛下不一出征乎？其失之一也。圖功以威克愛者，政典也。政典者，軍政之典也。治國之常道，則威與愛均也。方有事時，漢景不能

誅晁錯〔二〕，則天子之威令不申，而晉室亡，六胡之亂已肇也。唐肅宗之威令不申，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將，不能平幽薊。武宗之威令申，以石雄、張仲武爲將，而足以討澤潞。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親征劉旻及契丹于上黨，其愛將樊愛能、何徽敗績，世宗立取而斬之，將校股慄，思用命，而劉旻在太原亦爲之破膽失據。世宗之師由是出無不勝，而四方僭叛相顧失色〔三〕，中國之威一日而振，實爲我有宋之驅除也。國家不幸有敗國徼亂之臣，爲萬世之羞，非戰將一日失律之比者，曰京、曰貫、曰黼、曰攸、曰缺。方金賊在城下時，宜梟以視之，又醢以賜之，因有詔敕曰：「此醢非他物也，爲人臣而不忠者。不度事之利害，不慮國之安危，天命予一人戮之，凡食者誠焉無怠。」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號，顧弗之懼哉？捨此而不爲，其失之二也。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適乃可服〔三〕，古兵法之言也。唐高宗時，薛仁貴爲蘇定方討賀魯而言之，遂克成功。今國家于金賊曾不遣一介之使，問其所以來者何名也。彼素臣事契丹，乃一日滅契丹之國。自建隆以來，臣事我有宋，復一日舉烏合之衆頓于堅城之下，果何名哉？設如我與國也，玉帛初陳，車傳未息，相與之新，當如是乎？無乃疆場相侵乎？請責之疆場之臣。否則將帥失信乎？請責之將帥之臣。今日果何名也邪？執事者既不責金賊之無名，又不名其所以爲賊者，重可惜也。何則？自古兵之大禁，乘車深入則敗，猖狂不制則亡，貪人金幣則滅，有所恃而驕則衆相殘，淹時而兵老則下必圖其主帥，金賊俱犯此五者，我取而殲焉可也，執事者似未之明也。苟不明乎此，則敗亡反在中國矣，可不念乎？金賊之君不知何人，恐非冒頓之暴勇、頡利之狡謀可與爲比也。其謀臣郭藥師者，唯能與我

闔貫爲謀，而貪墨無恥如中行、說輩〔四〕，借以資其身取富貴耳，恐亦不可比祿東贊之辭婚，可以動唐太宗，尚結贊之狂謀，幾能擒渾瑊。如郭藥師者〔五〕，使得一粗曉邊情部隊將說之〔六〕，不過一言而唾叱之矣，刑餘而又責之貫，實在部隊將之下者也。大抵不知其君則視其將，不知其衆則視其國，不知貧富則視其器械，不知其所爲則視其所好。金賊之將如郭藥師，則其君可知也。其國之東西幾何，南北又幾何，朝臣高麗，暮臣契丹，介于奚霫、室韋、靺鞨之間，實彼群族帳之所賤者。今亟興師乘馬而南〔七〕，則其衆可知也。器械必資銅鐵竹箭膠漆之上品，舉非彼之所產，宜其窳頓不剛，惟中國之器是求，則其貧富可知也。金賊之嗜好，大在金幣子女，細及耳目玩物，則其所爲可知也。凡百亡國滅身之具，何其備邪！昔侯景所與同惡，無非鴛才，其黨自嘆曰：「乖僻至是，安得不敗？」金賊似景，皆暴起而滅必速也。苟明乎此，則何憚而不取以殲焉？既此之不明，其失之三也。金賊不避利，求割地以河爲界，執事者不盡河以賜之，姑賜高陽府、中山府、太原府暨其郡縣，無慮名城將百數，自以爲有謀也。不知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孰敢以寸土不在王會圖哉？高陽、中山者，我太祖、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艱難而得之者，乃一日談笑而棄之邪〔八〕？太原則太祖、太宗相繼親征，冒矢石甚于河北，其艱難則久于河北，真宗自謂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顧弗重邪？又忍如墮甌而棄之邪？執事不可，重諭之曰：彼初稱女真時，在我太祖朝嘗盜我白沙塞三馬，適爾貢馬之使在闕下，太祖命執之不遣僉年，渤海之使爲女真以表謝過則釋之。其在太宗時，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睥睨中國之地于今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賊其何厭，敢肆求黃

金重幣，不知其幾何，但聞國家府庫空竭，下拮于公卿大夫士家，細不遺乎閭里民庶，其上逮宮幃供奉之器，則苟有人心者，不忍言也。方唐吐蕃縱橫凌轢時，入京城劫掠黃金，則必有之，亦不聞明言求金于王城也。其在鹽州、夏州者，則嘗求金矣，是吐蕃施于鹽州、夏州者，金賊傲侮于京城也，不已甚乎！執事者何不諭之曰：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也，國家于經費之外，未嘗敢以一毫賞無功也。且國家初未嘗相聚斂之臣，亦無事于府庫之富也，安得有金以滿谿壑之欲哉！在我國家之初，女真歲以市馬于中國而資富，其後女真服事契丹，則中國但知有契丹之馬，而不知有女真之馬也。女真之名馬遂亦絕種，得非天以其馬畀中國而不畀契丹乎？女真又安得而私邪？以故不逞而南，唯以無馬爲恨，塗路剽掠而未知已也。彼窮餓不得吾市之金，乃無名之求邪？夷狄皆貪而多詐，唯女真之貪而多詐，高麗猶賤之，雍熙間嘗爲吾使者訴之也。以黃金棄之溪壑，此其失之五也。《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誅盟，中國諸侯之盟固在所誅，況以中國盟夷狄乎？又況以王人與盟乎？隱二年，唐之盟魯，與戎盟也〔九〕，此《春秋》始隱之一端也。僖八年，洮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與盟也，此《春秋》責齊晉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于盟，盟而不已至于質子，則又《春秋》之所不誅也。在漢唐時，但聞夷狄有質子于中國，不聞中國有質子于夷狄，禮則然也。金賊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質子，苟有明《春秋》之大臣，則其責當如何，無乃失中國之所以尊者乎！彼如有求質子而及親王也，何不諭之曰：親王者，上皇之子也，陛下方如堯親九族，忍棄上皇之子于胡虜乎？如質陛下之子，則方就外傳，未任武部之事邪〔一〇〕。彼雖犬羊，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親也，聞此言，恐亦聳然

自失矣。又如求質宰相，則當諭之曰：宰相者，陛下之股肱也，何可一日不相與以成一體乎？邦昌者，雖不知爲何等人，既命之爲宰相，則當待之以宰相也。彼亦號有君臣，則宜知宰相之重矣，亦聞此言而得安乎？雖然，質固何有哉？曹公因韓浩私呂布，不顧夏侯敦之被質，著令有持質者皆并擊弗顧，由是劫質者遂絕，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國也。中國不得其所以爲尊者，其失之六也。然金賊一日得吾瀛、定、并門重鎮，未必能爲其強；其得吾金幣無慮數十萬，未必能爲其富。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鬪爭，是其犬羊狺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于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唯有一事大可懼者，又特遺之以謀臣也，遂將使此小醜得以其強者爲強，富者爲富，可不懼乎？國家以契丹歸朝官悉遣歸于此小醜，無乃執事者未之思乎？蓋此色人布滿州郡，無慮萬數，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且嘗預官聯，臨局務，亦有喜讀書，通吏事者。其便弓馬多膂力，喜戰鬪，則又其性習然也。且其中國之事體人物，靡有不知其孰強孰弱，孰能孰否，與夫道里孰遠孰近（一一），孰險孰易，皆得以爲此賊之謀，其害一也。此色人在中州，初頗喜自陳其高曾之家世，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曰此郡縣者吾墳墓猶存也。幸今復爲王民，亦頗買田種藝，與人家婚姻，其意不淺矣。亦頗有惜中國不用賢，多遺才，爲司馬公而歎息者。今一旦阻其慕王風之心，投之于犬羊猪彘之群，則以其苦心爲彼孽謀，其害二也。且彼與金賊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或當南北戰鬪時，兵刃相殘之酷者。今又一旦快彼賊心，其害三也。彼携老幼慟哭，駕胡車彎弓露刃而行，籍籍道路間，言曰：「投彼死爾，孰若死在此？」

以故所過之處，閉戶避之，既宿而去，則居者相賀。如其爲彼用也，亦可慮哉，其害四也。金賊陸梁于城下時，此輩亦有請質妻孥，願與之格鬪者。廟堂之謀曾不知出此，而州縣固不敢上聞矣。此一大便而資以爲彼小醜之用，其害五也。彼歸自契丹，而乃復歸之于金賊，不知爲何名也。無乃示怯于金賊者過甚乎？其害六也。使彼顧盼之間，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弱者羞惡，强者怨恨，道路爲之咨嗟，非王者無外之度，非天無不覆之美，其害七也。明有此七害，而議者不過曰：廟堂有徙戎之論，爲日久矣，適此時而徙之，不貽中國他日之害也。復請之曰：如可徙也，豈無異日？執事者幸少待之，徙之金賊，孰若待我國家廟堂之議成，復疆理幽薊之舊土，使彼復有仕于彼乎？且諸葛亮于南蠻四郡，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借此萬餘人皆無所知解，直以增彼馳突之數，固亦不可。彼小族實難得生齒，所以汲汲是求也。昔朱克融輩方飢寒于京師時，從宰相乞一飽之日而不可得，安知復有幽燕故巢，不忝其祖滔之風，終爲唐室之害哉（一二）？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詔書，復存之于中國，其失之七也。此賊蟻聚于城下時，大臣不知畫謀，不知一日縱敵，百世爲害，戰士不肯盡力，留賊以累君父。圍人養虎自貽害，不勝責也。傳曰：「無伏節死難之臣，孔子傷焉。」可不信乎！設不能有鐘鼓舉而殲之，尚可震而逼之，合而圍之（一三），使鳥不得渡，馬不得嘶，此賊不忿而相搏以死，則無食而餓死矣。奈何既不得攻，又不得圍，縱其遊騎散卒，或百或十，朝出而殘一邑，又明日出而殘一邑。王畿根本之地，富室最多，適足以資其流血成溝也。王畿蕩滅將盡，遂及輔郡諸縣鎮，走官吏如雞犬，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近膽落，不暇寒心。然非金賊殘之也，實官軍殘

之也。方賊入一邑時，未聞官軍一人襲而來救，咸謂彼出不意，而我適不爲之備也。以故知閹貫前日臧底河之敗，士卒死者十萬，不減永洛之酷，朝廷莫得而聞也。貫蹙，熙河經略使劉法出師，爲西賊掩而殺之，如携童稚，朝廷受百官班，賀西師之捷也。近而劉延慶于雄州北殭尸百餘里，而棄金帛軍實于亂尸之中，不可稱數。并取雄州弓手，天下稱爲梟勇，而契丹素所畏者，貫悉殺之，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慶，而貫尋封王矣。法制之兵當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國家征兵于方鎮而未至也，前與之和矣，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敗，不能從也，是《春秋》之法也，敢不守而行之？韓信之伐齊，先有酈食其與齊和矣；李靖之滅頡利，唐儉深入虜庭而和矣；薛仁貴之取九姓，先受其降，而知降者僞，則不若悉坑之之威也。是皆《春秋》之法也，何獨古人以制勝〔二四〕，今則失之，無乃天下之士惡言孔子《春秋》之弊乎？雖然，征兵于方鎮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何也？漢陳豨反于代，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高祖乃躬選壯士于邯鄲，蓋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唐代宗有吐蕃、党項京師之危〔二五〕，詔諸道兵，四十日無一人入關者，吐蕃、党項雖爲天下所嫉，而程元振、李輔國凶閹之君，復爲天下之所忌也。天下豈不曰元振、輔國者，吾家之吐蕃党項也？塞上之吐蕃、党項，吾力可及，而吾家之吐蕃、党項，吾力之不可及也。今閹貫之凶燄出元振、輔國上，既未梟而醢之，尤爲天下之所忌也，然實因兵制驅之而然者，何則？兵在州郡，則兵馴而州郡重，兵專命將則兵驕而州郡輕，蓋將重則州郡不得不輕，將驕則兵不得不驕。惟州郡輕則帥府輕，帥府輕則京師輕，此天下之勢也。祖宗之兵寓于州郡，命其守臣曰知州軍，以某軍重某州也，其將則州都監是也。州郡都監平日事

其守臣卑且謹，則其兵無自肆也。此祖宗之兵制也。開寶之兵三十七萬，是謂必勝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萬，是謂威武之兵。天禧之兵九十一萬，是謂太平之世保大之兵。慶曆之兵一百二十五萬，是謂吳賊之後應變之兵。皆以根抵京師，而枝幹四方，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損于一日也。乃有大臣喜變更祖宗之法度，兵制亦不得而存〔二六〕，合數州之兵以爲一將，將重而州郡輕矣。州雖有兵之營幕而窘于月食時衣，其號令之所加，進退之所繫，則在將而不在守臣，以都監而領剩員，廂軍之外，不知將司一事也。將兵視州民如胡越，將官待守臣如寇讎，又有大可懼者。幸宗廟社稷之靈，無回戈吞噬之變，則昧者未之諭也。唯司馬溫公，熙寧中在洛下，見留守前宰相韓絳，以數十老弱之卒，奉旨禱雨中嶽，而將兵有出城之禁，奏疏論之。曾布帥太原〔二七〕，躬自不勝將司之無禮，而終不以將法爲非也。此者不幸有金賊之役，如徵舊制之兵，則詔至一州之日，則一州之兵奔命而東，上不必待于他州，切恐他州之我先也，州兵之急于用也。今征新法之將兵，而將兵分隸數州，必合而起之，又各仰其州之錢糧以資之，是州兵一日之事，爲將兵累日之事也。將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國家承平日久，人材不甚相遠，都監之材武不知視將官果何如，唯閭閻之役，商旅之族，乃得超授將官，而都監孤寒，以考第平進者，不敢與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失，使其赴援不時之弊也。若其京師兵制之失，使其寡弱不足以爲京師之重，而威乎天下者，亦其自變更祖宗之舊制也。祖宗知漢唐都雍與洛，以山河爲險，人可兼而有也〔二八〕。今都汴陽，無山河爲險，而唯以人爲固，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或分糧于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輕重之，唯我以之爲用，是本朝以兵設險，險于雍洛之河山也。奈何喜變更

之大臣，銷去祖宗傳城之兵營，曰坐糜太倉無用也，曰闕額之金因得以爲利也，閑地可以利室廬也。大臣而淺且陋一至于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宋守約自以併營爲功，聞于一時矣，使我翊衛京城之兵營，十無一存者矣。今之貴臣強宗，則爲別館園囿，與夫道宮釋宇者，皆昔之營地也。後生但誇今日遊地之雄，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倘如祖宗之舊制，城外之兵營棋布相望，而警歛之音日夜徹乎數百里之間，使四夷來朝貢者遠而望之，于鬱葱佳氣之外，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則被金賊雖欲喘息于城下，而無以留旦暮也。祖宗以兵爲險，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濬也，吾之京師是謂天邑，是謂神皋，其守唯在四夷也。由是觀之，祖宗京師之兵制，優于唐之時府衛多矣。唐之府衛遠，而不若我之近也；唐之府衛勤于命將，而我初不命將以私之也。內外兵制繫國家安危，其失之九也。幸而有三策焉，曰：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而高陽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鎮，而中山可保也。在唐則魏博重于鎮冀，鎮冀重于幽燕，魏博、鎮冀合而制幽燕者也。祖宗于河北建四郡，而河東唯太原一鎮，其旨微矣。今不得已，于晉于潞，或擇建一鎮，或各建一鎮，則太原可保也。此重鎮之策也。于河北、河東慎擇守臣，文武並用，待之則厚，委之則專，于轉運使、提點刑獄之外，無繁破旁午之使者，以蹂踐之，搏噬之，則金賊雖得吾州縣，而無得乎人者，安能一日而居哉？大要如太祖時，郭進于邢州，李漢超于關南，何繼筠于鎮定，賀惟忠于易州，李謙溥于隰州，姚內斌于慶州，董遵誨于通遠，王昇于原州，不減唐李抱真于澤潞，馬燧于太原。雖曰崎嶇于劇賊之中，而威震于華戎之上，吾民既安矣，何恤乎小醜？夫然後于民給復者五年，末之猶三年，明詔曰：「山澤之利，與爾共之，吾不禁

也。鹽食之貨，爾專有之，吾不與也。爾無種糧，則吾給之；爾無牛耕，則吾畀之；爾無農器，則吾鑄之。」于是乎十數年流轉四方之民，不約而無遠邇來歸矣。唐宣宗何德以復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能以恩惠顧于既歸之後，猶不失《春秋》重民之道也。此內治之策也。遠交而近攻者，范雎之謀，唐太宗爲能用之也。王者之師不必出，而以夷狄攻夷狄，則王者之師不戰也。國家之制遷賊命于藩羅支，其制元昊亦命乎唃廝囉，是世效忠順以報朝廷者。一旦滅之爲郡縣，今熙河是也，自是夷狄怨中國多矣，德之不以爲恩也，疆場之上無日無烽火之警。今因金賊陸梁之後，丕然大變其政，得重使如唐賈林、本朝曹利用之類，以告室韋奚霫靺鞨諸蕃，鳴金賊之罪而四攻之，金賊何地以苟活哉？若高麗則金賊素所臣事者，我之厚高麗者如何，其爲我緩急之役當如何，將見金賊雖苟活，不可得也。《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國，孔子猶書衛人立晉，不與齊侯之專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天子爲能命韓昉輩訪耶律之後，禮而立之，則九夷八蠻罔不仰中國之至仁，服陛下之丕德，非特爲耶律氏再生骨肉之恩也。仁之所施者深，則誠之所歸者廣，于是乎耶律氏爲我藩籬，蚤虱金賊而湯櫛之，凡厥涿薊諸郡，恐却之而必以歸也。漢光武不肯從藏宮、馬武之謀，因匈奴衰亂而取之，乃立南單于以制北單于（一九）。唐太宗雖曰滅頡利而立突利可汗，使率其故部，示不滅人之國也。故曰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今何憚而不爲！此外交之策也。唐太宗有郭子儀爲將，吐蕃內侵，相繼五年。德宗有李晟爲將，而吐蕃內侵，相繼三年。則今日之憂，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廟堂之上可遽緩帶乎？借如三鎮之地已無及，而三鎮之餘猶可及也。今日之師已無補，而明年之師或尚可補也。皮膚之疾愈而却醫

可也，心腹之疾猶存而醫未易却也。《嵩山文集》卷三。又見《曹南文獻錄》卷六二。

〔一〕不：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叛：原作「判」，據右引改。

〔三〕適：原作「敵」，據右引改。

〔四〕中行說：原僅有「中」字，他缺，據右引補。

〔五〕「如」下原有「俾」字，「師」下原無「者」字，據右引刪補。

〔六〕使得：原作「就」；說：原作「議」，據右引改。

〔七〕興：原作「乞」；乘：原作「奪」，據右引改。

〔八〕笑：原作「話」，據右引改。

〔九〕盟：原作「盟盟」，據右引刪一「盟」字。

〔一〇〕右引「武部」作「行伍」，「邪」作「也」。

〔一一〕里：原作「理」，此句與下句四「孰」字原皆作「而」，據右引改。

〔一二〕害：原缺，據右引補。

〔一三〕合：原作「什」，據右引改。

〔一四〕「制勝」及下句「今」字，原無，據右引補。

〔一五〕代：原作「太」，據右引改。

〔一六〕存：原作「在」，據右引改。

〔二七〕帥：原作「師」，據右引改。

〔二八〕兼：原作「更」，據右引改。

〔二九〕北單于：原作「化單于」，據右引改。

達言

君子終老而困窮，不見于事業，猶見于言，言者君子之事業也。天下無道，君子既不得位，又不得言；天下有道，君子雖不得位，猶得于言，言者有道之世也。作《達言》。

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猾夏之事？乃以蠻夷猾夏命皋陶作士，何也？曰：是事之有無，典策久矣，孰詰也？蓋有猾夏之蠻夷，不害爲唐虞之至治。而或命官于無事之時，以爲天下萬世之戒，是所以稱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寇賊奸宄，何也？曰：天下治亂，必原其所自。彼蠻夷猾夏，實自乎寇賊奸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禍亂之機，與夫存亡之微，折猶與而果決，存百世于一朝者，皆自吾內以餉乎外也。項羽之勇，范增之智，不能執沛公于座上者，項伯舞劍，以身衛沛公也。曹公、袁紹相厄官渡，無異兩虎額吼，果誰勇怯？而曹公卒走袁紹，坑其衆八萬者，紹將高覽、張洽輩率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苻堅以百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爲將，視晉君若浮苴孤鷺然，乃絕肥水未半，而潰于謝石五千之兵，秦帝僅以身免者，萇、垂懷亡國之禍心，其尚書朱序降晉

而爲之謀，曰大兵未集而擊之易也。魏叛臣侯景狐兔犬狼之衆，何足以當梁氏江海富庶太平之久？乃一旦入石頭，據金陵，如戲劇者，梁臨賀王正德導景反〔二〕，而丞相朱异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朝雖有郭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長安，踐京畿者，李輔國、程元振二閹無君于內，而僕固懷恩于外爲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噬，不減袁、曹，而唐室之危甚于官渡，未知二孽誰先得之。一旦全忠先滅唐爲梁也，唐宰相崔湊即陰爲梁之佐命也。嗚呼，蠻夷寇賊奸宄實同機並杼而發也〔三〕。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不辨蕃漢之兵，皆曰童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旌旂甲馬，皆曰童家之旌旂甲馬也。至于金穀貨幣，不知爲朝廷之有，皆曰童家之金穀貨幣也。故金賊一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而石嶺關不得以爲固，近而大河不得以爲險，談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弱，人民之愚憊，以金賊之兵甲旌旂久無辨于華戎也，幾何而不開門洒道以迎之也哉？金賊于京師城下有得色，肆言曰：「童王招我來。」聞者恨之〔三〕。閹方平既以大河之橋延金賊，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賊，益可懼乎！京師百姓于是上念社稷宗廟之危，下顧父母子孫之酷，不勝其忿，不約而起，大呼于道，取閹孺數十人于馬上，拉而碎之，則人情大可見已。天其或者必以閹貫待司寇藁街之誅，未使戕于市人之手，與執事者，其可忽乎？或者不敢沒輿論，而私懷群閹之惠〔四〕，則假之于市人，指詬宰相，以高歡憤張彝爲言，何其不知類也！東魏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乞銓削武人品秩，羽林千餘人乃殺彝父子甚慘，于是懷朔鎮使高歡在洛見之〔五〕，歸而傾產結客，得司馬子如、孫騰、侯景輩，逞其樂禍之心，豈今日比也？魏羽林千人，實雜以羌渾之醜，報其一身之事爾。今京師巨萬齊民，世

世荷皇家亭毒鞠育之恩，相與念虜寇無名，一日蟻結于嚴城之下，天子將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得一日之大，深究禍亂之原，實在群閹，則取殘之。以我之公憤諭彼之私讎，相去萬里而遠也。彼高歡異類，久以胡后臨朝淫亂，元父、劉勝輩寵任驕恣，流毒國中，魏室將亡，歡先有心，則因葬事而作耳。國家累聖洽光，四海澄清，陛下尊養青宮者十年，其傳祚之數日，皇天以此狂虜警懼增德，豈齊魏之妖可並世而言邪？乃若宰相爲都人指詬毀辱者，昔亦有之。唐憲宗明君也，相皇甫鎛之日，殿廷班列相與驚駭，街衢市肆相與大呼，裴度率衆情而上疏曰：「忽取微人列于重地，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度之言可信不誣也，未聞當時責驚駭者何士，刑笑呼者何民。豈不謂此邦家之差也，唯當自治于上，而一切無怒于下也。或者不以皇甫鎛爲言，而言高歡以垢聖世，何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于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小人迭爲進退，而各從其類，不可須臾至列也。其爲宮嬪，爲財賂，爲閹官，爲兵革，爲盜賊，爲夷狄，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者也。若夫朝廷有道，絕女謁、薄官爵，不私財賂，不翫兵革，盜賊不起，夷狄賓服者，皆陽也，君子以類進者也。唯小人盛于廷，則夷狄盛于邊。在廷無一小人，則在邊無一夷狄，錙銖低昂不欺也。小人方盛而盜軒冕，則夷狄亦盛而寇疆場；小人熾盛而僭公卿，則夷狄亦大盛而害王侯。一日小人退則夷狄退，不勞干戈鼓鼙之武也。若小人與君子雜進，則夷狄與華夏亦雜居；小人未盡退，而夷狄未盡退也。今日之事可觀也已。《嵩山文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曹南文獻錄》卷六二。

〔一〕導景反：原作「導之景」，據四庫本改。

〔二〕發：原作「敏」，據右引改。

〔三〕恨：原作「冤」，據右引改。

〔四〕惠：原作「悲」，據右引改。

〔五〕懷朔：原作「德朔」，據《北齊書·神武紀上》改，時高歡爲懷朔鎮函使。

全宋文卷二八〇九

晁說之 一二

易 規

說之山縣無事，輒以所閒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磁州武安縣咸池軒。

三 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既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于六畫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蓋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奈何後之學者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乎？伏羲初畫卦時，三才不

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察者，無所不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于此，何衡陽且屢排之「二」，況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予欲無言。」其所感不淺矣。說之初聞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彖》《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羲之《易》也。翻乃蔽于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唯揚子雲準《易》而爲三玄，一行論三徵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羲氏之《易》也。

易爻相應

學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予不知其何以也。《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數非一也，其詳至于三言五言七言而巳，未嘗及所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咸》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弘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諄勤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無咎，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无妄》、《咸》、《恒》、《遯》、《睽》、《損》、《萃》、《升》、《未濟》十有六卦之象，以應爲言，而實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脫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剛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象，何爲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象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邪？《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爲應耳，

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夬》九二之載善矣，九三、上九號爲無應，而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顧豈不善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爲無應，而九二「鳴鶴在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爲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爲有應，而初九「凶于捨龜」，六四「吉于得虎」，又乃陰利應而陽不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爲無應，而初六「允升大吉」，《三》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陰無應而俱得乎？《豐》初九、九四號爲無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乎？《鼎》六五、九四號爲有應，而六五「鼎黃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爲無應，而上九又亦「王鉉」，何邪？《睽》初九、九四號爲無應，而九四「睽狐」，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上九又亦「睽狐」，何邪？《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乃俱，不以應而爲得，又復何邪？由是言之，烏論夫有應無應而明得失邪？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予嘗遠究其失，亦非弼倡之，特弼專以斯爲術耳。蓋前見乎九家之《易》與夫荀爽之傳、京房之占，而房占術中，應乃其一事也。蓋房于《易》論世故貴應，今捨世而惟應之尚，猶六軍戰而無元戎，徒貴奇兵也。且房之占，未必密于郭璞，而璞不以位爲應矣，況其不爲璞者乎？昔殷荊州問遠公曰：「《易》以何爲體？」遠公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響，便是《易》乎？」夫以感論《易》者，猶見鄙于前人，而乃區區于六位之應，不尤末乎！

位

《繫辭》謹于爻而略于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吉凶悔吝无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无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者既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陰居陰爲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爲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亦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焉！《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遺拇指之微，不諱豕鬼之怪，研極之不已乎？《繫辭》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夫六五、六三謂之危可也，詎皆凶乎？六二、六四俱不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爲善，則無過矣，何必用柔中而補過邪？學者不以四爲中，則六四永不能用柔中而補過邪？《謙》六四「無不利撝謙」，《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頤》六四「顛頤之吉，何邪？《繫辭》又論位之爲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即繼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爲虛，而仁爲實。位也，苟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升》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鼎》之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

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于《蹇》而危，何也？《解》之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于《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焉，何邪？《蹇》之四爻既俱得位，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也？《困》之九四號爲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需》之上六號爲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爲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爲得位，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九四號爲失位，而「旅于處，得其資斧」，《噬嗑》《彖》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則言「貞厲無咎，得當也」。《既濟》《彖》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彖》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失，初不繫于位之當否，果何足論哉！借如彼學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衆矣。《象》之所言才十有三，《履》、《豫》、《臨》、《噬嗑》、《震》、《兌》、《中孚》、《未濟》之六三，《解》、《夬》、《萃》、《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之當者亦衆矣，《象》之所言者才七，《比》、《兌》、《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賁》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邪？嗚呼，聖人之告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兼爻位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兼在卦者，則又亦兼卦著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無交害」之類是也，顧弗明乎？學者乃倡之，喜于自昧而已。

承 乘

學者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譬如狡兔三窟，期必一安。其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紛紛者至于專君奪民，分女冠婚，患失患得，區區封植，烏睹觀會通于自然，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離》皆得于上而失于下，《坎》皆得于下而失于上，豈其然乎？且觀之《繫辭》，曾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彖》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乎？《象》亦有所謂從上舍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復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止以一爻爲言也（三）。其言乘剛者凡五，《屯》、《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爾也，非《震》非《坎》未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止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難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爾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矣。荀悅稱「桓帝時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兌》、《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于世。」然則乘應之學

自苟爽而盛歟！

中正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于周公，亦且賢于仲尼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凡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艮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焉者，又復何邪？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而正，陽之居陰、陰之居陽爲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又復何邪？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外初六、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之事歟？《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邪？以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頤》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蒙》之六五不得爲童蒙之吉，《頤》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邪？蓋彖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而爲言，又安得以爻卦爲一體哉？曾卦爻之不辨也，悲夫！

卦 爻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所自也。卦以象告，爻以情言，又其爲用亦不同也。學者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頸也，卦猶贅也，聖人何喜多端而蘊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同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爾妄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何能成《小畜》之卦乎？《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彼爲之辭曰：「成卦則可爲，爻則不可。」予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擾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正爲六三二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棟撓本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弱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彖》而妄使卦爻冰炭者，卒無典常，旁行而流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象

昔嵇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卓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使意盡于象，則亦盡于言，而意非言之所盡，則

亦非象之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果莫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曉曉于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襄城患之，乃爲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是未免曉曉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輩巧于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弼乃太恕乎，是《易》之立象，猶詩人之託興于草木鳥獸乎！孫盛之誚弼，宜哉！盛爲象，妙于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于蓍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晝而吉凶並章，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圓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俱變，不與《巽》、《坎》同體。」嗚呼，不得嵇、殷與之談，必也孫安國乎！

主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概主之于五，不知孔子魯逢掖何乃爲百代文教之主歟？紂商王曾不得以獨夫自全，其故何邪？《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邪？《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爲之主邪？《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

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思乎！

德

夫卦辭變通，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以極矣。又乃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爲尚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顧豈一德之云哉？學者于《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于《艮》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于《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也，于《兌》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于《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爲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于《離》知其麗而不知其爲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彖于《恒》言《巽》而動，于《益》言動而《巽》，于《咸》言止而說，不於《損》言說而止，何邪？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于《損》非堅人之意也，如爲一之于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而不《剝》，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呼，學者于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尚乎！

變

智者觀變于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雨施而知天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秋，亦已晚

矣〔四〕。京房、虞翻、荀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爲《咸》、《恒》、《咸》、《恒》變而爲《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而爲《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而爲《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爲《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分居坤上，而爲《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晚乎？王弼獨知《賁》有《乾》、《坤》之變，而區區以情明爻通變，以辭明卦適變，又何其晚邪？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亡矣。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則既變而辭亡矣，弼曾未知思乎？孫盛謂弼以傳會之辨，麗于浮義，至于六爻變化，群象所效，五氣相推〔五〕，皆擯落，多所不關，非誣也。今之學者滔滔，又皆弼之下走也。

訓 詁

古之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至隋唐間，何妥、二劉輩好異務華，訓巧而過，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然解剥，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既成，紛然多足也。毫髮輕重，密于商君之治秦〔六〕，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之訓皆緩而簡，唯《易》爲甚。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亡」也；《艮》六五「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也；《兑》九四之「喜有慶」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異，學如之何哉！《豫》之九四，

所謂盍簪者，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牛在古非稼穡之資，而及乎簪，則亦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適契今日穿窬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甚衆，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不可不知，必如今人之語法讀《山海經》之類，多所不了，爲其語多倒故也。況夫《易》之作于中古乎？《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夬》初九「壯于前趾」〔七〕，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奈何後之人樂于穿窬，必爲之辭哉？若夫文字有科斗、籀、篆、隸書相仍之訛舛，或其授受之不同則具在別錄。《嵩山文集》卷一一。

〔一〕且：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二〕允：原無，據右引及《易·升》補。

〔三〕止：原作「正」，據四庫本改。

〔四〕已：原缺，據右引補。

〔五〕推：原作「惟」，據右引及孫盛《王弼注易》改。

〔六〕秦：原作「泰」，據四庫本改。

〔七〕夬：原作「夫」，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二八一〇

晁說之一三

堯典中氣中星

堯元年甲辰孟

日中星鳥：春分而日與斗中，則曰日中。春爲陽中，而春分又爲春之中也。方是之時，陽進而中，中以居晝，陰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在奎，出卯入酉，夜而奎亦出卯入酉。斗建卯之中，晝漏五十，夜之漏亦五十，是謂日中。方陽用事也，故稱日云。以此正夫仲之中氣，則孟而日疾，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于東而星見于南，則曰星鳥。東際乎南，木以主火，于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春分之昏星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東也。南方之中星，星是也。彼井鬼柳則過中，張翼軫則未中。若以謂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春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春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觜參仲，而井鬼，季而柳星

張，乃爲合度。如得于星中，則孟而昏觜參中，仲而昏井鬼中，季而昏柳星張中，從可知也。

日永星火：夏至而日近斗遠，則曰日永，日行極北，斗行極南也，天去地下高而日行地中淺也。陽與陰交，而陽數多、陰數少，不勝乎陽也。日行極北，故日永而暑生于上；斗行極南，故夜短而溼生于下。天去地下高，故日永而形則益；日行地中淺，故夜短而氣在後。陽數多故晝數多，陰數少故夜數少。日出乎寅而入乎酉也，陰不勝乎陽，故日出即見，而無物以蔽之，陽方盛也，故稱日永而已。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日遲，季而日疾，從可知也。日行于南而星見于東，則曰星火。南際于東，火生于木，于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夏至之昏房二度中，東正中天也。所謂東正中天者，東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南也。東方之中星，房是也。彼角亢氏則過中心，尾箕則未中，若以謂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也，非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翼軫，仲而角亢，季而氏，房心乃爲合度。如得于房中，則孟而昏翼軫中，仲而昏角亢中，季而昏氏房心中，從可知也。

宵中星虛：秋分而斗與日中，則曰宵中。秋爲陰中，而秋分又居秋之中也。方是之時，陰進而中中以居晝，陽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在角，出卯入酉，夜而角亦出卯入酉。斗建酉之中，夜漏五

十，晝之漏亦五十，是謂宵中，方陰用事也，故稱宵云。于宵之中，實知日之所在也。得日之所在，則知中星之度也，故必舉宵與日相成也。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宵疾，季而宵遲，從可知也。夫既得于宵中，則晦朔弦望朏朧舉可考矣。孰謂不言月乎？日行于西而星見於北，則曰星虛。西際乎北，金以生水，于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秋分之昏虛九度中（二），而北正中天也。所謂北正中天者，北方之中星見而正西也。北方之中星，虛是也。《釋天》曰：「北陸，虛也。」又曰：「玄枵，虛也。」彼斗牛女則過中，危室壁則未中。若以謂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星九十六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秋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秋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秋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尾箕，仲而斗牛，季而女虛，危乃爲合度。如得于虛之中，則孟而昏尾箕中，仲而昏斗牛中，季而昏女虛危中，從可知也。

日短星昴：冬至而日遠斗近則曰日短。日行極南，斗行極北也，天去地下淺，而日行地中深也。陰與陽易而陰數多，陽數少，陽不勝乎陰也。日行極南，故日短而寒生于上。斗行極北，故夜永而燥生于下。天去地下淺，故日短而形則損。日行地中深，故夜永而氣在先。陽不勝乎陰，故日雖出而未見，有蔽之者也。陰數多故夜數多，陽數少故晝數少。日出乎卯而入乎申也，陽方易也，故稱日短云。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日疾，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于北而星見于西，則曰星昴。北際乎

西，水生于金，于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昴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北也。南方之中星，昴是也。故《釋天》曰：「西陸，昴也。」又曰：「大梁，昴也。」彼奎婁胃則過中，畢觜參則未中，若以謂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八十三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冬至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室壁，仲而奎婁，季而胃昴，畢乃爲合度。如得于昴之中，則孟而昏室壁中，仲而昏奎婁中，季而昏胃昴畢中，從可知也。歷代儒生執常夜昏見之中星，乃以此中星爲季月之時，如王肅、何承天、梁武帝、虞翻、王孝通、李淳風輩，號知曆者，尚且惑之。至隋劉焯始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爲合朔。然本之于冬至之日，日在危則非也，又以堯元年丙子亦非也。傅仁均雖亦知此爲合朔，而專守昴中，使其曆法闊疏，見非于王孝通。至唐一行始考冬至在虛一度，而得鳥火虛昴之正焉。劉向謂春張昏而中可以種穀，夏大火昏而中可以黍菽，秋虛昏而中可以種麥，冬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亦是類也。《嵩山文集》卷一一。

〔二〕之：原作「之之」，據四庫本刪。

日 法

寅賓出日：經天者必始于測日，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如不得于日，則莫得于天也。測日必立之表，立表必于地之中。帝堯之時，嵎夷實地之中也，何則？冀州帝堯之所都，當是之時，天下之中也。嵎夷又冀州之中也，測其出之景而導之，謂之「寅賓出日」，萬物于是乎不昧。夫陽之用事也，夫有所出而莫爲之儼，則失其行矣。非日失其行也，人于是失日之行也。儼如賓主之儼，徐邈之讀是也。古文儼通作賓，孔氏以賓爲導，亦讀曰儼。近世乃爲賓主之說，非也。此正以日爲王，非可賓之，且儼與餞之義正相允會云。得出日之正，故一日而進十，五日而退十，四日始進終退，二十八日始退終進，莫不正也。方是之時，日出東中而入西中，言出日則其入于西中者可知也。方其以陽用事也，故稱其日出云。以至夏而出于東北維，入于西北維，亦可知也。羲叔之職不言出日，寓之于此焉。

寅餞納日：測其入之景而候之謂之「寅餞納日」。萬物于是乎不失未陰之用事也。夫既入而莫爲之餞，則失其所歸矣。非日失其所歸也，人于是失日之歸也。餞如賓主之餞故也。方是之時，日入西中而出東中，言納日則其出于東中者可知也。方以其陰用事也，故言納云。以至冬而出于東南維，入

于西南維，亦可知也。和叔之職不言納日，寓之于此也。夫既知日之所納，則知月之所出矣。一日而朒，十五日而朒，以日爲紀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不少間也。或以爲羲、和以成歲爲事，言日而未嘗言月，非篤論也。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羲、和既以秩在四時矣，日于是乎分，月于是乎建，時于是乎正，歲于是乎成。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日章也，以閏月建月會也。定四時，正時統也，成歲，立歲元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周于二十七日，正于二十八日，虛于二十九日，盈于三十日。朔與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周爲復始，故日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期者，周而復始之名也。有六旬云者，實名之而虛數之也。實當有三百六十六日，而通以六小，則三百五十四日也。四日亦得一句之數也，故不曰六十日，而曰有六旬云。而有六日者，亦實名之而虛數之也。實當有六日，而以氣盈朔虛，則得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四分日之一，亦得一日之數也。故又稱曰有六日云。所以然者，陰陽之理、死生之義、消息之數于是乎在也。常月以之成焉，閏月以之生焉，三歲失閏則差一月，九歲失閏則差三月，十七歲失閏則差六月。是閏月者，所以正常月也，閏月正則常月正矣。故特以閏月爲言，夫月既建，則時自正矣。定，古文作正，開元誤作定。期，古文從日，而小篆從月。《嵩山文集》卷一一。

洪範小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先《武成》以事天，後《洪範》以極天道，不稱周年而稱商祀，就箕子以訪焉，則武成所謂乃反商政，政由舊者，于是乎在。武王若曰：箕子者，吾商之舊三公也，吾欲有聞則訪焉。

「帝乃震怒，不畀」：不畀者，不與也。帝之不與鯀者，鯀失治道于天下也。故聲其惡曰：「彝倫攸斁」。迹其不畀之實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嗣鯀之職，而鯀之所不舉者，一日興起也。舊說廢父與子者誤也，其意私且狹也。「天乃錫禹」者，錫其所興也，錫則畀之也。「《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者，天人德之也。

「初一日五行」：五行得其叙，是謂「彝倫攸叙」。土爰稼穡，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皆具于土矣。土何事之有？其于稼穡則從人之欲而無不可也。爰，曰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潤下作鹹，水，鹹也。炎上作苦，火，苦也。曲直作酸，木，酸也。從革作辛，金，辛也。稼穡作甘，土，甘也。

「二、五事」：「一曰貌」，木也；「二曰言」，金也；「三曰視」，火也；「四曰聽」，水也；「五曰思」，土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五行之具用也；「四曰司空」，水也；「五曰司徒」，土也；「六曰司寇」，金也；「七曰賓」，木也；「八曰師」，火也〔二〕。下缺。

上缺。保之極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人君人臣所以作極之術如此也。人君之極，極于上帝；庶民之極，極于吾君也。「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事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當次于「五福」之疇。

「六、三德」：「一曰正直」，土也。「二曰剛克」，火也，金也。「三曰柔克」，水也，木也。「平康正直」，同土用土也。「疆弗友剛克」，因水木用火金也。「變友柔克」，因火金用水木也。「沉潛剛克」，因水用火也。「高明柔克」，因火用水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當次于「五福」之疇。

「七、稽疑」：「一曰雨」，木也。「一曰霽」，火也。「一曰蒙」，金也。「一曰驛」，水也。「一曰克」，土也。「一曰貞，一曰悔」，五行具也。蒙，金文作雩，天氣下地不應也。驛，今文作圉，升雲半有半無也。克，于龜象五行交相，堯與土之狀相類。

「八、庶徵」：「一曰雨」，木也。「一曰暘」，金也。「一曰燠」，火也。「一曰寒」，水也。「一曰風」，土也。

「曰肅〔三〕，時雨若」，木以類從也。「曰哲，時燠若」，火以類從也。「曰聖，時風若」，土以類從也。咎徵「曰狂，恒雨若」，木自咎也。「曰僭，恒暘若」，金自咎也。「曰豫，恒燠若」，火自咎也。「曰急，恒寒若」，水自咎也。「曰蒙，恒風若」，土自咎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當次「五紀」之疇。

「九、五福」：「一曰壽」，土也。「二曰富」，水也。「三曰康寧」，火也。「四曰攸好德」，木也。「五曰考終命」，金也。惟五福實亦備用，如壽富而康寧，康寧而壽富，攸好德而考終命，考終命而壽富之類。「六極」：「一曰凶短折」，土也，金也。「二曰疾」，火也。「三曰憂」，火也。「四曰貧」，水也。「五曰惡」，木也。「六曰弱」，木也。

說之二十年前爲《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爲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遇金賊于睢陽，五世圖書悉以灰燼，寧知有吾之《洪範傳》？今年戊申冬飄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嘗標記予傳之五行于本書，予欣然見之，如睹再生之物也。方抱病危弱，于冬至前一日因作此小傳，自安其私也。而念學者之益，良亦未易議也。二十二日壬寅。至其次序，則多本諸泰山姜至之先生，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嵩山文集》卷一一。又見《經義考》卷九六，《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二。

〔二〕師火也：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日肅」上據《尚書》本文及上下文例當有「休徵」二字。

詩之序論 一

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夫作詩之君子，世莫得而氏之，其所經見者，則周公、吉甫、家父、孟子也。其人大聖且賢也，其所作可與二三君子偶者，雖末之，亦善士也。其感惟深，其誠惟加，其辭惟緩，徘徊自致吾愛君之心焉，先王先公之烈于是乎在也。序詩者于所刺不諱時君之惡而暴其私，無所不及，雖閭閻委瑣之私，亦不過是，豈特善罵云乎邪？亦自善訐，而餘怒悉紓而罷矣，尚何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文之訓詁，比之音聲以成詩乎？吾君既治，一國之君皆美之也，吾何容心哉？猶然以廉肉節奏詠之，是所以爲先王先公之烈者也。序詩者于所美直而且倨，殆類考功所書縣令最狀，尚何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文之訓詁，比之音以成詩乎？孰爲「《詩》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乎？如《山有樞》之序曰：「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思矣。如此之類，一序而足，

又何必詩之作邪？由是觀之，詩之所序非當時之所作明矣。且逸詩之傳，幸而託於金石得完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耶？自《澤陂》之序絕，其後繼而有作者，屈原《離騷》亦未嘗有序，而序之者王逸也。秦漢之間，古詩之傳，興致深遠，頗有國風遺韻，而亦未嘗有序。知之者固自知之，況夫先民之言，本諸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其言不患乎不明也。譬諸喜樂而笙歌，疾痛而呻吟，古今一也，又豈懼人之不可知，則默以已乎？殆夫晉魏文墨之士，才力凡下，陋不知學，因習說《詩》之序而自爲其詩序，蓋可慚也已。今之說者反因此以誣商周之君子，何異以王莽論周公哉？《嵩山文集》卷一一。

詩之序論 二

或曰《詩》之序非當時之所作，抑子夏之所作歟？曰：予不知子以子夏爲何如人也。周之東遷，諸侯未之有勤王者，衛宣公不知從王伐鄭，《春秋》罪之矣；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其與衛人之怨王歟？當斯之時，桓王五聘于魯，而諸侯未之有親王者；序《葛藟》，刺「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則諸侯之親王者其已厚歟？秦康公隳其先君穆公之業，惟知日構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而終身戰不知已；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知母存焉」，是果純孝歟？周公之誅管、蔡，不得已也；序《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

何其安忍而善厄人哉？又安在其爲燕耶？「忽之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則今世昏姻論族者賢矣哉？君子之與正而抑篡弑也尚矣，鄭昭公正也，當立者也，《山有扶蘇》、《蓺兮》、《狡童》之類序，忽而刺之。幽后亦未之有可刺者，而序《白華》刺之。晉武公、陳厲公者，內弑而盜立之君也，石季龍，苻堅之流也，序《無衣》美武公，序《墓門》姑責「陳佗無良師傅」，失其類耶！尊王而賤夷狄，天下之通義也。秦仲者，石勒、劉元海之流也，秦襄公，聰、曜之流也。序《車鄰》「美秦仲」，序《駟鐵》、《小戎》「美襄公」，何也？夫取非所有者盜也，襄公取周地而能之，果足訓哉？周之王應天命也，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是文王以伐紂爲志，武王以伐紂爲功也。序《庭燎》因以箴宣王，則《雲漢》之作妄也。序《沔水》規宣王，則《韓奕》之作妄也。序《鶴鳴》誨宣王，序《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刺宣王，則《崧高》、《烝民》之作妄也。序《祈父》刺宣王，則《江漢》之作妄也。《小雅》之貴爲大雅，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風雅頌各有體，序《騶虞》「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者，風其爲雅歟？文王其爲僭王歟？序《魚麗》「美萬物盛多，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歟？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頌其爲小雅歟？子夏苟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正而抑篡弑，尊王而賤夷狄，明乎周之王業，謹乎風雅頌之體，則序《詩》者非子夏也。善夫韓愈之議曰：「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且夫《春秋》之志深矣，豈特定哀之間多微辭

哉？後世學士大夫聚十數師儒之說，而傳道之尚多所不通。夫子於洙泗之間，口以授受，而不敢公者，言遜也。何爲夫子怯於《春秋》而子夏勇於序《詩》乎？至於《喪服傳》稱子夏所作，予何疑焉？《嵩山文集》卷一一。

詩之序論 三

或曰：鄭君於《詩譜》以序爲子夏所作，及於鄭志答張逸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者，謂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其意又以是爲毛公所作。然則是序，毛公之所作歟？曰：此予疑不能明也。在漢有齊《詩》、韓《詩》、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而傳者多卿相顯人，所說與毛《詩》又不類，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二）、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號爲博極群書，而乃因三家之說爲之言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惟序同則說亦同，而說之不同者，序之不同可知也。惜乎典籍堙滅之餘，三家之說不著於今，而今所略見者韓《詩》之叙，曰《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蝥螋》「刺奔女也」，

其詳可勝言哉！今於文章猶不能與人同機杼，而既名之曰四家《詩》，則《詩》各有叙也明矣。且說韓《詩》者，謂其叙子夏所作，說毛《詩》者亦曰子夏叙也，是何一人之手異同如此邪？無乃各託所尊以求信於人乎？然則毛《詩》之序，毛公所作歟？毛公無一言以及序，而傳《詩》甚略，得非以其大旨已見於序歟？予所以疑不能明者，爲其多駢蔓不純之語，亦似非出於一手故也。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鳴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其駢蔓無益多如此。序《樛木》：「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謂之逮下可也，誠於逮下，則何嫌於嫉妬之心耶？「二」？序《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謂之傷己可也，莊姜近無以制州吁，而遠念舊惡於先君，則孰謂先君之思耶？其駢蔓自戾多如此。《春秋》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序《定之方中》曰「衛爲狄所滅」，不亦過乎？序《木瓜》則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又何其不及耶？其不純多如此。《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般》之注曰「般，樂也」，或以爲序。失其傳又多如此。《騶虞》之序曰「仁如騶虞」，毛公傳曰：「騶虞，義獸也。」《下泉》序「思明王賢伯」，以郇伯之故也，毛於郇伯曰「郇侯也」，而不以爲方伯。《彤弓》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蓋非常之賜也。」毛公說《彤弓》以「講德習射」，則禮之常者耳。《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毛公傳意略不及所謂箴。《苕之華》序曰「因之以饑饉」，蓋因「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而云爾。毛公乃曰「治日少而亂日多」，不亦優乎？果非毛公作歟？范曄謂九江謝曼

卿善毛《詩》，乃爲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以傳於世，魏鄭公、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又加潤益之，其言良有以夫。《嵩山文集》卷一一。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二。

〔一〕「劉向」下原有「以衛向」三字，據四庫本刪。

〔二〕「謂之」至「心耶」原重，僅「耶」作「焉」，據右引刪。

詩之序論 四

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其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者非也。諸儒之論與序《詩》者異，而謂序無一言非者，非予所學也。韋昭、杜預亦間以《詩》序爲言，而預頗有與之異同者，則士之好學不罔不殆者，于《詩》之序宜有皂白云。《嵩山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二八一一

晁說之一四

中庸傳

○○●「天命之謂性」者何？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

「率性之謂道者」何？性得所率則爲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爲小人。曰誠、曰明、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以爲中者也。

「修道之謂教者」何？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乎中庸者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者何？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君子以是誠之務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何？中也，誠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何？中也，明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何？情之未發〔一〕，性之全純。中之所以名中者也，肫肫如也，淵淵如也，浩浩如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何？中之一物，于是乎有二名也。顛沛之際，毫髮之多，或不中節焉，亦不足爲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節之非，和之正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何？是一物不得二名也，梗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惡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何？教之行也，明道先生，常善乎致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何？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器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所假也邪？子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知中非君子之中也〔三〕。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蓋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爲常道是也。劉說前見于皇氏、熊氏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不誠不明則不中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者何？舜之所以爲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爲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爲誠，知爲明，其實一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爲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者何？強疑其非中也，蓋惟中爲能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于治亂之世，勤而勉之

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何？不誠不明，君子之所不爲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而安焉，又復依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侘也，非故以意嚮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侘也，違也，《緇衣》有曰：「口費而煩。」費或爲悖，或爲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何？唯明之知，唯誠之行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萬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何？中也誠也，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天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蓋雖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人誰有憾于予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在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何？中也明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者何？忠恕之爲中也，均率是性，而爲道莫之或遠也。遠于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爲人父而忠恕，則己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爲人君而忠恕，則己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

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己，肫肫其中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者何？中也誠也，教之所以爲教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者何？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爲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何？中也，誠明之徵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者何？中也誠明之自治也，于是察乎上下，達于天地，無不安也。曾子曰：「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蓋援之爲援者如此也。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何？中也誠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何？中爲天下之大本，于是乎在也。夫既得于父母，則室家宜之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

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者何？中也，明誠無不達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何？天之用中，因物而誠至焉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何？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簡編之繆也，無聞焉爾也。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者何？周公之所爲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者何？武王、周公之所以爲武王、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脫繆于此也。嘗有見于《仲尼燕居》也，文字又有誤者，社無與于上帝也，陸淳嘗辨此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何？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也，中庸之政，感人心而迹自化，蒲盧之比也。仁義者，誠明之異名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也者，廣驚馳騁于仁義之中者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者何？鄭氏云：脫誤重在此也，胡先生亦云然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者何？誠明始于身，本于親，著于人，極于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者何？一于中也，達道之五行于達德之三，達德之三行于中之一也。達道者，修道之教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者何？一于中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者何？一于中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者何？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者何？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上，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者何？誠也。誠則事前而豫，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何？道必資乎誠，誠必資乎明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者何？兼天人之道而中庸著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顏回誠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誠之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何？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何？人之道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何？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爲用也。四時誠矣，較然著見，則自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則明而誠之教也，猶脩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焉者，非誠明之正也。武王、周

公以孝稱，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稱，則舉其自明誠者也。非有聖賢之差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者何？率性以誠也，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是者何？視其相因者殷勤之也，非心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粗，非後于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溫公、姚子張皆疑之也。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何？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于外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者何？溫公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爲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者何？物者己之物也，己與物非有二也，皆其誠之物也。成己斯成物也，唯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也。成己知也，乃謂之曰仁也；成物仁也，乃謂之曰知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何？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爲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墮，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爲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者何？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爲中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者何？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于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博厚也。待其人而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至道至德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者何？率性修道于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世瞽學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分而爲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與」者何？中也，明之所安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者何？不明之患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

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者何？思教之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貴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雜出也；行同倫，君子小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莫之有作也，胡先生說云爾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者何？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爲要也。寡過則中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者何？唯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下焉者不及也，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何？中而徵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者何？中而尊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

之所以爲大也」者何？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觀天地于仲尼則足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何？聖人明誠之中而道教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中也，或淵泉如淵而亦中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者何？修道之教于是乎在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何？中之所以爲中如此也，非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息之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何？中也明，莫知其所以明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者何？中也誠明，莫知其所以誠明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者何？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溫公曰憎惡，苟內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惡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何？中也誠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者何？中也誠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者何？中也明誠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者何？中也誠明也。

嵩山晁說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其說是書皆穿窬而貳之，于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惜哉「三」！《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爲何書也。

朱識者二十二，孔二義。

黃識三十九，胡先生講。

墨識七十五，景迂。

政和五年乙未七月二十二日己丑，直羅縣驛中自校畢，其成在此月五日鄜州官舍山堂。

又記

明道先生四

先儒二

近世二

王肅

胡先生七

溫公四

劉侍讀

皇氏

熊氏

鄭氏三

陸淳

姚子張

二程先生

橫渠先生《嵩山文集》卷一二。又見《經義考》卷一五一。

〔二〕發：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知：原作「之」，據右引改。

〔三〕惜：原作「錯」，據右引改。

三傳說

《左氏》于《經》而合者，復出二《傳》及百氏之上，惜夫觀者未之悉觀也。蓋其于《經》言約

而意含，其序事則文侈而辭麗，侈固足以勝約，而煥麗又易以掩夫含蓄。是使好文綵者知有傳而不知有經，幸而偶耽經之士，則甘心于《公》、《穀》之下，不復省澄源于洪流也。彼杜氏《左傳》則良勤矣，至于屈《經》以申《傳》，顧豈不知人將議已也？不能忘言于左氏無傳之經，或傳初未嘗有所及之意，乃參援二《傳》而強納之，雖斥賈、服之弊，其幾何而不爲賈、服也邪？且夫子當時所據舊史衆矣，夏商之禮固能言之，其在周室何有？逮左氏之時，舊史漸陵遲矣，杜氏乃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又何誣哉！

公羊高授《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壽當漢景帝時，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始著於竹帛，董仲舒實傳焉，《春秋》公羊家於是乎大行於漢，公卿大儒悉宗之。雖曰父子口以授受而密矣，不能無所遺誤舛逆，亦人情之所不免也。如昭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曰：「文何以無邾婁？」何休曰：「據讀曰邾婁。」說者曰：「公羊子口讀則邾婁。」黑弓是口讀，與策書不無同異也。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且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邪？而又復有子沈子者、子女子者、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歟？此五子者既多異同，於子公羊子不知何以不本諸子夏之初邪？彼闕疑不決之故，若有待於來者，信高也，何以不決於子夏乎？以故一章之間玉石錯出，而精深昭遠之功少，其釀嘲億措之害，不勝其多也，可不惜乎！夫其所謂精深昭遠者特絕乎？後儒筆墨之迹，意氣思索之所及，苟不自乎子夏而誰歟？今學者

劣以耳目聞見而忽之，又豈不重可惜乎？嗚呼，公羊家既失之舛雜矣，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之學，徒勤而功亦不除過矣。五始、三科、九音、七等、六鋪、二類、七缺之設，何其紛紛邪？其最爲害者有三，曰王魯，曰黜周，曰新周。故宋無他焉，圖緯讖記之所蠱幻，而甘身於巫鬼機祥，而不自寤也。既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文、宣、成、襄爲升平之時，昭、定、哀爲太平之時，休自謂本諸胡毋生條例，而胡毋生果親事公羊壽者，寧如是乎？前乎休而賈逵、服虔之徒亦如是乎？嗚呼，漢氏之末而學者之災也。

《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然或失賊而不討也，且或與之同惡焉，重可惜哉！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歟！范寧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蓋《穀梁》失之隨，而寧或失之不隨。嗚呼，學之難也如此哉！《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奈何寧所論三《傳》之失，殆斥其辭而云然，予則專本諸經矣。亡友六合崔伯直則曰《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嵩

山文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二八一二

晁說之一五

儒言

閒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玄默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末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

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辨則失之鑿，習而爲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爲溫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爲一位，而不達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爲一。已而爲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爲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爲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乃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有 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爲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愧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脩辭慎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邪？彼以不善爲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 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諸！

天 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爲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爲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

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爲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爲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去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奈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邪？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僞，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甲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諸。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旨。」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 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寧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 張

朱學士寀爲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文字之細，而憤眊以排擯前儒哉？

三 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翻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彝叙，饒饒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困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睹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概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 論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腹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 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祿，以聾瞽自

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爲吾威，爵祿不足以爲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翫骸，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憚當時號爲大儒，乃一日迎韋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妥稱帝譽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睹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嗚乎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假天之命以出其君〔一〕，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拂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詁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絕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爲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關爲言，則詎止於通也邪？睢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爲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爲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自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覆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弘闡，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莫分「二」，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爲鄰，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紜糾射之說，敢彼之責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貌，「猗儺」，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爲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爲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三」，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爲功，何邪？昔之師儒未之有

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邪？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君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爲盜且悖邪？

鹿馬

因一鹿指以爲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爲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爲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他尚有不誣者邪！

遏舍

遏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復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奥》綠竹曰：「綠，王芻；竹，篇竹。」今乃以爲一物，不知

「綠竹青青」，何等語邪？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貝錦，貝也」。今以爲虺爲蜴，爲貝爲錦。

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爲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爲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爲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瑩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爲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桓撥」，曰「桓，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驥駑

驥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爲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爲禮女之祭，或以爲教成之祭；《鳧鷖》

或以爲祭，或以爲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爲燕射，或以爲大射，今以首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他之，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爲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爲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爲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爲質，則取道不遠。或爲高絕不可跂

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 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疏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 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

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間學士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

蠱等

學不蠱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乃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易爲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蠱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爲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尊經而慎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慎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爲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爲《虞書》之五玉，可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爲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爲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爲孔子，是不知乾之爲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爲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爲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

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未免爲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于文、景歟〔四〕？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乃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于勒爲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爲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 聖

尔朱榮、晉公護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間祀安、史爲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爲聖言，賢人之言爲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爲理之所宜，而非爲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平康之操哉？揚子雲自以事莽爲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爲一物也。聖人之情爲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爲二端，是教天下之僞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爲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爲虛談，范寧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爲說曰「虚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爲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己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爲輕重，況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者，乃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

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之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

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爲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寧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寇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兄子慎」，「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岐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寧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

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睹此也。揚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爲《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 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爲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孰得而侵哉？或爲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爲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 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顛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己，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 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爲善而利以美稱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爲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爲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乃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孑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爲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爲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邪？無乃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

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與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爲義焉。故君子以是爲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枘之不相爲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爲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利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五〕。

事 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嵩山文集》卷一三。

〔一〕「假」原作「欲」，「命」原作「明」，據四庫本改。

〔二〕莫：原作「暮」，據右引改。

〔三〕易：原作「亦」，據右引改。

〔四〕于：原作「與」，據右引改。

〔五〕非：原缺，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二八一三

晁說之一六

曆元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曆也，是爲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異乎繼世之君也。推之於曆，《考靈曜》、《春秋緯命曆》皆本於甲寅元。漢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侍中施延、河尹李祉、太子舍人李泓及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晁皆言曆元不正，當用甲寅爲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晁所據，則殷曆元也。」然則甲寅爲殷湯之元也審矣。或曰：「曆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黃帝、顓頊、虞、夏、周、魯未必皆元也，何獨甲寅以之爲商湯之元哉？」曰：「時君各因事而命，其曆不同也。至於殷元甲寅，則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爾。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表言曰：「夏乘殷，斟酌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

古諸儒生皆以爲孔子用殷甲寅曆。漢劉洪於曆最善，其表言曰：「甲寅曆於孔子時效。」竊以《春秋緯命曆》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戌，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曆》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外傳》曰「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韋昭曰「商主大火」，其果合於甲寅乎？曰：成湯六年甲寅，上推桀元年癸亥，實見歲在大火。如魯僖公五年丙寅，亦歲在大火，上推之於其元年壬戌，實見歲在大火，此固得以爲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論之，大火卯也，此得以爲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甘傳》與《緯》不同。唐一行曰：周曆得己丑二分，殷曆得庚寅一分，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曆也，《緯》所據者殷曆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以此觀之，既其所建不同，則大火先得以爲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始變虞夏之曆也。《世紀》《公子譜》《三統曆》皆曰湯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則十有三年，丙寅之曆也。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夫所謂未立者，言嘗立之爲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爲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書之曰子，而不書之爲君。書之爲君則不可，而數之則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數之耶？《外傳》以謂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則非也。《世紀》、《三統曆》亦曰「殷世三十王」，惑於《外傳》之論也。《公子譜》謂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

於亳。」太史遷作《商本紀》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紀》所載皆是也。《本紀》《公子譜》以外丙即位三年，則非也，《世紀》謂外丙即位二年，與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數也。孔安國、顧氏、孔穎達輩徒見《伊訓》之文曰「成湯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遂以謂太甲繼湯而無外丙、仲壬，反以太史遷、皇甫謐、劉歆、班固爲非，何其妄也！蓋不知伊尹以成湯之訓訓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訓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非謂成湯之於太甲先後世次也。如夫子於《易》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謂其時之相繼也。黃帝之後，豈不有少昊、顓頊、帝嚳之君歟？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曆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統曆》太甲元年乙巳，《元嘉曆》太甲元年癸亥，《一行曆》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謂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謂三十六年，或以謂三十二年，或以謂十七年。雍己在位或以謂十三年，或以謂十二年。中丁在位或以謂十二年，或以謂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或以謂五年。沃甲在位或以謂二十年，或以謂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謂三十二年，或以謂二十三年。盤庚在位或以謂十八年，或以謂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謂二十一年，或以謂二十年。廩辛在位或以謂五年，或以謂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謂六年，或以謂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謂三十七年，或以謂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若有七年，雍己之立十有二年，中丁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盤庚之立二十有八年，小乙之立二

十年，廩辛之立六年，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則皆與商之享年不合，誠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諸書皆同。《嵩山文集》卷一四。

辯 誣

天，無待而高者也；日月，無待而明者也。人之生，於天、朝夕日月，無所待而知高也，亦無所待而知其明也。聖人之道曷獨不然？韓退之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晚得揚雄書，益信孟氏，又得荀氏於軻、雄之間，何邪？孔子固聖人，孰知後世必有人曰孟軻能明吾道而尊之耶？脫如後世遂無孟軻，則孔子之道泯滅不傳歟？至於卿、雄則復何力之有？一何量聖人淺而自待之厚耶！今之學士大夫必待小序以說《詩》，必待魯史以傳《春秋》，必資莊老玄虛、釋氏幻妄以明《易》，又復何耶？然謹小序於《詩》者鄭康成、孔穎達也，尊魯史於《春秋》者服虔、杜預也，假釋老於《易》者何晏、王弼輩也。今之所謂大儒者，未離乎昔日曲學之後塵歟！

自西晉來有《老》、《易》之論，何其不思邪？蓋無得於《易》，而溺老氏之文者倡之也。斯人不特無得於《易》而亦無得於老氏者也。譬諸人材，必先其學問師友淵源，與夫立身本末、出處去就所向，大體同也，小體斯可略；大體不同，而奚小體之論哉？老氏所貴，曰常與靜，《易》之變動出

入，不可以居。老氏自處者無名無事，芻狗百姓；而《易》於吉凶與民同患，至曲而不遺，斯世之是務也。老氏至極歸於自然，雖道亦是法也；《易》有消息屈伸吉凶悔吝，危可安而亡可存，皆有然而然，非自然也。果相資以用否邪？

齊晉之功非不盛也，吳楚之王亦崇也，《春秋》不之貴者，尊一王也。門內妾婦且知尊無二上矣，予不知世所謂孔孟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子歟，尊孟子歟？蓋天下萬世之尊師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也邪？學者於是乎權有度，無欲挽二子以並駕，又無乃甚邪？荀卿非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王充著論曰《刺孟》，則亦過矣，然不爲無謂也。知其不尊周室，勸諸侯僭王以國叛，人人可爲湯武，予學《春秋》而有感焉，未敢發之言也。後見江東李觀所論著，則有前得於予者也。又如士師可殺人之類，強辯傑驚，視當時所謂策士者不甚遠。今學者以孟子班諸顏淵，而原憲、子貢、曾參、宓子賤之徒，悉後之者，不知世無孔子，果孰可以諸子優劣邪？使孟子與諸子並生，而從容弦誦闕里中，當自有次第哉！

尊其名不覈其實，玩其讀莫適於事者，《周禮》之爲書也。其出爲最晚，劉歆初獻之新莽，莽即拜歆《周禮》博士者，乃傳焉。是書大祇煩禮瀆儀，靡政僭刑，苛令曲禁，重賦專利，忌諱祈禳，誕迂不切事，適莽之嗜也。莽所用以戕天下之民，而鉗天下之口者，是書之奉也。正月之吉，初和六

官，各縣象法于象魏，民視既已潰矣，是日州長各屬民讀法于州，又何能來自象魏而滑其聽邪？孟月吉日，黨正屬其民讀邦法，仲月大司馬行蒐苗獮狩之禮，月吉則族師屬民讀邦法，正歲則鄉師稽器，州長黨正屬民讀法，季冬祭索鬼神，春秋則鄉州有射黨正祭，祭族師祭，酬閭胥讀法。凡歲比而三歲大比，所以致其民者勞矣。而力役追胥，大事大故之所致，又未可以期數也。將使斯民終歲遽遽然，不得伏田疇，安室廬，而奉有司之役邪？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掌固又任萬民，凡國都郊之竟，有溝樹之固，民皆有職焉。夫民既勞矣，而任之者亦以衆邪？畿內千里，而卿大夫士胥徒授田凡萬八千人，有奇，其地莫之能給，而此多役疲擾之民，尚可勝其任邪？是書厲其民者如此，則於禮樂政刑復何論哉？昔周公位冢宰，正百辟，今書冢宰乃特正其治官之屬，何邪？《尚書·周官》與是書所謂孤卿之職五服之制頗異同，《尚書·周官》作在周公輔政七年將歸之時，不知是書之作何時也？如前乎《尚書·周官》，則周公後以《尚書·周官》爲正矣，學者尚何取於是書哉？如其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尚書·周官》者，周公之棄物也，孔子復何錄之耶？二者不可允會，非周公妄，則孔子過也，孰可脫？如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周公未嘗歸政成王也，又孰可？王肅斥冬至圜丘之樂，謂「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禮》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予有取焉。嗚呼，使《周禮》而尚全，王者猶損益之，況此殘僞之物乎？

或問：「韓愈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其言是非？」曰：士固不可不通經，而必待通經之士而爲

用則非也，將有禍經術而病天下者矣。西漢張禹經爲帝師，成帝懼變異數見，因吏民言，疑王氏專政，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禹乃爲身老子孫之計，曰：「災變深遠難見。」此經義意也，蓋禹於是乎言之安，而帝之聽也信以不疑，其在位碌碌者，亦皆曰經意也，王氏何病？其後莽卒攘漢，日夜更變漢制，紛紛然天下不勝其酷。莽與其國師歆輩，一切文六藝之言，爲其蹠也，奈何！梁武帝父子躬著經義數百卷，又升殿自講說甚勤，而朱异、賀琛皆以經術進，專國用事，异乃爲侯景主人，琛又以從而紹介之，卒以亡梁，而帝父子不得其死，又重可哀也歟！不通經果不害其爲士，安得真儒以語哉！《嵩山文集》卷一四。

〔二〕孟：原作「孔」，據四庫本改。

〔三〕後：原缺，據右引補。

大辯

說之避地高郵，卧病兩月，念平生略有所知，而未嘗語人者，不可使之俱泯，輒疏其大者，作《大辯》。

近世學者喜於離析配合之說，蓋有所自矣。昔之人分仁義於父子君臣之間，曰仁不遺親，義不遺

君。又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善爲一家戶牖之言也，質諸孔子則戾矣。吾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焉云爾，則無分乎仁義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先儒謂父子之常道，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愚嘗觀《易》象，《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溫公謂「家人之中，父母之事，即得尊君之道，故特曰父母之謂也。」愚以是知君父無二體，忠孝非兩端，仁義不可於君臣父子而分矣。嗚呼，仁之所至，義亦次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子夏之言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是故三年之服一也。」愚嘗謂七十之後諸子者，非親見聖人之比也。《嵩山文集》卷一四。

大辯後說

予既作《大辯》，問者曰：臣子之事果無異乎？曰「仁義一也，忠孝一也，其敬一也，若其所事則有不同者。子之於父，一家之事焉爾，臣事則國事也，諫爭則忘其生，軍旅則誓以死，奉使則死不辱，未嘗顧其家也；家事則未嘗不顧吾國也。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其力者生事也，致其身者死事也，亦不難乎其死也。問者曰：明天下之所事者莫喻乎《蠱》，《蠱》言父子之事而不及君臣之事，何也？曰「二：幹父之蠱者，幹君之蠱，忠臣也；裕父之蠱者，裕君之蠱，諛臣也。問者曰：其上九不及父事，何也？曰：上九爲卦之主，風自山而落，父子終無退事，而君臣於

終不得不退也。王弼之前，《易》家皆謂臣老得謝事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弼始援莊老棲遯不可同群之談以苟異，今誰辯之者？嗚呼，始以父子著君臣，終以君臣篤父子。《嵩山文集》卷一四。

〔二〕〔三〕曰：原無，據四庫本補。

申 劉

說之十餘年來始不惑於孟子，爲之辯正，大端自謂悉矣。及見劉道原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堯崩踰年事，不待三年喪畢。其斥孟子甚明，且罪孔安國仍軻之繆。乃大聳歎恨，不得道原而在北面師事焉。然道原意有所遺者輒申之。堯知其子不肖，不足以傳天下，幸而得舜以授之。舜既攝二十八載之久矣，乃復待堯三年喪畢，避之南河之南，是堯之子才足以傳天下歟？堯遠能知舜而近於其子則不知耶？賊父子之恩而瀆君臣之分，孰大於此哉？堯苟不知其子，舜乃獨知之，爲舜者曷不讓之於攝政之初，使堯見之乃有待畢三年之喪，即位之初，棄宗廟百官而逝耶？無乃舜之是舉也僞歟？天下至重器，授受至重事，何容僞毫髮哉？後世亂臣賊子接踵奮袂而起，舜或倡之邪？舜於是上不誠於堯，下惑斯民，以天下爲市而術取之耶？丹朱不肖子也，一日見舜避之遠，乃起而言曰：「天下吾家之世有也，至我始不身之耶？吾父雖欲授舜，而舜不敢居以避我，我何爲不如舜之志也？且舜

之志，天下志也，我之受宜。」則舜以天下病，而利丹朱一人，豈堯之所以知舜之心哉？如丹朱曰：「舜之避我雖遠，如吾父命何，天下之朝覲獄訟謳歌顧可欺哉？」必以天下奉舜，是舜非受天下於堯，乃受之丹朱也。丹朱不知爲舜亦何憾，彼朝覲獄訟者必忿然而爭，爭必至於兵，丹朱將不保其軀矣。舜欲利丹朱而實欲殺之耶？舜之南河之日，天下禍亂肇耶？夫既不忍堯之子而避之矣，其之中國，踐天子位，則顧衆人之情，而不待丹朱之一言。不若其初不避之愈，而徒以暴丹朱之不肖耶？此非常大事，其後禹、益又皆例之邪？書雖殘編，不應如此大事略無所著見。其薦益事，則溫公辯之矣。《嵩山文集》卷一四。

耻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紜糾射不已，予少亦狃習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爲輕重，況他人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讀誦思索，加之以師友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可器之物腐爛，而故制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己之所謂新者，乃六藝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而止耳。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

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此，而今人乃新之急邪？若乃其新則有之，蓋贅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其心思。爲己名譽之術，以發身富貴，則新之善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絕而辨析，則何以爲新，而餌彼薄劣之欲邪？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已乎？著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可不慎哉！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嵩山文集》卷一四。又見《古文淵鑑》卷五六。

太剛辯

東坡作《剛說》，以謂太剛則折者，鄙夫患失之論也。或以仲山甫之詩排之。嗚呼，人而可與言者，豈易得哉？彼不知太剛則折者，物理也，君子之道何與焉？夫君子所謂剛者何也？誠也，誠斯柔矣。自其柔而用，其剛則何所不宜？天地鬼神將直折之，尚誰折我耶？不幸而殺吾軀身，是亦剛者之細事也，不然又何以貴乎剛哉？嘗試觀之，天下之柔者水也。及其起爲八月之濤，而匯爲千里之浸，則曰天下之至剛者也。是無他焉，水之爲物誠焉爾也。今有人焉，欲禦是濤而用是浸，雖力，何能哉？仲山甫之德既不吐茹矣，則亦何病乎太剛歟？或者亦東坡之客，得以辯諸。《嵩山文集》卷一四。

和陶引辯

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如何？曰：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而論盛德之士耶？又「有擬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也。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林宗贈徐子孺，和揚雄就人乞酒不得，作詩嘲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章，蓋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奈何？曰：時也，方觀鳥跡時，可責以鍾、張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之德，世歎其直，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舍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爲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爲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耶？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淵明者，其言大可懼哉！如以謂篤愛陶詩而服勤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今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韋蘇州、白樂天之所效者，皆極閑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耶？又問：「區區之迹，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迹判之論也，

吾溫公斥之矣，蓋論士者必以區區之迹。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爲辯之云爾。《嵩山文集》卷一四。

性命

或曰：鑿九竅而戴爪髮，均天民乎？曰：然。曰：苟無大惡，得罪於天，則天將生養之而有間乎？曰：苟無大惡得罪，則天將生養之而無間也。曰：今有人焉，才不相高，德不相尚，貴或有餘，而天益侈之以福；賤或不足，而天益窮之以禍。爲之天者私乎，爲之人者自取乎？曰：汝豈未知陶者之用心？陶之爲器，範金合土，埏埴之巧一也。至於形狀既判，則一爲埴，一爲缶，一登清廟而和玉瑟，一隈巖墻而包醬豆，豈陶者之私耶？各安於分邪？故方其完也，或以埴貴而缶賤，一旦落而碎之，則同會於糞壤之顛矣。爲器不同，爲棄一也。彼貴埴而賤缶者，又何淺哉？夫然後知陶者之無私也，汝知陶者用心，則知性命。《嵩山文集》卷一四。

禍福

富人有祭而祈福者，列千燈於中庭，流汗及踵，而布油不輟，曉使僮僕市燕雀之在網者，逸而活之，又百數焉。既而語祭曰：吾之某交，吾之某親，惟飲食是務，所殺命日數十，吾每哀其愚，而力未

能化也，子何辭而使從吾之所樂？余應之曰：噫，彼之所樂者，子既哀之，余之所哀者，又子之所樂也。子將謂天之生物，惟形宏而聲大者謂之有命也。將水陸纖介，蚍蜉蟪蛄，皆謂之有命也。擇其大者惠之，則活十人不若活一牛；兼其小者濟之，則蚍蜉蟪蛄，何物非物？子脫網羅之禽百數，濟物之功見於色，子曷不視前夕之燈甌乎？凡焦爛之蟲，已絕未絕，穰穰填溢，何啻億萬？豈可以知度其目數哉？子以百數之燕雀，不足以補千燈之爛蟲也明矣。天如不問則已，如其問之，必攘臂大怒，以子私一身之福，損億萬之命，必陪子以徇於某交某親，而未暇治其飲食之小過也。故曰余之所哀亦子之所樂也。夫是之謂爲善不經，爲善不經則反以爲咎。故君子內則孝於親，外則忠於君，居則恕於物，有道可行則相於衆，四者求福莫大焉。《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福如可祭，禍如可穰，是天有私覆，地有私載，日月有私照，必不然矣。非徒無益也，蒙昧之間，又有害者，若焦蟲之類或可戒已。《嵩山文集》卷一四。

辯字贈恂公

老僧如恂來，爲予言天台智者之教，曰：「介爾有心，即具三十。」予問：「何謂介爾？」曰：「自吾祖荆溪以來，皆以《詩》『介爾景福』爲證。」予按詩家訓介曰助也，與智者之意了不相當，奈何？頗聞荆溪無不該洽，而於此一字似或誤矣。雖然，不害其爲荆溪也。此字蓋當如《漢書》「介居

河北」之介，晉灼曰：「介，時也。」訖點反。夫此有心一適當其時，霍然之頃也。又如《素問》所謂「心欬之狀，喉中介介如梗」，讀亦如戛。夫介介之梗，可以見彼「介爾有心」之相歟！又《易》「介于石」，古文作𡵓，鄭康成云「磨𡵓也」。古八反。夫磨𡵓之聲，亦倏然而有者也，讀者可以意了，而見智者之語峻意潔云爾。恂曰：「竊嘗有意而不知其讀如此，願書之。」予每恨晚輩輒廢形聲之學，喜書以贈恂。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己卯，嵩山景迂生書。《嵩山文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二八一四

晁說之一七

懼說贈然公

予嘗怪韓文公、歐陽文忠公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實二公之力爲多也。夫毀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哉？往年孤山智圓凜然有名當世，自成一家之學，而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如韓能有功於孔氏。近則嵩力辯歐陽之謗，有古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讎而慕其善，又一反哉！竊嘗思之，是惟公乎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者，爲能如此，若其反乃其合也。天台僧了然字煥之，年三十六歲，天姿秀發，傳其教甚力。比嘗辛苦於山中十有五年，衆服其善，而自覺其有得，乃出遊。予始識於四明，而歎異焉。顧予方流落不爲人所比數，尚何有於斯人，而竊爲之懼則深矣。蓋斯人賢可妬而能可嫉，余於彼妬嫉者則無所恨，而唯懼斯人聚徒太早，又懼其著書不能待晚而太銳，封植師說

疆界抵太牢也。何則？今有人視其外所師說者，不怨則怒，或陽善而陰伐之，其如師說不能一字不謬，何得非嗜聾好瞽而與之共斃歟？世間書讀固不能盡，而應有當有者又如晨炊之不可緩，何容年少輒有著述？銳氣喜瑕疵先達，不知己之所謂新者，過少時又復陳腐，有人議之矣。以故少年著書者至晚必悔，如其不悔者，又無足觀也。然之祖智者猶以領徒早爲厲己，況他人乎？然宜勉斯三者，公其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則善矣。不過數年，予當隱處嵩山，或聞東南有道盛行，大得名譽者，是必然也。然其勉諸，作《懼說》贈之。《嵩山文集》卷一四。

淨土略因

臨淄趙子和仁裕移書洧上老法華曰：「吾東州人，近因子之文，始知有西方淨土可脩，而自天台教以出也。子宜於此圓妙大教專明茲真，修一事益以惠我無情有性者。」僕謝之曰：「具縛凡夫，與予同在三災八難中，何敢任此？雖然，病者未必不識藥也。竊聞之，有生有死而凡聖殊，有凡有聖而身土異，有身則有土，有土則有身，孰穢孰淨，可不辨之邪？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愍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建立此一法門。釋迦儼之也，彌陀王之也；釋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病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土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吾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是故文殊、普賢、彌勒、龍樹、賢護、無著、天親皆願往生，而觀

音、勢至在釋伽所，亦在彌陀所。吾土始自慧遠白蓮社，與謝靈運、劉遺民輩倡導之。後繼有曇鸞、道珍、懷感、懷玉、善綽、善導之願行尤著而可考。吾天台智者大師承聖賢之後，振《法華》之音，其教始大備，而行之益遠。《法華》之前有《維摩經》，首以淨土起教。《法華》之後有《起信論》，終歸證於淨土。揆觀其目，蓋有十種佛土，二十七品佛土，其合之爲四土，則復自吾智者始。是四土之名，散在《法華》《華嚴》《維摩》《仁王》《普賢行願》及《大智度論》，唯吾智者合而次第之。其在《維摩》之空室，《法華》之空中寶塔，則常寂光土也。《維摩》之衆生寶蓮花，《法華》之衆皆是菩薩，則實報莊嚴土也。《維摩》《法華》之聲聞菩薩共爲僧等，則方便有餘土也。《維摩》之見妙喜國，《法華》之三變大地，則同居淨土也。《維摩》有香積菩薩，《法華》初放大光明，則同居穢土也。佛告寶積長者子言，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則同居土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則方便有餘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則實報莊嚴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則常寂光土也。其文雖隱而其義彰，其名雖散而其理合，苟非吾智者出之，則如之何！嗟夫，遠公於教典未備之時，根機未熟之際，率群賢而創導之，智者歛波瀾而淵澄，開隱秘而震耀，終成此教，以貽來者，顧豈不來自淨土，而欲斯穢土淨邪？然《法華》於《藥王品》示安樂世界，生蓮花中。其在《普賢品》則示兜率天，生彌勒所。吾智者捨普賢之行，而專意藥王之證。其後有慈恩法師，復捨乎藥王而專意普賢，則又深知四土之分別者也。唯知四土，則十有六觀盡矣。三身王觀四教萬法，悉無遺矣。雖然，有二患焉（一）。一曰疑而不信。彼疑不自信，則我內信而何補？智者猶病諸，《十疑論》

所以作也。唐永州巽上人特書是論於法華寺壁，其所感深也。二曰信而狂且愚。不知悟心以入觀，明因以克果，但言我能心淨，孰非淨土，似能爲維摩之言，而身實天魔之民也，豈不重可惜哉！其在今世，洪此教也，蓋有人焉，如慈雲法師之教行，四明法師之觀智，近者靈芝律師之辯論，何以尚之？洎上老法華初從明智法師而生信，後頗從容於靈芝云。《嵩山文集》卷一四。又見《樂邦文類》卷四。

〔二〕二：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志 學

族弟觀之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於學？」予報之曰：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爲學，非待學以爲行者，克己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鷺鳥之習，其羽豈取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習尺，發吾之神明而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說矣。心苟有所說，則無物不遜吾之學也。此天下萬物之所說者，則不足以象吾之說，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未學而爲學矣。子夏斯言，蓋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悌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爲二端，而惑於誦數佔畢之爲學者，蓋以行爲本，言爲能，教人爲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邪？苟卿論乎假舟楫輿馬，則學與性分爲二

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遂志敏行者，非邪？二子之蔽無他，不知克己復禮之爲學乎！顏淵以身爲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於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通曰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己，視聽言動，罔非吾之學也耶？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曰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效實矣。揚雄亦豈無知於此者？其言曰禮由己則遺仁義矣；荀卿之知此益明，其言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己，卒以禮爲舟楫輿馬，將見其一日捨之，尚何所克哉！觀之復曰：「然則學無所分，而無門戶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哉？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多，終當一之於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耳。前乎孔子而言絕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於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岐廣驚，不住乎仁義，其言似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不爲三家所蔽者，誰耶？汝志勉之，兄向者少嘗教授郡國，老不得容於天子講席，飄零羈旅，死亡無日，何敢安於海涯？爲吾弟作《志學》。《嵩山文集》卷一四。

一分律

常念懲忿窒欲。常念克己復禮爲仁。常念中庸之爲德。常念必有忍。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即無不敬。常念觀我生，無貳用其心。有用心交互之報。無戲言、忿言、易言、疾言、雜言。無求於一切。無必責於人。無怒人以辭色，無忘人之有干於己者。無貪所讀而不精。無多食。《嵩山文集》卷一四。

觀省

凡求聖人之經，必知其所落，必知其所趣，必知其所歸，始消落之，於字字得味也。中如人接武布武而適趣，則累群言而一之也，終極其歸而宅之於文字之外也。不獨於書爲然，是之謂觀省，是之謂克念。《嵩山文集》卷一四。

論詩

賈島云：「嶽石掛海雪，野楓維渚檣。」予謂不愧謝康樂「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句喧於

寰中，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邪？二人分擅，動靜之勢極殊，而幽深閑暇，俱絕俗有餘思則一也。書以示李小九，必有以語予者。《嵩山文集》卷一四。

論書

歐、虞筆圓，褚、薛筆方。其後悉學大令，而方圓錯出，顏復圓，柳復方矣。隋朝一代筆法盡，未必智果之力也。梁蕭子雲兼南北之善，或云亦大令之徒。《嵩山文集》卷一四。

九學論

予在京師與劉壯輿論《春秋》，謂二《傳》不相爲用，因言人之學亦多塗，其大概有九。壯輿始異之，既而爲予言曰：知我先君者莫如子。今予宦圖洛，病卧荒山旅舍中，追憶當時之論，已多零落。自念老境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焉。明日病少間，還郡，於行李間作《九學論》。其大如梗楠豫章而自然，其細若籩豆簠簋而合，學無不通而不可以一藝名，且莫知其所以學。其言則詩書之英，而動則禮義之績，用則惠澤九州，不用則聲教閭里者，大儒之學也，溫公是已。口不汲汲於詩書而詩書之功隨之，身若遺文章而文章之名歸之。冠劍巍然，望之可畏而不能不愛也；珪璋

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也。妾婦之無知而亦幸其爲人如此也，夷狄之懽悞而知中國之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也，富韓公是已。宮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封植足以顧問，謇諤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冊不日而流布遠邇，邦人喜稱其姓字，而後進擬爲龍門者，從官之學也，楊文公是已。尊六藝而黜百家，法先儒而惡新語，謹乎詁訓，通乎倫類，頽然古人之風。默而有容，若疏而親。侍經幄則人君增恭儉之懷，而永絕聲色貨利之心；居函丈則弟子始於章句，終於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宣公是已。博極群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爲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嶄嶄然不可溷濁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世官氏族，早宦於朝，明習漢家典故，而坐通歷代沿革。其爲人溫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議不爲勢屈，言不求衆合，雖死不易職，若無可好，而惡之者不敢貶，人君之所厚，百工之所仰者，禮官之學也，宋諫議是已。籤帙之富倍於三館，少不鞅掌王事，而既老無嗜好，兀兀晝夜，槁目禿指，人以爲勞，而已獨淫樂。晚生得以問音字，好事者從而貪異聞，然不可責以正鵠之功者，倚相之學也，掌賓客是已。其學一曲而不可破，其辭不櫟括而不可惡，不師古人，不友當世，而自信甚堅，執之不貳者，處士之學也。學不根柢而辭有枝葉，雖涉其淺而測其深，雖獵其瘠而炙其肥，以書畫論古人，以鼎彝爲好古，以簡策相誇矜，人多喜其可愛，而恕其所宜責，泛泛然不可入孔氏之門者，子弟之學也。嗚呼，勉之哉，人有得其一者，有兼之多寡者，有得上，而或鄙或恕其下者，有居於下，而或能進或不能進於上者，可不自好也邪？若苟不在其上七者之選，又烏足謂之學哉？惟是九者之外，又有方士

之學，舉子之學，非予之所知也。於諸公姑取其一以鎔寫所論，不敢效揚子雲之品藻也。且國家人物之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概可見已。姚子張非禮官之學也邪？是九者亦非甲乙次第云。《嵩山文集》卷一四。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八。

成周論

或者謂治具當一切取法成周，作《成周論》。

甚哉，人欲安其私意而馮陵決勝也，不本乎孔子之言，不斷以《春秋》之旨，而攘成周之法，爲今日之治，可乎？彼得時言聽之大臣，由是聳動人君，拒絕群議，自爲周身之術則善矣。昔孔子言三代禮之所損益，至於繼周者，不曰不可損益也。蓋嘗鑑察明矣，周得乎其文哉！逮夫告顏淵之爲邦，則其忠其質其文一日並舉，而要其成功則虞舜之歸也，於是乎知彼一切談成周者疏矣。《公劉》之詩變，而板蕩既久，晉變而夷狄，楚變而君子，周禮孑然無一存者，幸而猶有遺書見於魯。孔子傷之，《春秋》用是而作，故曰「孔子作《春秋》以維周」，又曰「《春秋》變周」，又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又曰「《春秋》救文以質」，又曰「《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又曰「《春秋》變周之文，上明三王之道」，又曰「《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又曰「《春秋》救周之弊，革禮之薄，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全守周典」。其得乎斯旨者，果何人哉？肯區區力誇簡編舛僞之餘邪？且夫

自漢元以後，天生邁往不世之材，抱王佐之略，經濟之謨，撥亂反正，若迂而合，出斯民塗炭中，而與之更始者，未必徇古之功也。藝祖時竇僕射儀、李尚書濤，皆以經綸爲己任，上之所加禮，而恨用不極其才者。今視其規模，不知果何以名其所學耶？嗚呼，按伯樂之圖而得千里之馬哉？或曰蘇綽豈非命世之偉人歟？何爲建官立法，一以成周爲務？曰：是綽傾魏造周之術，非君子維治世成平之道也。方是時，西魏之危若槁葉之未墜，而綽出力以振落之耳。托跋夷狄之餘風，君臣上下痼禍熾亂而莫之可喻，非一旦以成周之高名肇新典禮，過乎藻飾，則何以奪其遠近之視聽，而震其朝夕之思慮哉？未幾，魏氏宗廟爲周人之墟矣，又其馮陵決勝之雄者也。不然，王莽亦可賢耶？《嵩山文集》卷一四。

北京策問

問：河北重於天下，魏重於河北，古今議皆然。唐杜牧言，魏於河南亦最重。是三晉皆出魏下，今魏南不及鄴，北不及邯鄲，桑麻沃野爲浸澤者十七八，商賈農畝之資十減八九，何所取重也哉？議者見漢資漁陽、上谷而中興，唐棄范陽節度而底亡，今羯虜盜有幽薊，爲朝夕之憂，不知燕在六國最弱，無所能。唐平淮西後，承宗貢於鎮，田正朝於魏，而盧龍亦非劉總有也。故曰瀛、莫、易、定，實賊咽喉，羯虜據燕，足以自橐巢穴，不足以厲我，明矣。我所恃者諸鎮也，今魏既弱，而瀛、鎮、

定上無期年之帥，下無土人之將，兵惰且寡，倉廩不富，何以禦匈奴而奉京師哉？夫自北而制南，則中山爲重，故後燕都中山而不都鎮。自南而制北則鎮爲重，故王氏百年有鎮而不徙中山。今並建安撫使，不知有事之時，相統制不相統制乎？必合必分乎？唐卒不能有三鎮，而重橫海軍以撓三鎮，建景州以關橫海，豈特一烏大夫之力哉？實朝廷計之得也。今滄不命帥，而景州廢矣，果何以援鎮、定耶？昭義餉道，所以資魏而通澤、潞、魏、齊，唐與李克用之迹俱存。今廢昭德爲鎮，其絕晉，不與河北通有無歟？古所謂白馬津者，王霸必爭之地也。唐雖以鄭、滑爲一道，而白馬津隸黎陽，爲河北之重。今以隸東郡，其外柄而不自操乎？昔漢高祖不恃天下之勢，而恃陳豨不阻漳水爲必可伐。今之水官漫不省漳之利害，以輸河水之溢，而增河之勢，何耶？國家之初，唐濬之制未備，而邊塞之民穀弓而耕，植戈而穡，勤勞甚矣。是唐濬實足以當飛狐之險。今歲久而淺深失舊制，且復有河水以盪之，當如何以復其故乎？凡此八者，悉願聞之。而欲還北道風俗之渾厚質儉者何道？使民力足以給凶年，而無流離飢莩之虞者何術？常使不乏昔時之名將名相、碩學巨儒者又何道？「二」？鹽之利可權不可權？監之馬可復不可復？其皆著也。《嵩山文集》卷一四。

「二」常使不乏：原作「常不乏者」，據四庫本改。

盧沃字子獻序

四明盧沃少字天啓，長爲古學，所志簡易，忽歎曰：「古之人名若隱而顯，其字抑而不侈，孔門弟子如何，我豈不愧諸？」乃請更字於嵩山晁說之。說之謝曰：子窮無以飽妻子，朝夕而寒不敢辭，作爲文章數百千軸，而寫無紙筆。意欲領略，上極太史公之所不載，下盡歐陽公之所遺，使經緯不相雜糅，視彼父康成而兄子慎者，欲唾而奴之，尚誰可與朋儕？孰不能一官，而徬徨十年，無路以進？今幸得試禮部，冒霜雪，絕江淮，辛苦數千里之塗，書一束外，艱得一錢，乃無世俗覬覦之色，而思古人之似耶？甚哉，子之進矣！子謂高宗、傳說啓心沃心之事，豈有異哉？是君之所宜望於其臣者，而臣之職當然也。爲人臣而苟知所職，則有死無不言矣。學者誤談信而後諫，相率爲容身持祿之計，不知所謂信耶？若彼孟子所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周流不遇，疾憤群小在位，一時之言，身無自恕，曰我欲獻忠，如非大人何！不過時有難易，子如與房、杜、王、魏爲僚事太宗，則進說何難？或不幸而同諸鄴侯、宣公，區區剴切德宗，斯誠艱矣。然又有難者，我藝祖謂人君以納諫爲美，何如自不爲非，不勞臣下諫諍？當是之時，雖趙韓王無謀謨之迹，誅盧絳而諸將征伐愈武，不用楊徽之而群臣德業益厲。子之獻納於斯時，弗益艱歟！子仕矣，願且勉諸！無謂傅巖一老曰能，敢字子曰子獻。政和元年辛巳十一月辛丑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周元仲字序

爲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積而爲靈。雖然，文王之臺沼與囿〔二〕，非文王自名之也，而名之者誰歟？賈誼謂文王於斯民愛敬之至也，誼與向爲齊、魯、韓三家《詩》，固不與今《毛傳》同也。凡爲神靈之說者，自毛公始歟！有元有會，有運有世，是乃律曆之所肇，《易》、《春秋》之所歸。上古而來，千萬億歲，不必乎人之聞，今日而往，千萬億歲，不待乎吾之見，瞭然指諸掌而不遺者，吾康節先生主斯學也。泰州周靈運請字於予，以一字表其名曰元。豈不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乎！元仲孤立少知，所尚雅好北方之學，其當勉於斯歟！宣和庚子冬至後二日辛酉，嵩山晁說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二〕與：原作「興」，據四庫本改。

陳鍵字子感序

陳延孺名其子曰鍵，是子思肖其名，來乞字於族舅晁伯以父曰：「君子自重則威，以毛髮之身獨

立於四海九牧之上。及其務學也，徒步千里從師，洒掃應對，爲作都養，不忌不憚，曰吾將無所不學矣。太史公於晏子願執鞭吾夫子之御，則未嘗人其人也。舅學《易》，知其所以然者乎〔二〕？」予應之曰：心思不萌而爲作不立，而名曰寂然不動〔二〕，一身爲天下之大鍵也。無物以感我，而無物而不感。宇宙豁如也，鬼神昭如也，前日之鍵，今日之通也。字汝曰子感，汝勉之。建炎元年十有二月二十九日，真州江岸序。《嵩山文集》卷一七。

〔二〕「乎」及下句「予應之曰」：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爲作不立而名曰」七字：四庫本無。

周與可字景夏序

海陵周與可字從之，問嵩山晁說之求易其字，曰：「我於茲未安也。」曰：子未安子夏之論交乎？噫子夏之論交，當時見隘於子張，今日爲東坡先生玉石之，亦不幸歟！謹稽諸夫子「主忠信，無友不如己」之言，而得師於三人行之中，好惡惟鄉人之道義而是非之，則其與可而拒不可者，非子夏之言也，實本諸夫子之道也。蓋言有近乎尤而卒無所戾者，子夏之言是也。言有聽之若可喜，而究之亦無以異乎前人者，子張之言是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賢則於人無不容，不賢則不足以自

容一己，亦徒異乎子夏云爾。若是時，子夏與子張面辯以一言，則千載好憎，門闌不分矣。東坡先生於子夏取其與不取其拒，惟子張之是，不知不能者受我之矜焉，則內媿而去者不少矣，其拒斯人也亦不淺矣！敢字子曰景夏，復古也。《易·同人》初九「同人于門無咎」，子夏以之；上九「同人于郊無悔」，子張以之。《大有》九四「匪其彭，無咎」，子夏以之；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子張以之。其所以安身崇德而無咎者，實不甚相遠也。其在後世而敝，則子張者公孫弘也，子夏則汲黯也。子純明而自信，不妄與人交，必知所擇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七日旅舍序。《嵩山文集》卷一四。

觀之弟字盥道序

觀之弟字盥道，予語之曰：全乎《觀》而知《觀》乎？我以觀物，物以觀我，二者或與或求，而《觀》之義成矣。猶之《臨》也，我以臨人，人復來臨我，或與或求，而《臨》之義成矣。卦各專一義，未有如《臨》、《觀》同一義而異用也。汝欲全乎《觀》之義，其唯一「盥而不薦」乎！我以盥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則吾「以神道設教」，而不吾難；「省方觀民設教」，而不吾勞。今字汝曰盥道，汝知《臨》、《觀》獨以兩卦成一義乎？《臨》之二陽自乎《復》之一陽，初成于下，天下之至安也。體《易》之君子則危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可保天下，自《臨》而《泰》也。二陽一交而《觀》始於上五。變而《觀》，終乎上二。陽窮極而將否，天下之至危也。體《易》之君子則安之，明

吾《易》平危而傾。《易》之道，獨以神道設教，而教行于宗廟之中，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天下不復否矣。汝知我以盥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乎？非不薦也，不待吾之薦而先有得於吾之盥也。觀吾之盥而得之者，不必待乎吾之薦而可以語幾也。知幾則知神，而吾之神道可以設教矣。盥而玉瓚大珪，薦而玉豆雕簋，二者一廢，則宗廟之中教而不設矣。王者亦將無以保宗廟，而宗廟不祀矣。非特薦之不觀，而盥亦莫吾觀也。有觀而無教，則何貴乎觀？教之不設而有觀，則何貴乎觀？或曰誠而不物，或曰內心之絕，外心皆莊老荒唐，不設教之弊也，汝其遠而斥之。《觀》之爲卦，是謂《巽》之一也。二陽一於上而無所事，下求于四陰，不敢安其所觀，惟君子爲能無咎。是謂《坤》之四也，四陰盛于上，而有與乎二陽，人人各安其所觀，其進而上者，爲王國之寶。《巽》過乎南極而首乎奎，遠乎雲漢，歲星不沴，鎮星而俱順。《坤》窮於北極，而中乎危，雲漸降將及于地，鎮星不沴，於歲星而俱順，固多危矣。天地之道俱危如此，則天下之道安得而不危？然上下順而安天下之危者，君子不敢尸之而稱先王。其設教不自乎朝廷而本諸宗廟，則以天下之至危而成天下之至安者，其惟一日之盥乎！汝之于德當如何！《嵩山文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二八一五

晁說之一八

榮伯樓記

武安，鼓山藩其前，太醫山殿其後，紫山岌其左，百尖山峘其右。厓屨嵒嶮，駱駟連屬，若斷而續，薄于太行。其中大川四五，小川七八，達于漳，入于河。凡趙國之建郡縣，皆在桑棗平野，未有武安比，宜夫人物擅山川之秀，多聞人，乃自古寂寞無傳至於今，何邪？或曰：武安之水多伏流，非若淮濟之類中伏而卒大發，其伏遂絕不出矣，得非其故歟？或曰非也，有人焉，象其山隱水伏，不自表襮，世人未之知爾。予求之於古，得高行一人曰臺佟孝威，得大儒一人曰馬光榮伯。榮伯，隋開皇中六儒之冠也，其五人者或死或逐，獨榮伯顯。文帝幸國子學，榮伯以博士升坐講《禮》，甚洪贍，論者莫測淺深。當時以次論難者十餘輩，皆一時碩學之士也。山東三《禮》學，自熊安生後，唯宗榮伯一人。榮伯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後多負笈從榮伯長安。榮伯在國子學數年，丁母憂，歸武

安故里，以疾卒，此非其人也邪？予既以孝威名軒，自致予之志，又以榮伯名其樓，勸邑子知務學也。邑子顧將曰：馬榮伯死且數百歲矣，縣令賢其人，想其風彩如在，以其人名樓而式之。我輩苟自進，與榮伯比，豈不美哉！往時雖有一二人華吾邑，而來者烝然秀出矣。若夫客至登樓四望，如與榮伯遊，而覺山川意象，徘徊相高者，其樂又未易可道也。元符三年五月日，嵩陽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六。

娛山堂記

予讀謝康樂《山居賦》，見其所稱「杭頂葺館，殷峰啓軒，呈美表趣，百種錯出若圖然」，輒歎夫境勝於情，外有所慕，而超然獨往之願迨矣。迨陶淵明賦《歸去來》，雖頗道山川登臨之勝，及其所居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其深自愛者，不過遶屋之樹，中園之蔬，且曰「山氣日夕佳」耳，一何簡易耶！何所往而不得其樂耶？若淵明者真有樂於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爲樂者也。顧視康樂靜壽之德，不其慚歟！塞北之狼山，無岵嶇峭蒨可喜之姿，令人矚寓，惟是古昔干戈戰鬪之場，與夫沃鹽之所，棲界乎陰山羯胡之域，非道家所謂洞天福地，而莫睹夫高人隱士之遺躅，壽草靈獸，亦未知或生焉。孤宦遠客，每覽夫四時積雪，而不勝飄零之感也。潁川韓君表倅保州，新其堂，瞰狼山而獨樂焉。夫既自得於清音矣，必欲極其志尚，又取古今畫手陰巖陽壑脫繪於屋壁，朝夕寢食，啓處便是山間，不

知狼山之果美惡於壁山之真幻，名之曰娛山堂，得非有樂於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爲樂者歟？君表，少師諸孫，有別第在潁川，嵩少箕隗乃其家山也。初仕杭州幕府，窮極吳越山水矣。自杭來保塞，乃不怒憎而樂焉如此，蓋非厭常欣暫者。說之早懷嵩少卜築之志，貧未能即日行也，聞君表之新堂，恨不相與從容於其上，敢辭拒不爲之記？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丑，嵩陽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六。

愛萱堂記

中山在戰國時，近介於燕趙，遠距諸韓魏。其土地不足以當十之一，其積粟器械不足以當十之二，其君不知謂誰而足以強其國，其謀臣不知爲誰而相與致一時之盛，其勢隱然韓魏燕趙之敵。惜古史不存，莫可得詳。唐自天寶末，大河之北跋扈不軌，無復君臣。逮夫廣明、中和間，義武王處存者乃獨效微忠於盜賊崎嶇之際，蓋常山之靈常衛之，從陶唐氏爲侯國，時故都自有所資也哉！本朝名公偉人作鎮，光輝曄曄，接躅雄天下，不特號天下勁兵處。自忠獻魏公而來，其治尚簡易敦大，胡虜因知王國之尊，慕德懾伏，而兵肅民安樂無事。或苟失是選，則衆譁然跼蹐，雖勞無補。朝夕箕櫛，視一小侯無異，失朝廷所以倚重之意。以故魏公之績繪諸丹青，鄉人廟祀，歲時唯謹不懈。其所建閱古堂，亦雄天下。彼江湖淮漢間，非無危樓傑觀，擅山川之麗，環奇清之賞，而於是不得亢其傳也。江夏黃公鎮治數月，作堂於閱古之東南，棟楹桷桷，則不敢移前人，而名之曰愛萱堂。惟公自登進士

第，即顯於朝，蒙累聖之知，日侍太夫人食飲，康強如壯年。不惜金帛，重賞勸功，前日疲駑，亦克拳扞蹶張，無一飯無賓客，從容文史歌詩壺觴之適。凡其施爲舉措，獨得於上心，良可樂矣，尚何所事而萱之愛哉？豈非公之所樂者衆能知之，而公之所憂，衆不足以與知乎？且自謂所治未至簡易敦大，而恐古今聞人之羞乎？不然，小物也，公亦愛之而不忘乎？不然，則衛之詩人所思者自有所在，而傳者謬曰令人忘憂也邪？嵇叔夜之愛吾萱者往矣，復何足道哉？客或以是意請於公，公曰：「吾園中多萱耳，吾不知其他。」說之聞而歎曰：「偉哉！」記之以待知者。崇寧二年癸未夏六月戊辰，承議郎、知無極縣事兼兵馬都監、武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六。

王氏雙松堂記

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殷，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郊廓，厥後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鎬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且宣王嘗狩于岐，而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乃舍而不錄，得非岐之狩爲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惜夫宣王卒，亦不果遷也。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尚復何言？唯是三代之盛所遺而不饗者，氣象轆轤，輪囷鬱然，發而不施，山含輝而餘秀，川澄淵而軼潤，草木得之異態日新，其在風俗逸豫安舒，特宜搢紳先

生潛養之適也。蓋自李耳爲周柱下史而來，風流高矣而遠不勝道，姑以近世三人者識之。唐盧仝之隱，不資嵩高少室之雄而近在城闕之中，草屋數間，閉門不出者以歲紀論，微韓愈殆莫知其賢。哀帝時宰相楊涉之子凝式，於學無不通。嘗諫其父亡唐而復臣相梁，不得志，因陽狂一時，終五代賢者誅戮不自保之際，逸樂白首，其中蓋有大過人者。觀其丹青遺像，知其爲偉丈夫，而筆墨之妙，凜然生氣猶在也。自慶曆來，康節先生邵堯夫貧居天津之南，獨明先聖之道，不老不釋，卓然振千古之絕學，頗苦志著書，而精深難窺矣。天子嘗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公卿大夫樂從之遊，而莫能名其器，既死而名益高。夫此三人者唯洛陽之宜也。所謂逸豫安舒之風，蓋可觀已。嗚呼，名有帝王山川之勝，而實宜夫高人處士之奉，坐通四海九州之湊，何其盛哉！以故公卿大夫功成得謝，危樓傑觀、水竹花卉之麗甲天下，而不以爲侈。繩樞甕牖之生，終日欣然，亦自以爲得。孰非所宜者？王君聖徒庭鯉世爲洛人，躬築別墅建春門裏，植雙松以自見其志，因以雙松名其堂。日與平生故人徜徉圖畫壺觴之樂，四方之賓客如歸焉，靡不適可，且自歎曰：「吾老矣，恐不得如吾松之壽也。而吾之志，則不可不著之異日。」於是懇予文以記於石，予因道古今之所以然者書之，使後之遊者得以賞焉。崇寧四年四月十七日，嵩高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六。又見《八瓊石金石補正》卷一一〇，《洛陽存古錄》卷八，乾隆《河南通志》卷八四，乾隆《重修洛陽縣志》卷一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一〇。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管輅謂《易》安可注者，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爲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是書亡不傳於今，今號爲《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爲唐張弧之《易》也。是子夏亦未嘗有書，而以《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爲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爲巧慧組繡之靡也耶？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雠、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爲盛矣。其弟子顓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戶牖不同，而堂奧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備錯總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自言出於丁將軍，詎弗信耶？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攘莊老恍惚虛無之論，專於人事，

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爲《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奧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汨之也。譬之惰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傳焉。梁丘、施、孟三家於是乎亡於晉，而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虛，弼之學滋得以盛。然其初，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爲時推重。晉王庾雖喜清談，而專立鄭學。干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詆弼之傳會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王學遂大盛〔二〕。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予賞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於是學者略知鄭矣。至梁何胤之徒，又竊釋氏空有所能異端而誇於弼〔三〕，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此亦其躅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麗是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而唐因之，於是乎《易》家古法始泯滅無聞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關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蓋漢嚴君平、揚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有宋，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穆參軍脩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群，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總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

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徵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聲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徵君實關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徵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峰萬仞之崢嶸峭峯，其意壯矣。及登斯堂，睹三先生之貌，聳然加敬。逖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溫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爲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諸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六。又見《古文淵鑑》卷五六，《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一〇，同治《清豐縣志》卷九，《曹南文獻錄》卷六三。

〔二〕王學：原倒，據《古文淵鑑》乙。

〔三〕空有所能：《古文淵鑑》作「空有能所」，四庫本以意改作「之論穿鑿」。

蘭室記

大觀庚寅，白侯將天子命於淮浙，而道踰汴絕淮，渡揚子江，又千里渡浙江，達于甬江，其所至

則刺史縣令群有司莫不奔走迎候，部使者亦勤弗敢懈。既至甬東，乃獨揖予於衆人中，留與之語，意若有所向於予者。既又兩訪予於管庫之舍，曰：「我京師有所居之室名曰蘭室，非特仰喬木脩竹而俯幽花怪石，中有經史百氏之書而緇帙牙籤也。我之所以樂此者，朝夕起居蕭然，玩古自得，視此數物，猶善人君子，而吾室乃芝蘭之室也。子其爲我記之。」予於是恐懼愧汗，辭甚力而不得免累日。則自念曰：侯之爲人，異哉特立而不懼者歟！乃告侯曰：「蘭之爲物，久被誣而且難辨，何則？或者見楚大夫屈原佗僚怫鬱之辭，多以蘭爲況，乃曰蘭生荆楚江湖之山，非中州之所有，不知《詩》、《易》、《禮記》、左氏所載之草木，皆因其土物而致意焉，非若後人徒逞浮虛不根之語也。則蘭爲中州之物，而曰國香，曰王者香矣。此孔子自衛反魯，見於隱谷之中，喟然長歎，而爲之賦《猗蘭操》者也。予久以是爲蘭之被誣而莫或告焉。」侯曰：「是足以明吾之室也。」侯又不知屈原之所賦者秋蘭也，後之人則以菊秋而蘭春矣（一）。原又以木蘭、石蘭稱，今曾不辨其生於石與林之異也（二）。原於蘭則九畹而蕙百畝，蘭佩而蕙帶，蘭不芳則蕙爲茅，是正蘭而庶蕙也。今則二物相貸，而往往以蕙爲蘭，不知幹一花者蘭，而一幹叢花者蕙也，其亦難乎！」侯曰：「我未名吾室，而先知此久矣，并爲我記之。」顧予學迂而才疏，荷上恩甚厚，出罪籍而從仕。然衆方惡斥之，官長不憎則罵者幾，侯獨向之如此，侯其真識蘭哉！室中所與居者，果皆善士也。乃爲之書。侯名某字某（三）。五月壬子，嵩山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四。

〔一〕以：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其：原作「之」，據右引改。

〔三〕名：原缺，據右引補。

劉氏藏書記

漢承秦焚書滅學之後，賴故老口所誦，數得聞先王之遺訓。厥後廣開獻書之路，至武帝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雖盛矣，然至成帝時乃大備著錄。蓋約法天下不出一日之中，而藏書掌固必待百年之後也。隋御府書所以特號稱最盛者，以其平一南北，而坐兼南北朝之所有也。夫縣官之勢何如哉？獨於藏書一事，其勤如此，況在學士大夫之家邪？劉歆自稱三代之書蘊崇於家，直不計爾。蓋自楚元王而來，世尚文雅，而護都水使者又復博極群書，無不充足，而歆因得以誇邪？昔人謂三代仕宦而衣，五代仕宦而食，不知書又在衣食之上也。都官劉公凝之卓行絕識，不待老而歸休廬山之下，其遺子孫者無他物，蓋唯圖書而已。其子道原少而日誦萬言，既長苦心篤志，無所嗜好，晝夜以讀書爲娛，至於不慕榮利，忘去寒暑。司馬溫公稱其精博，宋次道稱其該瞻，范醇夫稱其密緻，則其所藏復蘊崇而不計者歟！且嘗憤疾南方士人家不藏書矣，則於是蓋特加意焉者也。公之子義仲壯輿，人視其邁往不群，而自處憚憚循約，唯恐前修之辱也。從仕四方。妻子不

免飢寒，而敦然唯是之求索，甚於人之飢渴而赴飲食者，則其所得不特補其家之未足，而且有以振發國中之沈鬱也。既已踵成其父《十國紀年》，而身采周秦之遺文以爲《十二國史》；嘗論著《春秋》矣，而方且爲《周易》之學。則其藏書豈特充牣篋笥而誇緇帙，如愚賈潤屋以金珠邪？於是謹識其所得書之歲月先後，以視子孫，其意爲不淺也。乃俾說之爲之記，以載於目錄之上。昔之時，如任昉、沈約輩，號爲藏書之家者，今不復論，而論諸本朝。如王文康初於周相世宗，多有唐室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寧論其書之存亡，而所有者書目一編，使好事者對之興歎也。李文貞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如此，宜其書永久而不復零落；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凡名公卿大夫、儒林之士所有之書，往往隨其人而逝矣，傳諸再世者蓋寡，而況曾玄之守邪？惟是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繼，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爲灰燼矣。予家則五世於茲也，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則未肯自讓。乃去年冬火亦告譴，不謂前日悲愴痛恨乎宋氏者，今自涕泣也。嗚呼，其不艱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寬閑之野，不復有京師火災之虞。上方興禮樂，議封禪，則又永不顧盜賊兵甲之禍，而劉氏之書與七澤俱富矣。後之人視予言而祇敬先德，不忘前日畜積之艱而勉強學行，則爲書之榮也大矣哉！其書凡若干卷云。政和乙未七月十一日戊寅，嵩山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六。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

海榕記

東坡先生謫南海，自廬山遇門下士玉澗道人崔閑者，命酒獻酬，淋漓之餘，墮案上，自然成根柢輪囷之狀，取筆墨綑緼之，偃然海上之榕也。復作海榕二字於其下，蕭散不飾，實與畫稱。其後閑舉以遺京師周侯，高魯王諸孫世則從周侯得之，乃懼夫觀者非所覲也，屬嵩山晁說之識之。說之伏念九州之中，山川草木皆出先生之文章，先生晚於禹迹之外，海嶠之上所得者又如此，恨不能從吾先生遊於斯時也，今日可勝歎哉！宣和二年庚子七月六日甲辰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六。

鈍庵舊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僻處鄉里，不交當世，風雨寒暑，晝夜一室，中所學無所發施，如前文人自名其所居之庵曰鈍庵。遇嵩山晁說之於京師，曰：「吾比捨所學而爲黃帝岐伯之學，爲人脉藥起死，雖善矣，乃未能厭吾之心，不自揆，乃欲極乎西方佛世尊之道。而恨吾東州之所傳者，近時不祖達磨之禪。暨夫慈恩之名相，賢首之法性，澄照之淨心，所謂《法華》之本迹顯實，《涅槃》之扶律顯常者，吾東州之人獨無分乎？子嘗遊四明，遇天台老師數輩，子既學矣，吾何不能學邪？」說之於是乎謝之。

曰：「吾曹有此三千中一物之身，微而昏散，極爲狂愚，迷性垢心，違理惡行，必於二死五住者，孰利而非鈍也邪？蓋惟佛之在斯世也，嘗有利根。然靈山法華之席，其衆已云鈍矣，所謂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者亦鈍也。惟佛一人得以利根聞，然則奈此昏散而狂愚何？曰：惟佛有法，惟智者振出之。止以止，散而不狂；觀以觀，昏而不愚。所謂無量法門者，畢於此二字而莫之加也。止則定，觀則慧；止則寂，觀則照；止則斷，觀則智；止則四時，觀則八教；止則般若，觀則法華，靡不圓通也。止乃觀之止，觀乃止之觀，靡不融妙。止觀之門雖極乎三十有六，而不過乎三，曰約行，曰附法，曰託事。又不過乎二，曰惟識事，曰實相理。又不過乎一，曰三千。三千三諦三觀，派之彌合，會之彌分，即三而一，即一而三。或曰理有事無，或曰事有理無，或曰事理各有，或曰事理共有，皆足以明三千之妙也。於是乎有性、有脩、有具、有造，各具、互具、遍具，而一心三觀，三觀一心，一境三諦，三諦一境，全無相境，發無緣智。心佛與衆生三，無差別也。三千即空蕩一切法，三千即假立一切法，三千即中妙一切法。從假入空觀，是謂體真止，是謂二諦觀，是謂慧眼是一切智，是謂了因佛性，是謂性量，是謂所趣，是謂聲聞辟支佛，是謂樂法意生身，是謂寂而常照法門身，是謂無生，是謂破見思惑〔一〕，成般若德。從空出假觀，是謂方便隨緣止，是謂平等觀，是謂法眼，是謂道種智，是謂緣因佛性，是謂性具，是謂能趣，是謂菩薩，是謂三昧意生身，是謂照而常寂相好身，是謂無量，是謂破塵沙惑、成解脫德。中道第一義觀，是謂息二邊分別止，是謂正觀，是謂佛眼，是謂一切種智，是謂正因佛性，是謂性德，是謂非趣非不趣，是謂佛，是謂自性意生身，是謂非寂非照、而寂

而照實相身，是謂無作，是謂破無明惑，成法身德。言乎般若之脩，則爲宗，爲智，爲教，爲淨，爲法緣慈，爲真諦，爲報身佛，爲正偏知，爲四枯，爲修德。非豎而豎，以攝經《般若》。言乎解脫之脩，則爲用，爲力，爲行，爲樂，爲衆生緣慈，爲俗諦，爲應身佛，爲應供，爲四榮，爲化他。非橫而橫，以攝經《淨名》。言乎法身之性，則爲體，爲性，爲理，爲常樂，爲無緣慈，爲中諦，爲法身佛，爲如來，爲非枯非榮，爲性德。即此橫豎雙非，攝經《涅槃》。夫性德之性爲真性軌，則般若爲觀照軌，解脫爲資成軌。般若之脩爲觀照般若，則法身爲實相般若，解脫爲文字般若。解脫之修爲方便淨，則法身爲真性淨，般若爲圓淨。是三淨亦曰三涅槃，亦曰三菩提。惟是性德、修德、化他三諦，以成不思議妙境。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智。惟智惟境，惟境惟智，以理觀觀，十境顯本寂三千。以事觀觀，十乘顯造三千。非但惟心，亦乃惟色、惟聲、惟香、惟味。非但心攝一切，亦乃一切攝心。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十如以思之，四悉以觀之，六即以會之，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是之謂理具。而全具爲造，全造爲變，以成圓教，則鈍與利何在邪？其曰藏教者，其曰通教者，其曰別教者，皆不足以與此，惟圓教之事也。其別接通者、圓接通者、圓接別者，亦或庶幾於此乎。其曰凡聖同居土者，其曰方便聖居土者，其曰實報莊嚴土者，皆不足以與此（二），惟常寂光土之事也。是事荆溪嘗爲李華言之，梁肅又嘗自爲統例，其後士大夫知之者鮮矣。或知《華嚴》之頓，而不知《法華》之圓，亦可哀也已。子和正乎智，助乎情，正乎本，助乎迹，正乎正，助乎依，而知圓之有權，偏之有實，則得於具而觀乎？安心或自一法入，或自二三法入，或法次第入，或

不次第入，於其對轉兼具四者之教，賒促斷伏四者之行，開示悟入四者之妙，皆得於四三昧。而念念剎剎，惟一常坐三昧。端身正坐，猶如奠石。上焉如空中風，無依止處；下焉如密室中燈，照物明了。身見及心，三事調適。以上上智，斷下下惑，利淨鈍穢，利體鈍析，俱絕待矣。」且自言曰：「吾今此身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則吾言刊諸石，爲座右銘，既自覺而又覺乎東州之人，則子和之達孰禦哉？」宣和三年辛丑正月甲寅，嵩山晁說之東里易堂記。《嵩山文集》卷一六。

〔一〕惑：原作「感」，據文意改。

〔二〕比：原作「北」，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二八一六

晁說之一九

濯鳳軒記

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以故古岐州今爲府曰鳳翔。然得鳳之一則鳳過之，得鳳之二則鳳翔之，自是而西二百里曰鳳州鸞鸞山，則名以大之者。得鳳之三而鳳集之歟，故其驛曰鳳集驛。又西而百有五十里曰成州鳳凰山，乃以鳳凰之正名名之，則其得鳳之四而鳳春秋下之，得鳳之五而鳳沒身居之者。不然，何以又有潭曰鳳凰潭，是其濯羽之所也。若又極乎西，則濯羽弱水矣。然則乾符中，僧休夢於鳳凰山得一峰曰鹿玉山者，乃杜工部賦詩之鳳凰臺也，實有亭亭然臺之狀可玩焉。元祐中王仲至侍郎據鄜道元注《水經》，以長舉之鳳凰臺狀如雙闕，漢有鳳凰降焉者爲正，而僞之臺并斥乎工部。恐不得以彼漢瑞正吾周儀也。且異時而二地各以爲名，庸何傷乎？天壤間以鳳凰名臺者尚多矣，何必一之也哉？今成州雖不得居仇池山之勝，而西則雞頭山，東則雞幘山，以屬乎鳳凰山，

亦國中富乎山者也。雞幘山或名曰龍堂峽，鳳凰潭或名曰萬丈潭。若大雲潭，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也，其於守居爲最近。守居清心堂之背，叢竹之面，新有軒，乃以濯鳳名之，近式乎工部之所居，遠本乎周內史之所志。則吾州雖小，而裕乎鳳翔而集焉者，居守可無自菲陋而樂斯志也已。宣和四年壬寅二月二十六日乙卯，具官嵩山晁說之記。《嵩山文集》卷一六。

清風軒記

成州守居之東隅，有軒曰清風，疊嶂前後爲之屏几，清風無時而不來也。嗟夫，國中若此名者數千百處而多也，而實其稱則惟吾郡也哉！何則？吾郡，漢武都郡之所領也，有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伯都竟寧四年之碑在魚竅峽，其辭曰：「民歌德惠，穆如清風。」昔人其本諸此而名斯軒歟，他邦安得而與哉？其所謂清風者何在？豈不在太守之德惠乎？且彼爲何時，李侯者乃能恭其職如此，今當何時，爲之守者苟不能宣布上恩，宜亦媿矣。夫于時清風之生，請言其狀，予則不能。然予祖嘗倡而作之矣，屬而和者六人，曰楊大年、劉中山、錢司空、李昌武、薛尚書、張密學，其辭盛行於世，著之《西崑集》。今大夫學士或不得而聞見，謹因是軒而刊於石，亦古之人藏諸名山之意也。且其唱和墨迹乃不在吾家，而藏諸楊氏無錫眷中。今兩浙不幸，盜賊兇殘，血變江水，不保是詩之能存也，未必異日不託此山城深靚無虞而傳焉。或評諸公之詩，曷爲此郡而作哉？予曰：天下之清風一也。風之

爲物非若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而變，有楚雲秦雲之異也。蓋天下之清德一也，其來居守者，或執掌不給，或湮鬱無聊，或羈旅去國之恨不自勝，一攬諸公之符采，自澄其心思，俄而穆如之風獵鬢泛襟，而鳳凰之山亦爲爾歌吉父之誦矣，以御嘉賓，以柔斯民，亦以樂哉！詩凡七首如上。宣和五年癸卯五月日戊午〔二〕，朝請大夫、知成州軍州事嵩山晁說之謹記。《嵩山文集》卷一六。

〔二〕「而」原在「其」下，據四庫本乙。

〔三〕和：原缺，據右引補。

發興閣記

唐成州治上祿縣，同谷尤僻左，杜子美來自三川，謂可託死焉。未幾土蕃之禍尤熾，子美不得有其居而捨去。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距祠堂而南還十步，有萬丈潭，敕利澤廟。惜也陋甚，白日必待燭入乃能有見，且礙眉觸帽，使人俯不得仰。又復有可歎者，蔽其山之美〔二〕，正如據要路而蔽賢掩善，忌人出言而寢默之。予因正其神像南向之位，抗高納明，使青壁之嵯峨硤礫直上千仞，木章竹个皆出以效其峭蒨，若一日來自他方者，而仍舊之三楹，則稱地形而全民力也。廟之東有地可建小閣，以盡山川之勝。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望西崖以極白沙渡，實杜子美入蜀之道也。時方惡

房琯而并棄杜子美，使終身不復入長安，則此道爲可恨者也。北而水磴，高下相聞如笙鏞，如鼓鐘，不間晝夜，則邦人安職樂生之具也。遠而岡嶺星耕，隴畝棲糧，則刺史縣令之尤所樂焉者也。四時異態，虎巡鹿守，猿猱騰倚，以植僧居清淨之業，蓋有不可勝言者。彼四方游子假借須臾之適，各隨所語而聞諸遠邇，必得顧凱之、宗處士乃可圖畫，而詩則絕筆於杜子美矣。雖然，陶淵明、謝康樂、韋蘇州輩復生焉，則不能自己於斯也。閣今初成，予周覽而惘然自失，不覺誦子美萬丈潭之詩曰：「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一歎而三致意焉，則以發興名其閣。復念此州自寶應初沒土蕃，後三置行州，初在泥公山，再徙寶井堡，卒治同谷，得非有待於此閣之建歟？時方構亂也，杜子美無以託廬而閱歲。逮今承平之久，疇人子孫白首俎豆，有終身不入城府者，豈不幸哉！予將投劾東歸，輒記諸壁間，以視來者，使知昔人此日良可惜之所感，而不惜登臨之費云。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四日壬申，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昭德晁說之記并書。《嵩山文集》卷一六。又見《方輿勝覽》卷七〇。

〔二〕蔽：原作「屋」，據四庫本改。

鈍庵新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少力學，慎言行，恐奕世盛德之辱，久不得調，耻乎獨善，則爲黃帝岐伯之

學。雖克起死，而自謂隘也，乃退而爲佛學。頗聞天台智者之教而歎曰：「聖師不可得而見矣，願得人師焉。人師亦不可得而見乎，顧無經師哉？」且復歎曰：「南山之律、南宗之律〔二〕，與觀師之經、基師之經，若論其在青齊濟岱間，童稚與知也〔三〕。唯是天台智者之教，曾無一人之近緣乎？吾庵之鈍名不亦稱乎？」宣和庚子夏，京師遇嵩山晁說之，曰：「子聞天台智者之教，宜以聞我。」則謹謝之曰：「無狀年過五十，飄零甬江，遇四明尊者法智諸孫。幸而知智於靈山法華會，猶見如初，而未散也。則釋迦佛不滅，而多寶佛塔亦在吾目前而不沒，赫然放大光明以照我身，亦照子身，我之所及者，亦子之所及也，子無以鈍自屈。且文殊不識妙音三昧，彌勒不識地涌一人，善吉茫然以棄鉢，身子怖畏而却花，子謂鈍乎利乎？《華嚴》日出，建立法界，彼鈍根菩薩乃於《般若》有聞焉，而後入乎法界，否則待《法華》乃入，又否則待《涅槃》乃入，子謂利乎鈍乎？《法華》開權顯實，而《華嚴》、《般若》者，皆吾《法華》之方便也。前有無量義以導《法華》之言，後有觀普、賢行法以篤《法華》之行。《法華》乃從三請四，止示一佛乘，火宅以接勢力，窮子以誘聲聞，藥草以歸大乘。化城之有定，繫珠之無定，髻珠之集功德，醫子之不集功德，皆利乎鈍者也。若常不輕菩薩，與夫善根比丘，於一切衆生皆強毒之，寧鈍而不利，世固未嘗有鈍者也。同成一佛也，彼《維摩》行乎非道，《仁王》法性五陰，《楞伽》不思議熏、不思議轉，《涅槃》以衆生爲非衆生爲衆生，金光明無明，故有占察法，依妄心分別，故有《佛藏》示相，《地持》對教，《圓覺》三觀法，《楞嚴》七推心，皆不爲利恨而興悲也。自佛示滅之後，得斯旨者曰龍樹菩薩。立一心三觀，是謂妙境，是謂妙觀。由

是而有天台教焉，即三而一，名之曰止；即一而三，名之曰觀。止觀者，定慧寂照智斷之異名也，一切佛法盡於茲矣。先是南嶽禪師明不空如來藏，具性具相，智者因之，開門傾倉，行大法施，橫該四教，豎徹三境，是謂妙圓，是謂妙中。兼乎《楞伽》之變，《華嚴》，《阿含》之造，《大集》，《楞嚴》，《佛藏》之具其要，則三種觀法，二種觀境，四種三昧，得乎觀意，證乎觀相。其在四三昧中覺意三昧，百千三昧中法華三昧，六波羅蜜中禪波羅蜜，則去丈就尺，去尺就寸者也。子根利也，請以法行入，句句起觀，請修真如觀，證心寂三昧；鈍則請以信行入，藕絲懸山，請修唯識觀，證色寂三昧。究觀智者之十境十乘，在陰界入心，在煩惱心，在病患心，其於四念處，則在一念無明心。荆溪法師則唯在陰界入，妙樂觀不出五陰，輔行觀不出根塵一念。厥後唯吾四明尊者得之，乃立觀安心一法，而不觀真心，就事辨所觀心。自《華嚴》之頓，以入《法華》之圓；知《起信》之圓，適可爲吾《法華》之別。雖或有排之者，卒無以加損，而久益彰也。大抵吾宗所以永異他宗，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其唯觀心乎。唯三千則無法不備，本寂三千，事變三千，界界三千。彼彼三千唯具，則性具、修具、事具、理具、造具、變具，各具、互具、偏具。心攝一切，一切攝心，唯心則不知佛法太高，不厭衆生法太廣，而即一句一字、一塵一沙皆入吾心，以成法界。於是乎身與心息三者定，內合調；眠食二者定，外合調。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三性以檢之，四悉以派之，六即以會之。以迷中一念爲總，而理造事造三千爲別。或可修，或不可修，心次第，或不必次第，泯絕《華嚴》之利鈍，是即金光明，是即常寂光，三千果成，咸稱常樂。由是四土之儀，亦

待吾智者以出也。」子和乃請書之，刻于庵壁，以代坐右銘。予言無一字出予之私也，何憚而不書？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八日庚申，嵩山晁說之記并書。《嵩山文集》卷一六。

〔二〕律：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稚：原缺，據右引補。

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自古王侯將相而廟祀者，皆乘時奮厲，冒敗虎狼死守，以身爲天下臨衝，或巖廊嘖笑，以治易亂，即危而安，其在鼎彝之外，而人有奉焉。否則，賢守令真爲民之父母，斯民謠頌之不足，取其姓以名其子孫，久益不能忘，則一郡之邑祠之。否則，躬德高隱，崇仁篤行，若節婦孝女，有功於風俗者，一鄉一社祠之。顧惟老儒士，身屯喪亂，羈旅流寓，呻吟飢寒之餘，數百年之後，即其故廬而祠焉，如吾同谷之於杜工部者，殆未之或有也。嗚呼盛矣哉！曰名高而得之歟？曰非也。苟不務實而務名，則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蓋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孟浩然、雲卿、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綦毋潛、元結、韋應物、王昌齡、常建、陶翰、秦系、嚴維、暢當、閻防、祖詠、皇甫冉、弟曾、張繼、劉慎虛、王季友、李頎、賀蘭進

明、崔署、王灣、張謂、盧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於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致之也，非湜、籍輩於韓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嶷嶷絕去一代，頡頏不可揉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邪！昔夫子錄秦詩而不錄楚詩，蓋秦有周之遺俗，如玉之人在板屋則傷之也。楚則僭周而王矣，滄浪之水既以濯吾纓，雖濁忍以濯吾足哉？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並矣，況餘子哉！彼元微之，讒諂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何有於李杜之優劣也邪？然前乎韓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祜，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以故杜之獨尊於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而在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蘇州者也。實自王原叔始勤於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然孰爲真識者？靡靡徒以名得之歟？唯知其爲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則真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後，即其流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群可也。或玩其英華而不薦其實，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有得者，不亦負乎！祠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爲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汗漫之遊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月之澄霽，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至鄜時，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矣，而此又其勝也。不知成都浣花之居復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以觀士也已。同谷秀才趙惟恭捐地五畝，縣涑水郭慥始立祠（二），而屬余爲之記，使來者美其山川而禮其像，忠其文，且知公自其十有一世之祖恕予而來以忠許國矣，則其所感者既遠，人亦遠而莫之能忘，與夫王侯將相之祠，未知

果孰傳邪！其像則本之成都之舊云。宣和五年五月己未，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記并書。《嵩山文集》卷一六。

〔二〕「縣」下疑當有「令」字。

宋成州淨因院新殿記

佛法自西來，至秦鳩摩羅什而大矣。什之弟子曰生、曰肇、曰融、曰睿，號爲關中四聖。其後通教則廬山遠公，別教則少林達摩，玄教則天台智者，始若變見於什門之外，而卒會歸焉。無二無別，惟南山律師宣公爲能體融之也。南山上崦天根，下嶷地軸，日月萬象生焉。語其人則宣公是已。其山之迤邐嶮峻而西者，是謂成州之諸山，後之人各以名名之，其實南山之列也。不知在禹之《西山經》爲何山歟？於是乎襲宣公之遺風，而佛刹高下相望，雖督府會郡不是過也。州治之所有淨因院者，遠莫知其所自起也，而耳目之所及，則佛殿修在唐長興四年，其得今名在晉天福三年。殿初三間，歲久而圯，若俄頃摧覆者。是院受業比丘廣圓歎曰：「我雖不得與乎雨花之席，而幸生於法華之後，豈不聞佛種從緣起乎？吾之次第緣若在此，吾之四衆所緣緣若在此，則吾佛之增上緣在此，其易故而新之。增楹三爲五關門，所鄉之正位必有以加被我者。」此心既運，而語猶未音，無遠邇強弱，咸願樂

布施者，汲汲競後先也。初曰是役也不三年，若四年則不可，而乃告成於累月之中。山有異材，疑若鬼神之守衛而有待者，衆願納諸斧斤。而巖阻溪拒，無可徑術之繇。及其首而舉之，若一葉然。先是此院之東有大梵寺，制度嶮然，非此院之比，而易爲神霄玉清萬壽宮則稱。有三大像，乃仆卧於他寺寒廡敗席之下，或信因果者慘若疾痛之於躬也〔二〕。廣圓乃建飾于新殿，恍如此世界外東方八百萬億淨光莊嚴世界，過去諸佛以無相之法身助今釋伽文佛，接導群迷，其感之以開入者幾何人耶！廣圓先爲衆披草莽，建天寧萬壽寺。績已不貲矣，乃復不厭於此，則又難也。說之世奉真如法門，爲此郡守無狀，靡有風教，錙銖夙夜事惟愧。逮此崇新殿，嚴故佛，則樂從圓之請以記之，庶幾善善爲邦人之勸也。宣和五年癸卯十月七日丙戌，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嵩山晁說之記并書。《嵩山文集》卷一六。

〔二〕信：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成州新修大梵寺記

昔王通謂佛西方聖人，溫公斥之曰：「聖人豈有方所邪？」蓋大夫學士苟知修正者，必期放諸四海而準也，以所地論聖人可乎？中國之有佛，雖自漢明帝始，而傳毅者果何自以對帝之所夢？豈不前

有所聞哉？漢武帝昆明池胡人之對，向《神仙傳》之所載，哀帝元壽元年受大月氏王使浮圖之書猶信也。但武帝甘泉宮列霍去病所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與夫張騫使大夏聞有身毒之俗，特其名物未闡明，若後來所稱謂云云爾（二）。而議者指此教斷自漢明，則淺之其爲言也。今東有五臺山之文殊，西而峨眉山之普賢，南而雁蕩山之羅漢，北而鼓山之羅漢，亦自漢明帝而始邪？惟以不思議境照不思議心者，可與於此。若其精舍以府寺名之，亦非天竺之本名，蓋始出於漢有司梓匠之後，遂同乎府寺而得名焉，初無禍福奇麗之說也。逮梁武帝自知平生惡德有不可贖者，乃殫竭民力於土木而適侈心焉，顧豈佛之律哉？宜夫達摩爲超絕卓異之論乎？僕觀《洛陽伽藍記》，見元魏而來，王公將相既得意，必作致邪？又何必以達摩爲超絕卓異之論乎？僕觀《洛陽伽藍記》，見元魏而來，王公將相既得意，必作寺宇以相尚，否則若有屈於人者。九州四裔之珍，隨珠和璧，異花怪石畢具矣。無幾何，其人既自抵法，而所謂危樓傑觀者，從而灰燼爲瓦礫，則佛言因無常者於是乎著矣。雖然，亦嘗一日有清淨土居於茲也，則其惡果復生善因矣。前日灰燼兵戈之餘，往往復出於故地，此佛一事必具三世，而三世該乎九世，以覺世間者，博乎其大者也。傅毅之言，梁武之作，尚何觀哉？成州有仁王院，其廢已久，不敢億措其所以廢之之因也。何爲久而未之復興乎？其地污瀦榛莽，更幾姓而不居，有所待邪？屬者故大梵寺僧法詮，念其大梵寺建在唐大中二年，今其寺之賜額，荷恩厚不毀也。乃請於州，以仁王之故地復大梵之舊額，凡四分律之所不可闕者，謹以創作。僕適知州事，法詮請文以記之。僕念《華嚴》之先照高山，《淨名》之始坐佛林，《般若》之從牛出乳，逮乎《佛藏》之相，《楞伽》之行，《地

持《之教，必待《法華》而成焉。維爾法銓，尚其勉諸。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一日己巳，朝請大夫、知成州嵩山晁說之記并書。《嵩山文集》卷一六。

〔二〕云云：原作「去云」，據四庫本改。

成州龍池湫潭廟碑

成州今治同谷，距所治北十里許有池，廣可度而深不可規也。蓋廣焉僅踰尋丈，而淵淪窅然，莫有冬夏之異，其深何如！邦人謂神龍是居，方其吁雨粒災，而敏速即無知者，亦必曰神龍之居也。彼董父所擾，嗜睡而多欲者，安得而有此？面群山之嵯嶸，後叢岡之逶迤，木老而竹秀，雲物常異，則旅人過焉，敢不神而式之？然惜也，圖史莫之有載，揆觀其遠，方嬴秦時池名曰湫，禮幣行焉，悉投文以詛楚。於時大湫之靈，實與秦共爲無道也。今斯名池而不名湫，則醜彼功首之國，而不爲之靈也。於是乎王翦、白起不得稱其武，而韓非、李斯輩又安在而智哉？實吾池之蛭螾也歟！或責秦之士賤且拘者，不知當斯時果有士歟？今往往有死湫據形勝，徒暴其所謂《詛楚文》者，爲人侮戲之，孰若吾池今日之榮耶！近在唐之中世，驅西兵以禦燕寇，遂棄鳳翔之西於吐蕃，末隸此邦於李茂貞，而西則孟知祥有焉，又宜吾池之無聞焉爾也。說之假守無狀，悼無年以自訟，走祠下，蒙神之貺，默與

心會。伏念莫有以爲神之報，則以菲陋之文略志之曰：不爲亂邦而出，德也；知時以翔，智也；不廣其居，儉也；能雲以雨，仁也。顧彼殘守貪令，可以賴是衆美而少寬於刑書，豈不幸甚！若其吏也，競前而不知危，乾沒而不自勉，崇邊幅以侈麗，務爲欺謾，不徒避課，而且求寵，則亦宜神之視，而心知愧矣，又亦可懼也哉！其廟額錫於崇寧二年，新廟之役則政和五年。逮宣和六年春，說之再薦之文并刻於碑陰，繫之銘曰：下民失職頻蒙辜，有仁上帝龍角趨。曰民無辜吏可誅，其雨澤之不須臾。龍恭帝命舞莫吁，吏論昭格何其愚。種食艱難仁者儲，並不腹詆而面諛。龍昔在秦蟠不舒，蛭起螾斯德何如。我式銘之莫能譽。《隴右金石錄》卷三。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一一〇三，乾隆《成縣新志》卷四，宣統《甘肅新通志》卷九二。

全宋文卷二八一七

晁說之二〇

硯銘

歙石，「風」字樣。自云：應制舉時物。

東坡居士，初謫嶺表。道扶疏園，遺此研寶。公今云亡，物不自足。敢是不祇，以爲諂瀆。刻于硯背。
《嵩山文集》卷一八。

瓦硯銘

彼石硯乃以瓦名而用適，此瓦乃抗乎石硯而特立。上古未有陶人〔二〕，則石先乎瓦；既爲硯，則稱古瓦而不稱古石。《嵩山文集》卷一八。

〔二〕未有陶人：原校：「一作『之人未陶』。」

晁伯以銘所藏古端溪風字硯以易張平叔大圓歙硯

劍所施易，人訝其存。硯豈不然，惟人所敦。嗟張公子，與德俱溫。《嵩山文集》卷一八。

古瓦硯銘

十五之童，七十之翁。難與並儀容兮。剖蚌之珠，出家之機，未易相發揮兮。古人之硯，貴采新石，何世人之不聞不識兮。王孫李賀比端石以萇弘之血，則吾之硯氣象燁燁兮。《嵩山文集》卷一八。

滕子濟硯銘

小塘之水澄以清，大手於焉翻四瀛。問誰從爾與世鳴，墨作蓬萊筆蛟鯨。《嵩山文集》卷一八。

溜石硯銘

硯石溜，修《通鑑》。上所賜，孰敢僭？質本良，輕漚泛。無循名，名多忝。《嵩山文集》卷一八。

呂申公筆格銘

申公純德，見是筆格。我日慎之，惟今惟昔。《嵩山文集》卷一八。

筆山銘

頂平岱宗之瞻兮，峰聳菡萏之三兮。翠潤湘水之漸兮，亘直朔雲之嚴兮。上古之嶽，四而不五，何所嫌兮。嵩高居士，以砧筆墨，名數兼兮。《嵩山文集》卷一八。

老徐牡丹銘

江南無此花而有此筆，洛陽賞花賦詩人自得。丹青有色而花本無色，誤彼蜂蝶飛來，紛紛亦適。

《嵩山文集》卷一八。

喬仲常所畫伏羲神農贊

伏羲贊

我有兩儀，彼有天地。父子以親，君臣以位。

神農贊

草木昆蟲，生彼微塵。有待於我，爲天下仁。《嵩山文集》卷一八。

先聖贊

商人周人，執射執御。有意有必，有我固。《嵩山文集》卷一八。

伯時所畫觀音大士贊

政和癸巳、丙寅

六臂二六首，三目一化佛。是則名拙度，人天觀巧相。《嵩山文集》卷一八。

楊朴先生畫贊

東里多才，晚有夫子。蹇驢逍遙，不見畢李。《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六。

歐陽文忠公畫贊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國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

是歎，昔賢在是。寧論厥似，聞其百世。《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歐陽文忠公集》卷首，乾隆《吉安府志》卷七二，同治《廬陵縣志》卷五一，《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呂獻可畫贊

君子曷貴，貴其知微。四海乂安，公曰優爲。天下無事，庸人撓之。雖古人語，由公信斯。後十百世，公言莫違。公像朝夕，以慰我思。《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

東坡先生畫像贊 一

幼而見公浙江兮，知其議論不容於國中也。壯而見公中都兮，知其雖合而必不久容也。及其南遷泣別隋岸兮，惜乎不克保厥躬也。今公遺像忽相逢兮，喜公不死亦復如夢也。《嵩山文集》卷一八。

東坡先生畫像贊 二

世五百年，生命世才。嗟嗟東坡，何時復來。邦人爲我，顙頤以哀。我告邦人，大實艱哉。和氣

充塞，大象昭回。海瀆澄瀾，嶽鎮絕埃。斯人是生，實易可能。世或千億，地亦九垓。未必禹服，公復徘徊。生奉話言，死奠罇壘。矧公不死，丹青日開。用究邦頌，以寫我懷。《嵩山文集》卷一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澗上丈人畫像贊

嵩山

裳芙蓉而飲沆瀣兮，胡可衣而食之？朋松介石以遊叢霄之上兮，孰敢出而仕之？咸以是像識君或曰非兮，蓋惟海雲山月似之。《嵩山文集》卷一八。

前史官知河中府晁无咎畫像贊

南京

壯年高標今日見兮，誰識幼時之奇童。默然不可問於茲兮，嗟昔辯翻濤而聲懸鐘。凜然端笏若抗議於朝兮，曾不得斯須登金門以獻厥忠。爛然文章溢世以振頽俗兮，史筆欲落而屢貶以終窮。恪管庫而肅郡國之可考兮，九州總總不爲我功。孰爲史氏姑以我文苑著兮，猶足高乎華嵩。《嵩山文集》卷一八。

杜方叔先生畫像贊

術黃帝、岐伯，名盛出汶上，而入京師。一人爲之異禮改觀，我則尊所學以慎厥時。恥同列之市道，而未嘗於近倖枉一辭。以故宦則不達，室則不富，今其有子有孫，而四方之顯者自稱弟子，曰「吾其早得師」。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二十四日海陵旅舍，嵩山晁伯以父老法華題。《嵩山文集》卷一八。

揚雄別傳上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周幽王封宣王子尚父于揚，號曰揚侯。其後并于晉河東揚侯子孫，遂以揚爲氏。雄本晉之揚，自其五世祖季徙諸蜀。雄少而簡易清淨，好古學，從同郡嚴君平遊，顧尚好辭賦，宗司馬相如，嘗嘆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所至耶！」初相如與枚乘、子臯齊名，臯思敏疾，相如頗淹遲。有以二人問者，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然帝於辭賦自俊捷，亦苦相如之艱。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蓋相如亦自謂有所短，而雄之論乃如此。雄嘗作《縣邸銘》〔一〕、《玉卮頌》、《階闥銘》、《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

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待詔承明之庭，時永始四年也。雄年四十矣。帝方以正月郊祠甘泉，詔雄賦甚遽。雄蒼猝應詔，其賦極瓌瑋，盡諷戒之義。乃三月帝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以祀后土。雄又作《河東賦》，以帝好廣宮室，又作《子虛賦》以諷戒。帝多玩書，善雄賦頌，出入遊獵，雄必從。十二月，帝縱胡人羽獵，雄因作《羽獵賦》。雄既待詔歲餘，給事黃門爲郎，後一歲帝又命雄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帝得之喜甚。當時之語曰：「玩子雲之篇章，樂于居千石之官。」西羌嘗有警，帝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詔雄即未央宮充國圖畫爲頌。綏和元年秋，帝大誇胡人多禽獸，復幸長楊，縱胡客大校獵，雄復作《長楊賦》上之，因以諷帝〔二〕。雄爲郎時，自奏少不得學而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晚直事，庶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時京師班嗣者右曹中郎將遊之子，顯名當世。遊嘗賜秘書之副，而嗣爲人好賢，從雄遊，雄由是內外之書無不觀矣。然非聖不好也，時人稱雄曰西道孔子。有張子侯者，問沛郡桓譚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乃貧如此。」譚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爲魯孔子而不能爲齊楚聖人耶？」王公子亦問子雲于譚，譚曰：「漢興以來未有斯人。」雄雖甚貧，而輕財惡利，無所事于世，作《逐貧賦》以自見曰：「揚子遁世，離俗獨處〔三〕。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餐。貧無寶玩，何以接

歡？宗室之宴，爲樂不繁。徒行負賃，出處易衣〔四〕。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愆。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堪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休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人皆媚之以貴富，雄獨安于郎署，而大覃思渾天。或者信蓋天之學，詆渾天。雄乃發八難難蓋天以通渾天，云：「日東行，循黃道，晝夜中規〔五〕，牽牛距北極南百一十度〔六〕，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七〕？日入而星見，日出而星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狐間〔八〕，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周天二十八宿，以蓋

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天至高，地至卑。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今從高山上〔九〕，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密，益遠益疏。今北斗爲天杠轂〔二〇〕，二十八宿爲天橑輻，以星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二一〕，何也？」時獨桓譚信雄學，雄與譚嘗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暴背。雄語譚曰：「蓋天以天如推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渾爲天之真形于是可知。」雄按渾天，著書曰《太玄》，曰：「玄也者，兼天地人之道而天名之。」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雄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或曰：「《玄》何爲？」雄曰：「爲仁義。」或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雄曰：「勿雜而已矣。」雄于《玄》用思甚苦，嘗夢吐白鳳集《玄》上，久之而滅。或曰無爲自苦，故難傳。當時儒士劉歆、張竦輩雖與雄善，獨于《玄》弗好也。雄知時人所好在彼不在此，乃作《太玄賦》曰：「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子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聖人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吮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且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于富貴兮，迄喪躬以危族。豐盈禍所栖兮，名譽怨之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合肥而見炳。翠羽嫩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誇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

靜于中谷。納僞、祿于江淮兮〔一二〕，揖松、喬于華嶽〔二三〕。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于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訖宿。役青要以承戈兮〔二四〕，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飢兮〔二五〕，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騄以踟躕〔二六〕。載羨門與儷遊兮，永周覽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罔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炙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云兮。譬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于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獨鉅鹿侯芭授《玄》于雄，爲《玄》章句。桓譚亦好之，然不若好雄賦之甚也。譚嘗問雄曰：「何以能賦？」雄曰：「能讀千賦則善。」初，雄因成帝嗜酒，作《酒箴》以諷帝，曰：「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繆徽。一旦惠礙，爲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復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時杜陵陳遵，放縱于酒，見雄賦大喜，謂所友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故其因人問賦可以諷乎？雄曰：「諷則已，諷而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又有問雄少而好賦者，雄曰：「童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蓋其晚年立言明教，絕意于賦，不復爲矣。因時人問答，著《法言》十三篇，明帝皇之道，而廣大幽微備矣。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哀帝時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諸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帝，以爲「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感寤，召還匈奴使者，更報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五十斤。雄視朝廷綱紀紊亂，知言之不行而不言。然獨見機會之決，弗得弗言也。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說字于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以續《蒼頡篇》，又易《蒼頡》字之重複者「二七」，凡八十九章。雄善書。在西京時，以書稱者蓋寡，前有司馬相如、張敞、嚴延年，後則史遊、孔光、劉向、雄及陳遵。雄久爲郎，校書麟閣，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提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于槧，積二十有七歲，而書成，名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方言》者，蓋《爾雅》之流也。時茂陵郭威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雄，雄曰：「《記》有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來遠矣。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儔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孝友』等語。」《嵩山文集》卷一九。

〔二〕雄嘗作縣邸銘：四庫本作「雄少多著作，有」。

〔二〕因：原作「比」，據右引改。

〔三〕俗：原缺，據右引補。

〔四〕衣：原作「以」，據右引改。

〔五〕夜：原無，據《隋書·天文志上》中華書局標點本校補。

〔六〕北：原作「南」，據右引校改。

〔七〕「也」字原無，據《隋書·天文志上》補。

〔八〕起：原作「處」，據右引改。

〔九〕山上：原作「上山」，據右引乙。

〔一〇〕北斗：右引作「北極」。

〔一一〕交：原缺，據右引補。

〔一二〕僞：原作「媯」，據《古文苑·太玄賦》改。

〔一三〕松：原作「招」，據右引改。

〔一四〕戈：原作「代」，據右引改。

〔一五〕飢：原作「肥」，據右引改。

〔一六〕踟躕：原作「蜘蛛」，據右引改。

〔一七〕易：原無，據《漢書·藝文志》補。

揚雄別傳下

劉歆聞雄作《方言》，移書雄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道人使者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一〕，因從事郝隆求之。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身，修軌不暇，何遑更創？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能經年銳精以成書？良爲勤矣。歆雖不講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以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謠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畜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飢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錄〔二〕，令聖朝留明明之典。」雄報歆曰：「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略有梗概。翁孺往數歲死，婦

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復論思，詳悉集之。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奇之，常爲雄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雄以篇目頗示之〔三〕，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牴糞棄之于道矣〔四〕。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至精之所想講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雄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試崇而就之，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唯執事者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時歆爲王莽國師，威權可畏，而雄之辭如此，蓋明其心不與歆也。然當其時，士皆言符命，勸莽代漢，唯恐其晚。前後封侯者百數，其不附麗者，莽輒殺之。雄爲朝廷聞人，既不言符命，然不可以默。逮莽既僭，乃奏《劇秦美新》一篇，劇秦之慘酷，而美諸新，待新猶甚秦耳〔五〕，莽方自聖而弗寤也。先是建國五年，元后崩，莽詔雄作誄，有曰：「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其言亦無阿倚，特以耆老久次爲中散大夫。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荆》、《揚》、《兗》、《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爲萬世戒。先是雄在蜀時，嘗著《蜀王

本紀》、《蜀都賦》〔六〕，以極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實；又嘗錄宣帝以至哀平紀傳皆備，其後班固因之。嚴遵君平，高蹈之士也。雄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辟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爲吏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君平相見，欲屈以爲從事，卒不敢言。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雄同郡里中田儀與雄幼稚交，後雄舉之于朝，久爲五官郎中，以私得罪。時舉儀者皆懷赧低眉以自恐恨，劉歆亦爲雄云云，雄曰：「儀舉至日，雄之任也。知人之德，堯舜猶病，雄何慚焉？」議者終多雄之知君平，而不以田儀累之也。孔子元者，孔子十七世孫也，爲郎校書七年，官不益，或譏以不恤進取，獨雄與善。山陰陳囂有義行，名未振，雄上書薦之，于是聲名粲然傳世矣。仕至太中大夫。潞水伶玄好學知音律，善屬文，然無所矜式。雄獨知其才，而病其學之不適正，知之而弗好也。蓋雄之好惡不苟如此。及于《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願載名于《法言》者，雄謝之，雖林翁孺猶不得與也。甘露元年戊寅鷄鳴雄生。天鳳五年四月乙丑晡卒。葬安陵阪上，侯芭、桓譚共爲治喪，朝臣郎吏及諸公遣世子來會送甚盛。譚爲斂賻，起祠置塋，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與譚守墳如子禮。雄有子曰童烏，九歲與《玄》文，先雄卒。雄比歲亡一男，竭力歸葬于蜀，雄由是益貧。及雄卒，不能歸葬，而妻子子還自長安。

嵩山晁說之曰：揚子傳孔子之道，立言明教，宜其行事甚大，昭著無遺。而有不見于本傳者，得之于諸子書傳記，因次第之，爲《別傳》焉。有與本傳異同甚者疏之。雄爲郎，不願受奉，以視無仕

進心。幼子卒而必經紀反葬于蜀，以視不終長安。故守一官而閱三世不遷，觀其人，豈詣行在獻賦者？而本傳言奏《甘泉》等賦。蜀人楊莊誦雄文于成帝，帝因徵雄待詔，而肯爲王音門下吏耶？至于投閣事，余亦疑焉，而世已有辯之者。《嵩山文集》卷一九。

〔一〕目：原脫，據嚴可均《全漢文》補。

〔二〕錄：原作「隸」，據右引改。

〔三〕頗：原作「頻」，據右引改。

〔四〕抵：原作「坻」，據右引改。

〔五〕「甚」原在「耳」下，據四庫本乙。

〔六〕蜀都：原作「蜀郡」，按《古文苑》有揚雄《蜀都賦》，據改。

李挺之傳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流源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爲衛州獲嘉縣主簿，

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以？」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迹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于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一〕。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帥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不顧也〔二〕。居頃之，忠獻責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必過人遠甚〔三〕。家貧無貲〔四〕，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五〕，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簽署判官。于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

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嵩隱晁說之曰：士生而不能以其所學及乎世，死又不得以名覺乎後之人，豈大雅君子之志哉？李先生者，師事穆伯長，友石曼卿、尹子漸、師魯，其爲弟子者曰邵康節、劉仲更。側聞史氏爲六人者立傳，獨不及李先生，何耶？輒論次以待他日史官采擇。

河南邵伯溫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聞之先公曰：挺之與尹子漸貌相類，又相友善，挺之死于子漸官舍，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嗚呼，二人者，乃所謂朋友歟！《嵩山文集》卷一九。

又見《賓退錄》卷二。

〔一〕焉：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二〕不顧也：原作「謝曰故」，據右引改。

〔三〕遠：原無，據右引改。

〔四〕家：原作「幸其」，據右引改。

〔五〕任：原作「仕」，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二八一八

晁說之 三

嵩隱長子墓表

政和四年四月

嵩山晁說之長子公壽，字平子，大觀元年丁亥疾病中，改名公艾，生于昭德故廬，時元豐八年乙丑。少敦龐，有成人之氣象。方年十三四，寺庭游行，多得古書畫以歸。嘗欣然視予曰：「是北齊楊子華《勘書圖》中一幅也。」博古者驗之，猶信。雖幼，善用硬黃影榻古法書，予因見澗上陳叔易寫科斗古文，頗留心願學，顧非宜教童子者，則乃輒自能爲文外，作五字詩往往有合處。時學李賀歌行，亦不凡，專讀《禮記》，嚴于陸氏音，其義說制度，根柢鄭氏、孔氏，不苟異妄從，蓋其志不規于舉子事業也。間則泛觀務博，庶幾可與學士大夫語言。予知其所能者如是而止也。逮其既卒，余親爲料理其書篋，見其簡牘之志甚大，有數巨編正書細密，是謂《資治通鑑鈔》，蓋其中夜燈下之功。予悲怛于是增，甚久不能忘也。其卒在陝州芮城，年二十有三，丁亥六月丁巳也。是年之春暴得嗽

疾，恐貽父母憂，強忍不以言。既不能離枕席，父母始往問所苦，必曰：「今日少損。」亦未嘗不巾櫛也。一日私語其妻子曰：「我死矣，謂父母何！」至死不復他言。方其未病時，予偶與論近世人物白首而不遭者，或咎諸人；彼夭不得壽者，又將誰責？如吾家微之光道、渙之繪道、王文正家慥予顧、原武小邢、廬山劉和仲，皆奇才也。吾兒輒愀然不懌曰：「是數人者何恨，往往見稱于東坡諸公。」余當時不知其語不祥也，今復忍追恨哉！母盛氏。自芮城歸其柩于東里祖塋。政和四年甲午四月乙卯，葬于祖塋東第二域之甲穴。妻賈氏。女三歲，曰鍊師。男方生六月，名子健。《嵩山文集》卷一八。

邢惇夫墓表

宣和四年四月

邢惇夫，名居實，生數歲，以奇童稱。逮年十四五，讀書已甚博；其年十六七，文章各擅體制；十八九則論議凜然，自成一家法。甫年二十，而病不起矣。國中之士識與不識，無不嗟惜痛恨，有爲其父尚書公相持而哭于數年之後者。惇夫身幹如尋常男子，而廣頤大口，眸子炯然，精神虹舒霞舉也。韓少師見其童兒時異之，許妻以孫女。元豐中孫莘老、李公擇方宦于京師，惇夫游二公之門，二公待之常若不足。一日侍孫公談《春秋》，是孫公之所名家者，引類及《南史》人物，又入於《北史》，惇夫種節調理，無少前却疑似之語。是時孫公鬚鬢皓白，爲秘書少監，與惇夫相對若翁孫然。

既而黃魯直自吉州太和縣移德州德平鎮，過京，魯直有書稱「晁以道論士三人，其書今行于世」，所謂三人則惇夫、陳無己、江子和是已。元祐之初，海內流落望實之士中都畢集，惇夫因得翱翔，自振其才辯，而師友日盛，悉爲惇夫忘年也。一時政事更張，士大夫進退，惇夫爲之喜怒激昂，有出於老成憂思之外者。每嘆曰：「當茲日也，安得司馬公常存，呂公無恙，後來者其謂誰耶？」惇夫雖年少，而知國家尚少則難處乎前，而貴老則難繼其後云。惇夫大抵於人不苟隨，必援古昔，極源流，而公是非。雖於其大人，則亦唯義之從。惇夫卒於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公謫隨州時。尚書公親問其所欲於垂絕之際，無他，唯曰：「乞黃魯直狀兒平昔，以累孫莘老銘之，有不肖之文存焉，則晁無咎宜爲序其後。」余兄無咎題惇夫《南征賦》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追配古人，充其志，非肯爲賀者。雖然，豈敢負其將死之託耶？」魯直題之曰：「嘗序江夏謝景回師復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實涕。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甚似吾師復也。」東坡題曰：「江南李太白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惇夫亦云。」吾兄暨孫、黃俱不果成惇夫之所志，惇夫二弟倬、儔乃欲以文表于墓，則歸之嵩山晁說之，又已累年。說之追念平昔，與惇夫議論千百，今不記一二，徒可想像於心目間。而書牘唱和詩，亦無復少存焉者，蓋自飄流二十年之久也。如復因循不如其二弟之所請，則他日使惇夫之所傳彌不著者，余之罪也。以余之文淺弱，使覽之者重其恨於前日三公，則予於惇夫亦未爲無助也。余嘗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爲斯文也，漢廷與新室不可並

處也。如惇夫於尚書公，則於斯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移此其忠，顧惟古之大臣哉！嗟夫，古人之不壽者，余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源，而極天人死生之符。顏淵年二十有九，頽然陋巷之中，有爲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者，果知顏子哉！其次則又二人：揚雄之子九歲，而存，則《玄》當著明，無待於侯芭。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於殺荀文若輩矣。則惇夫之壽夭所繫，可勝言耶！東坡貶英州，道符離，予見之，語及惇夫，曰：「自是國家失一文士，於邢氏何有！」韓女先亡，惇夫遂未及娶〔二〕。惇夫有文集若干卷，名曰《呻吟集》。墓在大隈山前祖塋之旁。母趙氏。宣和四年壬寅七月戊午，朝請大夫、知成州軍事晁說之撰。《嵩山文集》卷一九。又見《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宋元學案補遺》卷一、二二。

〔二〕夫：原無，據四庫本補。

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

建炎二年九月

晁氏東眷舒州郎中元配公孫氏第三子，其字次膺，生而俊氣干雲霄直上，與先生長者語，無難事也。識與不識見之，曰：「是諸公卿之選已。」學辭賦於諸兄間，日一再作而佳矣〔一〕。京師秋賦，

而時方以理財爲新政，主文劉貢父、李公擇、王忠甫皆與丞相論不同。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公選甚高〔二〕，禮部不奏名。既而廢詩賦，用新經義，公曰：「人各有才智而喜異也，是不待一再作者。」主王氏《詩》，猶雜以毛公《詩》。登熙寧六年進士科，注單州城武縣主簿。時初遣察訪使出按郡國不法，遠邇震恐。使京東者少年新進，未更仕任，特恃其兄參知政事與丞相方睦劾一路，有幾人可免不坐？是人方仰公氣象，而不得不聽其言。於是京東有寬政，莫知其自公出，而人被賜矣。以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縣濱河，公與衆遊樂，而獨色憂曰：「河不決今年則明年。」乃舒以調度，民知無征，而不知有儲也。後有小吳之役，一道遠邇病矣。而平恩之民因以嘆公神明之政，德之，今不忘也。代還，格礙，不得改官。以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民相慶曰：「平恩之父母也，肯獨不以吾屬爲莘人之子乎？」公於莘得上下之欣喜，而譽益遠。在平恩時，上位居官如故，而待公猶故舊朋友也，置不舉屬吏禮數，而轉運使李楚老猶不平，陰以怒提舉保甲狄諮，按刺公以保甲法。時保甲之法密秋荼也，孰非保甲法之罪人哉？前日以公爲才而肅給異功狀者，爲今私不奉法，而於時政有向背矣。獄具，除仕籍，居楚州。大赦，居兗州，漸以還濟州。公裕然不以欣戚於去來，曰：「舌不在，不得自致其身也邪？」公初於濟貧甚，何心於吾富哉！人術甚疏，而殆天有以富之也，乃知天命祐之而行者君子也。公於是居閑將十年，猶一日也。視一世之進退窮達，須臾歌笑，蹙蹙塗上多平生故人，曰：「孰能爲我往謝之？」嗟夫，公能貧而富，窮以達，使用其才於朝，宜何如哉！元祐初有理訴所，公亦未忍自棄於茲時也。彼在位者乃不得特恩洗滌公，必欲以散官論如常法。公去弗

顧曰：「知命乃爲君子邪！」議者謂元豐多失士，而元祐之失士亦不少也。其在公，特不仁者，顧豈不有一哉？一林之木異質，先伐之材，風雨既先摧之，孰肯出力以培之？此君子之困幽谷，所以不覲三年也，或終身幽谷而與株木處矣。雖然，使公之官於朝也，亦幾何時留哉？識者謂使朝廷之棄公，不若公初自郡國棄之也，聞者悲之。公閑居何以發揮其伊鬱侘傺之感哉？自念《離騷》之變《國風》，宋玉、景差之徒殆不知有《國風》者，非忘之也。其後以宮商爲樂府者，又自一《離騷》也。以故公於是辭有律呂矣，其傳寢遠，上達于六宮。會新作大晟府，起黃鍾于上躬之中，指棄塞古今諸儒異同之論，坐取三代以來鍾鼎磬罇鏞鈇之屬毀而碎之，視不復用。昭陵留心，躬以封緘之品，度亦不可存矣。師臣末爲此媚上之術，鼓舞天下，要得天下咸知其不可起而仕者，必爲我出也。公乃被迅召入大晟府，奉旨作爲一時瑞物之辭，乃還公承事郎、大晟府按協聲律，咸曰徹乎其衆望也。蓋公於語言酬酢之初，失師臣之微矣。是行也，不知公者謂公喜矣，知公者爲公恥之。嗚呼，前謂公仕於朝而達也，亦能久而待其才之輸乎？彼李固、杜喬輩於漢祚三絕，人君殘昏失道之時，能爲其次而不能爲其上。五王黜周后，反唐帝，斂天下之情，而一日身之敏矣。然能勇決於臨事，而遲疑於來事，二者相望於千歲，而不保其躬，卒貽後世紛紜之大患則一也。公有以當斯任也，必見功烈之出非常，而不終日矣。其他脂韋之厚薄，尚敢爲公陳哉？有以樂府辭爲公稱者，重可悲乎！公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昭德外第，實至京之踰月也。娶梁氏，男三人：益之、觀之、同之。女三人，婿曰滕伯奇、翟光弼、馬承休。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魚山世墓之次，後十有三年說之避地海陵，乃得論次表公之墓。

如上。建炎二年戊申九月甲申，從姪具官說之撰。《嵩山文集》卷一九。

〔一〕佳：原作「作」，據四庫本改。

〔三〕公：原作「以」，據右引改。

宋任城晁公墓表

建炎二年九月

公諱仲詢，字芻民，本澶州清豐之晁，至公七遷而爲任城之晁。曾祖諱佺，贈太師、中書令。祖諱講，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諱宗愿，真州軍事推官。母黃氏，以年特恩封壽光縣太君。公生而異群兒，出言甚大，自謂必能有成者。年十有五，從其兄丞吉州太和，時黃魯直知縣事，一見公奇之。其初見暨別，皆有詩，而唱和於其中間者則多矣。有云「歎君豪甚倚天劍」，又云「見君有家風，懷抱如冰清」，特其存而不泯者云耳。今其字芻民者，魯直序而命之也。越明年，去親側，遊太學，群四方之士，試而爲第二人，其居太學者十年。單棲猶遠方後門寒士，而未嘗妄出爲人一飯留也，固無久太學諸生好遊之常態。其初欲爲太學之行也，於故人所贈金不得辭，則席其牀下而去。凡五試禮部，不奏名，退歸任城，事親而樂焉。嗟乎，任城可居，而公無銖兩以居之也。公自爲言曰：「士之孝，則吾豈敢？若因天地之道利，謹吾之身，而節時之用，以脩吾親之甘旨者，庶人之孝也，

吾何敢不勉？」由是公有富之名，而燕四方賓客不間於三日也。勤施遠近之遊子，必顧彼之意，而不顧室中有無也。禮文儀物，行於宗族者，隨歲時寒暑，酒炙行焉，率以爲親庭之樂也。故時大家之風流，亦於是乎可見矣。人益以富稱公，而公富之，逮公貸錢以奉壽光之葬，并舉族人之旅殯十數，於是人始嘆公之德宇難窺也。蓋公風儀凝重，不妄言笑，一喜怒猶儼若也。大抵非累世積善之家，不生絕俗積德之子。恭惟中令生唐末天祐，長於中國亂亡之際，歷五代百戰之煙塵，而能保其上世之詩書，不改其馮掖之舊，若仕則吾不能。彼親舊必以聘我則從之，亦不能久我也。實生三子，其誠孝直方一德猶一人也。特其仲子文元公達而顯於朝〔二〕，伯侍郎公、季尚書公不達，則在鄉黨郡國爲顯人也。惟我三祖同德而同慶，後之子孫亦均被其澤。公祖尚書公，不忘文元公之典刑，尚文莊公之珪璋，使公壽而仕，必克顯矣。視其晚暮，以年格僅釋褐，不亦傷乎！說之不肖，竊以謂夫子特與曾子論孝之後，群弟子乃起而各有問焉，不然，群弟子之舊聞夫子有語於曾子者，亦春秋之常事也，孰知孝德之辨深矣哉！惟神明其意，默不待問者，曾子之孝也；意已至而德未安，必待問焉者，群弟子之孝也。恭惟公之德備矣，特歸之於孝，而得曾子之孝者也。公勤於壽光之封，乃以鄉里小兒之所欲而謹欲之，不知於吾親吾學果何如也，殆類彩衣仆而兒啼者乎。因壽光之封而論晁氏之積善，豈不本原之哉！乃遠不自於中令以基之，侍郎文元公尚書以崇之，文莊公以大之，則曷以知公德之所植哉？松生古澗千尋之底而不試，自與清風期也。卒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年五十九，葬濟州任城縣諫議鄉魚山，實其十一月丙寅。娶鄭氏，男三人：端規、端矩、端準。女八人，婿曰迪功郎、東道總管司幹辦

公事張表臣，承直郎、京東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龐遜孺，登仕郎閭丘公肅，進士閭丘公禧，進士閭丘公達。三早逝。孫男三人，宗之、勝之、曦之。孫女一人。公之三子聞母夫人訓曰：「尚德而傳可久者文也。」時無其選，猥命說之表公之墓。固不敢言文，而亦知歎曰：公如得以卿大夫之孝輔本朝，以孝治爲家法之隆，上尊吾君宗廟之榮，下永百姓父子之慶，則其在晁氏者，可忘言矣，又何敢辭？建炎二年九月九日，族姪孫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說之謹述。《嵩山文集》卷一九。

〔二〕仲：原作「伸」，據四庫本改。

江子和墓誌銘

崇寧五年五月

君諱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始江氏自漢轅陽侯德爲陳留圉城人。祖諱休復，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考諱懋相，朝散郎。子和生而沈粹，年十七遊太學，爲同輩敬憚，獨裕然不肯就公試，或試則居上列。常歎曰：「是不足學也，令人慙耳。」方是時，東坡謫居黃州，子和特傾慕之，以書講學焉。子和於一世德名人皆願從之遊，聞人毫髮之善，汲汲稱道，惟恐不及，蓋自其舍人之風流爲然。子和學詩律於黃魯直，論經行於徐仲車爲尤謹。二公俱以子和爲賢，此二公者，他人或不能並善其家法也。方舉世不爲《春秋》之學時，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知其爲人，子和一見而定交，

曰：「此吾之所學也，願與子共之。」伯直遂因子和得名於諸公間，子和之志行遠矣哉！其事親孝，能色養，教二弟必欲與己同善。然諾謹於僕妾，不侮乎童稚。終日在閭室無惰容，如天使而壽且仕宦，得時爲祭酒，爲御史大夫，勸講金華則優矣。不幸年三十有八，以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疫不起。娶王氏，能爲子和躬勞苦，先子和卒。再娶張氏。子男三人，女二人。其二弟端友、端本，今俱以文行稱。二弟哀子和之遺藁爲集若干卷。子和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魯直則曰：「子和文辭簡理似尹師魯。」以崇寧五年五月十五日從葬于陽夏先墓之次，崔六合爲行狀，黃州潘邠老欲銘之，而邠老卒，宛丘張文潛又欲爲銘，會文潛病，不果。說之六弟微之光道與子和早相善，因得子和在兄弟間，乃爲之銘曰：

天何爲哉嘻善士，植植方茂忽以逝。不使究極能厥世，或如好之聊嬉戲。彼頑兇狠天亦畏，一既生之莫敢斃，又且富貴如其志。子和九原何所遺，漢轅陽侯百世嗣。《嵩山文集》卷一九。又見

《黃文節公年譜》。

壽昌縣君劉氏墓誌銘

崇寧五年五月

齊安江使君諱懋相之繼室，曰壽昌縣君，實墨莊劉氏也。皇考，司封貲外郎諱啟。司封之從父兄翰林侍讀學士，作《春秋劉氏傳》者。當時以字稱之曰劉原甫、江鄰幾，至今聞之者，凜然有生氣。

夫人，劉原甫侍讀家女，嫁爲江鄰幾舍人之子婦，其耳目聞見，孰非名教禮度事？加之夫人天資靜密醇素，真如夫人上世所稱古列女也哉！然夫人猶恨歸江氏時，舍人捐館已久，曾不及一日之養。每遇薦新享歲事，則未嘗不感惻加敬，折旋於爨燭戶牖間，自移其事生之意以爲禮文也。有故老能談舍人及永嘉郡夫人舊事，細及起居狀，則夫人謹事其語，以之輔佐使君。教諸子曰：「是江氏家法也，願共守之不懈。」使君罷官青龍，邑民獻果，衷藉黃金，以使君命納舟中。夫人視之，驚曰：「此何物？」須使君來，詰其故，乃更數政不得直之冤訟來謝耳，遽并斥之。使君卒齊安，吏民合賻甚厚，夫人涕泣曰：「豈徒吾心有不可耶，將不恥使君平生之操歟！」吏民相與歎息徘徊，莫得其涯而前。夫人自少衣綸翟珥，不肯華侈逐時好。其言動若有尺寸可繩墨，不忒朝夕。平居一室，斂足正坐，凝然終日。更袞暑，儀容亦甚整，如對嚴賓。而陰議論皁白，一時士大夫毅如也。自使君卒，其家事則或不專焉，必諸子之侍，曰：「吾有子賢。」夫人實能器其子，而責之甚遠，蓋夫人之識度然也。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於有司者二十年，常爲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於此乎？第汝安，則吾何有？」以故端友與其季端本俱遂優游於園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夫人年六十有九，崇寧五年四日戊子以疾卒，五月戊申祔陽夏先塋使君之墓。速葬，亦夫人平昔之志也。男三人：長端禮，早卒；次即端友、端本。女三人，亦皆令淑，宜其夫家。既葬，端友哭曰：「吾母，曾參、范滂之母也。人或言我非夫人之子，我不知我與季有異同於吾母也。」既而得其所生陳於

京師，且言兒生甫三歲，媼去江氏，今三十年矣。端友於是哭益哀，殆不勝喪，求其宜銘者。說之大父金紫與舍人同館相善，實奕世之好，乃爲之銘曰：

周道既衰，《關雎》思古。漢至更生，乃傳《列女》。寧自知其後世，真有顯家之媛，如當時之所序。墨莊之榮耶，圉城之與耶，是實儀範海內，爲婦爲母。顧惟祔我賢使君，越百有千年，不得而稱之，曰江母之墓。《嵩山文集》卷一九。

宋故朝請大夫管句舒州靈仙觀騎都尉段公墓誌銘

大觀三年六月

公諱與言，字彥昌。始段氏得姓，自段干木之後徙武威，爲武威之段，世以忠武有聞人。漢金城太守會宗、唐太尉秀實，其遺風又特高矣。唐禮部郎中、蘇州刺史同泰，始爲滎陽中牟人。公之先，晉天福中自渾河川內徙爲汴人。公皇考光祿卿、贈太尉聿，葬公皇祖三班借職、閬州監押、贈監門大將軍重進于鄭，又復始爲鄭人。公從光祿任爲太廟齋郎，調嘉州龍游縣尉。終更，就辟尉犍爲，遷成州軍事推官，再佐文州。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氏縣。轉通直郎，賜五品服，有勳官，監延安府折博務。轉奉議郎，勳亦一轉。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通判邠州軍州事。又倅耀州餘年。自謂不任事，乞閑，得管句舒州靈仙觀。凡以賞官五轉至朝散大夫，勳三轉至騎都尉。大觀三年三月己巳暴得疾，卒于鄭，年七十歲。公爲人質願廉毅，非有意於寡言慎行，而天資不以利欲自遷而然，俸俸輓

輓，終日若無所與於人間者。人於公始以難親而忌之，卒服其常，而畏且譽之。公既以是有家，而其居鄉黨，從宦蒞政，無險夷，率一軌轍，而未嘗軒輊也。犍爲有沐川蠻酋，欲以譯官失職爲亂，遠近恐甚，公曰：「何害匹馬走溪洞。」喻之曰：「譯官一日信有罪矣，其如朝廷百年恩德何！」蠻酋相率感慟而去。公即丁內艱，嘉人念公貧，無以遠歸，率賻甚厚。公謝之再三，曰：「非孝子待死之志也。」卒不受一錢。公在成州時，元豐間有靈武之役，使者委公掌兩川金幣于鳳翔，以佐軍實。有司以朱墨無前比，環視不知所出。公獨閑暇，先會其大數若干，而前期枚處以待之。彼執券劑譁然聲軍法來者，乃拱手有德色而去。猗氏之政尚嚴，而終不失古良吏之風。常以謂政事莫先於務農，躬視種植之法。及公受代，而田野桑榆滿矣，人稱之曰「段公林」。邠若耀皆環慶之衝，西陲勁兵襟帶也，公謹其倉庾而仁之。進築木瓜堡，無一人亡者。公平居敝衣糲食，無所嗜好，每睹光祿翰墨遺簡，則有綵衣兒啼之色，若其親之存者。此則反乎古人不讀其父手澤之說，而同歸於孝也。公娶王氏，初封仁和縣君，再贈長興縣君，先公十有四年而卒。子三人：宏，假將仕郎；寀，三班奉職、環慶路第八隊將；安，尚幼。三女，長適承議郎、通判揚州軍州事喻齊，次適奉議郎、知開封府咸平縣陳天錫，次適假將仕郎張禔。孫男五人，女四人，皆幼。宏等卜以六月甲申葬公于鄭州管城縣懷忠鄉青店里先塋之次。禔實說之之出也，狀公平生來乞銘，銘曰：

有猗其枝，有清其陰。誰其思矣，段公之林。寧獨猗氏，所戾謳吟。問何至然，前修是欽。段氏世家，誠信不疑。輕兵深入，定小昆彌。老嫠持馬，撫邠亂師。公之爲政，敢不肖之？鄭實

故里，鳩杖歸來。謂宜百齡，忽其逝哉。兆宅是安，嵩隗崔嵬。篆此銘章，究彼孔哀。《嵩山文集》卷一九。

王立之墓誌銘

大觀三年四月

士而憂心苦思，矯矯然不勝朝夕之憤，而初不爲其身之私者，古多有之，顧今豈亦乏人哉？晉國王子野質，爲人清苦純淡，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善人君子亨否爲己休戚，以故其仕屢斥，抱羸病而卒。河南尹子漸，剛毅之士也，或有不當其意者，子漸嘆息憂悲發憤，謂生可厭而死可樂，往往哀歌泣下，無幾何而卒。今城南王立之直方非有慕於此二人，而性義實似之也。立之仕宦，視二人不及遠甚，不足爲立之道。而子漸卒時年五十歲，子野卒年四十五歲，而立之之卒又少子野四歲，是又爲二人而窮者歟！立之少知自好，樂從諸文人行遊，其聞見日博而日勵，欲自置于聞人中。其得四方朋友日益加盛，且多喜稱譽立之者。立之於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立之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咫尺居而手相授也。立之於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利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也。立之雖有先人園以居，而衣食才自給耳。每有賓客至，則必命酒劇飲，抵談終日，無不傾盡，若其大有力而饒於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於遠邇。客有遊京師而不見立之，則以爲恨

已。立之嘗以假承奉郎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羅官，亦僅累月，投劾歸侍〔二〕，而不復更出矣。凡十五餘年，處城隅一小園中，而笑傲自適，如一日焉。命其園中之堂曰「賦歸」，亭曰「頓有」，亦足以見其志云。一時文人，多爲之作「賦歸」等詩。立之視朋友疾病死喪，力竭勢窮而無厭倦意。彭城陳無己卒于京師，立之賻弔而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得風痺，卧病踰二年，而家事日零落，賓客來相問訊者幾希。嗚呼，可不惜哉！立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籍圖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則其拳拳慕義樂善獨隆如此，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立之高祖諱顯，祖諱仁，皆國史有傳。曾祖諱希逸，故任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司空。父諱械，故任供備庫副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娶定安郡王宗絳女遂昌縣君，再娶宋莒公之孫女。二子，曰恂，曰穀。女四人，長適諸王孫士德。孫女一人。立之大觀三年三月丙寅卒，卜以四月甲午，祔二夫人，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進節村先塋之次。立之病卧久，說之歸自關中，過其門往問焉，形骸非平日立之，而口不能良言，或艱出一語，猶慷慨忠憤，不少憊也。且曰：「我有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是不可不銘。銘曰：

蹈滄海深山，蹇產苦辛，以求厥志兮，孰知有高風容與？都城之士，或轄擊車磨於聲利之塗，以爲口腹之利兮，孰與壺觴不徙席而卒歲？彼不朝夕，或疵或癘，或躓或劓兮，又孰若令名芬芳乎來裔？

《嵩山文集》卷一九。又見《黃文節公年譜》。

〔二〕侍：原作「待」，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二八一九

晁說之二三

文安縣子碩人范氏墓誌銘

政和七年十月

太碩人范氏，秀州華亭人。父故任光祿卿，贈開府儀同三司，諱仲模。母胡氏，安定郡君，追封榮國夫人。榮國卒時，碩人年十有四歲，能紀綱家事，憐其弟幼而撫厚之，輒自喜讀書如成人。開府每嘆曰：「若爲男子，范氏其不興乎！」歸吳郡陸氏，歷戶部侍郎，終寶文閣待制，諱師閔。嘉祐中，侍郎之父太尉公諱說方被寵榮，門戶盛矣，然貧於清也。碩人之初爲陸氏婦，既不矜其榮華，又不厭其貧，至瘠己以爲宗族之腴。其後太尉公與其姑昌國太夫人不起疾，侍郎持使節，坐謫籍中，家人亦莫知其貧，而各職其分者，碩人素能貧之力也。未幾，侍郎出入復顯榮，疑若可豐以入時好者。碩人曰：「何物能易吾之素耶？」乃率是志教諸子《論語》、《毛詩》，皆其口所指授，而諸子易以立，諸女相與鷄鳴而起，曰：「可不勉哉！吾母如何，吾曹當如何！」大觀二年二月甲午卒於子長

安官舍〔二〕，年六十有九。或曰碩人晚學佛，疾病時顧左右曰：「吾觀《華嚴經》，前日至第十八卷，若其爲我終之。」語竟而卒，是則簪紳先生難言也。男四人：方彥，磁州滏陽縣主簿，先碩人十九年卒；孚彥，朝奉郎；惇彥，承議郎。碩人卒後八年，相繼而卒。欽彥，奉議郎，句當在京諸司糧料院。女四人，婿曰承議郎、監在京左藏庫岑穰，奉議郎韓琥，朝請郎、權發遣興化軍府王傑，朝請郎晁詠之。孫男五人：旦，假將仕郎；曷，假承務郎；旻，登仕郎；是、早，皆將仕郎。孫女一人。欽彥卜政和七年十月甲子自開封侍中之墓改葬于鄭州新鄭縣旌賢鄉，禮也。太碩人，政和四年追封也，初以元豐四年封德安縣君云。銘曰：

春葩方榮，以傲風雨，有實必異，碩人爲女。既其有行，蘋蘩夙莫，不侈其貧，碩人爲婦。吾兒詩書，吾女管縷，吾髮皤然，碩人爲母。生名房闔，死傳區宇，新阡彌吉，吾銘敢侮！《嵩

山文集》卷一九。

〔二〕安：願無，據四庫本補。

承議郎陸公墓誌銘

政和七年十月

君諱惇彥，字德充，吳人。自其祖徙開封，曾祖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工部尚書諱若沖，祖龍圖

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諱誥，父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贈正奉大夫諱師閔。母碩人范氏。德充生而沈厚寡笑言，元豐中侍郎使蜀，德充尚幼也。閉門謝諸少年，讀書至達旦，非母夫人爲之撤燭，則不止。長遊太學，猶在蜀時獨處也。以王氏《詩》再試禮部。紹聖元年乃以賦辭中第，調懷州武陟縣主簿。侍郎帥秦，遂管句書寫經略安撫使機宜文字。隨府罷，調京兆府藍田縣主簿。侍郎帥雍，改鳳翔府盩厔縣主簿。遷瀛州防禦推官、澶州濮陽縣丞，辟監解州解縣鹽池兼知縣事〔一〕。未赴，丁外艱。除喪，爲從事郎，辟陝西路轉運司句當公事。累遷承直郎。丁內艱，除喪，遷奉議郎，爲潁昌府司兵曹事。未赴，除監在京作坊物料庫，遷承議郎。政和五年六月戊申以疾卒，年四十有七。德充居喪類子羔，官非其所宜，尚何可爲德充道者？方德充無恙時，自所鄙而不有之矣。在陝西有三中貴人，競興功利，誠云博矣。人不自重，皆以必進，滿意金帛爵秩，德充乃獨惴不敢前。部使者怒之，檄辦積石軍軍須。德充即日上道，群秦、隴、岐、鳳、階、成之民與共辛苦，委曲利害以告之，民始悟前日之非是，相率以力，期會欣然。見之者曰：「自軍行來，未之或有也。」德充形儀不適時好，以謂必多不如律令，其繩墨不遺纖芥，卒德之異於他人。嗟夫，德充而少施設，宜如何哉！娶榮氏，安武軍節度推官存道之女。榮卒時，德充年甫四十，而蕭然獨擅一室，目未嘗留色以至終身，雖深山習死之士不是過也。男一人旦，從祖任將仕郎，秀穎可喜，識者交譽之曰：「德充必有是子也。」德充卒未踰年，旦亦卒，年二十二歲。德充弟欽彥以政和七年十月甲子改卜考妣於鄭州新鄭縣旌賢鄉〔二〕，德充乃葬其壬穴。欽彥來求銘於說之，說之初見君長安，曰：「吾鄉里姻婭之人也。」

後數年見君於京師，稍往來，乃歎曰：「德充瑚璉宗廟之器也。」又二三年，復見君京師，往來益密，歎曰：「赤刀河圖國器也。」我將築室箕穎之間，相與講學躬耕者，非斯人耶？奈何今舍我而死耶？竊惟廬山劉道原之爲人賢，飢寒而不得衣之食之者。太尉公帥桂時，辟道原從事，溫公嘗稱之矣，則宜其門中有人物如此。彼壽夭窮達，則君子不敢知。銘曰：

山鬼降兮鱸飯，何所施兮瑚璉。紛群巫兮鷄卜，彼河圖兮自遠。吾敢忝兮厥祖，不我壽兮踵武。吾何恨兮有子，又誰奪兮弗與。可使絕兮不世，何可毀兮大器。彼斯世兮壽夭，億萬年兮誰嗣？吾自得兮本末，又何有兮窮達。嵩隗望兮新阡，鬱吾銘兮不沒。《嵩山文集》卷一九。

〔一〕池：原作「池池」，據四庫本刪。

〔二〕改：原作「故」，據右引改。

宋故承議郎知楚州張公碩人范氏墓誌銘

重和二年二月

文正范公有子三人，重望在巖廊，威聲在疆場〔一〕，大夫學士因得以窺文正公之鋒穎〔二〕，棣棣然如文正公之生不沒也。或以實德經濟，或以雅量表儀，或以鴻才光輝。公有季女，或瞻於兄弟間，豈不是似也哉？其年十有六，既孤之五年也，嫁康節張公之季子諱琬，元祐間以承議郎知楚州。捐館

時家故貧〔三〕，夫人晚乃有田幾百頃。夫人幼女嫁宋景文諸孫灝年者，同邑居，未嘗私以一錢〔四〕，非儉也，而卒莫能躡其所以富之術。每遇事，倉卒酬酢，閒暇有餘地。不其才似耶？夫人三子：威、戢、成，先後卒於官〔五〕，夫人臨喪，豈不及禮，而哭之不過乎情。晚內在寢哭宋氏女〔六〕，亦知制，他事尚何能摧之者？威卒，江外歸帆，一日風浪不沒者寸尺〔七〕。夫人中自若，慰其衆人曰：「吾父吾舅陰德在人，可恃無恐。」不其量似耶〔八〕？張氏内外百口，畏夫人，殆不敢平視。戢之妻乃夫人之弟、龍圖公之女也，夫人不須臾假以色。前是教其亡長女嫁韓忠憲諸孫璉者，必極其内外家法，而夫人終始自律其身，平居不墮掃，如齋，德亦似哉！文正公於姑蘇建范氏義莊，聞天下，夫人抱病久，苦辛呻吟，中思爲張成義莊，終不辱其先正也，夫人則曰是楚州之志云。其在嘉祐間，康節公參知政事，夫人錫命服，後以夫恩封壽光縣君，繼以兄丞相恩特封和義郡君，晚以例易碩人。病不起于政和八年七月壬寅，年七十有七，服齊衰三年。威之子稹與諸弟穎、種、棧、兼、柘，卜明年二月甲申祔楚州之墓，求銘于嵩山晁說之，固辭之不能。銘曰：

昔者范、張鷟黍之期者，不遭時之君子，言行之私也。今之范、張盟以忠義，申之婚姻，既續既繼者〔九〕，遭時之君子，風化之宜也。爲女爲婦，生而榮死而安，後人之誦者，餘化之施也。《嵩山文集》卷一九。

〔二〕疆：原作「僵」，據四庫本改。

〔二〕穎：原作「穎」，據右引改。

〔三〕家故貧：原作「故家貧」，據右引改。

〔四〕私：原無，據右引補。

〔五〕官：原作「宮」，據右引改。

〔六〕晚：原作「脫」，據右引改。

〔七〕尺：原作「赤」，據右引改。

〔八〕耶：原作「即」，據右引改。

〔九〕繼：原缺，據右引補。

宋故朝請大夫提點亳州明道宮吳公墓誌銘

宣和元年八月

文肅吳公有子諱瓊，字彥琳，其發強剛毅似其先正，而蘊崇卒不少施。其問學蒙前人之光，無待苦辛如異日，而專儒術，排釋氏異端，不自名家〔一〕。故欲得公而書之者實難。雖鄉里或終身莫之知，鄉老非無在位得時者，亦莫能挽之以進。彼邊幅望譽之士，忌焉而不往以一言，蓋猶不知公也。賈侍郎見丞相政事堂，曰：「吳瓊難進者，願相公禮之，以爲多士勸。」丞相遽問公氏族，賈侍郎曰：「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子也。」丞相異之，曰：「是吾魏忠獻公三朝同秉政大臣之子，其可不

用！」乃擢行大理寺丞兼右治獄，聞者爲賈侍郎怒于色，公曰：「如其素所閑習，亦何嫌！」卒辭之，改丞光祿。公曰：「是無足辭者。」在光祿軌度其儀，雖貴近憚之。有他丞相子爲大官，今勢出諸卿上，群媚謹謁，公獨未嘗一與共飲食語言，乃罷公丞事。未幾，丞相貶，其子下吏治，并及其前日得周旋者。或不知公，謂公可以辯其所以罷者，公乃亟從吏部選，得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有部使者，勢焰薰灼一時，衆目之曰禍人也。其天資好弱人以自戲，一見公之貌而疏，再接其言以屈，卒茹以利則難且慚，彼禍人者獨不肆螫毒於許人，繫公陰賚之。秩滿，通判隰州。轉運司檄隰之粟于極邊，公不可，曰：「隰人素貧，幸無速斃之。」而旦夕他州之饋道隰之境，車音塵接，知州武人，亦爲公懼，而公持益堅。賴朝廷之惠，特罷是役，而他州之民孤上恩矣。隰人乃繪公像而祠之，去隰之日，毀三年公酒特契，衆始知公前日不欲苟異撓衆，今日能必行其志，無德色〔二〕。調知郢州，有蔡之富民李鑑者，故殺人，獄具而不承者再，乃以屬郢，鑑已逸其證人矣。公曰：「勿遽錮鑑，以購亡。」鑑使家人訴于朝，提點刑獄失朝廷旨，乃不直公。公罷所居官久之，朝廷是公，還公郢州，公曰：「不辱爾，無能復濟漢水。」乞宮祠，得提點亳州明道宮，時就養於子浚復州司工曹事之舍，政和七年丁酉也。七月己未，公疾不起，年六十有七。積官朝請大夫。妻孔氏，孔子四十五世孫，中丞之孫，侍郎之女。所謂六經之澤者，亦於此在矣。子二人：浚，從任，登貢士第科；霑，早卒。女五人：婿蘇雍、晁貫之、劉敏脩，皆官人。季未行。孫男三人：大方、大端、大中。大中，將仕郎。公以霑之婦武早寡，志節不肯改行，特憐撫之〔三〕。貫之妻，實予從弟之婦，亦能正辭氣，令

人信其内外家法，則公之爲政，闔門可觀歟。前所謂卒不少施者非歟？浚固能業其家矣。卜以宣和元年己亥八月甲申，葬公于東阿先塋之次，來請銘於說之。說之念公實畏友也，每因公之言行，而得古人之風義爲不少。蔡公之文，亦不爲不知公者，其言曰：「江漢濯之，秋陽暴之，似乎曾子。不越人之履，不履人之影，似乎子羔。七十子之後學者，鮮與之倫。」雖不道人之善者，莫之聞也。公有文集十卷，蓋有德者必有文也。昔公之弟瑄，東坡先生嘗爲作《日喻》，衆遂喜道其姓名。如公者，亦不見錄於東坡，何耶？銘曰：

魯禮未失，周道豈衰？是生君子，與古人期。古人何姬，我文肅公。訓不過庭，自感於中。有之似之，不約而一。苟不其然，曷貴乎德？豈非大有，食貧不足。言利則慚，莫我能辱。亦早于仕，周旋四方。彼弗我知，于德于光。楚丘年少，政力有餘。初無學官，匪我孰圖。蓋治于穰，歲稔督負。曰將及賞，則隳其數。巢之蒲魚，橫稅既免。巢租合淝，疆理亦辨。刑辭而禮，豈我所官？亦莫我容，斯道實難。曰許曰澤，果何能申？不怵不懼〔四〕，有思于人。晚專城郢，謂可少已〔五〕。既斥復還，非公所止。何去而之，曰予白首。窶而初仕，始學南畝。此志撓敗，敢保而他。公死不怨，如勲業何。世莫之安，松檟于眠。有子若孫，我銘之傳。《嵩山文集》卷二

○。又見民國《濰縣志稿》卷二七。

〔二〕家：原作「臣」，據四庫本改。

〔二〕德：原作「得」，據右引改。

〔三〕憐撫：原作「先任」，據右引改。

〔四〕怵：原作「狀」，據右引改。

〔五〕已：原作「以」，據右引改。

宋故韓公表墓誌銘

宣和四年正月

有天下重望，忠於君不顧其身，而不以卿相爲富貴者，其唯少師韓公乎！有子宗文，未試而卒，以孝聞。有子璿，承忠孝之慶，少如成人。任將作監主簿，年八歲。及稍長，以恩句當西京崇福宮。紹聖元年，以詩賦奏名禮部。上初親政，策士，對曰：「國家承平久，宜慮未形之禍。禍既未形，則非言之可示也。願慎其微，不在左右近習乎！」主司忌之，而喜其文，乃第諸甲卷之中〔二〕，是時名璿字君表，後改璿，又以新令字公表。除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辟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廳公事。丁父憂，復仕。當元符、建中靖國之間，君子相賀曰：「吾時也。」公表用爲正言、司諫則可，否則中秘書可。兩宰相有違言，卒以自禍也，知人才而棄之不用，公表乃通判保州。作娛山亭以自處焉，屬知無極縣嵩山晁說之爲之記。代還，乞管句亳州明道宮。滿，始從吏部選，得通判宿州。授代，復乞管句南京鴻慶宮。滿，復從吏部選，通判鄧州。嘗歎曰：「專城則弱不能，顧貳能者亦可以少過矣。」

乎！」待次久，將行，朝廷除通判鄧州者，易公表穎昌府待次。衆謂穎昌殆若韓氏之邑也，前後治聲踵武，爲之甚易，亦有甚難。公表則又無以譽毀之。授代，乞提點杭州洞霄宮。無幾何，詔悉罷庶官之領宮祠者，乃例至京師。甫數日，即還許，曰：「吾將老矣。」宣和三年春小疾，遂以朝奉大夫致仕。時已築別第爲清靜之所，布裘，事香火，杜門，特不廢賦詩〔二〕。閏五月甲子中夜，命其子冕曰：「吾死，求埋銘於冕以道。其斂以僧衣，棺窆之制以僧律。」出韻語六，非詩非銘，非搢紳學士之所與知者。又命律師誦戒，三稽首，席右脅以卒，年五十有三。是年十有一月冕亦卒，弟瑄以明年正月朔旦葬公表及冕于靈井世墓之次，悉不敢忘遺令，俾說之銘之。嗚呼，韓氏一門內外，弦韋數百而不同，其於公表則一也。尊者之禮或爲公表降焉，卑者師公表。則人稱之曰：「興家之良也。」公表恭於所事，主於勤力，疲而不已。禮在財賄者，視萬金猶一錢也。其自奉也薄，食味甚於寒人，上世之產辭之，雖文房之珍亦不顧。一切給用，無毫髮長物，殆不知天地間孰爲彼己也。其於朋友則信矣，然寡交遊，不過海內數人，恂恂然唯恐其爲不善，使不得友斯人若前日時，與物並流，而涇渭不雜也。哀女子於門，而同寒異溫也。要是簡而禮者也，廣而儉者也，柔而不犯者也，能言而能不言，不可親而不得以疏者也，猶然如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也。或親且舊，從遊終身，而莫能器之。況近臣上疏所薦之言，巖廊雲霄不接之勢，可得而舉之乎？惜也逝矣，余亦何言哉！雖然，甚乎其詩之類也。珪璧含輝，肆遠之士則曰似謝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不知親其大父之自也。世德於是而在，其可泯不傳乎？必有傍羅遠蒐以帙之者。母，江鄰幾舍人之女。妻，章丞相郇公之孫。二女，一既嫁而

卒，一尚幼。章卒時，公表年三十歲，未有子。公卿多欲女之，公表不可。吾族兄無咎自視其女之才地，謂公表必不我辭，乃亦謝之曰：「方有獨往之願也，不復納室。且生當玉帛自陳，無用人幅之。」銘曰：

周室不競，孰共其守？王曰韓氏，爾其昌阜。我家日偷，爾唯用舊。韓肖玉言，百世令胄。宋則忠憲，當天下晝。一門八龍，少師用未究。有子有孫，長孫是茂。既滋育德，不俾而壽。舊章何觀，廊廟何覲？乃至不亡，高出嵩岫。我斯銘之，以覺不朽。《嵩山文集》卷二〇。

〔二〕卷：原作「成」，據四庫本改。

〔三〕廢：原作「慶」，據右引改。

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宣和三年正月

贈承議郎陳公公甫之配、太孺人阮氏名徽，字德媛，其先建州建陽人，楊文公所稱「阮思道學士能默記數千言，於書不再讀」者，太孺人之大宗也。其祖中度與承議之曾大父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公器其文行，以職方員外郎知涪州卒。考通年十有五，計偕，與兄逸、邈、適俱知名乎時，登嘉祐進士第，卒於成都雙流主簿。太孺人之母賈，國子博士守約之女。承議之母，是謂殿中丞守文之女，皆

大參之孫也。賈氏自唐爲相門，風流人物特可觀。而太孺人之英華容止，出諸姑伯姊上。幼往來陳氏家，時文忠公之配、邠國太夫人宋坐堂上，見之歎曰：「人間有此好女子，忍使爲他人家婦？莫如吾孤曾孫之愛也。」歸焉，其姑以大家自處而嚴，不以姨氏私之，而太孺人閑習法度，自其性質，雖勤而不勞，得盡婦道者十有九年。承議有奇才駿識，而仕不偶，因免喪，遂屏居韓城澗上。菜羹布裘，如儒門之子，而風雨寒暑安樂之，太孺人相之者十年。其長子恬，脩其父之隱操久之，而澗上穡事益荒蕪，將有飢寒不給之累，而內外怡悅，益自適衍衍，太孺人如一日以閱三十年。既而恬起以爲校書郎，奉太孺人歸京師故廬以居。未幾，恬致仕歸韓城，遷汝海，朝廷又復出恬以仕，而太孺人若初不知有出入舒慘憂喜於其間也。蓋凡夫若子之所志者，宗族姻婭不足以與也，而太孺人志之也。夫若子之能事，則學士大夫之企及，惟太孺人能之也。至於爲辭章以著明道，脩練神明之微，與夫釋氏清靜寂照之妙，則太孺人之自得也。大凡人家女子學書者有矣，未有善顏魯公書如太孺人者。至於不用筆墨，袖中以刀出古今法書，如重規沓矩，不出入豪髮者，惟太孺人之能也。太孺人知生民之樂皆在一身，而外物初未嘗與也，宜其壽考康寧，將九十而視聽食力猶五六十人。雖嘗疾病將逝去，猶平日寢處也。當其問疾時，汝之士人自郡守而來，莫不有憂也。不幸而哭之者，亦悉盡哀。既送葬車，有謝之遠而不却者「二」。行道之人孰不歎息，曰：「是惟其母之賢，是惟其子之賢。」其卒以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年八十有四。越明年正月二十有五，日，祔承議之墓於新鄭先塋之次。恬之下，四子皆早卒。三女嫁舊族之子。孫男三人，女二人。恬既請其友嵩山晁說之銘承議之墓，又爲太孺人之

銘，銘曰：

曩者种徵君，志操之脩，母氏之賢也。种母聞詔其子，不聞相其夫，未如陳母之全也。後有賦《關雎》之詩及《閼宮》之七章者，爲德門而歎息，不待吾言之嬋媛也。《嵩山文集》卷二〇。

〔二〕不：原作「才」，據四庫本改。

宋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

宣和四年

丞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萬餘言，落筆數千字，在須臾間。嘗行役，下馬道傍，讀古碑二千餘言，歸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手書啓事上尊府，廷評隨衆目在傍，胡恢乃携啓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初。夏英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參知政事之孫。生子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邠國太夫人宋尚無恙，深憐撫之。仁宗待邠國以異禮，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既薨，上震悼之，乃特錄孤曾孫以太廟齋郎。既冠，調黔州司戶參軍，尋罷去，復司戶戎州，兼錄司法參軍〔二〕。不以門地自慢，遇事如老於爲吏者。國朝自丞相賈公、樞密副使吳公慶曆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國者，雖稀簡而必具起請申明若

奏可本末，寫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沓至，雖數紙不厭也。以故勅令壓架彌棟，塵垢莫可觸，壤鼠糜爛，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爲利，況在戎州遠徼？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爲矣。」白郡守武侯曰：「無斧斤則失鑿柄，願以《編勅》後所降依門次第之。上奉朝廷之命，下絕吏爲民姦，幸甚。」於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公上《編勅》三十卷頒之。以勘公之私書，其異同者兩條，餘如同繩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黠驚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憚畏之。公一見嫉之，曰：「豺虺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何，三尊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立以法誅之，戎塞悅伏，以公爲神明，而戎漢賴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樓，語非所宜言者，爲人告之，一郡官悉就逮。公初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賈夫人感疾，公帆江下三峽，謁殿中丞單驤，其勞萬里。夫人疾愈，去爲揚州節度推官。王君玉侍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新唐書》牴牾，而不吏之也。韓丞相玉汝以貲外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坐得鹽賊付獄，日未午，督案具甚急，公乃故遲之，心知其非真盜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爲公慚焉。自是韓公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而賢，後太守朱大監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官廷辯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晚權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之，不以殿最爲己事，卒無一人妄請者，而刑戮賴之以省，非他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利門，初罷使臣爲門官，而新城門設水扉，創格令，條禁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建明，至今人賴之以不

苛〔二〕。調宿州觀察推官，未行，王丞相荆公用以便羅河北。丁賈夫人憂，免喪，臞然歎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一官歸，當改秩，而舉將之格必虧。其尚黽俛於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祿爲？」乃屏居陽翟澗上，菜飯不肉者十年，日誦佛經宴坐，間則往來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彌年不問醫，卒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內知名士也，起處士，今爲奉議郎，遇郊恩贈公承議郎；次繹思、近思、惟、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婿曰文林郎吳偕、張文定公諸孫彥之、鞠待制之曾孫正彥。孫男三人：昌邦、昌諤、昌裔。女二人，長適邯鄲李榛，一幼。公骨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規過。葬兩叔父及其舅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葬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二十有一年，因祔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說之。銘曰：

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聲聞，而辱下僚兮。敕令刺於私室，而虺戎誅以獨見，乃未老而澗濱藜藿與嵩高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超超兮。有祖有父之風烈，而有子以景爍，則吾之幽篆昭昭兮。《嵩山文集》卷二〇。

〔二〕「兼錄」下原有「參」字，據四庫本刪。

〔三〕今：原作「合」，據右引改。

東里張處道墓誌銘

宣和二年十月

公諱厚，字處道，姓張氏，其先滑州胙城人，徙鄭州新鄭。曾祖諱純一，邢州鉅鹿縣令，贈都官郎中，妣魏福昌縣太君。祖諱紳，金部郎中，贈光祿大夫，妣李仙源縣太君。父諱越，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王永嘉郡太君。光祿大中祥符間爲京西轉運使，道新鄭，樂其幽僻，後乃徙中奉之居，猶蕭條與邑俗稱。至公久而遂爲邑之甲族，宅廬園林，黍稷牲犧，烝嘗有禮，婚姻連大家，實自公力田苦節也。所謂田野躬耕者，古人以之，其在今人能言之者尚寡，甚則往來桑柘間已多自賢。有如公者，襁褓風雨不告辛，老農之所憐，而上以奉慈顏，下以厚群從，其間晝夜未嘗須臾廢書不讀，乃不知九州之中幾人也。公幼嗜學，纖條悉理，各謹家法，不詭經苟異同，如其服田疇而畝區澮別也。乃其所積者忠信篤實，言行必顧，未嘗失辭降色於人。慷慨辯論，常自申而不可屈，寧失於介，不失於同，則又如其秋之穡也。公以是自謂不仕則已，仕必由文辭高第出。中奉當任子，則讓於仲弟孚，而欣然如負釋也。蓋公少爲辭賦甚力，讀揚雄之千賦，而如董遇之于讀，雖嘗一黜有司不再試，而白首莫可奪其自勝之色，且言曰：「文章要有宮商，捨辭賦何自而入？無聲律則無樂矣。詩禮又安所錯哉？」公之爲人不爲時慘舒，大概如此。性喜談國朝故事，曰：「勿易此衰老之身，自慶曆、皇祐來，聞誦聲，沐膏澤，幸已多矣。即今日死無恨，若輩恐不吾如也。」或遇里巷破律亂常之役，則悲

咤太息，若躬疾疹，必思去之。公雖服田間不出，而洞曉世務，前知某事當如此，某人當出當入，後無不然者。其與人合則寡矣，近不南阡者五年，遠不北陌者十年，而前年予弟之道死時（二），公乃後葬車，徒行北門之外哭奠之，時公年已八十矣。平生無他嗜好，而藏書將萬卷，其得之甚艱，頗慎與人通書，每簡編後識顏黃門借書之戒。又畜金石刻亦富，皆得自公幼年時，無刊蠹（三），可喜，朋友間得見之。至於三代尊彝鼎鼐之屬，則深藏不出戶牖，曰：「初爲吾一己之奉耳，烏能樂人之顏色，而博其嬉笑哉！」是則與吳傳正侍講不以圖畫視人等也。一旦爲大勢力者取之去，則復如顧長康之變飛，柳公權之羽化云耳。公行年將七十，而綵衣老親側。其及八十餘，猶康寧食飲倍少年輩，絕無疾病，而爲人脉藥起死則多矣。其讀黃帝書如孔氏書之勤也，雖無不窺，於梵釋書則不一經目，曰：「外吾周孔，寧有道耶？」今年八十有四矣，乃一日卧病，語諸子曰：「吾即死，不獨不藥，亦當不食三日，惟飲水清吾臟腑，則全吾潔也。」後三日，是謂宣和二年庚子六月戊戌而公卒，且嘗有言曰：「吾在十數年前，晁以道諾吾銘諸墓矣。」說之惟公年七八歲時，中奉在延安龐莊敏幕府，莊敏見公，識其他日有立也。治平間，侍行北京，則從呂陶、汪輔之學，以文藝見韓忠獻公，復爲忠獻公所賞。嗚呼，二公知公之才，而不知公老而以布衣死也。前日之田及公手植之嘉花異木數畝之園，晚分二季，初若未嘗有也，他尚何言於公耶？娶馬氏，供備庫使用之之女，先公六年卒。男六人：兼濟、道濟、廷濟、公濟、思濟、經濟，今見子則伯與末季。女七人，歸郭固、王賁、李純彥、盛開仲、潘唐、王錫、孫愕，今見女小王婦。孫五人：敏之、微之、徽之、彝之、渙之。女六人，二歸周

鑄、李翬。公有詩及雜著二十卷，嘗自號安常子、安素居士。越十月壬申，葬縣之東里鄉潤色里世墓之次。銘曰：

仕不願，田則力。棄吾田，專修德。一世人，莫予識。馬在轅，身不出。談詭經，憤以叱。事破律，愀欲泣。氣兕虎，志金石。天壽之，將九十。溱洧流，嵩隗植。公不亡，銘豈泐。《嵩

山文集》卷二〇。

〔二〕予弟之道：「予」原作「子」。按「之道」即晁詠之，說之弟。「子」字蓋形近而誤，徑改。

〔三〕刑：原作「刑」，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二八二〇

晁說之二三

宋太令人陳氏墓誌銘

宣和五年四月

聞之劉仲原父、江鄰幾、梅聖俞，許下八韓比荀氏八龍。其繼忠憲公而早達者曰舍人公，天祚之年，並時大顯者曰丞相康公、門下少師公、丞相莊敏公。惟莊敏公震耀天下，其家事治於官府，諸子耳目習焉，無難，實難乎其婦也。莊敏公長子宗恕求仁之配曰陳氏，文惠公之孫，秘閣校勘博古之女。陳韓匹也，陳氏之女教，則韓氏之婦儀。未鷄鳴起，堂上問起居無恙「二」，顧宗婦庶婦異職，不敢不先其勞。退而下堂，謂長婦、稚婦曰：「我與而齒爲女兄弟，不以夫兄弟。」以故宗族姻婭遠邇欣爲夫人譽，烝嘗則神明福焉，鼎俎而賓客既飽矣。君子謂德，曰：「是夫人也，既相其夫，必有令子。」求仁少年登詩賦進士第，獨恨經術淺薄，時有近臣養譽鍾山，以經自鳴者，求仁謹移書焉。夫人勉之曰：「仕宦以無文爲恥，我婦人不知何謂文，而其無怠。」彼來自鍾山當國，一旦亟暴寵靈以

急士〔三〕，求仁獨不得調，已而仕也罷矣。夫人爲能使求仁忘去坎壈愀底之恨，而有適於歌酒間。莊敏公薨，上恩錄十有五人，夫人二子既長，乃曰：「孰不親親？睦族爲大。何以睦族？無寧官夫貳宗之子若異姓之子，吾兒無與焉可也。」求仁曰：「我待盡亦頗知，而之言，先丞相之志也。」夫人生而淑靜，未嘗一語出財賄間，殆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所不自足者，西方聖人之書，目之而未極其微也。唯然，齋戒夙夜則至矣。初從夫封壽昌縣君，後以子拜太令人，以疾卒于子珉之新第。宣和四年八月甲子，年八十有四。珉新第，所以爲夫人之奉也。夫人久疾其牀几，食飲藥煮之賴者，珉婦胡也。子三人：珉，朝奉郎、新通判鄭州；琢，文林郎，廣濟軍司戶曹事；琇，迪功郎。女六人：適朝奉郎張基，承議郎呂必強，宣教郎李德充，宣義郎、環州司錄事傅寔，中奉大夫、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姚宗文林郎、西京宗子博士岑父份。孫男三人，長昂。女三人，長適迪功郎蘇籀。珉前知葉縣，有古循吏之政。夫人族曾孫，是謂文忠公五世孫恬道葉，見市有祈禱往來者，咸色憂，問之，曰：「令君之母病。令君之母，我民之王母也，令君之憂，我民之憂也。」則夫謂其既相其夫，必有令子者，信也已。珉等卜明年四月甲子，祔靈井求仁留臺公之墓吉，遠走人同谷求銘於嵩山晁說之，顧舊好不得辭，銘曰：

文惠之孫，莊敏之婦，求仁之相。淑靜伊何，不官其子，唯德之尚。有是一德，百世之崇，

我銘諸壙。《嵩山文集》卷二〇。

〔一〕堂：原作「空」，據四庫本改。

〔二〕寵：原作「籠」，據右引改。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宣和七年四月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從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蜚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板，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

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沉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間，節槩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岫嶺、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盡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樂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無他，成就此兒能文也。」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則早行於世。而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先人，人稱之曰小坡。仕宦之日少於閑居時，且多艱。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鄆城縣，皆以法令罷免。晚權通判中山府，無幾何以事如鎮陽焉。娶范氏，蜀忠文公之孫、承事郎百嘉之女。男七人：籥、籍、節、笈、簞、籊、竺。女四人，長適將仕郎常任佚。孫男二人：嶠、峴。其葬以七年四月辛酉，墓在先生兆之東南。籥等以說之有奕世之好，辱在先生薦賢中，求銘，不敢辭。銘曰：

文安先生之知人，難乎其爲子也。東坡先生之事君，其爲之子者，又亦不易也。《孔子弟子傳》之不成，尚何慙也？先生稱吾此兒若不娶，必得道。嗚呼，有貴乎得道者，得以道茲世也。

後之人觀蘇氏世世不失令名，業然文墨之外也。《嵩山文集》卷二〇。又見《斜川集》附錄，《永樂大典》

卷二四〇一，《東坡事實》卷二，《經義考》卷二二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二〕自「此兒能文」至文末原脫，四庫本同，據《永樂大典》補。

晁進道墓誌銘〔二〕

上缺歎曰：「鄉書當薦諸後生，吾足不復踐文場地矣。」調兗州龔丘縣主簿，久不赴，煩主客躬趣，於岐路淚流馬鬣而去。無幾何，家人輩相與念之，曰：「主簿龔丘安穩無恙否乎？」舉目則主簿在室中矣。時主客以微疾家居，公曰：「親庭不供養，而山邑之簿書必吾勤耶？不用白大人，而投劾歸矣。」自是而語言，而飲食，而寒暑，不去親膝。久之，血淚免親喪，而貧，不得不從調無爲軍司戶參軍。代還，監高郵軍稅。主客有遺恩在吏部選，而公之子實長諸孫，公乃乞官其孤姪。父執吳子友儔諸孤留落高郵，二女貧無以嫁，其與吳並稱一時名士者久達，往來郵上不一省吳之家。公殷勤爲子若姪娶其二女〔三〕。公之還自高沙也〔三〕，平生酒徒暴貴廟堂上，盛聲色供帳，燕視得意，公一席，笑語自醉，不異前日也。彼貴人曰：「進道如何避霜雪？高者寒益甚也。」公謝之曰：「衽席疾病，寧論霜雪？愁鬼於吾，先之以疾病，則吾當勞之以安逸。惟公有以逸吾之疾，則幸甚。」彼貴人

者不悟公之意，以公管句北京留司御史臺、襲慶府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里閭豐儉樂甚。宣和四年七月己未疾，終於正寢，越日葬任城魚山世墓之次，享年六十有四。娶李氏，繼張氏，今孺人劉氏。男三人：公美、公善、公儀。女四人：婿董桂、李相如、馬紹承、呂德充。公與說之同年生，而先二月，公之平生未許他人知也。嗟夫，公有裕於中者，不知鄉人有好惡，不與邦人聞榮辱，每自歎曰：「吾以祭則先滌濯，以戰則先行陣，以吾在言路則死在鼎鑊，而不在嶺嶠，尚何論吾於文字間邪！」聞者宜有以悲之。說之飢寒飄零江淮，白首未有北歸之期，能忘吾兄在承平時意氣邪？謹於兄墓作銘于葬後之七年。銘曰：

生得吾孝，死不得吾忠。言有吾好，行孰與吾同？葬蔭世墓之松。《嵩山文集》卷二〇。

〔二〕此篇原接《蘇叔黨墓志銘》後，缺前幅。據殘文，知墓主爲說之從兄晁進道，惟「進道」乃其字，名則俟考。

〔三〕殷：原作「隱」，據四庫本改。

〔三〕也：原作「七」，據右引改。

崇德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本朝父子參知政事，俱以厚德稱者，唯王氏，是謂惠獻公若安簡公。惠獻公之子、安簡公之弟尚

書駕部郎中諱舉善，娶丞相文定張公之孫。生女淑靜，得內外奕世之美，嫁譙國文肅盛公弟、諫議公之子、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邵武軍、贈金紫光祿大夫諱遵甫。金紫元妃實夫人之娣。夫人以閨壺組紃之懿，克儷於饋祝慈訓間，靡不宜之。金紫捐館時，夫人尚少，家於舒州。時夫人季父舉元爲淮南轉運使，欲再適夫人。夫人辭曰：「寧死不可。」自是屏華珥，不肉食，日一飯，以訖於老。間則讀經史諸子，極乎釋老陰陽卜筮之書，特善吐納術，以故壽考康寧。初以子封廣德縣太君，改封崇德縣，享年八十有四。男子八人，女五人，孫、曾孫七十有二人，玄孫男一人。其卒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祔金紫桐鄉之墓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男曰叔溫，朝散郎致仕；仲良，南康軍錄事參軍；貽孫，蜀州軍事推官；仲孫，左朝議大夫、知沂州；昌孫，宣德郎、知汝州郟城縣；紹孫，德州參軍事；孝孫、彥孫。女適朝議大夫、前吏部郎中劉理、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傅璆、進士張復古、宣德郎王綬、進士韓楷。說之先妣，文肅公之孫也，得以爲夫人銘。銘曰：

噫嘻夫人，燁矣其門。淑女賢婦，膝曾玄孫。壽既媿德，慶流不息。玉珈如生，壠柏其植。

《嵩山文集》卷二〇。

宋故明州延慶明智法師碑銘

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聲聞則維迦葉，其付菩薩則有文殊，領受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孰

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二十八傳至于達磨。達磨在梁武時，始來東度，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達磨壁觀，人謂七年，我知何日。雖曰頓示，有漸方便。初傳《楞伽》，後五六葉則尚《金剛》。既而南北分宗，蕩然同異。在迦葉傳十有三世曰龍樹大士，所著大論，譯傳東度。至北齊時，慧文禪師一見證入，以傳陳南岳慧思禪師，九十日而證。再傳隋天台智者顓天師，十有四日而證。於是乎備六度，融萬法，定而三止，慧而三觀。質其宗焉，一言之曰具，二言之曰法性。離數而有三千，即經而專觀心。經之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終於《涅槃》，衆皆爲《法華》，其爲迦葉、文殊、阿難，皆吾祖師。天台實傳唐章安灌頂，章安傳縉雲智成，縉雲傳東陽慧威，東陽傳左溪玄朗，左溪爲達磨宗者二十年，乃自東陽傳荆溪湛然。至荆溪而後，智者之言畢載於書，智者之言悉歸乎正。其爲一大時教，不可得而加已。荆溪傳天台行滿，滿傳廣修，修傳物外，外傳梁元琇，琇傳周清竦，竦傳有宋義寂。寂以上皆在天台。晚傳四明義通，通傳知禮，是謂四明尊者，亦曰四明法智。稟生知之上性，思義於童子之時，其於天台之門，猶諸荆溪。于時斯教特盛，異同亦多，其人往往龍象重望，未易柔服。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卒同。一言之辯，勤乎十返，往來江山，綿亘歲時，非苟合者。如事理總別者，三千具造，不觀真心，惟觀陰入，至今稱四明尊者云。時有大禪德在雪竇，相與亦傾盡，具傳廣智尚賢。廣智初得於《淨名》，最深乎性相，審知佛法爲境。其傳神智鑑文。神智破衆潰以澄法智之海，炎慧炬以緝廣智之明者〔二〕。其載三智之美，可傳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繼忠。其師神智而賢忠者明智中立，姓陳氏，明州鄞人，父榮。母朱初夢日

入懷而生，夜不三浴啼不止。初與群兒戲，兒輩怖之。因使出家，纔九歲，授經不再讀。嘉祐八年，試開封府得度。治平元年受具足戒。依延慶智廣〔三〕，智廣異之，曰：「年少新學，能辨析如此。」廣智卒，遂師神智甚力。熙寧中，神智開幃設問，凡二百餘人，無有出師右者。爲延慶首座，代神智講。神智自謂不如。去，禮天台智者塔，遂謁忠于溫州，周旋者二年。將歸，忠曰：「行必紹法智之席，予有私焉。嘗夢摩利、韋陀二天，幸爲位於延慶懺堂。」居有間，神智去延慶，師固辭不果，非特符忠之言，實慰遠邇士衆之望，二天位焉，後衆道場咸取以爲法。元祐間，高麗佑世僧統義天者，聰明瑰偉之士，初爲嘉興源公而來，纔際海岸，見師升堂，聞未嘗聞，咨嗟失色，且歎曰：「中國果有人焉。」既而義天接談，辯者累夕，傾其所學，欲折其鋒，竟不得毫髮。主客楊次公多之，爲師作真讚，以師爲玉池蓮中之人。蓋師每以淨土法門誘進學者，欲使人人知釋迦有淨土，彌陀來穢土。他時所志於心者，一日必矚於目。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爲彌陀大象以臨池，周之以十六觀察。池蓮鳧雛，天風翱翔，觀士槁坐，人音斷絕。一涉其境，道心百倍，寧論信與不信，固自疑其身非聖非凡。其費巨萬，而施者却之愈來，工度累歲年，而落成不周歲。任其役者曰僧介然，不勞不矜，若未嘗有所事。蓋是境也，古未之有，今不知何爲而有。既二浙之所無，則天下之所無。唐支硎山遵公所建法華道場，其能勝此者，有兵部劉尚書晏等所請敕號爾。師一日辭去，衆留之不可，雖太守亦不得強，且曰：「待六十歲再來。」居隱學山棲真寺。衆方從之卒業，會僧職須才，復不能捨師，太守躬駕者五六。出住寶雲，實其祖師通公之道場。時寶雲頽圯，無一全椽，師復新之。咸曰師前日隆其

三世之居，今又興其四祖之宅，孰謂像法之末哉！先是伽藍神腹中得願文一紙，後更百年，肉身菩薩重興此地，師復退白雲山，視隱學山爲遠，殆絕人跡。衆以師之來居，爲之築庵像寶雲院，凡四年，亦無一日不講。至止觀不思議境，歎曰：「吾道極此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爲作《不思議境辯正》。又指五章之裂大綱曰：「寄果明因，以解成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綱指歸釋疑》。太守俾令佐請師出住西山資教院，辭之。又請住延慶，不得辭，時六十歲。師之道業日厲於前，四衆依歸，亦視前爲盛。政和四年甲午四月辛亥，師謂侍者法維曰：「吾嘗疾病，今聞異香，吾意甚適。」乃召十六觀察長懺人出曰：「吾今與汝輩訣別。」各默坐久之。明日又告法維曰：「異香載聞。」悉召其徒至曰：「各宜修進，再相見於諸佛會中。」趺坐面西而逝。越三日掩龕，顏色如生。享年六十九歲，塔在南城崇法院祖塔之東。師首度弟子十有四人，稟法弟子、領徒傳道者百餘人，其往來登門者不啻萬人。佛事所謂歲懺者，行於江浙，盛於溫、明，明之盛又在延慶。師率其徒數百餘人，七晝夜行道坐禪，歲復增盛。其在歲懺外，又擇其徒修法華懺者十年，一日，懺終禪觀中見大舟一〔三〕，衆欲乘之不可，師獨以往來，自是慧解一發。其講《法華玄義文句》、《止觀》、《淨名》、《金光明經》凡數十過。師身不及中人，而望之凜然。其言平居殆不勝出口，而講雄毅，聳聽折心。或退接於室中，屈辯申談，雲興泉湧，不足爲喻。具與儒生言，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子如何？此語在《詩》、《書》如何？」儒生不能對。師與申言之曰：「無乃其若是乎？」蓋師於周、孔、老、莊之書亦無不究觀，翰墨詩章皆出人上。其誦《法華經》，平生以萬數，諸佛號不在數中。所著述曰

《蛞蝓示迷》、《裂網指歸釋疑》、《不思議境辯正》各一卷，《南岳止觀科》二卷，又有《諸經題義》、《諸文問答》、《門人授辭》、《雜文義》四種，未就卷第。師晚在延慶，爲衆置田數十頃，曰：「願以有限之田，爲無盡之供。」連年爲俱僧大佛會中，曰：「不作大因，焉得大果？」師之所爲，必兼本迹，而後得之。至於音聲之餘，呪誦之功，除民疾，却鬼魅，救旱災者，則人莫得而言矣。師之高弟曰法中等，以說之頃歲宦游四明，庶幾知師者，乃以法維狀師行實，走東里求說之爲之碑，義不得爲辭。伏念智者之爲智也，異哉！龍藏之傳，身而覲之，固宜畢載。而三觀之外復著乎《圓覺》，四行之成就著乎《楞嚴》，智者言之於隋，其經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躅與？是故其教東及於日本，西返乎天竺，未之與亢也已。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外之有？韶國師者，故自斥之。當絕語言，不知此方以何爲佛事？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亦非妄，乃以何者爲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而導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極智者之教而尊之者，曰南山宣律師。其餘達磨法門義同贊者曰皎然禪師，晚則韶、壽二禪師。其密弘而取證者永嘉禪師，雖異塗而不敢不贊者曰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竊用其意者曰華嚴觀師，有公而異同，而意自有所在曰慈恩基師。唯是圭峰密弘用其言，而妄相排斥，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耆德。唐諫議大夫杜正倫嘗作《天台教記》，惜其不傳。善乎梁肅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爲司南。」李華爲左溪言曰：「祇樹園內，常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柳子厚爲無姓和尚言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於永州龍興淨土院書《天台十疑論》于墻宇，

使觀者起信。又爲龍安禪師言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四〕。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五〕，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囂昏，放乎淫荒。吾將合焉，馬鳴、龍樹之道也。」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辯於彼，將自屈伏。我言則光，顧予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其後三十年果得明智於四明，視彼暗證禪魔禪鬼定文字法師乘壞驢車，無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謹爲明智序禪教之本末，而爲之銘曰：

佛道譯華，聖言彌彰。禍人以懼，仁人以昌。有來達磨，壁觀而止。傳失其序，鈴嶠之子。前是龍樹，五百年餘。傳乎迦葉，承乎文殊。著論既大，阿難所集。我道已圓，佛乘之一。慧文禪師，龍樹崔嵬。邃乎南岳，煥乎天台。惟我天台，法華三昧。昔在靈山，雨華同會。荆溪四明，先後有聲。一念三千，克一圓乘。山外山衆，孰如三智。立公昭昭，三德而四。既隆父席，亦興祖基。百界千如，非我而誰？彼大寶舟，獨乘而上。豈我敢私，諸佛所向。待絕滅絕，其然胡然？穢土不除，淨土現前。法華淨名，金光明觀。所未及者，涅槃緣斷。儒生之來，有文可載。宴默何居，白雲油海。異端久出，矧我所逢。我不爾辯，冰泮於風。蠱神癘鬼，咸知尊事。雖曰盲俗，豈不思致。異香既聞，我將以歸。其歸有所，涕泗孰依？祖塔之東，琢此新石。以告來者，永敬修德。《嵩山文集》卷二〇。又見《四明尊者教行錄》，《寶雲振古集》，《佛祖統紀》。

〔二〕炎：原作「矣」，據四庫本改。

〔二〕智廣：疑當作「廣智」。

〔三〕舟：原作「再」，據四庫本改。

〔四〕最：原作「散」，據柳宗元《龍安海禪師碑》改。

〔五〕「今之空空」句：右引作「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

高郵月和尚塔銘

夫與世士而論出世之法，難矣哉！惟觀乎世間者，斯得不二法門也。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其貴在宗廟郊祀者，孰不有敬心哉？然是器也，或藏而不出，或出而不耀，衆未必能觀之，況得而名之耶？蓋四嶽之外，又有高山存焉。今之禪宗最盛者天衣之徒，天衣之大弟子曰北京元公、慧林本公、法雲秀公，隱然名聞於天子，而累朝耆德大臣暨公卿大夫士，莫不降辭氣以禮之。而三公之嗣法者，其盛尚勝計耶？惟是三公之外〔一〕，又有長蘆夫公，則高山在四嶽之外者也。夫之嗣法曰高郵軍乾明禪院第十三代師曰寶月，姓顏氏，揚州天長銅城人。母許氏，夢梵僧而生師。母于時談勝如舍利弗，視師有伏犀奇骨〔二〕，眸子炯炯，則夢中之僧也。年十九爲僧，受具戒，謁夫公於北固山〔三〕，得與琅琊愿爲友，率愿同見四祖演、東林總，而師留侍演及總。又至長蘆見秀公〔四〕，時佛國白爲長蘆首座，欲友師而不可得也。師久悟楞伽山宗通說通爲一致，永嘉真其人也〔五〕。蓋元公、秀公自講而

禪，本公、夫公由禪而勸人以講，其視今之啞禪、魔禪、闇證禪爲如何哉！而師又特有異者，以謂南方之講與吾之禪近，則吾絕待之功淺，惟北方之講復異吾之禪，庶幾深吾絕待之功也。乃入洛聽《華嚴》、《金剛》、《圓覺》五年，極北律枯槁摧朽之行，莫知其初禪人也。師於是乎得師子奮迅入三昧，又得師子奮迅出三昧矣。庵居於高郵久之，遂應其乾明之請。師爲人朴直，深靜寡言，一日高座，上天雨曼陀羅花矣。其後不問不言，不利物不言，不知世間有聲名不也。古者避名而名隨，今不求名不得名也。師則湛湛慮絕，沈沈名斷者矣。其來四方之供，新久廢之居，則皆實相第一義諦也。凡十有四年，猶少食頃爾。弟子道浹者可童也，師稱之曰「法器」，「可與觀聖種性，特不保其生緣幾何年也」。無幾何，浹卒，師嘆曰：「吾亦何生？」政和七年九月十三日師因疾病告衆曰：「俟鐘聲而去矣。」壽六十一，臘四十三，以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建塔城北金塘鄉。弟子道源等三十人，道滋今住乾明，浹之母兄也。予去年冬避金賊至高郵，識滋，滋來乞銘，以予嘗名琅琊愿也，不得辭，爲之銘曰：

草木及墻壁，熾然說無時。是謂所說者，其能說者誰？稽首能說者，夫人大導師。無謂我凡夫，一念我見之。地固山夫公，曠勉有因緣。今日所得法，十方佛現前。夫語演亦語，夫默總湛然。惟圓乃稱珠，惟珠乃同圓。《華嚴》一法界，《圓覺》三淨觀。《金剛》空不空，與我互圭伴。我法實如是，世人莫我誑。我與鐘聲同，非常亦非斷。《嵩山文集》卷二〇。

〔一〕三公：原作「三公」，據文意改。

〔二〕視：原作「毋」，據四庫本改。

〔三〕固：原作「同」，據右引改。

〔四〕秀：原作「秀秀」，據右引刪。

〔五〕其：原作「其其」，據右引刪。

汪信民哀辭

汪信民名革，臨川人，以經義試禮部爲第一，乃默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願得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擲椽割之，唯恐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明大旨，不敢肆胸臆爲新奇苟異，坐誣古人。」其爲宿州教授時，申國呂元明得罪，僑寓宿州，信民乃以師席處元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於是信民中益邃靜，所植固矣〔一〕。去而改官，得宗子學博士。信民執手板，立政事堂下，曰：「貧不能官京師，如復得分教諸生，則何敢辭！」乃出教授楚州。予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未得見也。想其風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可畏人也。前年余赴明州船場，道楚州見信民，孱然僅能衣冠，怯於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平生無毫髮能者。予益多之，與論文，曰：「不敢與夫子交，革後輩也。」予復歎曰：斯人

殆不可親疏耶？若使斯人得時行其所知，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于事業，如前日公卿大臣。別來逾年，信民疾不起楚州。予哭之哀，不能已，念有術士亦臨川人，爲予言信民生平內相，且其命當大貴。予告之曰：「命所不知，內相在昔日則驗，安可施於今人？」已而果然，益可哀也。作哀辭曰〔二〕：

一鄉有木甚茂兮，衆顛越以投息。君子忠信之異兮，覽九州而自得。遠吾鄉而之中國兮，亦謂予曰不然。余之礪刃何施兮，抱公輸之繩墨。羌古人之可樂兮，又何有乎憂傷？弗窘速以徜徉兮，涉不脛而濟無航。何吾道之終否兮，顧孔鸞而不見。雖曰壽考之欲兮，又何如死之良？不然若人何爲兮，忽舍白日之昭昭。念我平昔南北兮，曾不得與逍遙。譬彼寶玉弗珍兮，藏不襲，而衢路之矇眊遇如瓦礫兮，雖埋滅亦奚悲！我獨慟哭增傷兮，且何益於若人？訪遺編而尸之兮，未必自謂之珍。果誰能子之知兮，尚曰二三友朋。輸吾哀以共之兮，亦有弟善厥躬〔三〕。後有人以興哀兮，知我懷之不窮。

《嵩山文集》卷二〇。

〔二〕固：原作「園」，據四庫本改。

〔三〕曰：原作「也」，據右引改。

〔三〕弟：原作「第」，據右引改。

祭鄒志完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四月壬子，具官晁說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志完侍郎同年之靈：惟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譽，方思畜而躬積。念不屈於小官，矧得申於黼席。知所言之如何，安自剛乎膽策。誰行堪乎嶺南，乃連歲而再役。后皇仁而可憂，入瘴霧而不瘠。方湛恩於里閭〔二〕，何疾病而易簣。嗟無恙於投荒，而不起於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螫。君神定而長髯，若星官與羽客。雖不達於人間，猶齡松而齒石。忽舍老母而下世，年才踰乎半百。既疾病而融融，獨顧母而喑喑。鄉人當君之斯時，候問疲而接迹。相率佞佛佞道，身可贖而誰惜？竟不驗於須臾，徒垂淚於窀穸。率是一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雲畜於石中，雨爲天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路慟而此及，我獨佗僚之劇。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頤。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開闢。君每幼服而歎，曰高論之如擲。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生死之隔。聞君疾病而異夢，恍惚帝所之履舄。得非所憂之深，遂自達其所適。不然嵐飈之餘，使君蠱而神癖。嗚呼沈痛之何訴，君有子如珪璧。庶君後之必大，亘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死耶，我之生亦何益？尚饗！《嵩山文集》卷二

〇。又見《思賢錄》卷三，《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五。

〔二〕開：原作「閑」，據四庫本改。

祭錢朝奉文

惟靈異姓王之諸孫，同時士以推美。恥一日而憤憤，當百役而嚴嚴。黽勉尚方，不俟鑄金之飾；周旋外服，悉多刻石之思。位不稱才，人誰知己？覽白髮以自歎，撫青箱而言歸。方就彩衣之娛，遽告總帷之變。漢家典故，悵能言而已空；越絕山川，痛令儀之如在。說之等偶緣末契，得展初心。愧錢郎之並遊，忍屈原之獨弔。率是衆戚，以侑一觴。尚饗！《嵩山文集》卷二〇。

祭崔德符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怒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慘嗟。遠官沅湘，樂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無能而畏人，識者譽聞以豪誇。遠而求之，黃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鄰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逸於晦蒙，身偶蒿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匹馬入門，遽不得容。今天子夢寐賢哲，召補諫列。兄曰：時哉，檻不用折。矍然榻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纔一對，病卧累月。却藥餌而稀

罕，卷章疏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弱難聞，茲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掛冠弗俞。諫臣徬徨，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強。使其綿惓，俟死其行。幸蒙恩賜，覲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純朴。以疾歸閑，寵之龍閣。視予貪賢，待爾勿藥。荷帝命以再生，宜巫咸之下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怛驚朝露，寧論夜壑。說之也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邪籍，情每見於危詩。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於箕穎，手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苦淚於一卮。《嵩山文集》卷二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永樂大典》卷二七四四。

祭麴神文

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方土公、麴王、麴人曰：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身。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難多憂，浩不必陳。惶惶所困，曷云今晨〔一〕。敬式古法，不違吉辰〔二〕，匪他之求，疾病是軫。五金八石，明朱空青，雖立起死，如主人貧。門冬昌朮，尚感不仍。一有疾病，四聲入鄰，多空手歸，妻侮女嗔。欲自效力，唯我麴王麴人。五更淒露，轆轤苦辛。前期白麴，亦未能先〔三〕。二物既備，屏氣逡巡。婦女不見，鷄犬不聞。爐丸之丹，異品同勤。念爾有神，吉祥其臻。輒復自憐，廢棄三年〔四〕。每飢不飽，此又胡然。禹迹之中，無片瓦椽。我筆我墨，

賃屋于山。聽泉枕石〔五〕，腸胃亦填。一盃之飯，沙礫相纏〔六〕。離婁如瞽，易牙不賢。蓋亦有道，牛齧而咽。吁其已久〔七〕，腰墜足顛。癭滋甕盎〔八〕，洩亦澀涓。苟弗消除，我危特艱。然是末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救其大厲。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此譽而譽，彼毀而毀。笑語嫵好，誰復我鄙？沈絕舊學，不到唇齒。遠人書疏，蠶頭謹字。近人請謁，百門千紙。炎炎先附，寂寂卑退。用間于親，厚我百倍。傳罪于賢〔九〕，功亦不貲。一朝鴻禧，復使職位。東海搜珠，西海築壘〔一〇〕。南海刳龍，北海縛鬼。入拜宗工，先媚涕泗。載言盛德，有前莫比。古稱臯夔，今百執事。誰冥司命，亦未必我死。爰積愆尤，四十七歲。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急急如律令。

《嵩山文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一〕今晨：原作「今茲」，據四庫本改。

〔二〕不：原作「下」，據右引改。

〔三〕先：原無，據右引補。

〔四〕棄：原無，據右引補。

〔五〕泉枕：原無，據右引補。

〔六〕礫：原無，據右引補。

〔七〕已：原無，據右引補。

〔八〕癭滋：原作「孽」，據右引改。

〔九〕傳：原作「傳」，據右引改。

〔二〇〕壘：原作「疊」，據右引改。

祭龍池文 一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正月十九日戊辰，朝請大夫、知成州軍州事、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事、賜紫金魚袋晁說之，敢昭告龍池利澤之神：去秋民匱於種，幸不至於流，庸神初譴之而卒畀之也。而吏不敏失職，尚何顏以事明神哉！今歲春首，雨復未應，民心不收，不保厥死。神與其終煩嘉惠，不若始初欣喜之也。若吏之無狀，其可再赦諸！前日嘗有請于萬丈潭利澤神，爲七日之期，頗有雲氣之候。而竟屯於施，奈何！竊伏念之無他也，唐杜子美留落飢餓，嘗居于斯潭之上，遂使潭神今亦瘠其波瀾而餒無所潤歟？或曰潭之神曰：「我昔不能口實杜陵之老，視今噍噍而生者，又復何有？」惟我龍池利澤之神，初未嘗有得喪於一人，則可以德氓庶無疑，亦以雪萬丈潭神之耻。尚饗！

《嵩山文集》卷二〇。

祭龍池文 二

維宣和六年甲辰二十五日甲戌，具官晁說之敢告于龍池利澤之神：伏念不肖爲吏之薄，每有言也，下或與之，上必阻之。得非使者之聰明，雖以干吾民之聾瞽，易以爲然，厥聰明孰如有神？前日薄德之吏走祠下，布心腹，既罄而既危，乃蒙我龍池利澤之神，念其亢旱之久，愍其荐饑之虞，畀之雨雪以如期。是則神之聰明感應何易，而仁不吾欺。遠邇大小驩欣踴躍，沐神之德，孰不咨嗟？孱守幸朝夕自免而去，而邦人惟神之事，世世其不違。尚饗！《嵩山文集》卷二〇。（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二八二

馮 澥

馮澥（一〇六〇——一一四〇），字長源，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登元豐五年進士第，歷外任入朝，復以言事謫。元符中爲瀛州防禦推官、知嘉州錄事參軍。崇寧四年，由宗正少卿、直龍圖閣出知鳳翔府，入爲太常少卿，靖康元年爲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未幾罷爲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尋拜尚書左丞。建炎元年五月，以言者論其嘗膺張邦昌僞命，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六月復奪職。紹興二年九月復資政殿學士，次年致仕。紹興十年卒，年八十一。爲文師東坡，議論主熙、豐，有《左丞集》四十五卷。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三之二四、職官七八之三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八，《宋史》卷三七一有傳。

上徽宗論瑤華反正書

元符三年二月十八日

臣謹按《春秋》，人君即位，逾年然後改元，未改元之時，一循先君之故，雖有小利害不遽變更。

先帝棄天下未再閱旬，陛下召二三大臣于外，更改天下事過半，雖有百事，猶未全美。元符皇后被遇先朝，作配宸極，名分素定。時世既易，豈容更有他議？今號曰「元符皇后」，意曰元符之皇后云爾，以示譏也。既譏劉氏，則上累先帝，爲尊親諱，當如是耶？瑤華之廢，陛下明詔原情起義，復正尊極，盛德雖厚，典禮斯失。蓋先帝既終，則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則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始終，則皇太后亦不得申慈婦之恩。今宗廟祭告、歲時薦享，非神靈之意，有嫌疑之迹。萬歲之後，配祔不安，禮制雖定，追咎今日，取笑千古。后妃之重，王化所先，朝廷之事，莫此爲大，當考諸正禮，斷以大義，俗情難徇，私恩必割。而議者用家人委巷之事，言者援末世亂亡之制，上惑聖明，深可罪戾。而朝廷之上，自執政大臣至侍從台諫，名儒博學，充滿朝著，而曾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臣又聞君子之于君父也，生則規其過、救其失，犯顏逆鱗，無不可者；及其既沒，則務欲全其美、順其意，慰安神靈，使無恫怨。右正言鄒浩得罪先帝至重，今梓宮未發，音容如在，而平生憤毒之人已被褒寵，軒揚于殿陛之上，揆之以人情，有不安者。按浩疏遠小官，先帝所自柬拔，度越倫等，恩德至厚。不能造膝救微，以報隆重，因其遂事，詐以取名，今又緣以得利求全，死有餘責。陛下少加聖恩，則輕重逆順，斷然可見。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感悟反正，何有不可？《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七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論湟廓西寧三州疏

崇寧五年七月

臣伏睹陛下比年以來，知關陝勞弊，罷兵偃武，與之休息，和氣充塞，年穀豐稔，百姓快樂，道路歌舞。臣於今年三月到任，首問民間疾苦，皆云自罷兵之後，人若更生，疾苦事十已去九，唯支移一事尚爲民害。自本府至湟州千有餘里，非唯道里遙遠，又爲經涉生界，民間勞困，不易興調。臣遂即敷奏，蒙恩第加寬免，上等不過十程，下户不出府界。旨下之日，萬口歡呼，言自今以去更無餘事，太平如此，尚復何言！而臣切有所憂者，病本尚在，陛下雖欲罷兵，而兵安可得罷？雖欲息民，而民安可得息？臣切以湟、廓、西寧三州本不毛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數路，耗內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收復以來，何嘗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備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於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爲計。塞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飢餒，人有菜色。今殘寇遊魂，未即歸順，黠羌阻命，公爲唇齒，窺伺間隙，忽肆姦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弊之後，尚安可堪？陛下以四海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威震四夷，奈何以二三小聚困弊關陝一方生靈，長爲朝廷西顧無窮之憂乎？臣愚欲采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旄鉞，其首領等級命官，使失地無歸之羌復得其巢穴，奔禽遁獸，各安其故，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將畏威懷德，稽顙聽命，輸誠效順，長爲漢守。有得地之名，無費財之患，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絕北虜之

辭，旁釋西羌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上於此者。或以謂朝取暮與，取與無常，爲已甚者，此大不然。始朝廷慮其爲邊患也，一舉而取之，易於探囊；今知無所用也，一舉而與之，輕若擲芥。其擒縱在我，取與不計，大度無所不包，神機不俟終日，利便所在，何常之有！又謂棄地之議未遠，罪斥之人未復，今而爲此，彼將有辭，又大不然。羈縻之義，使爲臣屬，與夫捐棄自不同。且此輩沮壞先帝功烈，宜加罪誅，今之利害，彼復何異議？方陛下以邊鄙生靈爲念，含垢忍恥，猶或不辭，況茲小嫌，尚何所恤？臣望陛下下臣言於本路帥府，使之看詳，或遣近臣臨察可否。然臣言一出，必爲衆所咻沮，何者？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福。用兵以來，州縣小官反掌而登侍從，行伍賤夫移足而專斧鉞，金錢充棟宇，田壤連阡陌。下至幕府偏裨、趨走廝役，計其所得，略皆稱是。故大者稱功德，小者論利害，欺罔熒惑，日陳於前，陛下雖欲不作邊事，尚安可得？雖愛民如赤子，亦無暇顧矣。臣願陛下懲既往之失，窒方來之路，奮發威斷，顯絀一二，以示奸惡，以絕欺罔，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臣遠方疏賤，不識忌諱，荷陛下非常知遇，蒙陛下不次拔擢，念非捐軀隕命無以報稱，冒萬死爲獻。使狂瞽獲效萬一，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一。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〇，《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七，《續資治通鑑》卷八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上殿劄子

靖康元年

臣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盛德大恩保佑哲廟，八九年間，盡其心力，天地神明所共昭鑑，功施社稷，德被區宇，日月光明，安可蔽翳？而元豐姦慝輒加誣詆，妄興廢立之議，興造事端，迫脅不肖子弟以爲證佐。上下共知，人臣同憤，三十年間無敢言者。陛下孝通神明，明並日月，方在潛邸，熟知其事，今奉承宗廟，嚴恭祭享，豈容神靈久被誣謗？伏睹近日責降蔡懋制書，蓋亦言其略矣，然行遣未盡，人神未厭。伏望睿斷，明下詔書，述宣仁聖母保佑之功，正蔡確父子姦罔之罪，追其贈典，斷其碑石，播告中外，咸使聞知。上慰九廟在天之靈，下紓四海積年之憤。取進止。《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五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論學校去取不宜黜王氏學疏

靖康元年五月十日

臣聞太學者，道義之所由出，風化之源，賢士之關也。博士講明訓迪于上，子弟切磋琢磨于下，委委蛇蛇，人無異論，此誠太學之盛也。國家自崇、觀以來，行貢試之法，而鄉舉里選，徒蹈虛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大學教養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務爲輕浮，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

無復至當，煽以成風。附王氏之學，則醜詆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學，則譏誚王氏之說。風流至此，頹敝莫回，茲今日之大患也。比者朝廷罷元祐學術之禁，不專王氏之學，陛下固欲中立不倚。六經之旨，惟其說通者取之，其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舉也。臣訪聞太學，校試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說；守經肄業于其下者，或執一偏之見。上下嚶嚶，甚非陛下開設學校、教養多士之意。臣又聞臣僚上言，乞罷安石配享，而謂安石之說爲邪說。朝廷從言者請，罷安石配享，而列于從祀。此固公議所在，其誰以爲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說爲邪說則過矣。安石之釋經，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邪說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便同楊、墨之言，爲邪說，則復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謗而致爲紛紛也。士之擔簦負笈赴于天子之學以就教養者，非特欲以進取爵祿爲心，亦顧其所養所學與操守者何如耳。今科舉在邇，爲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說，有司懷私，便爲邪說而黜落之，則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論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訓敕中外，凡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得專主元祐之學，亦不得專主王氏之學。或傳注或己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倘有司輒敢以私好惡去取者，乞重賜斥責，庶使天下學者曉然無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靖康要錄》卷六。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二三（第三冊第二九八三頁），《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論士論偏於元祐宜執中以息紛爭疏

靖康元年五月十三日

臣聞天下有公論，有中道。公論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則萬世而不易。熙寧、元豐及元祐以來，人無公論，治失中道，不偏于此，則偏于彼。天下弊于變更，士夫困于遷謫，五六十一年間之是非相攻、禍福相軋，紛爭擾攘，至于前日大亂而後已。陛下龍興，以英資睿斷，誅鋤奸凶，剷除蠹弊，擴然大變，與天下更始。宜于此時，明大公至正之道于天下，合天下之公論，垂萬世而不易。而臣竊聽近日朝廷議論，觀士大夫之趨向，駸駸復偏于元祐，鼓倡應和，漸不可解，則義理又將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將不得其平矣。臣聞道貴適中，法則隨時。祖宗之法至于今百有餘年，蓋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擇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則已矣，何必祖宗之是而熙、豐之罪哉？傳注之說，千有餘年，其于聖經不爲無補，然要之公論，豈無淺漏未盡之處？王安石以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爲新經，鏤板太學，頒之天下，學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論，亦有穿鑿太過之弊。新經令學者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已矣，何必傳注之是而新經之非哉？祖宗之治遠矣，臣不及見。熙寧、元豐年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朝廷無倖位，州縣無橫斂，夷狄畏威，盜賊不作，使今日之治得如其時，有何不可？是時學校英秀如林，治經習史，皆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按考。使今日學者得如其時，亦有何不可？自崇寧以來，蔡京持權二十餘年，紛更變亂，靡有寧止。自熙、豐

之法掃地無遺，故其大壞至于如是之極。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臣願陛下無作好惡，不蔽偏黨，允執厥中，以照臨臣下，則是非自明，紛爭自息矣。伏望睿慈與兩府大臣少加詳議，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頒示太學，以安士心，以絕衆疑，則臣死生幸甚。苟爲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誅，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致金帥粘罕狀

靖康元年十一月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澥。右，澥祇承朝命，恭造行臺，輒犯威顏，冀尋信誓。赦既往之不咎，許惟新之是圖。二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漸；兩朝懽好，寧無握手之期？冒昧而來，匍匐以請。澥年當衰邁，位忝樞機。得罪先朝，幾死凶邪之手；受知今聖，誤叨將相之權。常懷欲報之心，遂備告和之役。趨瞻在邇，喜懼交深。謹具狀申大金國相元帥，伏候令旨。靖康元年十一月日，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澥狀。《大金弔伐錄》卷三。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上文太師干求舉賢良書

某前歲不度愚賤，三見相公于許，伏蒙相公重賜顧接。此古人以貴下賤、握髮吐哺之義，而每言於人，無有信者。何者？相公位貌之尊，功業之隆，而某一介鄙士也，何所取者，而使相公三見而不倦哉！雖然，是未知某之所負而相公之所取某也。士之所負也，曰行義高世、文章驚人。某愚不能此，然量所負，非特此二者以見相公也。培塿之高，污潢之深，懦夫孺子皆能奔逐其上而游泳其中。至於登萬仞之崖，臨不測之淵，仰觀俛窺而不眩，安行危坐而不慄，則其氣之所守蓋有過人者。尋常之士，相與謀於鄉黨朋友之間，而出見州縣之吏，皆能閉視傲睨，高談偉語，慷慨不顧；及一睹王公大人，則勢脅於外而氣奪於中，駭撼戰慄，不知所措，其勢然也。恭惟相公貴窮乎公相，威振於天下，出殿近輔，達官顯仕交出於境，逡巡而不敢入謁。某也遠方下國之人，後進之微，小官之賤，無一日之故，先容之藉，率然而前，進退拱揖不失常度，語言應對無一差錯。夫見相公而不懼，天下其誰懼者？天下所不能懼，則天下之事其有不可爲者？此皆某之所負而相公之所取，而人之所以不知而不信也。幸甚幸甚。今者願有告於相公，願垂聽錄，使某得終見其所負，相公亦得有取焉。某生無他長，幼知讀書。既長，隨流輩學時文，以升斗之祿，再上得官，本非所好，以爲士之學要適天下之用。故前古廢興治亂之變，與當時利害得失之言，竊嘗究其略矣，則又以士之顯名於後世，不若見用

於當時。王符、仲長統閉門著書，砭切時政，積千萬言，其功至矣，然不若主父、嚴、徐之徒，上一書，建一議，奮發於朝暮之爲快。方先帝銳意太平、抽擢英雋之時，而某尚幼，方走場屋，未暇當時之務。今天下無事，百官守成，雖激昂眩鬻，自致於明時，而尚何所因者，竊自嗟惜。比者幸逢天子以制策取天下之士，區區之愚，妄以求奮於此。且士孰不學，而某幸有志於當世之務；士或能有志於當世之務，而某幸天子以制策取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孰無心於制策之榮，然天子使兩制大臣舉其所知；兩制大臣，天下之士識者無幾，而某又幸嘗三見相公。天其或者果有意於某歟，何其幸之多也！昔張說爲相，而張九齡、房琯皆出其門，當時之士以爲千載之下不可復得。今河陽李資政亦見於故忠獻韓公之門，縉紳咨嗟，以爲足繼張、房之迹。相公位貌德業，誠已比侔於忠獻矣，而某之愚，何敢望於河陽？然使相公之門如某輩猶不棄，則若河陽者接迹而至矣，如此則豈獨爲某謀哉？擬進策論二十首，隨書上獻，伏希下執事略賜聽覽，以爲可取，繼以進。無任惶恐依歸之至。《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與人帖

澥啓：夜來承主禮，早煩枉顧，併荷厚意，無以爲喻。移刻，伏惟尊履安勝。二帶不得實直，不敢留也，照悉。翌日詣別面盡，不宣。澥再拜世望提宮奉議賢契。《鳳墅殘帖釋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

卷三一。

書潼川府學鄉賢堂記後

紹興七年十二月

熙寧中，先君通守潼川，時鄉賢楊公天隱先生憂居食貧，先君爲白府尹李公舍人才元，敦請主學，鄉議惟允，學徒大集。閱旬，講《尚書·說命》，公標舉奇秀，辭義精深，音吐清亮，一座傾矚，無不欣快。澥時與亡兄、推官澄清，遂隸籍於西廡懿文齋，以趙君貺先生爲師，楊公祐甫爲友。時學校初啓，規程嚴甚，高棟長廊，纖塵不動，絃誦之外，寂無人聲。公氣韻高爽，語言簡厲，諸生請見，如造官府。蓋公志識議論，問學辭章，以至筆札簡牘，燕閒談笑，無不過人，故人望而畏之，而公實不以己望人，時降辭色，以接引後進。每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復其言，以見己意。一日，召澥與楊公祐甫問所習已，欣然命坐，曰：「二君勉之，毋同他人，坐棄日月。」二人悚懼拜謝而退。時年尚少，未有知識，以爲教誨常語，不知其待之深、言之重也。久而思之，方知難稱。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後二年，公既除喪罷去。元豐初，朝廷以成都黎公立之先生教授梓學。先君將代，澥尚留學三數月。公博學淳儒，淹練場屋，以太學上舍登第，學通古今，尤工詩文，後進宗仰，遠近奔集。舊學不滿百人，及是三百餘人，至廣黌舍不能容。公講罷食已，便坐垂簾，燕衣峨冠，以待諸生之問。寒甚向爐，暑劇席地，酬應來去，畢晷而後已。高第入室，常至夜分。如是累年，無少廢

倦。其所成就四川諸生，自閬中馬涓巨濟而下五六十人，率多才秀，爲人稱道，蜀人至今以爲美談。爾後數十年間，教法寢微，士習益苟，風流不嗣，城闕興悲。繼以亂離，日就榛莽。至紹興丁巳，吾鄉景公徽猷光祖守梓之二年，勸學以誠，待士以禮。方擾攘危懼之中，而學校興葺，日課月校，復有熙寧、元豐承平之氣象。臨去，始以元符中前守閬中陳公圖南所作《鄉賢堂記》見示，伏讀感歎。追念疇昔，懷想二先生風致，不能自己，輒書其大槩，丐刻於陳碑之陰，以慰多士之思，增梓學之重。自熙寧乙卯至紹興丁巳，六十有三年，若以嘉祐庚子，則七十有八年矣。不意荒耄，尚能追叙，執筆以記。詞語昏錯，覽者無誚。十二月甲子，安岳郡侯馮澥書。《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題鄧園碑

元符三年三月

往歲與邑尉鮮于頡彥升、邑人唐占孚先同遊。今十年，彥升、孚先皆死，予亦頻罹憂患，髮白眼暗矣，而園亦不甚葺，晚春殘花，有搖落淒愁之態。感今懷昔，情不能堪，忍悲書壁，投筆上馬。元符三年三月八日，安岳馮澥長源。民國《綿陽縣志》卷九，民國二十一年刻本。又見民國《三台縣志》卷二一。（以上刁忠民校點）

盛 章

盛章，字季文，襄陽（今屬湖北襄樊）人。大觀中爲開封府尹。政和元年以直龍圖閣爲京畿轉運副使，改充集賢殿修撰、知蘇州，以治狀有功，除顯謨閣待制。三年四月除知真定府，尋知平江府，遷樞密直學士。五年，復尹開封。宣和五年知京兆府，靖康元年致仕。見《翟忠惠集》卷二《盛章以顯謨閣待制知真定府制》，《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六、二之二八，《楚紀》卷四三，《北宋經撫年表》卷二、三。

乞獎勵開封府學官奏

大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朝廷創建開封府學，教養多士，未及三年，數多增培。今歲貢之初，人材應選，陞考精審，亦由師儒得人，訓導有方。竊緣王畿首善天下，理宜優異，其學官欲乞特加獎勵。《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六（第三冊第二一九五頁）。

開封府博士關陞改官合依太學博士法奏

政和五年九月六日

大觀元年三月五日，元降聖旨，開封府博士序位立班，請給等，依太學博士法。所有到任後關陞改官，亦合依太學博士法。《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二八（第三冊第二二〇一頁）。（以上曾棗莊校點）

曹 煥

曹煥，字子文，武寧（今江西武寧）人。光州知州曹九章之子，蘇轍婿。政和元年任山陽令。見蘇轍《祭曹演父朝議文》、《曹郎子文赴山陽令》詩。

志喜樓記

東陽婺壯縣，山水爲尤佳。縣治前不百步，有苗倉焉，門宇陋弗稱。孟侯嗣宗來宰之明年，因撤而廣之，爲樓五楹，其上一望偉甚，二峴之勝，秀穎可挹。而桃巖之峯，峴之端重，亦近在窗牖，朝輝夕陰，千態萬狀。侯自朱墨之暇，庶幾以便觀覽，以延爽塏，以超適於吏塵之表。時偶晴

久，侯心之不遑寧處，精禱力祈，靡情不舉。經始穀旦，甘雨適應，實首夏十六日之己未也。庚申繼雨，乙丑又雨，民又未饜，侯復有請於石井與禹廟，乞其水以歸，禱益虔。越五日辛未大雨，東阡西陌，高下霑足。侯喜不自勝，以爲一日而得九遷，可爲己榮，而不足以慰民情；一朝而得千金，可爲己私，而不足以爲民惠。一雨五日，驩聲洋溢。不日樓成，匪趣匪亟，靜言思之，所得何極。物有所宜，力有所施，民爭效勤，惟恐或違，里胥田丁有所不知。蓋侯以雨喜，是爲民喜；民以侯喜，是爲己喜。此上下交相喜然也。侯以是撫蘇公記喜雨亭語，而名其樓以志喜。是喜也，其諸異乎人之喜歟！夫撫百里之封者，是寄以百里之民之命也。民命之攸寄，則於民有父母恩斯勤斯之責，癢疴疾病，猶所當卹，忍使之饑餓，立而視其死歟？侯以未雨既雨爲之憂喜，是於民隱體之悉矣。是殆有父母恩勤之實矣。等而上之，孟子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之義，必能於王所推明，以博其施，非止今日之所睹矣。任重道遠，侯其始終之。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三，道光十二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樊 開

樊開，哲宗時成都府郫縣（今四川郫縣）人。

甫里先生文集序

元符三年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嘗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博爲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版而傳諸好事，度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郫人樊開題。《吳都文粹》續集卷五五。（楊世文校點）

林 戊

林戊，元符時布衣。

靈姑廟碑陰記

元符三年八月

元符元年，歲在戊寅夏，吳中大旱，徧禱羣祀，略無應者。是歲高田不穫，人多暍死，負販之民，皆捨其業，而以售水自資。涉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益不通，百貨湧貴，城中溝澮堙淤，發爲疫氣。通判軍州事、朝請郎祝公安適領郡事〔二〕，乃用故事，早暮分禱於所宜祀者。一日，會承天寺客言，此乃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其第爲之，昔號廣德重玄寺。陸卿有女子不嫁，經營其事，既死，祠于寺之東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重玄寺之神也。本國加封，號「感應聖姑」，今里中事之甚敬。公聞即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宿齋于廳事，舉家沐浴蔬食，相約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至祠下，再拜而言曰：「郡承連年之旱，流亡疾沴，相乘而作，農事失時，歲且大饑。雖某有罪，獲戾不逃，然將爲國家之憂，神其哀之，能即致雨，尚可救也。屏息聽命。」寺僧獻兆曰，「神告即雨」，衆甚不然。憮然而退，憩於齋堂。左右告曰：「天油然作雲矣。」未及命駕，澍雨應至，老幼驩呼於道，至有不忍以簞笠自庇者。即日盈尺，闔境告足。自爾有請必應，如取所寄，邦人無復水旱之憂。歲大有年，乃具事白于外臺，使者以聞，詔書褒美，特封「慧感夫人」，秩視公侯，列于典祠。按陸氏得姓於齊宣王之少子，至漢有字伯元者〔三〕，仕爲吳令，遷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家焉。伯元生襄賁，令盱眙，生本

州從事鴻，鴻生渤海太守建，建生本州從事曄，曄生御史中丞、京兆尹璜，璜生弘農都尉文，文生親，親生潁川太守、尚書令閔，閔生桓，桓生揚州別駕續，續生褒，褒生吳城門校尉紆，紆生九江都尉、太學博士駿，駿生選，選生尚書瑁，瑁生穎，穎生海虞令濯，濯生漢公，漢公生冽，冽生本郡從事元之，元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英，英生晉侍中、太尉、興平康伯玩，玩生五兵尚書侍中始，始生秘書監、侍中萬載，萬載生宋東陽太守子真，子真生齊南兗州刺史惠曉，惠曉生梁太常卿倕，倕生衛尉君，凡二十八世，冠冕不絕，皆有才德，名在史冊。自興平康伯至秘書監，父子兄弟，五世內侍，嘉祥積慶，挺生夫人。惟夫人其生也，精修正潔，入清淨海，其歿也，通于神明，有感斯應，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禮甚厚。既以詔書刻于石，將求老於文學之士爲之記，以傳不朽。搢紳耆老，且請撫其槩於碑陰，乃爲之叙云：戊嘗聞朝請公元祐間以奉議郎知藁城，暴雨，濇沱河水盛，漂泛林木室廬，蔽川而下。水及城門，雉堞凜然將決，老弱皇恐奔潰。調急夫，督水工，雨且不止，人無所施其力。公乃朝服涉濇，立于隄上，鞠躬申禱。水溢隄壞，相去數尺，吏民救止，公堅立不動，以笏叩頭，願以身任責。於是雨小止，水波稍回，河流遂復，其所潰陷之地，明日復爲平陸如故。使者方欲言諸朝，會公秩滿請罷，遂已。北方之人，至今能道其詳。惟公憂國愛民所至，以誠心格物如此，是可書也。故附于左。元符三年歲次庚辰秋八月乙未朔，十日甲辰，布衣林戊記。《吳郡志》卷一二。又見

《吳都法乘》卷一九，《吳都文粹》卷三，《姑蘇志》卷二七，道光《蘇州府志》卷三三。（尹波校點）

〔二〕安：原無，據《吳都法乘》補。

〔三〕伯元：《吳都法乘》作「烈」。

關 演

關演，字子長，號雪溪老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見《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一。

跋張子野詩稿帖

建炎四年十二月

張子野在熙寧間致政，來往杭、雪兩郡。是時東坡先生、楊元素、李公擇爲守倅，陳令舉、柳子玉皆在，蓋一時文章鉅公也。子野年八十餘，視諸公爲丈人行。東坡《次韻春晝》一篇，推仰之意至矣。此卷有「池上飛橋亭外山，野禽偷靜上鉤欄」。又《射弓》詩云：「弦聲應手裂竹響，旗影翻風戲鳥飛。」絕類張文昌也。每展卷想見其多才潦倒，良可秘護爾。庚戌十二月吉，雪溪老人關演子長。

《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一。（吳洪澤校點）

姚雲

姚雲，哲宗時人。

鳧鷖亭詩序

豐縣公宇之背，子城之東隅，有亭其上，曰四望，舊矣。治平三年，錢塘關公彥長以進士來宰是邑，視事之暇而登覽焉。病其榱棟欄楯之朽敗，不足以蔽風雨而延賓客也，於是易新今名而完壯之。又作詩其上，以賦其事。豐人嘉誦而喜傳者，方領曳裾之外，閨門稚子、林野匹夫同之。於戲，何其聲譽之琅琅也！粵三十餘年，單父馬公以世胄之賢，爲令是縣，愛其陂池游衍，魚鳥出沒，有江湖之態，芰荷菱芡，有清適之境，佳木秀竹，有山林之氣，又嘉公能寫詠其事而傳遺後人也，於是迭出新意，以賡和之。言約而義豐，辭匀而意遠，不戾於古，不愧於今，信乎與作者同風也。豐人安公之政而嘉公之詠，樂與二公之詩俱傳不朽，故特鐫於石，以久歲月，而且屬雲序之，於是遂書云。光緒

《豐縣志》卷一二，光緒二十年刊本。（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二八二二

蘇元老

蘇元老（一〇七八——一二二四），字在廷，號九峰，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軾從孫。崇寧五年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宣和六年以元祐黨籍罷，提舉明道宮，未幾卒，年四十七。著有《九峰集》。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一四。《宋史》卷三三九《蘇轍傳》有附傳。

代上何龍圖書

太史公有言：「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切深歎息，以爲知言。何者？士之生世，其大略有三：上焉者內重而外輕，己貴而物賤，視舉世之譽己也若毀，而其毀己也若譽，此豪傑之士，高世之人，孟軻、莊周之所爲也。中焉者行義語言，政事文學，各能其一，以售於時，此有才之士，撫世之人，由、求、游、夏之所爲也。下焉者聞見疏蕪，器局卑陋，閭機

會，遠事情，齟齬自持，無善狀顯過可以黜陟，此無能之士，庸妄之人，石慶、衛綰之所爲也。上焉者無求於世，而世以名歸之；下焉者得位無所施，而取之者無所用；惟中焉者，非王公大人爲之薦寵，則或沒世而名不稱，此太史公之論所爲發也。嗚呼！王公大人之取士，無求於世者，既未易取；而取之無所用者，又不足取。然則所謂中焉者，其可愬然無意於其間乎？某之不肖，固不敢有意于上焉者，至於中焉者，亦未敢自謂能爾也。然自少年出仕，以至于老，偶脫罪戾。乃者備官天府，囹圄屢空，荐被天恩，五遷祿秩。雖因人成事，無足多言，而冒昧上恩，每思自奮，尚庶幾王公大人之取之，使得效尺寸，以報于上，此則衰老不自量之志也。某之待罪支郡，而受察於節下之日久矣，計其疏謬之聲，聞於左右者之聽亦多矣。然而執事終無意督過，每容而恕之，豈其恕之於始，而不錄之於終哉？今者切聞執事被詔歸朝，明良之契，如水于石，光登近密。維此其時，而某也一朝失所據依，雖喜賢者之將得位，而懼不得出於門下，此太史公之論所以有獻于前也。夫閭巷之人，猶知自附青雲之士，況某之有位於朝者哉？區區鄙志，不能但已，惟執事幸察而去取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上成都提學書

元老聞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郊，莫不立學而講道義其中，凡爲天下國家之道皆出于是，德行

考于是，賢能興于是，教化行于是，風俗成于是。下而至于射、鄉飲酒、養老、勞農，與夫受成、獻馘、訊囚之事，亦莫不本于是。三代而上，道德一而風俗同，教化行而民德厚，政事治而禮樂法度無不彰著，四夷六狄無不賓順，蓋由此也。世衰道微，學校廢闕，爲之君、爲之臣者，不知養人以善，顧區區顛沛於末流。平居從事，惟獄訟期會，刀筆箱篋，是講是習，是究是急，是以爲治。至於學校，則荒棄而不之省。又其甚者，燔經殺士，以自危害。其他一時君臣掃除，先王之遺迹無復在者，而獨學校焉僅存。豈世雖惡學，而理義之在人心者終不可忘邪？恭惟國家庠序之教，放乎四海，考其所自，蓋行於慶曆，盛於熙寧、元豐，而尤備善於今日。教養之道、作成之方，視三代無不及而有加。又命士大夫之道德純備，足以師表當世者臨按諸道，其權與位，在部使者之右，古之道也。竊惟執事器博而識高，學醇而守正，風節厲而行義修，誠所謂道德純備、足以師表當世者。今茲被上寵付，按學西南，屬部之吏，莫不願羞所有以卜左右非常之知。而元老也，又幸得借官泮林，受察於節下，其視他人，固當厚自銜鬻。然區區鄙意，顧不在此，深惟古者致治之原，實由學校。凡上所以寵付執事之意，不但選言考藝，升進多士，至於道德之一，教化之行，政事之治，繫執事是賴。而執事亦將以爲舍我無任此者。元老是敢輒陳古人立學之本意與所望乎左右者以獻，伏惟執事取其意，略其愚，而幸察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上張朝議書

元老聞立天下之能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者，天下之奇才也。天下固有奇才，而徘徊卑位，閉鬱而不得施者矣，未有小才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敗者也。今夫仁與義可以勉而爲，術與業可以學而至，至於才，則各有高庳、小大，終其身而不可移。譬之木曲直脩短，各隨其所以受於天者以致其用，彼用者亦因之耳。嗟夫！天下有奇才，委之以重任而不憂，處之以至難而不亂，納之於至繁之地而不自以爲勞，彼其所以受之於天者甚厚，而其所以設施者甚大也。若是者求之稠人廣衆中，拔百而得一。其下有小才者，或曉達吏方，或通明世務，或能辦簿書獄訟，或善計財賄有亡，然工於此者，或拙於彼也，若是者求之稠人廣衆之中，拔十而得五。又其下有不才者，乖人情，昧物理，敗成事，暗目前，試之百官有司之事，無一而可，若是者拔十而得十矣。夫不才者既每出輒敗事，不足取，而小才雖時有可用，或未知爲國之大方，則夫尤可取以屬任事功而無疑者，其惟奇才乎！伏惟執事器博而識高，學醇而守正，風節厲而行治純，蓋可以與於奇才矣。元老非敢爲佞以求悅於左右，姑以所見聞而睹之，則誠有不可欺者焉。何則？士之爲小官者，莫不務爲曲折苛禮以取悅於大吏。當公事有所建白，則進唯而退唯，惟大吏之聽，況敢辨可否曲直乎？吏之爲開封掾屬者，莫不上憚其尹之責，而下掣肘於胥吏之姦乎？居往往受教於尹，而事不得出諸己，委其事於胥吏而聽其所爲，猶懼不免焉。執事自

爲小官，則已能爭可否曲直於大吏之前，而趨於是。其爲開封屬也，措置精敏，甚閑而不亂，上不爲尹之所屈，下不爲胥吏之所欺，而外不疲於聽察之間。自下車至今未踰月，而政聲翕然，幾可以報于上，此其才誠有以大過人者。夫仕而至二千石，亦可以少行其志耳，而執事處之則爲未盡其才，蓋惟立天下之能事，成天下之大功，然後足以宜之。何者？吾才不止於此而已也。元老不佞，天資樸拙，無所可用，如前所謂不才者。然獨好求天下之奇才而自附之。今也執事出牧此邦，而元老也奉以屬吏，日趨走於下風，切自以爲得所歸矣。夫才之高庳，事之大小，既不可以勉而爲、學而至，而元老猶有求於執事，何哉？孟子曰：「才也養不才。」蓋奇才者，正不才者之所恃以爲養也。是以不自知其不肖，願有謁於左右，惟執事與孟子無異意，觀其才之可養與否也而進退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九。

與成都帥周燾議平蠻書

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宋史》卷三三九

《蘇轍傳》附《蘇元老傳》。又見《蜀中人物記》卷六，《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與成都帥周燾再議平蠻書

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宋史》卷三三九《蘇轍傳》附《蘇元老傳》。

送何泗州序〔二〕

元老少時讀史循吏傳，以奉職循理，自中人能之，宜其叙列猥多。而司馬氏《史記》、班氏《漢史》所紀，止五六人，范曄而下，至龐雜也，然猶率不過十數人。意其是非取舍，時有遺漏，不概見而盡出之。及游京師六七年，往來周、秦、楚、鄭之間，所見若聞公卿大夫士至多，可喜者不少，然求其追配龔、黃，溫然以循吏稱者，蓋未之見。則遂以爲古循吏實少，而史所傳可信不妄，今之世其無是決也。未幾，有以英州何公大夫《石橋》詩相示者，元老驚焉，問其廬，明日見之。望其貌，肅而溫；聽其言，質而有理；觀其意，寬厚而愛人。退而察其爲人，忠信豈弟，外內惟一，無不可愛，知其爲長者也。已而聞之大夫之刺廉與英，皆視民如子，所至有能聲，治行嘗爲天下第一，則爲之歎

曰：「吾求循吏於世久矣，乃今始得之。」由是復疑古循吏未必少，而史所傳未必信，自悔以淺量當世士大夫也。其後大夫移刺眉州，而元老爲之民。大夫之爲眉州也，如元老所聞於廉與英，且又元老之所親見，則信乎其爲循吏矣。然元老嘗從里人之後，見于左右，得日聞其所未聞，則大夫之賢，又似夫不止爲循吏，蓋毅然端亮之士也。自元老之識大夫，于今又五年，而所得循吏無加於其初，史之所傳，姑又信之，則大夫之賢益可貴。故元老嘗謂使凡與上共理者皆克如大夫，則天下無不治。然而如大夫者不易得也，則又謂大夫宜在朝廷，使天下被其澤，不宜困於一州，使不博而偏。故於其去眉州而來京師也，以爲當留於朝廷，然且不敢必者，毅然端亮，宜未易遇合也。已而果出爲泗州。夫水一也，上者爲雲雨，下者爲陂澤，雲雨之所施者遠，而陂澤近，然而水豈有擇於上下哉？大丈夫不爲公卿，則必爲刺史，有民有社，亦足以發其志。大夫之志，有以自樂，而元老猶云云不已者，非私於其所厚也。閔循吏之不得見，歎里之長老不借留之，惜其不遂立於朝廷，而使泗人獨受其賜也。故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〇。

〔二〕州：原作「洲」，據文意改。下文「果出爲泗州」同。

送成都帥席晉仲序

元老聞之《詩》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詩》之所貴夫柔者，非貴夫柔也，貴夫不侮矜寡也；所貴夫剛者，非貴夫剛也，貴夫不畏彊禦也。孔子之所貴夫寬者，非貴夫寬也，貴夫寬以濟猛也；所貴夫猛者，非貴夫猛也，貴夫猛以濟寬也。於此有人，病寒而我下之，病熱而我補之，則人皆以爲賤醫矣。夫良醫豈有他哉？能反賤醫之所爲而已。惟君子小人之用剛、柔、寬、猛也亦然。故夫用剛於矜寡，謂之虐；用柔於彊禦，謂之弱；用猛於民殘，謂之薄；用寬於民慢，謂之削。凡此皆小人之所爲也。夫君子亦豈有它哉？能反小人之所爲，如《詩》、孔子之所云而已。寒、熱、補、下，設之當爲良醫，否則爲賤醫；剛、柔、寬、猛，設之當爲君子，否則爲小人，其必然審矣。崇寧中，詔以今顯謨閣直學士席公爲御史中丞。先時，言事者率常毛舉小吏之過差以藉口，以塞責；至於大吏，雖姦狀顯著，死不敢一言。衆謂公來必循其迹。公至，則闊略細故，取權倖之尤有氣勢而多者擊之，章既上，率與之偕罷，衆由是咸知公之剛。大觀中，詔以公出鎮成都。成都之俗，吏猾而民奢，遇利則誅而爲姦，值害則逸而爲盜。地險以遠，故常除用重人，既貴且富，恬其故習，莫肯訓正。衆謂公來必因其俗。公至，則

按吏若民之尤無良者，草刈而禽獮之，一道大震，衆由是咸知公之猛。政和中，詔又以公再鎮成都。成都之人仰公威德，前期相戒，莫敢犯令，其姦宄聞風而奔遁。衆謂公來必仍其舊。公至，則大霽威嚴，父詔而母鞠之，遂以無事，衆由是咸知公之寬。方公之爲御史也，人以爲柔，而不知其出於剛；知其出於剛者，而不知其猶柔也。其鎮成都也，人以爲寬，而不知其出於猛；知其出於猛者，而不知其猶寬也。其再鎮也，人以爲猛，而不知其出於寬；知其出於寬者，而不知其猶猛也。剛、柔、寬、猛，公豈有心爲之哉？人自異觀耳！蓋公之爲中丞也，可謂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矣；其鎮成都也，可謂猛以濟寬矣；其再鎮也，可謂寬以濟猛也。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猛以濟寬，寬以濟猛，可謂君子矣。元老爲諸生太學也，雖未獲事公，而聞公之烈，固已忻而慕之矣。元老爲教授漢州也，公適出鎮，始獲事焉。其再爲教授，公亦再鎮，又獲事焉。凡望風十稔，爲門下士五年，蒙道德之末光，而聽聞教誨之緒論，既久既熟，不可謂不知公者也。其閤大深密者，未敢以臆斷也。至於措諸事業，適剛、柔、寬、猛之宜，不知與古之君子何以異也！今朝廷方行中和之政以幸天下，而公以召歸，其遂相天子矣。且公之在御史也，職可以言之矣，而未可行之也；今在蜀也，職可以行之一方矣，而未可以行之天下也。夫言之與行之，其勢孰便？行之一方與行之天下，其利孰博？中和之道行之天下，勢便而利博，其在斯時歟！凡居門下者，皆可進賀也，況如元老之辱知最厚者哉！昔龔渤海政成，天子使使者召之，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其嗜酒亡節度，難之。渤海不忍逆，從至京師。將對之日，王生有所白，而渤海聽之。既至前，對如王生，天子大說。今公之賢，何止渤海？而元老之亡狀，豈敢自附於

王生？然辱公之知之厚，義當從公以往。適會遇病，不能東，儻又默默無半辭以別，則非公所以視遇元老之意。故於公之行，獨贊公之已事，願力行之而已，天下有不大治者哉！《成都文類》卷二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長松長老顯禪師語錄序

頃歲吾蜀佛教，惟講席律壇之爲尚，蓋人自以爲無等等法矣，而未始知有祖道之高。晚得真覺勝禪師自黃蘗歸，闡化於成都昭覺寺。初會《易》之廣大變動、周流六虛者，又圓道之微妙混成、先天地生者，遂言曰：「吾之法，函蓋乾坤不爲大，消殞虛空不爲難，當體見成，隨用立具。」于時西南縑素之士驟聞之，率多聽熒，瞪瞶不入，久之各憮然爲間，曰：「異哉，此故吾家物也！胡歷劫遺之，乃今獲之？」莫不失喜落涕，恨遭遇之晚。勝禪師既歿，紹禪師繼之，其法猶勝禪師也，而化度之衆加多焉。紹禪師既沒，顯禪師繼之，其法猶紹禪師也，而緣合之法加盛焉。前往長松，今住保福，其皈依之侶未可計，而濟拔之功未有艾也。時會下高弟有法安者，盡能記禪師兩地爲人言句，錄而刊之，離爲二通。其保福之語，則平等居士已爲冠篇矣；而長松之錄，猥委元老承之。嗚呼！釋迦別傳，迦葉親授，西天祖師之所護念，中華耆宿之所承襲，邈哉遐矣，不圖今日及吾身親見之。然以吾觀於禪師，微言奧句，關鍵幽密，假令盡合天下禪眼微睇窺之「二」，吾知其不得髣髴，直羞澀匍匐

歸耳。顧某何敢妄談，聊舉其牖，以曉吾黨新發意者，蘄與之交臂作舞，同趣師門云。《蜀中廣記》卷九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一〕「盡」字原在「眼」字上，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漢州學上舍題名記

政和二年十一月

爲國莫大乎建學，建學莫大乎養士而用之。古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遂有序，於國有學。學之養士，於少有離經辨志，於長有知類通達，於德有知、仁、聖、義、忠、和，於行有孝友、睦婣、任恤，於藝有禮、樂、射、御、書、數，於勸有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榮，於懲有移之、屏之、棘之、寄之之辱，故士皆服馴其教，脩明其道義，而成就其才能。於家有孝弟之仁，於鄉黨有忠信之行，於辭受取舍有廉愧之節，於出處去就有進退之義，於施生禍福有介特之操，於爲天下國家有教治鼓舞動化之術。而上之取而用之也，亦各視其才而等級之。故於始有賢能之書，於中有辨論之政，於其終也，於可以爲士與卿大夫者，有庸之之法，於可以爲卿大夫而有餘者，雖天子猶北面而賓師之，於是有承之之禮。如是而學之道成，夫二帝三王之所以治，其要蓋在乎此。使其後嗣苟有所持，循而不至於大壞，則猶可以更百世而不亂。惜其不知出此，而學校廢，故遂以亡。及秦變古，燔經殺士，

既足以自斃，而餘波猶及乎後世，故庠序之教，歷千載而莫之復。學雖有存者，不以教士，雖有可教者，亦不於學而取之。夫有學而不以教，不以取士，猶無學也。本朝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數垂意於學矣。崇寧元年，今天子實始考古，詔推神考之教法，頒之天下，凡所謂養士取才，悉歸諸學。學者教有師，習有友，食有廩餼，書考有行藝。由行藝而貢有爵祿，非此族也不名爲士。凜凜乎二帝三王之舉矣。而士亦感厲自奮，故得爵祿者視科舉爲多。以廣漢推之，天下可知也。始，廣漢之士由科舉而進者，率三歲而得二人，甚者亦不過四、三人。今年春，得論定之士八人，而科舉不與焉，可謂盛矣。凡學之士，莫不侈上之賜，而樂鄉黨得人之多。於是悉取自興學以來所謂得爵祿者，次第其名氏，而來請文以記之。嗚呼！上之所以待乎士者至矣，其學政既侔乎古矣，士而不以古人自處，其亦可以爲士乎？吾黨之仕者若處者勉之，視唐虞三代之士毋愧焉，其可也。故余爲道古今之學政與古之爲士者，使刻石風示之，其有激也夫！其亦職之所當告也夫！政和二年十一月癸未晦，文林郎、充州學教授蘇元老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八。

龍門洞記

自蜀至京行四千餘里，幾半天下，山水之可喜者莫如利、三泉、興。自利至興行五百里，幾半蜀道，巖洞之可喜者莫如龍洞。自三泉西行大道，不能二里，又自大道南行支徑，不能百步，山舒水湧

無他異，少焉，突有若觀闕者當其前，迫而視之，則洞也。其深七十三步，廣半之。其兩旁石壁之嵌空突怒者，若耳、目、鼻、口、鱗甲、跟跖甚具。其下皆石爲底，水文其上，若鋪筦簟，石墮其間，若設俎豆。其兩巖皆瘦木翠蔓，附石而生，葳蕤下覆，若綴纓絡。木蔓之間，布水十道，後先交映，若垂冕旒。水落石底，其勢跳瀉，與石相鬪，若濺霜雪；其聲鏘鳴，與洞相應，若響琴筑。寒峭邃幽，殆非人境。予不能盡名其狀，蓋造物者專爲是瑰詭以聳世俗，天地間一尤物。循洞南升，石斷而山分，棄奇爲平，有土田甚沃，有竹箭、檜、柏、松、栲，雜他卉木甚茂，野人或居焉，若世所謂桃花源者。少西而升，不能百步，泉湧地中，清泠滑甘。委蛇東下，及洞之額而落，向之爲布水者此也。洞不知本所出，相傳以爲往有螭龍騰去，擘巖掀麓而爲此也，故以云。淳化中，縣令錢侯泳始開爲游晏之所。水自洞出。北合嘉陵大江，深不可涉。橋於洞北，閣於洞下，館於洞東，又橋於洞南，亭榭臺圃於洞西，以便遊者。又南而升，能三里，路益險，山水益秀，復得洞焉。若重簷夏屋，深不可窮，有石牀甚古。水出洞中，既冽且清，然以道惡，故絕無遊人。歲大旱，取湫水輒應，疑龍之所家，以前洞爲門閭，而此其堂奧也。予蜀人，去鄉里，生長道路，往來京蜀，凡十數過，過未嘗不遊，遊未嘗不飲酒賦詩而去。洞中水石草木，皆若舊識，雖使予自有而賞之，不若是數也。予同年友李侯山父爲令於此，予弟蒙父又爲尉於此，書來告曰：「願有記也。」予聞之，山水之無知也，以人爲榮辱。故峴山雖卑，以叔子而顯；冉溪雖秀，以子厚而愚。今茲洞之奇冠天下，非得奇文，無以稱之。且文人之過其下者相躡也，而獨以屬愚，何哉？嗟夫！靈壁之石，天下奇翫也，蓋僅有巖穴處

耳，徒以其近於中都，故取重當世，甚至一拳之微，價累千金，而彌不可得，其亦巧於效技也。今此洞豈特百倍於靈壁？惟蒼然獨秀於遠方，不效技於王公貴人之前，而獨爲田夫漁父之所簡賤，高人逸士之所耽翫。蓋其拙有類予者，而予又與洞舊識，則雖辱之以予文可也。予之拙滋甚，終若洞之不可變遷，當歸老於故山，過洞而留，益飲酒賦詩，將水石草木一一而辱之，不知山靈尚許之乎？雍正《陝西通志》卷九一。又見《輿地紀勝》卷一九一，《方輿勝覽》卷六八，康熙《漢南郡志》卷一八，《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三四，光緒《寧羌州志》卷五，《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六。（以上尹波校點）

蘇 時

蘇時，蘇轍伯父渙之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紹聖進士。見蘇轍撰《伯公墓表》（《樂城集》卷二五），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褒城新修縣學記（二） 崇寧二年六月

天子即位之四年，實崇寧改元之明年也，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蓋將遠追先朝欲爲之志，恢復三代甚盛之舉，燦然美意，具載新書。州以是責守相，縣以是責令佐，外臺內司，咸董其治。醴爵賞以

待有功，信刑罰以懲有罪。綸綍朝頒，絃歌暮奏，外窮海嶠，內即郊畿，郡邑相屬，小大畢舉，於是選官以重師儒，給田以食朝夕。蓋將培植長養以成其材，磨治滌濯以成其器。嗚呼！朝廷待士，養與教俱何其盛邪！爲之郡縣者當何如邪？爲之學生者忍負之耶？褒城，古漢中之名邑，土壤膏腴，風俗醇朴。慶曆中，竇充秘丞爲宰，始廟孔子於邑之東隅。度地不善，濱江即水，卑濕欹闕。繼之者率究心民瘼，曾莫暇顧。迨今六十有年，而令尹魏郡張侯克獲奉詔來宰是邑，銳意興作，躬詣其舍。費錢不滿萬，而民財不共；募工不踰月，而民力不與。齋祠講說，廊廡揖遜，濟濟楚楚，肅肅雍雍。比學成，侯欲解去，於是邑之父老與其子弟相與咨嗟太息，謂侯能勸善矜愚，以作於其始；復寶賢興能，以和於其終，咸欲書石以紀其事。然予謂褒中之士，山靈所鍾，川源所毓。知終知至，入室升堂，咀嚼先王之糟粕，推迹百氏之筌蹄，求不放之良心於學問，湛虛明之氣象於清夜。禮樂以之飭躬，仁義以之行己，儒學文雅施於有政，讜論嘉言施於王庭。窮與達孚，心與行一，表正鄉閭，著功名里。能推其本始，受成於學，然後翰墨談笑之間，學優論政之日，有以知建學之功不淺，終君之澤甚至，侯方解組歸田，尚未晚也。歲六月癸未記。右班殿直、監酒稅元浩，缺縣事張元翊立石〔二〕。康熙《漢南郡志》卷一八。又見《金石萃編》卷一四三，道光《褒城縣志》卷六。（尹波校點）

〔一〕《金石萃編》題下署：「缺蘇時記，谷口謝實書，缺主簿閭師敏篆額。」

〔二〕「右班殿直」至「立石」，原無，據右引補。

蘇象先

蘇象先，頌長孫，同安（今屬福建廈門）人，其祖徙丹徒（今江蘇鎮江）。元祐進士，崇寧元年爲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官至左朝請大夫。著《丞相魏公譚訓》十卷（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之七，《丞相魏公譚訓》卷首，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七。

丞相魏公譚訓序

象先自少不離祖父之側。元祐丙寅，祖父爲天官尚書，居西岡楊崇訓之故第。祖父以南軒爲書室，設大案，列書史於前，又置小案於椅間，俾象先侍坐。每至夜分，退而記平日教誨之言，作《譚訓》百餘事。後三年，祖父執政，無復曩時閒暇。又十有二年，捐館於潤。又十有九年，象先在鎮江卧病，閱五年，當靖康元年，偶記舊稿，而散失脫落，尚多遺逸，因廣而續之，凡三百餘篇，分爲十卷，以見一日未常忘祖訓，而諄諄之誨，不可無傳也。《丞相魏公譚訓》卷一，四部叢刊三編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七。（尹波校點）

蘇元崇

蘇元崇，南徐（今江蘇南徐）人。

題吳道子天龍八部圖

崇寧五年九月

蒙伯鎮供奉見過，携示吳道子所畫，得見妙筆。崇寧丙戌九月三日，南徐蘇元崇題。《清河書畫舫》卷四上。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八。（尹波校點）

章 援

章援，字致平，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惇子。元祐三年進士第一，授校書郎。政和四年知湖州，以惇故除名勒停。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三十一，《宋史》卷四七一《章惇傳》，《後村大全集》卷九九《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及《吳興掌故集》卷三。

與坡公書

某惶恐再拜端明尚書台座。某伏聞旌旆還自南越，揚舲江海，躡屐嶺嶠，執事者良苦。數歲以來，艱險備至，殆昔人之所未嘗，非天將降大任者，豈易堪此！窮惟達人大觀，俯仰陳迹，無復可言，不審即日尊體動止何似？伏念某離遠門牆，於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勞行色，以致其積年慕戀、引領舉足、崎嶇瞻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被罪譴，憂深慮切，忘寢與食。始聞後命，方在浙東，即欲便道省覲，又顧幼穉須携挈致之所居，今暫抵此，治任裹糧，旦暮遠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衆人，宜其所以未獲進見者。某於門下，豈敢用此爲解？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爲有罪，況於不克見者乎？逡巡猶豫，事爲老親，固當審思耳。邇來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某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尚書固聖時之耆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南海之濱，下潦上霧，毒氣薰蒸，執事者親所經歷，於今回想，必當可畏。況以益高之年，齒髮尤衰，涉乎此境，豈不惴惴。但念老親性疏豁，不護短，內省過咎，仰戴於上恩，庶有以自寬，節飲食，親藥物，粗可僥倖歲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愆戾之情，悴於胸次，憂思鬱結，易以傷氣，加以瘴癘，則朝夕幾殆，何可忍言，況復爲淹久計哉！每慮及此，肝膽摧落，是以不勝犬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覬幸。今聖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發不世之恩詔，

稍弛罪罟，尚得東歸田里，保養垂年。此微賤之禱，悲傷涕泣，斯須顛沛不能忘也。儻問焉，而執事者以爲未然，使某也將何以爲懷？誠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幾之爲愈也。儻以爲可覬也，固愚情所欲聞。然而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廊廟，地親責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可見，可以遠迹避嫌，杜讒慝之機，思患而預防之爲善也。若乃思世故多端，紛紜轆轤，雖彌日信宿未可盡剖勃鞞，所謂君其知之矣，寧須多言？獨恨九年之間，學不益博，文不益進，以此負門下。然古人有聞之而不言，能之而不爲，存之而不論者，竊嘗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請俟它日仰叩緒餘論。不勝拳拳之情，敢言之執事者，伏惟財幸。暑溽異甚，伏望保護寢興，萬萬珍重。不宣，某惶恐再拜。《雲麓漫鈔》卷九，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東坡事類》卷八。（黃錦君校點）

崔直躬

崔直躬，元符元年叙通直郎，大觀中爲大理寺官。政和中，歷知潁昌府、青州。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四，《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一三、食貨六八之一三五、方域一三之二六。

乞鰥寡孤獨遇寒雪許權支錢奏

政和四年四月

朝廷以居養、安濟惠濟鰥寡孤獨，欲冬月遇寒雪異常，許權不限數支訖聞奏。《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三五（第七冊第六三二一頁）。又見同書食貨六〇之六（第六冊第五八六七頁）。

乞縣學試補須於孟月上旬了畢奏

政和四年四月

縣學文士不滿一季，武士不滿半年，皆不與試。縣學並以孟月試補，而引試常在下旬，考授預選入學又須累日，歲升乃以正月上旬鎖院。緣此秋試武士，冬試文士，到來春試補入州學，多有日數不足，遂又次年方與試升補。乞詔有司，使縣學試補須於孟月上旬了畢，到來歲歲升之日，生員在縣學月日得足，庶使天下寒俊一槩，不至滯留。《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二二（第三冊第二一九八頁）。（以上郭齊校點）

朱 勃

朱勃，字遜之，一字彥素，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元祐元年爲承議郎，以范純仁薦，詔中書省記姓名。歷知濱州、虢州，累官京西路轉運判官、轉運副使。元祐七年，改河東路轉運副使。八年，入爲右正言，改右司諫。紹聖四年，出爲河北路轉運副使。見《彭城集》卷三二制詞，《范太史集》卷五五《手記》，《周文忠公集》卷一八《跋張文潛與彥素帖》，《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七八、四八二，《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三之一六、選舉二四之一四、選舉二八之二五、選舉二九之一〇。

選人三考以上方許改官奏

紹聖元年四月

應選人歷任未及三考不許奏舉職官縣令〔二〕。通及三考以上及見係幕職令錄資序，方許奏舉改官。庶稍抑權勢請託之弊，均及寒畯效職之人。《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八之二五（第五冊第四六九〇頁）。

〔二〕不：原作「上」，據文意改。

選人改官引見事奏

紹聖元年閏四月

元祐變法，選人改官歲限百人，而有司奏請作三甲引見，以三人爲一甲。積累至今，待次者亡慮二百八十餘人，以數而計，歷二年三季始得畢見〔一〕。請以元豐令詳酌增損。《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四之一四（第五冊第四六二六頁）。又見同書選舉二九之一〇（第五冊第四六九九頁），《文獻通考》卷三八。

〔一〕「以數」至「畢見」句：原作「率二年三季始得引見」，據《會要》選舉二九之一〇改補。

初任選人請託之弊奏

紹聖元年

選人初受任，雖有能者，法未得舉爲京官。而有挾權善請求者，職官縣令舉員既足，又併改官舉員求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九之一〇（第五冊第四六九九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三八，《宋史》卷一六〇《選舉志》六。

言役法奏

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敷者；用錢僱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僱者。苟詳爲裁省，則人情無有不便。《文獻通考》卷一三。又見《宋史》卷一七八《食貨志》上六。

白雪樓記

僕聞郢之白雪樓久矣，日願登其上。今自洛按襄漢諸郡，望郢而求登樓者，何啻渴之待飲。既至，即問郡守李仲經，云廢已久，惟基存焉。僅有一亭，屋漏庫殊甚，非昔人所賦，烏睹所謂白雪樓者哉？遂與李侯謀成之，度材計工至鮮而易成，約以踰月可就，庶以慰郢州共樂之情，且不負前賢難和之曲，是可記也。民國《鍾祥縣志》卷四，民國二十六年刊本。（以上郭齊校點）

朱 輅

朱輅，字廷玉（一作廷圭、廷珪），號山叟，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與唐庚游，蓋哲宗、徽宗間人。

嘗官尚書郎，坐罪斥居階州。著有《羅池廟碑全解》。見《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首《諸儒名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首姓氏（按《播芳大全》此姓氏表列有「朱山叟輅」，又有「朱廷圭」，然所收正文并無署「朱山叟」者，是「朱廷圭」實即「朱山叟」），《方輿勝覽》卷七〇，唐庚《眉山詩集》卷三。

謝監司薦舉啓〔二〕

零落壯心，未就求田之計；裴回末路，猶懷入幕之謀。中愧本心，外慚微分。戴恩逾腆，跼地弗容。伏念某數則多奇，資惟極陋。始遊翰墨，謂功名可爲而亦可期；逮涉艱難，知時命在彼而不在我。雖已周於十載，曾弗既於一官。諒拙疎之有餘，故坎壈而未艾。進惟聊爾，資升斗以代耕〔二〕；去亦欣然，適榆枋而滿志。偶參群俊，俾長諸生。會明詔之一新，事當責實；顧謏聞之已竭，分合投閒。懷曠官以自危，思斂衽而不敢。雖嘗殫夙夜之智力，曾何補毫髮之事功。矧積咎愆，久稽竄斥。人皆謂之不祥而弗顧，公獨察其甚戇而可哀。嗣加薦論，俾適願欲。此蓋伏遇某官義高乎一世，識並乎前人。忠厚之風，及物而愈廣；剛方之氣，秉節而弗迴。其觀人也，遺於短必求其長〔三〕；其薦士也，因其才不移乎勢。受知者所以感激而至於太息，而有識者莫不尊仰而爲之聳聞。顧樗櫟之散才，乃門墻之舊物。載矜流落，荐使遷陞。昔孔融之得禰衡，既薦於前而無以濟之晚節；晏嬰之遇石父，雖脫於難而不能舉於平時。未有一叨顧盼之榮，兩被吹噓之德。自惟會遇，獨絕等夷。而某智昧幾

先，名編邪下，駑駘失路，固無歷塊之功；鳥雀懷恩，猶有啣環之報。《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清抄一百五十卷本。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二，《啓雋類函》卷九二，《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卷六〇六，《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八。

〔二〕按此篇亦見四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撰人訛作「李廷玉」。

〔二〕升：原作「斗」，據四庫本改。

〔三〕長：原作「心」，據四庫本改。

賀豐帥啓

寵被恩綸，樂司留鑰，仁賢所至，民吏相纏。恭惟某官國器宏深，天姿純正。言動皆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之風。早升要塗，益聳清望；道學有本，得之自然。政事不煩，聞者皆見。惟別都之重鎮，須近代之名臣。克壯藩垣，勤宣惠澤。報政之速，固無俟於期年；爲國之光，將入升於近弼。某素承知遇，竊獲庇休。顧望履之有期，寔瞻風而自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八。

賀王倅啓

榮貳使車，光分鄰境。假符刺舉，實表瑞于郡寮；贊職蕃宣，乃同流於王化。風靡所暨，驩誦載颺。伏惟欣抃。恭以某官植德粹溫，受才明敏。譽高華胄，惟有之是以似之；業紹真儒，在賢者識其大者。聊攄底蘊，式著翱翔。允敷惠于一方，即飛英于百越。肯從別乘，無煩題仲舉之輿；使處治中，行見展士元之驥。未遑煖席，應有除書。某叨守邊陲，匪遙賓祀。木就繩而金就礪，阻切奉于良規；石韞玉而水懷珠，願少希於餘潤。瞻依有素，取述奚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三。

論昌黎柳州羅池廟碑

予讀韓文《柳州廟碑》，釋然有得於用意至微之處。《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公於此文獨言柳人祭神，而不及子厚之出處，言柳民詠歌仁政，敬如父母，尊爲鬼神，雍容紆徐，而刺譏詆訶之文不形于一辭，而言外之意推之而不可窮。非深得於《春秋》，曷至是？或以招海賈爲過之，亦率爾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八。

天池記

予斥居階州，進士杜防言，自階接文州界，山上合，衆山凹爲大壑，環百五十里，積水其中。防嘗登焉，水平山之類，不見畔岸。《方輿勝覽》卷七〇。（以上郭齊校點）